

周山 著

周易

上海辞书出版社

序 言

我从事中国逻辑史研究有年，多年来一直苦苦寻找中国传统思维方法的形成机制。20世纪80年代末，当我撇开各种旧说，用逻辑学的眼光重新审视《周易》古经时，终于看清了它的真面目：《周易》无疑是华夏民族特有的一部思维工具书。作为一部规范影响华夏文化长达数千年之久的经典，《周易》的文化历史价值是多方面的，但是它的逻辑价值理应居于首位。这一发现，使我有一种“纲举目张”的快感，同时也为找到了中国逻辑史的起点、中国逻辑史的真正的主旋律而万分欣喜。20世纪末，当《中国逻辑史教程》列为“九五”国家级重点教材而进行修订再版时，我提出添加“《周易》的逻辑思想”作为该教材的第一章这一建议，获得了南开大学崔清田教授、华东师范大学何应灿教授等同道的一致赞同。我相信，《周易》作为中国哲学史、中国思想史等著作的第一篇章，也为时不会太远。

在进入正文之前，我想先将撰写本书的一些主要的想法告诉读者。

我曾经说，《周易》是中国文化的源头，中国逻辑史的起点。然而，当我继续前行，寻找《周易》得以产生的文化历史背景时，又发现《周易》还有源头。严格说来，《周易》只是我们目前所能见到的比较完整的第一本书。在它之前，还有更古老的书籍，至少《连山》、《归藏》就早于《周易》。《周易》的思维模式也不是一蹴而就，它有一个酝酿、发展的长期过程。而这一个漫长的过程与我国的象形、会意文字的产生和发展的历史是同步的。《周易》符号系统是我国早期数术史的辉煌结果，因而其初始符号的起源也应从数中寻找，是自然数在特定条件下的抽象和异化。因此，《周易》是中国文化的源头、中国逻辑史的起点这一说法，也是狭义的、相对的。

《周易》是一部帮助人们进行推理的思维工具书。当我以职业习惯、用逻辑的眼光分析《周易》的思维模式时，读到了中国农业银行长春管理干部学院计算机应用系尹奈先生的大作《智能逻辑初探——论〈周易〉的多层次思维模式》。虽然尹先生的某些研究方法及其结论与我的想法并不一致，但是他用逻辑的眼光看待《周易》却与我不谋而合。从事《周易》研究的学者，应该确立一个新的目标，这就是用人类文明的最新成就，解剖《周易》的思维模式，正确评价《周易》的逻辑价值。惟其如此，才能更清楚地认识《周易》对华夏文化规范影响的历史作用。当然，运用新式

武器解剖旧式武器，其间有一个度的把握问题；这是一个以新剖旧的工作，不是以新换旧的过程。

《周易》由卦、爻符号与卦辞、爻辞两部分组成。两者虽然构成了一个整体，但是它们的文化历史价值有着明显的区别。卦爻符号是《周易》的主体，它由数演化而来，体现了古代先人“取象比类”这一特有推论形式的最高成就。同时，这一以八经卦为标志的符号推理系统，又成为尔后的数术学发展的主旋律。反过来，玄秘的数术又为《周易》符号系统增添了一道又一道令人目眩的神秘光环。卦辞、爻辞是《周易》的副件，它是为了说明卦爻符号而衍生出来的，其内容依卦爻符号而定。一旦离开了卦爻符号，卦辞、爻辞也就失去了丰富的内涵而变得十分干瘪。只有当它们与相应的卦爻符号融为一体时，才显得深邃而又丰富，使人生发触类旁通的灵感与智慧。同时，卦辞、爻辞是古代先人的经验积累，如同现在的逻辑学教科书中说明逻辑格式的例举一样，都是经过反复筛选藉以明象的范例。因此，这些卦辞、爻辞也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周易》作者在政治、军事、哲学、文学等方面的思想和伦理道德、审美观念等方面的价值取向。《周易》作者的智慧及其价值取向，通过历代易学家的阐微和在各个文化领域的渗透，给予华夏子孙以广泛深刻的思想影响和行为规范。这是卦爻符号不可能有的历史作用。

《易传》是流行于世的第一次对《周易》作出解释的著作，因而在易学史上有其特殊的地位，是研究《周易》时必不可少的导读书。它有贡献，但也有失误。《易传》的主要失误有二：一是将《周易》的朴素辩证思想误认为忧患意识，以致后人以误传误，认为《周易》是一部忧患之作。我曾经对六十四卦卦辞、爻辞中的吉凶断语作了一个统计，发现标明凶、吝、悔、厉一类的断语仅九十余处，而标明吉、利、无咎一类的断语有二百数十处，亦即言吉之辞多于言凶之辞达二倍以上，其中由凶转吉的内容尤多。由此可见，《周易》不是一部忧患之作，而是一面激励人们奋发向上的重槌战鼓。二是对占筮的过分渲染。尽管《周易》在开始之初，是被人们作为占筮活动中决疑解难的参考依据，但是随着人们对《周易》的理解不断深入，日渐脱离占筮的程序，而直接援引卦象或卦爻辞作为决疑解难的指导参考。《左传》、《国语》记载有二十二次筮问，其中公元前7世纪有十次，公元前6世纪有十一次，公元前5世纪上半叶仅一次。在公元前7世纪的十次筮问中，通过占筮决疑解难的有九次，直接援引爻辞进行推论的仅一次，而且这次援引爻辞发生在该世纪之末的公元前603年。在公元前6世纪的十一次筮问中，通过占筮决疑解难的有六次，直接援引卦象或卦爻辞的有五次。从这两世纪的占筮与援引的次数比例变化中可以看到，春秋前、后期的先人对《周易》的理解开始发生重大变化。《易传》产生的前后一段时期，占筮风气更是日渐淡化，前有孔子的“敬鬼神而远之”，后有荀子的“善为易者不占”，对《周易》的研究，本可以从此与占筮分道扬镳。然而，由于《易传》对占筮的过



分渲染,使得后世的占筮之风又炽,还在此基础上衍生出相当完整的占筮与命理、风水相结合的多种演算系统,使得中国的神秘文化成为一个规模和影响都很大的文化怪圈,这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易学研究的深入开展和古代科学思维方法的健康发展。

占筮、命理、风水是《周易》文化系统中的三大旁枝侧叶。在迷信的层层包裹下,本来就很少的科学成分,几乎完全被窒息。正视这三大分支中的神学迷信,从文化结构方面加以剖析,是易学研究者不应回避的课题,也是周易文化研究健康发展的需要。这三个分支中,我对阳宅风水中的合理成分肯定得比较多一些。敢于这样胆大妄为,与近年来从事建筑史研究的专家们在这个领域中所获得的许多研究成果是分不开的。在我看来,风水理论的研究,不仅具有文化历史价值,而且对于现代环境保护和环境建设也有参考价值。

在易学史上,长期存在着象数派与义理派的对垒与争论。其实,象数与义理是不能分家的。没有义理,象数也就没有意义;没有象数,义理也无从谈起。本书第三篇特设“象释”、“义理”两项,同时对象与辞进行阐释,目的正在于将象数与义理糅合一起,以便看出其间的内在联系。同时,“象释”在于阐述本义,“义理”则为了触类旁通,以见《周易》在帮助人们进行有效的类比推理时的工具性作用。

20世纪30年代的一批疑古派学者,认为《周易》的卦爻辞是古人占筮时的记录,一个卦的卦爻辞,往往是多次占筮的记录,互相之间没有内在的联系。虽然有的学者如李镜池先生等以后对这一类猜测作了一些修正,但是其影响仍然很大。直到现在,还有相当一部分学者认为《周易》是一部占筮书,卦爻辞是占筮的记录。有鉴于此,我不仅对每一卦的中心思想作了概括,给一个适当的标题,而且在每卦之末撰写了一段结语,在一个明确的中心之下对整个卦进行系统的分析。这一工作的目的,只是要说明《周易》的六十四卦是对六十四种事物情况的例说,作为人们处理具体情况时的类比参考;一旦从中悟出了“道”,亦即把握了各类事物情况的规律,便可以决疑解难,这正是荀子说的“善为易者不占”。至于各个卦之间的联系,《易传》虽然作了颇能自圆其说的分析,然而这仅仅是《易传》作者的想法。《周易》作者对此未置一词,所以我也只好缄口,不敢画蛇添足。

周 山
写于古美公寓

目 录

序言	1
----------	---

内 篇

一、发生论	3
1. 爻画符号源于数字	3
2. 经卦、复卦与象形、会意文字	9
3. 《周易》的作者及其版本	12
二、符号论	22
1. 对象语言与语法语言	22
(一) 八经卦	22
(二) 六十四重卦	26
2. 推理的基本规则	30
(一) 自然递进规则	30
(二) 当位规则	31
(三) 对应规则	32
(四) 三段规则	33
(五) 二段规则	34
(六) 整体规则	37
(七) 变爻规则	38
3. 推理的几种基本方法	40
(一) 据象推理	40
(二) 据辞推理	42
(三) 象、辞结合推理	44
4. 符号系统的三大特点	47
(一) 形象性	47

(二) 辩证性	50
(三) 灵活性	52
三、辞论	54
1. 逻辑价值	58
2. 政治历史价值	63
(一) 关于政治权谋的卦爻辞	63
(二) 关于军事理论的卦爻辞	67
(三) 关于商旅生活的卦爻辞	68
(四) 关于婚姻习俗的卦爻辞	69
3. 伦理价值	70
(一) 有关行为准则与道德修养的卦爻辞	70
(二) 有关家庭伦理、尤其夫妇关系的卦爻辞	72
(三) 有关主从名分的卦爻辞	73
4. 哲学价值	74
(一) 朴素的唯物世界观:尊天道,重人谋	75
(二) 关于事物内部矛盾双方对立统一及其互相转化的认识	77
5. 文学价值	79
(一) 保留了殷代诗歌的片断,体现了殷代诗歌创作的风格特点	79
(二) 编织了许多寓意深刻的故事	82
6. 美学价值	83
(一) 对“真”的肯定,对“假”的批判	84
(二) 对“善”的推崇,对“恶”的谴责	85
(三) 对“美”的赞赏,对“丑”的厌恶	86

外 篇

一、《易传》论	91
1. 有关《易传》作者的困惑	92
(一) 《易传》成文的大致时代	93
(二) 《易传》作者的学派倾向	96
2. 《易传》在易学史上的主要贡献	101
(一) 开启玄奥之门的钥匙	101
(二) 对事物情况之间的种种联系进行了系统的分析	104
(三) 关于象、辞、意三者关系的分析	107



(四) 对“道”的阐述	109
3. 《易传》的失误	110
(一) 所谓“忧患意识”的误解	111
(二) 关于占筮的渲染和对后世的消极影响	114
二、《周易》的旁枝侧叶	116
1. 占筮及其“决策”功能	116
(一) 从占筮的操作程式看牵强比附的非科学性	116
(二) 占筮的关键：释义	118
(三) 占筮的功用：预测与固信	120
2. “命理哲学”及其思维方式	122
(一) 关于“命”的早期争论	122
(二) “命理”形成的两个阶段	124
(三) “命理哲学”的特点与危机	130
3. 风水理论中的迷信与科学	136
(一) 风水术的早期历史以及与《周易》的关系	136
(二) 风水与环境美学	140
(三) 风水批判	144

释 义 篇

上 经

一、善知进退、自强不息的《乾》	151
二、追随正道、厚德载物的《坤》	153
三、积聚力量、以求发展的《屯》	155
四、有教无类、教亦有方的《蒙》	157
五、等待时机、以柔克刚的《需》	159
六、当止则止、虽胜犹败的《讼》	161
七、纪律严明、统帅老成的《师》	163
八、相亲相助、宽宏无私的《比》	165
九、冲破阻碍、积聚力量的《小畜》	167
十、以礼而行、无往不利的《履》	169
十一、顺应自然、阴阳和畅的《泰》	170
十二、其亡其亡、系于苞桑的《否》	172
十三、破闭塞门、通天下志的《同人》	174

十四、无所不有、满而不溢的《大有》	176
十五、哀多益寡、称物平施的《谦》	178
十六、居安思危、乐极生悲的《豫》	180
十七、舍弃己见、择善而从的《随》	182
十八、革除腐败、任用贤能的《蛊》	184
十九、以仁为本、恩威并重的《临》	186
二十、考察民情、完善政治的《观》	188
二十一、排除障碍、明察秋毫的《噬嗑》	190
二十二、注重实质、返璞归真的《贲》	192
二十三、顺应时势、屈身避害的《剥》	194
二十四、闻过则改、进取有道的《复》	196
二十五、崇尚真实、反对虚伪的《无妄》	198
二十六、刚健笃实、厚积薄发的《大畜》	199
二十七、自力更生、取之有道的《颐》	201
二十八、危机四伏、独立不惧的《大过》	204
二十九、化险为夷、勇往直前的《坎》	206
三十、火要空心、人要真心的《离》	208

下 经

三十一、男女相感、循序渐进的《咸》	210
三十二、顺应自然、天长地久的《恒》	212
三十三、屈中有伸、退亦有道的《遯》	214
三十四、克制自己、无往不利的《大壮》	216
三十五、自昭明德、积极上进的《晋》	218
三十六、韬光养晦、待机而动的《明夷》	220
三十七、男人主外、女人主内的《家人》	222
三十八、异中求同、委曲求全的《睽》	224
三十九、前进不便、反身修德的《蹇》	226
四十、春雷发动、万物复苏的《解》	228
四十一、损有余、益不足的《损》	230
四十二、损上益下、民悦无疆的《益》	233
四十三、发动民众、消除邪恶的《夬》	235
四十四、防范邪恶、恶行善用的《姤》	237
四十五、聚集力量、开创光明的《萃》	239



四十六、积极有为、诚信柔进的《升》	241
四十七、身陷困境、徐图解脱的《困》	243
四十八、任用贤能、利国利民的《井》	245
四十九、顺乎天时、应乎民心的《革》	247
五十、供养贤士、破旧立新的《鼎》	250
五十一、戒慎恐惧、进修德业的《震》	252
五十二、动静相宜、适可而止的《艮》	254
五十三、量力而行、循序渐进的《渐》	256
五十四、推崇妇德、夫唱妇随的《归妹》	258
五十五、月盈则虚、盛衰无常的《丰》	260
五十六、流离颠沛、寻求安定的《旅》	263
五十七、择善而从、如沐春风的《巽》	265
五十八、愉悦为先、和而不同的《兑》	267
五十九、抑私为公、拯救涣散的《涣》	269
六十、节制有度、过犹不及的《节》	271
六十一、沟通意志、信而不疑的《中孚》	273
六十二、飞鸟遗音、矫枉过正的《小过》	275
六十三、创业不易、守成更难的《既济》	277
六十四、成即未成、生生不已的《未济》	279
参考书目	282
后 记	284

在中国学术界,周易与易经、易传三者关系从理解和使用上比较混乱,故先予说明:易经是“上古三易”即夏代的《连山》、商代的《归藏》、周代的《周易》的总称;《周易》只是易经的一种,两者为种属关系。易传是先秦时期的学者对《周易》的首次系统解读,有别于“经”而称之为“传”。

20世纪70年代后期开始,时有“破译”周易古经“密码”的惊人之笔,赫然登诸权威报刊,旋又如流火一般销声匿迹。这些闹剧,从来不允许登入易学研究的大雅之堂。

周易研究是一项十分艰巨、辛苦的工作,任何异想天开、投机取巧,都不可能有什么收获。这里,笔者拟就衍生《易经》的文化背景、《周易》象、辞的文化底蕴,作一些正本清源的探索分析。由于《易经》的源头甚为古远,潺湲又非一处,即便小心翼翼地“步随流水觅溪源”,真正的源头恐怕亦难一一寻得。

一、发生论

正本必须清源,源清方能正本。朱熹形容得妙:“半亩方塘一鉴开,天光云影共徘徊;问渠哪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虽然朱熹有过“行到源头始茫然”之叹,但还是兢兢业业于“倚筇随处弄潺湲”的正本清源工作,终于有“天光云影共徘徊”以及“此日中流自在行”的欢欣快慰。同样,寻找易经源头的工作虽然十分艰辛,且未必能一一寻尽,但是若要想认清《周易》古经的真面貌,毕竟需要“倚筇随处弄潺湲”,尽可能对衍生它的源头有一个比较真切的了解,对它发生、发展的过程有一个比较可靠的认识。

1. 爻画符号源于数字

弄清楚构造《易经》符号系统的阴(--)、阳(一)两种爻画究竟自何处而来,是寻觅《易经》源头的最佳途径。

关于阴爻“--”、阳爻“一”的起源问题,人们大多采取回避的态度。例如,《易经》思想的第一位阐释者即《易传》的作者,虽然进行了“爻也者,效此者也”的定义和“刚柔相推,变在其中”的特性分析,甚至从数的角度作了“天一,地二;天三,地四;天五,地六;天七,地八;天九,地十”这样一个“天数五,地数五”的详细分析,却未能明确道出阴、阳爻画的来历。

近现代学者多有胆大者,对阴、阳爻画的来源作了明确的猜测。例如,有人根据《系辞传》中的“上古结绳而治,后世圣人易之以书契”这一句话,猜测《易经》的阳













爻画一与阴爻画--，分别由记事的绳结之大小脱胎而来，即阳爻画一代表绳之大结，阴爻画--代表绳之小结。对于这种指意明白的猜测，我国的一些古文字学专家认为，所谓上古时代先人“结绳记事”的说法，是很靠不住的，因为迄今为止，没有任何考古方面的材料可以对这种传说作出证明。笔者从目前尚能找到的西南山区少数民族还有使用绳结记事的情况分析，中原地区古代先人的结绳记事容或有之，问题在于，大结、小结与阳爻、阴爻画在形态上究竟有何联系，实在令人费解。

也有人根据《系辞》中的“古者包牺氏之王天下也……近取诸身，远取诸物”的说法，尤其根据阳爻画与阴爻画之形状，明确认为这两种符号源自男女生殖器。郭沫若先生言道：“八卦的根柢我们很鲜明地可以看出是古代生殖器崇拜的孑遗。画一以象男根，分而为二以象女阴，所以由此而演出男女、父母、阴阳、刚柔、天地的观念。”（《〈周易〉时代的社会生活》）由这一种见解演绎开去，有人又忽发奇想，认为《易经》的六十四卦卦象，乃是男女性交的六十四种姿式。

最近二十多年田野考古工作的进展，终于使得笼罩在阴阳爻画之上的种种神秘的光环渐渐消失，露出了阴阳爻画的源头真相。

阴、阳爻画的前身，竟是数字；最简单的爻画的形成，经历了一段十分漫长的岁月。

在数以万年计的遥远的古代，我们的先人刚刚走出蒙昧的泥沱，对周围各种事物情况发生发展的原因和规律知之甚少，不得不祈求冥冥之中的神灵予以指示，时时处处发生着“以其昏昏，使人昭昭”的占卜场面。然而，这些被今人称为“史前”的占卜形式及其规则，我们已经一无所知。我们现在所能知道的是以数字为占卜结果，被刻画在动物骨片上；这些数字，往往以三个一组或六个一组的形式呈现在我们的面前。毫无疑问，当人们将这些根据一定规则得到的数字，按照一定的方式记录下来时，占筮这一人类早期的预测活动，已演进到了比较成熟的阶段。

我们的先人最早将自然数刻写为：一、二、三、、、、、、十。在占筮时，将每次所得的数字由下往上循序刻写。最早期，以三次作为占筮的最终结论。由于时代的久远，这一时期的占筮记录已经极为少见，目前所见较多的是经过六次占筮所获结果的数字卦记录。在这类记录中，时代最早的要算在江苏海安县青墩遗址出土的骨角柄和鹿角枝上所刻的八个数字卦。这些属于新石器时代文化的卦体，分别由一、二、三、、、、、这些数字组成。例如，其中有三五三三六四为一组、有六二三五三一为一组的卦体。如果按照偶数为阴、奇数为阳的原则分别以阴、阳爻画代入，则这两组数字卦便分别相当于艮下乾上的（遯）、乾下震上的（大壮）。

这种数字卦，长期以来一直被称为“奇字”，伤透了古文字学家的脑筋，引起了种种猜测和议论，总有不得其门而入之感。随着考古材料的日渐丰富，张政烺先生



终于悟出这些三个字一组或六个字一组的“奇字”，实际上就是《易经》卦体的前身。张先生的这一发现，在易学史研究领域中无疑有着划时代的意义。

到了殷商时期，这种数字卦不仅被刻划在卜骨上，也被铭刻在钟鼎彝器上；而卦体的数字构成成分，也发生了重大变化。由于考古材料的至关重要，我这里先将张政烺先生收集整理的三十二个数字卦照录如下：

编号	原文	释文	经卦	别卦	编号	原文	释文	经卦	别卦
1	六八二五	六八二五	震乾	大壮	13	六六七八	六六七八	震巽	恒
2	五二六八一	五二六八一	乾震	无妄	14	七六八六	七六八六	艮坎	蒙
3	六六八二六	六六八二六	坤巽	升	15	六六一六	六六一六	震震	震
4	六六六六	六六六六	坎震	屯	16	八八六六	八八六六	坤	□
5	二二二二	二二二二	巽乾	小畜	17	八二六	八二六	坎	
6	八六六五七	八六六五七	坤离	明夷	18	七五六六七	七五六六七	巽震	益
7	七五七六六	七五七六六	乾坤	否	19	六八六一	六八六一	坎兑	节
8	七七八七六	七七八七六	离坎	未济	20	七六七六	七六七六	离坎	未济
9	八七八八五	八七八八五	坎离	既济	21	六六六	六六六	坤	
10	七六六七六	七六六七六	艮艮	艮	22	七五八	七五八	巽	
11	七六六七八	七六六七八	艮巽	蛊	23	八五一	八五一	兑	
12	□六六七二	□六六七二	□□乾	□	24	五八六	五八六	艮	

编号	原文	释文	经卦	别卦	编号	原文	释文	经卦	别卦
25	六六六	七八六六六	艮坤	剥	29	三六六	一七六六六	巽艮	渐
26	六六六	八七六六六	坎坤	比	30	六六六	六七二二	兑乾	夬
27	六六六	六六一六一	震离	丰	31	六六六	一六一	离	
28	六六六	五七六六七	巽兑	中孚	32	六六六	五二	乾	

上述三十二个数字卦中,有七个卦体由三个数字构成,相当于后来的经卦;有二个卦体残缺不全,其余二十三个卦体均由六个数字构成,相当于后来的别卦(又称复卦、重卦)。总计这三十二个数字卦中的数字,有一百六十八个,其中一至八字出现的次数为:

数 字: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出现次数: 36 0 0 0 11 64 33 24

如果平均分配,每一个数为二十一次,然而现在六这个数竟高达六十四次,相当于三个数字次数的总和,而二、三、四这三个数竟然一次都未出现。对此现象只能作这样的解释: 其中的二、四这两个偶数已被简化归于六这个数字之中,三这个奇数则已被简化归于高居第二位的一这个数字之中。如果把一、五、七这三个奇数出现的次数相加,再把六、八这二个偶数出现的次数相加,两类数字出现的次数基本相等。由此推论,这一时期的先人,已经形成了“类”这一概念,即按照单、双数的标准,将自然数分成奇偶两类,并根据这一分类原则,将二、四简化归入六之中,将三简化归入一之中。

迫使二、三、四简化的直接原因,显然由于当一、二、三、三中的任何两个数字在自下而上相邻书写时容易彼此掺合,而不得不将它们按照类的原则归于邻近的一、六之中。

从这一次的进化中,我们可以看到当时的先人对于数字卦中的各个数字所代表的具体数目,并不在意,但是对它们是奇数还是偶数却十分重视。由此可见,奇、偶和阴、阳观念,这时候已经在先人们的思维活动中占有极其重要的位置。

在战国时期的墓葬中发掘出土的一些数字卦,又有了进一步的归类简化。例如,在湖北江陵天星观楚墓中,发现竹简上刻有二卦并列(似为变卦的形式)的八组共十六个卦,除了其中一个卦残缺一个爻之外,均为六个数字组成的卦体,它们所



用的数字情况是：

数 字：一 六 八 九

出现次数：37 49 5 4

在这个时期，除了二、三、四被简化分别归入一、六之中，五、七也被简化归入一之中，而八、九虽有出现，次数却非常少，张政烺先生根据所见原始资料分析，似分别从一、六中化出。

1994年，上海博物馆从香港古玩市场购得一批战国时期的竹简中，有大半部《周易》，其阴阳爻画已定型为“一”与“𠄎”。而六爻为一组的卦体，也因为只有两个数字的缘故而固定下来，形成六十四卦的完整系统。

迄今为止所能见到最早最完整的六十四卦，是葬于公元前168年的长沙马王堆第三号汉墓出土的帛书《六十四卦》。构造卦体的爻画，分别为一与“𠄎”。有人认为“𠄎”是将数字卦中的“六”字一分为二而成，但是从“𠄎”的形状看，似乎更接近于数字卦中的“八”字。当然，“𠄎”无论是“六”还是“八”都毋须争议，因为此时的一和“𠄎”，都已经不再是某一个具体的数目字，而是所有奇数和偶数的抽象，并蕴含着比奇数和偶数更为丰富的意义，如阴阳、刚柔等等，因而是爻而不是数。

比马王堆三号墓稍晚三年的阜阳汝阴侯墓中，发掘出三百多个刻写着《周易》卦象和卦爻辞的破碎竹简。这些竹简上的爻画，分别为一和“𠄎”两种，其中的阴爻“𠄎”，显然就是数字卦中的“六”字。

由此可见，《易经》卦体中的阴、阳爻画源于数字，是可以确定的。

写到这里，还有几个重要问题尚需在本节中论及。

一是上引三十二条考古材料中的所谓“经卦”与“别卦”的卦名，只是为了说明这些数字卦可以根据奇、偶原则归类简化为八卦或六十四卦中的相应的卦，其实这三个数字为一组或六个数字为一组的数字卦，本没有什么卦名。这是因为，以九个不同的数字，按三个数字一组的方法，能组合成 9^3 个不同搭配的数字卦；按六个数字一组的方法，能组合成 6^6 个不同搭配的数字卦。即便以后相继简化符号数，其卦体之数也远非八和六十四之数。八卦、六十四卦只是到了仅有阴、阳二种符号的时候，才能应运而生。因此，数字卦还不能称为易卦，更不具有简化之后与之相应的易卦所含的意义。

二是关于甲骨、钟鼎彝器、竹简、帛书上所记录着的数字卦和易卦的时代问题。一般说，数字卦、易卦的形成时间，大大早于这些卦象被记录并保存下来的那个时期。这不仅因为如上所述各个阶段的数字卦和易卦经历了一个逐渐形成的漫长过程，而且因为当它们被书写在竹、帛之上作为珍贵典籍而陪葬的时候，必然相距形成的时期已经十分久远。从我们现在所见到的那些书写在竹、帛上的各卦排列次序的不同，卦爻辞的脱漏错谬，同音异字的挨挨挤挤，可以感觉到

这些被恭恭敬敬地誊抄保存下来的易经,不仅在当时就屡经转手才得以保存,而且还衍生出了不同的流派。从这一观点出发,则无论长沙马王堆里的帛书易经,还是阜阳汝阴侯墓中的竹简易经及其《系辞》等文,都不是当时的作品,而是在此之前很古远的经典。

从以上两个问题中,又引出第三个问题,即张政烺先生关于数字卦演进为易卦的分析依据是否可靠?在我看来,张政烺先生关于阴阳爻画源自数字、易卦源自数字卦的思路是合乎逻辑的。他所引用的那些数字卦虽然不能作为数字卦演进为易卦的直接证据,因为这些数字卦都是刻在商周时期的甲骨、铜器上,当时正是《周易》诞生的前后,而《连山》、《归藏》两易则早已有之,商周时期早已完成了由数字卦向易卦的飞跃。但是,商周人在刻写数字卦时有意回避二、三、☳这三个数字的行为,毕竟向我们透露了一个数字卦演进为易卦的初始原因:避免上下连读的混乱。而现代的张政烺先生,恰好把握住了这一至关重要的信息。毋庸置疑,在早已实现了由数字卦向易卦转换的商周时期,人们还要将占筮获得的筮数刻写在甲骨或铜器上,是为了保持占筮过程的真实性,同时为了避免误读,也仿效先人将可能出现的二、三、☳这三个数字归入一或六之中。关于这一点,殷周乃至秦代的许多甲骨、石片、陶器上刻写的数字卦,都可以证明。例如:

1982年春,安阳苗圃北地殷代墓葬中出土红色粗砂石一件,四面刻有六组筮数:六六七六六八、七六六六六七、七六八七六七、六六五七六八、八一——一六六、八一——一六。按奇数为阳、偶数为阴的原则,分别相当于《周易》中的《豫》卦☱、《颐》卦☶、《贲》卦☶、《小过》卦☱、《咸》卦☶、《大过》卦☱。

1986年至1990年,北京房山县镇江营遗址出土西周中期卜骨1件,正面刻有两组筮数:六六六六七七、七六八六五八。相当于《周易》中的《临》卦☱、《蒙》卦☶。

20世纪40年代,四川理番县版岩墓葬中出土一件秦代双耳陶罐,其右耳外侧刻有一组筮数:一八七——八九。相当于《周易》中的《离》卦☲。

这样的考古资料还有很多,其中不乏三个数字一组的数字卦。这些资料告诉我们:一、在商代、周代乃至秦代的一些石片、骨片、陶器上,刻有大量数字卦;二、这些数字卦中都不出现二、三、☳这三种在上下排列时容易造成混乱的数字。因此,这些资料进一步说明:张政烺先生所引用的三十二个数字卦发生的那个时代亦即商周时代,并不是由数字卦向易卦演进的时代。数字卦向易卦演进的那个时代,远在商周时代之前。由商周时代留给我们的缺少了二、三、☳这三个数字的筮数组而引发联想并推论阴阳爻画由数字演进而来、数字卦是易卦的前身,则是张政烺先生的天才发现。

阴阳爻画源于数字,应是历史的真实;对于这一历史真实的认识,则是易学研





究史上的一个重大转折。阴阳爻画的形成,为易经的诞生提供了必要条件。





2. 经卦、复卦与象形、会意文字

八卦与六十四卦,究竟形成于何时?是先有三爻一组的八卦,还是先有六爻一组的六十四卦?这两个问题的解答,至今众论不一。而这两个问题,与我国传统思维方式形成的历史,又有着直接的关系。

西方人重演绎,中国人重类比。中国人所重的类比,又与西方人所谓的科学类比相异。西方人所言的科学类比,是根据同一类事物的两个对象都具有某些属性,并且其中的一个对象还具有另外的某一属性,从而推出另一对象也具有某一属性的逻辑方法。然而,我国传统的类比推理,却是假物取譬的类比,譬与被譬者在自然属性上往往不属于同一类事物,两者之间仅仅在某一方面的“理”上具有一致性,即两者之间具有一个共同的普遍性的道理。这种类比思维方法的早期成就,不仅体现于《易经》的卦象及其卦爻辞,同时体现于我国特具的象形、会意(又称“象意”)文字的创造。八经卦、六十四复卦与象形、会意文字的诞生,是一根藤蔓上结出来的两个硕果。

因此,对象形、会意文字的形成、发展过程作一些考察分析,可能有助于对三爻经卦、六爻复卦之孰先孰后、大致形成于何时等问题的正确认识。

我国先人对于思维方法的选择,与文字的创造同步。被后人称为“鸟兽之文”的象形文字的创造过程,也正是我国先人对思维方法进行摸索和选择的过程。最早期的记事文字,是一幅幅图画。每一个图画文字,是一个整体,并不是由一点一划一捺拼凑起来的组合体。例如“刀”字,最早的图画文字是“”;又例如“犬”字,最早的图画文字是“”。当然,最有代表性的是“象”字,完全是一头长鼻子大象的形态。而对于反映人类自己的“人”字,更是由于地域、习惯、欣赏观念的不同而呈现出千姿百态,有画成长发披肩的图像,有画成身穿衣裳的图像。

在用刀契刻于竹板、龟甲等载体之上以记事的文字使用过程中,人们渐渐感到这种图画文字的不经济,于是便有线条式的象形文字诞生,例如将“刀”字契刻成为“”字,将“人”字契刻成为“”字。在继续不断的使用中,又进一步演变成为“”形状的“刀”字,“”形状的“人”字。至此,我国的象形文字已趋成熟,我曾在《中国传统思维方法探源》一文中认为这一时期“在夏代以前,距今有四千年以上的历史”。(载《学术月刊》1993年第6期)然而据文字学专家、前辈学者唐兰先生的分析似乎更早:“中国的象形文字,至少已有一万年以上的历史。”(《古文字学导论》)



从大约发生在二万五千年前(旧石器时代)的整体性的图画文字到一万年前的线条清楚的组合性象形文字,这漫漫一万五千年的历程,是我国先人初创文字的第

一阶段，也是他们摸索和选择思维方法所迈出的第一步。这是对尔后一万年的思维方法起着决定作用的关键性一步。中国人的思维方法，从此沿着以“形”定“名”，循“名”责“实”的路子渐渐定型。

象形文字一般都是独体字，反映的对象都是确定的事物个体，因而在本名之外别无其他含义。例如：“人”、“象”、“犬”、“刀”、“鸟”、“鹿”、“羊”、“天”、“井”、“田”、“山”、“水”、“火”等。

当象形文字发展到后期，人们面临着成千上万的事物个体及其名字，渐渐萌生了需要加以分类的观念。于是，三爻为一组的八卦，也便在数字卦发展的基础上应运而生。人们将世间万物一分为二：阴(--)与阳(一)，并在此基础上分出八大类：天、地、雷、风、水、火、山、泽，分别以☰、☷、☳、☴、☵、☲、☶、☱这八个卦体加以表示。

经过一段时间的思维实践，人们又发现这八个符号组还可以用来对局部范围内的事物对象进行分类。例如，对家庭成员进行分类时，分别为：父、母、长男、长女、中男、中女、次男、次女；对人体各部分进行划分时，则又分别为：首、腹、足、股、耳、目、手、口。运用八卦对事物进行分类，顿时使得千万个散乱的象形文字有序起来。而这八个符号组所反映的事物对象，也显然比独体象形字具有更高的抽象性，并且由于在不同的语境中可以反映不同的事物对象，因而具有相对的灵活性。

尽管如此，我们仍然可以从这些卦象上看到与象形文字同出一源的历史痕迹。例如，代表“水”的“☵”，与古文字（水）相似；代表“天”的“☰”与古文字相似，等等。

因此，三爻一组的八卦，应该是象形文字成熟期间的产物；它的发展，应该有近万年的历史了。按照这一想法去推论，则数字卦产生的时间，应该在象形文字的早期；它与象形文字同步发展，迨象形文字成熟，数字卦也便被阴、阳爻画的八卦所代替。而先人刻画在殷商时期的一些青铜器或瓦罐之上的那些以单独形式出现的数字卦，并不是制器时举行占筮活动的一个结果，而是当时人们敬仰先人智慧，将世代留传下来的这一文化标记契刻其上，以示缅怀的一种纪念、象征性的符号了。当年郭沫若先生等考辨这种“奇”字可能是族徽一类的标记。郭沫若先生当时虽未勘出它是一种数字卦，但是从这种数字卦到了殷商时期确实已经被作为一种标识而保存下来这个角度看，郭沫若先生的猜测还真是说到了谱上。

随着认识的发展，象形独体字越来越不能满足人们思维实践的需要，于是便在象形文字的基础上，又演化出由两种或两种以上的象形文字组合的文字，这就是会意文字。会意文字是象形文字的复合式，其与象形文字的不同之处在于：象形文字是反映事物个体的名字，是在本义之外别无其他含义的独体字；会意文字则是反映事物个体之间具有某种联系的字。形与形的结合，产生了飞跃，即由“形”出



“意”。例如：

“璞”字，由“山”、“玉”、“人”、“木”、“筐”等几个独体象形字组合而成，象征一座大山的腰里，有人举着木棍把玉敲下来放在筐里。

“铸”字，由“手”、“鬲”、“炉”、“火”等象形文字组合而成，象征两手捧着一个鬲在炉火上烧炼。

在由两个或两个以上的象形文字组合而成的会意文字中，象形文字往往被赋予超出本义的内容。例如，由“止”和“戈”这两个象形文字组成会意文字“武”；“止”像脚形，然而在“武”字中已被赋予人在行走的意义，整个“武”字表示人负戈而走，由此衍生出“威武”的意义。如果说象形文字只是对个别事物的拟象，那么会意文字则开始了对一般事物情况的抽象，具备了比类合谊、以见指撝的特点。

由个别到一般，是人们认识中的一次飞跃。从象形文字发展到会意文字，无疑是我们的先人在思维方法上的一次跃进，使得具有传统思维特点的类比方法渐渐露出了头角。会意文字的功用，是使人们根据文字的结构，作出种种想象，进行举一反三、触类旁通的联想。由于联想，同一个会意文字，又往往生出几种“意”。


以“暮”字为例，它的古体字犹如太阳在丛莽中，使人意想到日落西山的情景，由此又使人联想到人的晚年光景。这样，“暮”字便有了本义与联想义亦即类比义两种。作为本义，指日落的时候，因而可与其他文字组成“暮色”、“日暮”等语词；作为类比义，指事物在时间上临近结束，可与其他文字组成“暮年”、“暮春”、“暮气”等语词。“暮”虽为两义，但各自所反映的事物之间在某一点上却又相通。






唐兰先生认为：“象意文字的完备，至迟也在五六千年以前”，亦即孔子诞生前三千五百至二千五百年之间（《古文字学导论》）。由此算来，会意文字的整个形成过程，前后经历了四五千年，而象形文字的形成却经历了一万几千年的漫长岁月。两相比较，第一次体现了人类文明呈加速度发展这一规律。

现在，我们再来考察六爻一组的六十四重卦与三爻一组的八经卦之间的关系，便会发现复卦的形成与会意文字的形成，遵循着同一个原理。

三爻一组的经卦，各拟象一类事物，其中有些卦象与反映对象之间具有明显的相似性，如《坎》卦☵反映“水”，而形象水，因而八个经卦与象形文字类同，是象形文字发展到成熟阶段时的产物。六爻一组的六十四卦，均由上、下（或称内外）两个经卦重叠而成，因而又称重卦、复卦；这些重卦所反映的对象，是事物之间的某种联系，或事物内部的某种道理，因而卦象所蕴含的内容，不是某一类事物，而是某一种意义，某一个道理或规律。例如：

《需》卦☵，由上卦☵（坎）与下卦☰（乾）这两个经卦组成。☵是水，☰是天，这两个经卦的上、下结合，便产生了一种意义：天上有水，一旦时机成熟便会下降。在靠天吃饭的人类早期，天上之水亦即降雨对于人们的生产、生活之重要，是不言

而喻的。由于雨水经常成为人们的第一需要，因而这个六爻重卦又含有“期待”的意义。更有意思的是，此卦卦象与其卦名即会意文字“需”的整体建构，也完全一致：“需”字上半字为象形文字“雨”，下半字为象形文字“而”亦即“天”（古字形为“𠂔”），这一会意文字出意的根据，居然与卦象完全吻合。这不是偶尔巧合，而是会意文字与卦象同出一源的结果。

《咸》卦，上经卦（兑）是少女，下经卦（艮）是少男。这两个经卦的上、下结合，寓意少男谦卑地追求少女；又，上经卦是泽，下经卦是山，寓意山上有水，草木茂盛。

上举两例所言均为六爻重卦所象征的本义，从这些本义出发，还可以举一反三，获得许多延申义。

由两个经卦组成的重卦，与象形字组成的会意字，很显然遵循的是同一个原理；重卦的形成，应该与会意字同步，是人们在同一认识阶段上的产物，其悠远的历史，可以上溯五六千年，至夏代，已经进入成熟期。

如果说会意文字的产生意味着先人告别了对事物的孤立认识，进入了对事物与事物之间种种关系的认识，那么，六爻重卦的产生，则意味着先人对事物内部发生发展规律以及事物之间种种联系的认识和把握。

上述说法虽然颇有道理，却也有一个致命的疑点，这就是形成爻画之前的数字卦，究竟是由三个数字组成的筮数组，还是六个数字组成的筮数组。倘若原始的筮数组是由三个数字构成，我们现在所见到的六个数字的筮数组只是在爻画形成之后的一种原始记录，那么，先有三爻八经卦后有六爻重卦的推论就能成立。倘若原始的筮数组是由六个数字构成，那么，在此基础上演进而成的由阴、阳爻画组成的卦象就必然是六个爻构成的符号组，而三个爻构成的八个经卦，只是人们对六爻卦象进行分析的一种结果。到目前为止，我们似乎还不能确定原始的数字卦究竟是三个数字构成的组合还是六个数字构成的组合，所以，只能遵循人类认识由简单到复杂的一般规律，姑且认为原始筮数组合为三个数字构成，经过简化成为阴、阳爻画之后，由八卦相重而为六爻复卦，以类万物之情；以后的筮数，便开始了六个数字的组合，人们的认识，也由此登上了一个新的台阶。当然，这是一种缺乏根据的推论。疑点，依然存在。

3. 《周易》的作者及其版本

《周易》制作于何时，历来便有争议。与《周易》同时存在并称“三易”的《连山》、《归藏》究竟有无？如果有《连山》、《归藏》，它们与《周易》之间又是什么关系？这些问题时时激起易学爱好者的无穷兴趣。

郭沫若先生曾经对《周易》的制作年代专门写过一篇很长的文章，断定“《周易》



之作决不能在春秋中叶以前”(《〈周易〉之制作时代》)。在今天大多数易学研究者看来,郭沫若的这一断定是错误的。

从文献资料方面考察,最早关于《周易》作者的探究,是《周易·系辞》的作者。但是,由于时间的久远,《系辞》作者的探究结论也是十分含糊的。他这样说道:“易之兴也,其于中古乎?作易者,其有忧患乎?”他说的中古是什么时期呢?他说的《易经》作者有所忧患,又是指论谁人何事呢?在稍后的文章里,《系辞》作者作了稍为明确一些的分析:“易之兴也,其当殷之末世,周之盛德邪?当文王与纣之事邪?”虽然辞意明确了一些,但并不是结论,而仍然是一种不能确定的大胆猜测。由此可见《周易》制作时代与《系辞》制作时代在时间上的相隔之久远。

到了西汉时期,史学家司马迁便在《系辞》作者的上述两段猜测之辞的基础上,作了进一步的加工处理,得出了明确结论:“文王拘而演《周易》,”(《报任少卿书》)“西伯囚美里,盖益《易》之八卦为六十四卦。”(《史记·周本纪》)

司马迁的后一个结论,颇有问题。因为按照司马迁据以结论的《系辞》中,还有一大段文字,叙说了早在周文王之前,就有八卦相重的事情发生。

按照《系辞》作者根据古老传说的记叙,八卦的创造者是太古时代的“包牺氏”。包牺氏是传说中的始祖,大约生活于新石器时代初期,那时还是象形文字的早期;这位老祖宗的名讳,当时也是只有音而没有字,后来文字渐行,他的名讳按其发音而记录下来时,便因时因地而异,得以拥有诸如包牺、庖牺、伏羲、宓牺、伏戏等种种音近字异的名字。《系辞》作者对这位传说中的神秘人物创始八卦的经过,是这样记述的:“古者包牺氏之王天下也,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观鸟兽之文,与地之宜,近取诸身,远取诸物,于是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类万物之情。”有人对这段记叙生疑,但我认为基本可信,这是因为包牺氏创始八卦的传说,与数字卦最终被“一”、“--”两种符号所代替,以及八卦形成于象形文字后期的分析,从时间上参观比较,是基本吻合的。包牺氏的“观鸟兽之文”,当然是指参考象形文字的意思。那么他由此创始八卦,也就比较可信了。当然,八卦的创作,有其广泛的文化背景和社会基础,不可能出于包牺一人之手,但是如果把包牺氏其人看作代表一个时代而非仅仅他个人,那么对于包牺氏创始八卦的传说就更不必存疑了。

传说中的包牺氏,不仅创始八卦,还教导人民用绳子结网捕鱼猎兽,从而开创了渔猎为生的新时代。结网的灵感,据说是从《离》卦中获得的。《系辞》作者说:“作结绳而为网罟,以佃为渔,盖取诸《离》。”八卦中的“离”,其象为☲,若按照马王堆帛书中的写法,则为☲,中空如同网眼,两“离”相重而成☲,如同连接的网眼。由此推论,传说中的包牺氏以绳结网的灵感,当然是从重卦《离》中受到的启发,而不是单目的经卦☲。这样说来,则六十四重卦的创作,应该是包牺氏创始八卦之后并不很久的事情了。

由此推论，以包牺氏命名的那个时代，不是几十年的时间，而是几百年乃至几千年的一个历史时期。那是一个前期创始八卦而后期又创制六十四重卦的时代，也是一个前期为成熟的象形文字、后期为创制会意文字的历史时期，是使整个华夏民族从此脱离蒙昧走向文明的伟大时代。作为这一时代的代表人物，包牺氏受到后人的极度尊崇，是情理之中的。

在包牺氏之后，人们又接连不断地从六十四重卦中受到种种的启示，进行华夏民族的物质文明建设：“包牺氏没，神农氏作，斫木为耜，揉木为耒，耒耨之利，以教天下，盖取诸《益》。日中为市，致天下之民，聚天下之货，交易而退，各得其所，盖取诸《噬嗑》。”

八卦之中并没有《益》、《噬嗑》。很显然，这两个卦便是六十四重卦中的成员，它们早在包牺之后的神农时代，便已问世成名。神农从《益》卦象䷩中受到启发，制作了我国历史上第一批木质农具，使华夏民族从渔牧演进到了农业时代；继而又从《噬嗑》卦象䷔中受到启发，开创商品市场，进行商业交流活动，使华夏子孙开始有了商业意识。

至于神农之后的黄帝、尧、舜时代，因为受到了六十四重卦卦象的启发而在政治、经济、文化诸方面的发明创造，就更加众多了。

神农氏没，黄帝、尧、舜氏作，通其变，使民不倦，神而化之，使民宜之。
《易》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是以自天祐之，吉无不利，黄帝、尧、舜，垂衣裳而天下治，盖取诸《乾》、《坤》。

这是关于神农以后的一些杰出政治家们从《乾》、《坤》重卦中体悟如何治理天下的记述，在这来源于传说的记述中，居然直接提到了《易》这一门学问。这就意味着，六十四重卦一经创生，就冠之以《易》这一名称，将六十四卦符号系统作为一门完整的学问。

这是一个比包牺、神农的时代更加文明、社会进化的步子更加快捷的时代，《易》六十四卦卦象所蕴含的诸多思想，被引申和开发利用。

剡木为舟，剡木为楫，舟楫之利，以济不通，致远以利天下，盖取诸《涣》。

《涣》卦䷺，上卦“巽”是木，下卦“坎”是水，象征木在水上漂浮，因此激起古代人剡木为舟、引渡和泛舟远行的灵感。木船的发明、水上运输事业的开拓，实惠于重卦《涣》的启迪。



服牛乘马，引重致远，以利天下，盖取诸《随》。

《随》卦䷐，上卦“兑”是悦，下卦“震”是威是动，下“震”上“兑”的卦象，象征人在后面鞭策，牛、马在前头随着人的意思悦服地牵引行动，由此激发了古人发明陆上交通工具的灵感。

重门击柝，以待暴客，盖取诸《豫》。

《豫》卦䷏，五个阴爻，象征门户众多；中间一阳爻，象征巡夜的人。古人从这个卦象中得到启示，发明了敲击木梆以防止盗寇入侵的措施。

断木为杵，掘地为臼，臼杵之利，万民以济，盖取诸《小过》。

《小过》卦䷽，下卦“艮”是山是止，上卦“震”是动，为下部不动而上部在动的形象。古人从中得到启示，将木头切削成舂米的杵，在石质地上挖掘做成舂米的臼。粮食加工工具，从此诞生。

弦木为弧，剡木为矢，弧矢之利，以威天下，盖取诸《睽》。

《睽》卦䷥，上卦“离”是火，有威赫之象；下卦“兑”是悦。睽卦象征在上者居高临下以威治众，在下者被威所慑因而悦服。古人从这一卦象中得到启发，制作弓箭威武天下。

上古穴居而野处，后世圣人，易之以宫室，上栋下宇，以待风雨，盖取诸《大壮》。

《大壮》卦䷡，上卦“震”是雷，下卦“乾”是天，象征天上雷雨交加；又，卦形古为𡩊，下方四个阳爻形如木料横置而成的墙壁和栋梁，上方二个阴爻形如屋顶。天上雷雨交加的卦意，以及可避风雨之屋宇的卦形，启发了先人建造房屋的思路，从此结束穴居野处的生活，进入了建筑房屋安居乐业的时代。

古之葬者，厚衣之以薪，葬之中野，不封不树，丧期无数。后世圣人，易之以棺槨，盖取诸《大过》。

《大过》卦䷛，上卦“兑”是泽，下卦“巽”是木。木理应浮于水上，如今却淹于水

下。而木之入于水而不浮，惟有将土掩于其上。先人由此卦象得到启示，将棺木埋于地下水，土葬由此开始。又，初、上两阴爻象征土，中间四阳爻象征双重的木料，古人因此发明了内、外两层的棺与槨。

上古结绳而治，后世圣人，易之以书契，百官以治，万民以察，盖取诸《夬》。

《夬》卦䷪，上卦“兑”为口舌言语，下卦“乾”为金为玉。用刚硬之物将言语刻划下来，这便是文字的创造。先人从《夬》卦之象得到启示，发明了书契。

以上共计十三种涉及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发明创造，均得力于《易》之重卦卦象的启示，这大概是一代又一代古人主要通过口传所留下的历史真实。《系辞》作者大致按照时间顺序，将它们一一整理编排。其间难免会有讹传失误之处，但大体是可信的。因为，《系辞》的作者毕竟是一位（或几位）具有相当文化素养的学者，他（们）没有任何理由作无端的捏造和杜撰。

这里需要说明的是，有些学者对《系辞》中的相当一部分内容持怀疑的态度，尤其对于远古先人的十三种发明创造受益于十三种卦象的这一段陈述，不仅是怀疑，更有断然否定的观点。例如，金景芳、吕绍纲先生就认为：“这一段文字自离至夬讲了十三卦的卦义与制器的关系，以为古人制出的器物都根据卦象卦义得来，这种说法，显然颠倒了本与末的关系。事实上不是卦先于器，而是器先于卦，古人在历史上先后发明的网罟、耒耜、日中为市、舟楫、舂杵、弧矢、宫室、棺槨、书契等等，全是生产发展和社会需要的结果，与卦没有什么关系；倒是制定六十四卦卦名和卦义时受过器物的启发和影响。例如井、鼎二卦，肯定产生于井与鼎这两种东西出现之后，而绝不会先有井鼎二卦后有井鼎之物。总之，这一段文字不可信据，故无须解释。”（《周易全解》）

根据唯物论的观点，当然是先有客观事物，然后才有相应的观念和理论；器物与卦象之间的关系，一般来说也应如此，即先有具体的器然后有抽象的卦，卦象是客观事物的拟象。魏晋时期的王弼就已经说：“名号不虚生”（《老子指略》）、“触类可为其象”（《周易略例》），即综合各种事物，可以抽象成为各种卦象。

但是，这仅仅是事情的一个方面。无论是文字的创制，还是理论的抽象，不仅是认识世界的结果，同时也是进一步改造世界的需要。尤其是当象形文字进化到会意文字，三爻经卦演进到六爻重卦，会意文字、六爻重卦所蕴含的意义，已经不仅仅是对以往实践活动的反映，而且是一种认识的飞跃，可以帮助人们去开创更新的世界。在人类历史上，无论政治、经济，还是科技方面，都有无数事实可以证明，理性的东西不仅仅是关于实践活动的总结，而且对人们在更高层次上的实践活动具有启发、指导的作用。即以人人熟知的马克思创立共产主义学说与共产主义社会



为例,并不是先有了共产主义社会(制度)然后才形成马克思的共产主义学说,而是先有了马克思的共产主义学说,然后才有人们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共产主义理想的追求。

《系辞》作者沿袭古老传说叙述先人根据有关卦象进行发明创造,如果认为这样便是一种本末倒置的话,那么,今天的人类在现代科学理论指导下从事的种种发明创造,岂非也都成了本末倒置的行为?“制器者尚其象”,人们按图施工的做法,岂非也成了唯心主义的行为?

总之,我们不应该用某种偏颇的理论作为大前提,对《系辞》所涉及的那些重大历史记叙简单地加以否定。诸如究竟先有卦象䷁还是先有网罟的问题,由于远古史料的空缺,在今天看来有如遗传学上究竟先有蛋还是先有鸡一样的难以定论,对此,我们不妨将它放在当时的文化背景中去,多作一些考察分析,而不要断然否定,不屑一顾。

《周易》问世之前,不仅六爻重卦早已创生,以六十四重卦为体系的完整的易学系统,也已有问世,其中与《周易》在时间上较为接近,并且最具权威性的有两种:一是《连山》,二是《归藏》,它们与《周易》合称“三易”。《周礼·春官·太卜》说:“掌三易之法,一曰《连山》,二曰《归藏》,三曰《周易》,其经卦皆八,其别皆六十有四。”虽然它们都以八卦为基础,衍生出六十四卦,但是卦序的排列却各不相同,甚至对于卦的命名,也多不同。

关于《连山》、《归藏》的历史记载并不多。除了《周礼》提及之外,魏晋学人皇甫谧在《帝王世纪》中也有记述:“庖牺氏作八卦,神农重之为六十四卦,黄帝、尧、舜引而申之,分为二易,至夏人因炎帝曰《连山》,殷人因黄帝曰《归藏》,文王广六十四卦,著九六之爻,谓之《周易》。”

炎帝就是神农。王符《潜夫论·五德志》说:“有神龙首出,常感妊姒,生赤帝魁隗,自号炎帝,世号神农,代伏羲氏。”此外,神农因为是烈山这个地方的人,所以又称“烈山”,与“连山”音近,是以夏朝人便将神农所创制的六十四卦系统称之为《连山》。这是根据古代史料记载所知的情况。

今人则从安阳四盘磨卜骨所透露出的信息,进一步证实了《连山》的存在,并且《连山》还有根据神农的另一个名字所取的别称,叫做《魁隗》。张政烺先生分析说:“安阳四盘磨出土卜骨上有‘七五七六六六曰魁’、‘七八七六七六曰隗’,从这些筮数上看没有什么明显的特点,如果按照奇数为阳、偶数为阴的原则而画成卦画,则为䷄曰魁,䷋曰隗(如果是《周易》则为乾坤曰否,离坎曰未济)。可以看出这䷄、䷋、䷄、䷋四个反转不变形的卦凑在一起,决不是一件偶然的事情。魁和隗是卦名,二字连起来当指魁隗氏,是连山的别称,因此我疑心这两卦是《连山》易书的篇首,被学习占筮的人无意地刻在这里,自然也有可能是为着某种特殊目的(例如避

邪)有意地刻在这里,总之,不是一般的占卦的结果。从这四个卦也可以看出是据阴阳爻的形式选择的,而不是仅据数目字选择的。”(《文物》一九八四年第三期:《帛书〈六十四卦〉跋》)

关于《连山》易的命名与卦序问题,还有另一种说法:该系统以《艮》卦䷳列于首位,《艮》的上、下经卦均为“艮”,其形如同两山相重相连,故名曰“连山”,取其绵绵无尽之意。这一说至今尚无史料佐证,因而似乎有望文生义之嫌,不如前说以“烈山”谐音“连山”,以卜骨考证“魁隗”那样较有依据。

既然它由神农氏创制,却到了夏朝才命名曰《连山》,其间究竟有什么原因,很难臆测。但是有一点可以肯定,夏人的工作,绝不仅仅因怀念神农而替这个“易”取名《连山》。作为夏朝文化的主干,除了据以占筮之外,必然还在六十四卦符号系统之中,添加了一些具体内容,例如将六十四卦作有序的排列,替各卦取名,就像䷳取名曰“魁”,䷳取名曰“隗”等。当然,这仅仅是猜测。至于《连山》系统的首卦究竟是《艮》还是《魁》,也同样是一个谜。但是不管怎样,《连山》易早于《周易》的存在,是不必怀疑的。

《归藏》是否系黄帝所创,尚无史料可证,但是它作为殷代文化的代表作,大致可信。虽然其书与《连山》一样早已失传,但佚文存世尚多,可资一议。

《归藏》的首卦是《坤》,次卦为《乾》。坤为地,万物莫不归而藏于其中,因而名《归藏》。为什么以《坤》卦为首?据说是殷商时代以建丑即十二月“地统”为正月,“各归其根,密藏其用”是殷商政治的特点,所以用象征地的“坤”为首卦,而以象征天的“乾”次之。由此观之,则男尊女卑的传统观念,在殷商时代尚未形成。

另一说法,黄帝又名归藏,故有称其为归藏黄帝者。因为传说中的《归藏》系黄帝所作,所以《归藏》疑即以归藏氏命名。

还有一种说法,如焦竑认为:“商时讲学者首重在静”,因而此时的易经以坤为首,取名《归藏》。

不论何种说法,《归藏》一书包括它的名称,体现了殷商时代的主体观念,是错不了的。因而孔子有“吾欲观夏道……得坤乾(即《归藏》)焉”的说法。

由于观念的变化,当然更由于后起之秀《周易》的诞生,《归藏》自周代始便已式微,但是,一直到春秋末期,它还被完整保留着。据《礼记》的记载,孔子为了了解殷商社会,还专门跑到宋国,寻找《归藏》加以研究。尔后,由于《周易》的独领风骚,《归藏》渐渐被人淡忘。东汉班固在《汉书·艺文志》中未录其著,但稍后的经学家郑玄却在《礼记》注疏中称:“殷阴阳之书存者有《归藏》,是亦以《归藏》为殷易矣?”稍后的《晋书》中,也录有《归藏》书目;而《隋书·经籍志》、《唐书·艺文志》中更标明《归藏》共十三卷。

清际学人马国翰认为:“后汉时《连山》、《归藏》犹存,未可以《艺文志》(《汉书》)



不列其目而疑之。今玩其遗爻……皆用韵语，奇古可诵，与《左氏传》所载诸系辞相类……其文非汉以后人所能作也。”（《玉函山房辑佚书·归藏序》）

流传至今所能见到的《归藏》佚文，与《周易》最明显的不同，就是乾、坤两卦的卦序颠倒，纯阴之象的坤卦占据了最显著的地位。其次，许多卦名，与《周易》中的卦名也有差异，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字义相同或相近

《需》卦在《归藏》中的卦名为《潏》。究其因，《需》卦之象为天上有雨；天将雨则必有湿潏之气先见于地面，亦即所谓“础润而雨”，因而潏即需，需即潏，其义一致。

《随》卦在《归藏》中的卦名为《马徒》，其义相近。

《蛊》卦在《归藏》中的卦名为《蜀》，其义相通。

《夬》卦在《归藏》中的卦名为《规》，其义亦近。

《解》卦在《归藏》中的卦名为《荔》，均有聚散之义。

（二）字形相近或相通

《艮》卦在《归藏》中为《狠》。

《无妄》卦在《归藏》中为《毋亡》。

《涣》卦在《归藏》中为《奂》。

《损》卦在《归藏》中为《员》。

《咸》卦在《归藏》中为《诚》。

《谦》卦在《归藏》中为《兼》。

（三）字音相同或相近

《剥》卦在《归藏》中为《仆》。

《临》卦在《归藏》中为《林祸》。

此外，还有因为增减字而形成的差异。例如：

《小畜》卦在《归藏》中为《小毒畜》。

《大畜》卦在《归藏》中为《大毒畜》。

《家人》卦在《归藏》中为《散家人》。

以上只是例举。六十四卦卦名的差异，当然还不止上列这些。

《归藏》不仅卦名与《周易》有相同相近之处，而且从它的卦爻辞中也可以看到它与《周易》卦爻辞的承继关系，如《鼎》卦辞中的“鼎有黄耳”、《归妹》卦辞中的“承筐”，《明夷》（明夷）卦辞中的“垂其翼”等。目前的佚文虽然所剩无几，但是据东汉桓谭所见的《归藏》，其卦爻辞却多达四千三百言。

最新的田野考古工作证明，《归藏》确有其书，东汉桓谭所见卦爻辞多达四千三百言亦非虚妄。1993年，荆州博物馆的考古工作者在位于楚都纪南城东南五公里的王家台秦墓中发掘到一批竹简，其中就有《归藏》简四百九十四支，计四千余字。

从竹简形制上看,这四百九十四支竹简分属两种《归藏》,共列卦画七十组,其中十六组相同,实际卦画五十四组,均都以“一”表示阳爻、“—”表示阴爻;列卦名七十六个,其中二十三个重复,实际卦名五十三个,大致可观《归藏》本来面目。据荆州博物馆的考古研究者王明钦先生透露:“这里所见的卦画皆可与今本《周易》对应起来,卦名也与传本《归藏》、帛书《周易》及今本《周易》大部分相同。”(2000年9月《古代文明研究通讯》,北京大学古代文明研究中心编)

至此,《周易》以前已经相继问世有《连山》、《归藏》两易,不必再有怀疑了。《史记》作者司马迁关于文王囚于羑里而才将八卦演为六十四卦的说法,显然无视了《连山》、《归藏》的存在。

那么,周文王究竟做了哪些工作呢?笔者认为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对六十四卦卦名作了修订。这一项工作,从上文列举的《归藏》与《周易》在卦名方面的差异即可看到。周文王对《归藏》卦名的修订,主要依据卦象的蕴义,例如,将《潏》改为《需》,就是根据该卦卦象䷄的上☵(水)下☰(天)而改为上“雨”下“天”(古字“天”与“而”形似)的“需”,又不失“潏”之原义。此外,还将许多卦名更改,使之更能揭示出卦象的蕴义,例如,将䷋卦由“兼”改为“谦”,将䷌卦由“称”改为“升”,将䷆卦由“大毒畜”改为“大畜”,将䷇卦由“小毒畜”改为“小畜”,等等。周文王的这一项工作,使得卦名更富于“言生于象”,因而更能使人见名知象。

二是在《连山》、《归藏》本的基础上,对各卦的卦爻辞进行重新整理和编写。据荆州博物馆王明钦先生的介绍,秦简《归藏》的体例,首先是卦画,其后是卦名,卦名之后以“曰”连接卦辞,卦辞皆为“昔者某人(请求贞卜人名)贞卜某事而枚占某人(筮人名),某人(筮人名)占之,曰:吉(或不吉)”,其后则是爻辞,最后是占筮的具体结论(利作某事,不利作某事,何时何方吉,何时何方不吉等)。周文王的这一项工作,不仅删除了占筮中带有个案色彩的内容,而且使得各卦的卦爻辞富于整体性;每卦的卦爻辞,都能完整地反映一类事物情况发展变化的规律,或者系统地展示某一思想观念。卦爻辞的譬喻性例说,又为应用者的触类旁通提供了方便,使得类比推理成为一种成熟的思维方式而影响了整个华夏民族。

在以上两项工作中,由于对卦名及其卦爻辞的重新编写,对于相当一部分的卦提出了自己的见解,使这些卦具有新的内涵。

三是对六十四卦的次序作了新的排列。如果说将《归藏》中的首卦《坤》改为首卦《乾》,反映了殷商时期重视母亲的血缘关系和地生万物的生育观念,在周代则重视父统关系和天尊地卑、男尊女卑的观念,那么,对整个六十四卦的次序的重新排列,则反映了周代对各类事物情况不但有了新的更深刻的认识,而且注意到了类与类之间的有机联系。虽然周文王对各类事物情况之间的内在联系的认识未必一定像后来《卦序》一文写的那样,但是在总体上的把握恐怕也相差未远。对事物情况



之间有机联系的这种认识,可以说不仅是我国认识史上,也是人类认识史上的一次突破和飞跃。后于周文王达五百年的西方哲学家柏拉图,虽然也注意到了类与类之间的关系,却得出了截然相反的结论,认为“类”是互相截然分开的,像用来给他们命名的词一样。因此,他们也就致力于从组成类的各个体之间去先验地寻找其共同点,由此形成了与我国有着很大差异的认识世界的方法及其思维方式。华夏人对客观世界的总体把握及其思维方式的确定,显然受到了周文王对六十四卦卦序排列的规范影响。

四是《周易》的命名。神农氏的时代,虽然有了木结构的耒、耜一类原始农具,但是主要生活来源还是渔猎,因而对于有动物可猎、有野菜野果可采的山野,依然充满着敬意。神农氏之别名连山氏,正是这一时期的先人对于连绵山野的依赖和崇拜。《连山》易以这一时代的代表人物的名字即连山氏命名,而又将象征绵绵群山的艮卦作为首卦,更体现了此时的先人推崇山野的观念。如果说《连山》易直接取名于连山氏,那么,《连山》易的文化意蕴则反映了此际先人对山野的崇拜,以及对山野生活规律的认识和展示。

黄帝时代,我们的先人已经步入农业社会,他们渐渐离开山野,来到平原。农业的兴起,使先人们有一种生活来源相对稳定的安全感,而这一切皆有赖于田野所作出的贡献。先人们从此由对山野的崇拜转向了对田野的崇拜。领袖农业的黄帝,因此又名归藏,富有万物归藏于田野之意。当人类社会继续演进,到了农业社会日趋成熟的殷商时代,为适应社会发展的需要而诞生了《归藏》易。《归藏》作为这一时代最具权威性的经典,既直接取名于黄帝之别名归藏,又蕴含着这一时代的先人对大地的崇拜,以及对田野生活规律的认识和展现。《归藏》如同医学经典《黄帝内经》,虽非黄帝的作品,却以黄帝的名字命名一样,以黄帝的另一名字归藏命名,可见殷商社会直接承传于黄帝的思想观念。

周文王取代殷商,不仅是一次人事上的变化,更是思想观念的一场重大革命。《周易》的诞生,以此取代《归藏》,既体现了先人对世界的认识的深化,如注意到了类与类之间的内在联系,又对传统观念进行了重大变革,其中最主要的是由尊地尊阴演变为尊阳尊天。从今天仍在人们思想深处驱之不去的重男轻女等观念,可以看到《周易》引起的思想革命对于中国传统文化的深远影响。

《连山》、《归藏》、《周易》不单纯是三部承前继后的经典,它们分别代表着我国历史上三个重要的时代,分别是所处时代的灵魂。《周易》的诞生,宣告了一个新时代的开始。因此,这一部兴周灭商的代表作,即使不是周文王所著而仍以他的名字命名,也是情理之中的。《周易》直接取用周文王或者说是周朝的“周”作为书名;它的卦序排列反映了这一时代的先人试图对客观世界进行无所不备亦即全方位的认知的努力,历史证明确实取得了相当的成功。

二、符号论

《周易》卦爻符号系统虽然只有一和--两个初始符号，比西方任何一个符号系统中的初始符号都更简单，但是由这两个初始符号构成的系统所蕴含的内容，却又比西方任何一个符号系统更丰富。初始符号一、--的简单，尤甚于西方的 p、q、r 等字母符号，但是它们却又都属于象形符号，因而，对于《周易》卦爻符号系统的研究，向称艰奥，使人有一种玄之又玄的感觉。

1. 对象语言与语法语言

本节借助于现代逻辑对《周易》符号推理系统进行尝试性分析。

作为一个符号推理系统，《周易》既有一套特定的人为符号语言，即对象语言；还有另一套讨论和使用这一符号推理系统所必需的语言，即语法语言。

由阴、阳爻画构成的八经卦和六十四重卦，便是《周易》中的对象语言。用现代逻辑的术语讲，这些对象语言称之为符号集或符号组，而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它们被称为卦体或卦象。

对三爻一组的八经卦与六爻一组的六十四重卦这两类对象语言进行分析，必须借助于语法语言。阳爻、阴爻、经卦、重卦、初九、初六、内卦、外卦、本卦、之卦等等，便是周易符号系统的语法语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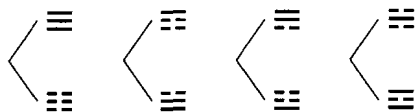
（一）八经卦

经卦由三个阴爻、阳爻构成一组，按 2^3 的计数，必然是八个卦；因为六爻一组的六十四卦据传说由三爻一组的八卦相重而成，所以这八个卦就被称为“经卦”。

八经卦有一定的排列次序。首先，平面上的排列次序，以☰(乾)为首，次卦为☷(坤)。这种以乾为首的八卦排列次序，与同样以乾(复卦)为首的六十四卦排列次序是一致的，当然都是周文王的杰作。在《连山》、《归藏》的时代，八卦的排列次序，想必也不会以乾经卦为首了。继乾、坤之后，依次为☳(震)、☴(巽)、☵(坎)、☶(离)、☱(艮)、☲(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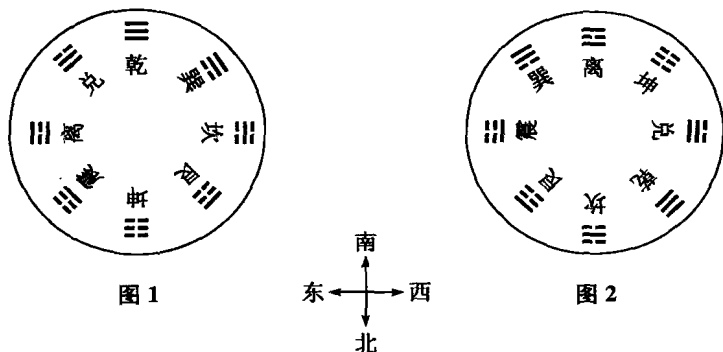
八卦除了平面的次序，还有立体的方位图。最具权威性的八卦方位图，是以伏羲和周文王的名字命名的两种。

伏羲八卦方位图，又称“先天八卦图”(如图 1)。在这个圆图中，八个卦排列为两两对待，互相之间具有对立关系的四个组：





这四组卦，阴、阳爻的位置恰好都相反，因而形成了相反者相成的格局。这一图式，又称“先天八卦对待图”。



关于这种对立统一的排列，自有种种阐释分析，其中最具影响的是《易传·说卦》中的这一段话：“天地定位，山泽通气，雷风相薄，水火不相射。”

所谓“天地定位”，由圆图可见，是指乾、坤两卦按照天在上、地在下这一客观事实所作的安排。按我国古代传统的地理位置图，为上南下北左东右西，其方向恰与今天的上北下南左西右东相反。在“先天八卦图”中，代表“天”的乾卦处在圆图的上方即正南方，代表“地”的坤卦处在圆图的下方即正北方。

在另三组对待的卦象中，“山泽通气”是讲☶(艮)与☱(兑)两个卦的对待情况；“雷风相薄”是讲☳(震)与☴(巽)两个卦的对待情况；“水火不相射”（马王堆汉墓出土的帛书《周易》中写作“火水相射”）则是讲☵(坎)与☲(离)两个卦的对待情况。

在“先天八卦图”中，四组两两相对的卦体，不仅阴、阳爻的位置截然相反，而且所代表的物类，即天与地、山与泽、雷与风、水与火，也呈对立之势。这种既对立又统一的安排，应当不是无意的巧合，而是先人的有意安排，是对客观世界中对立统一规律的初步认识和朴素描述。

八经卦两两对待，还是“一阴一阳之谓道”的最初雏形，即每一对待的卦体中，一为阳卦一为阴卦。其中，☰、☷、☱、☴为阳卦，☶、☲、☳、☴为阴卦。普遍的说法，阳卦与阴卦的确定，根据于该卦爻画的段数（阳爻为一段，阴爻为两段）之奇偶。奇数者为阳卦，偶数者为阴卦。也有人认为，除了乾、坤两个为纯阳、纯阴卦外，其他六个经卦的阴、阳性质，取决于阴、阳爻的多寡，阴爻多者为阳卦，阳爻多者为阴卦，而以阳爻为阳卦的主爻、阴爻为阴卦的主爻。这种阳卦中阴爻多，阴卦中阳爻多的卦象，体现了古代先人对客观事物的辩证认识。由于这两种观点均为后人望象生义的结论，所以孰是孰非很难论定。

“文王八卦方位图”，又称“后天八卦图”（如图2）。因为这个图中的八个卦按

照四时的推移、万物的成始归藏规律安排其位置次序，因而又称“后天八卦流行图”。

后人在《说卦》一篇文章中，对这个八卦流行图的结构作了这样一番具体解释：

万物出乎震，震，东方也。齐乎巽，巽，东南也；齐也者，言万物之洁齐也。离也者，明也，万物皆相见，南方之卦也。圣人南面而听天下，向明而治，盖取诸此也。坤也者，地也，万物皆致养焉，故曰致役乎坤。兑，正秩也，万物之所说（悦）也，故曰说（悦）言乎兑。战乎乾，乾，西北之卦也，言阴阳相薄也。坎者，水也，正北方之卦也，劳卦也，万物之所归也，故曰劳乎坎。艮，东北之卦也，万物之所成终而所成始也，故曰成言乎艮。

在这幅后天流行图中，八卦的位置与先天八卦对待图中的位置大相径庭。从上述解释来看，俨然是一幅万物随着一年四季的变化而滋生、发育、收藏的时令图。按我国古代天文学的说法，震为东方，时当二月，节气春分，此时阳爻居于震卦的下位，象征春气初生而万物出土，故有“万物出乎震”之语。巽居东南方，时当四月，节令立夏，此时卦象显示二个阳爻居于一个阴爻之上，象征阳气很盛，万物生长旺盛，故有“万物洁齐”之语。依次运转一周，至第八卦艮，位居东北，时当正月立春，万物归藏之后又生春意，故有“所成终而所成始”之语。

由于每卦都有三个爻，八个卦便有二十四个爻，相当于一年二十四个节气。于是，“后天八卦流行图”也便成为古人纪理天文、历象时的一个有效的符号系统，在我国古代天文学史上居有显赫的地位。

先人为什么以三个爻画组成一个卦体，而不是按二个爻画或四个爻画组成一个卦体，成为四卦或十六卦呢？后人曾经为此费过不少心思，从各个角度进行猜测分析。比较普遍的意见认为，八卦的卦体之所以由三个爻画构成，是因为先人将世界分为天、地、人三个层次的缘故，亦即八卦卦体中的三个爻，第一个爻（下位）代表“地”，第二个爻（中位）代表在地上生息的“人”，第三个爻（上位）代表高高在上的“天”。

现代的一些数学家则认为，“3”这个数反映了创造八卦体系时期人们的思维承受能力和当时思维实际的需要量。在当时，人们的思维能力还只能达到由三个爻组成一个符号组的水平；当时人们进行思维活动的内容，只需八个符号组构成的推演系统便已经基本满足。

八个分为阴、阳两大类的卦体，具体代表着构成整个物质世界的八类事物。这八类事物，又根据阳卦、阴卦划分为阳、阴两个大类。战国时期的学者，对先人关于八卦所代表的事物情况作了一次系统的综合整理，对此，《说卦》记述如下：



乾，健也。坤，顺也。震，动也。巽，入也。坎，陷也。离，丽也。艮，止也。兑，说也。

乾为马，坤为牛，震为龙，巽为鸡，坎为豕，离为雉，艮为狗，兑为羊。

乾为首，坤为腹，震为足，巽为股，坎为耳，离为目，艮为手，兑为口。

乾，天也，故称乎父。坤，地也，故称乎母。震一索而得男，故谓之长男。巽一索而得女，故谓之长女。坎再索而得男，故谓之中男。离再索而得女，故谓之中女。艮三索而得男，故谓之少男。兑三索而得女，故谓之少女。

乾为天，为圜，为君，为父，为玉，为金，为寒，为冰，为大赤，为良马，为老马，为瘠马，为驳马，为木果。

坤为地，为母，为布，为釜，为吝嗇，为均；为子母牛，为大舆，为文，为众，为柄，其于地也为黑。

震为雷，为龙，为玄黄，为萑苇，为大涂，为长子，为决躁，为苍筤竹，为萑苇。其于马也，为善鸣，为馵足，为作足，为的颡。其于稼也，为反生。其究为健，为蕃鲜。

巽为木，为风，为长女，为绳直，为工，为白，为高，为进退，为不果，为臭。其于人也，为寡发，为广颡，为多白眼，为近利市三倍。其究为躁卦。

坎为水，为沟渎，为隐伏，为矫輮，为弓轮。其于人也，为亟忧，为心病，为耳痛，为血卦，为赤。其于马也，为美脊，为亟心，为下首，为薄蹄，为曳。其于舆也，为多眚，为通，为月，为盗。其于木也，为坚多心。

离为火，为日，为电，为中女，为甲冑，为戈兵。其于人也，为大腹，为乾卦，为鳖，为蟹，为蠃，为蚌，为龟。其于木也，为科上槁。

艮为山，为径路，为小石，为门阙，为果蓏，为阨寺，为指，为狗，为鼠，为黔喙之属。其于木也，为坚多节。

兑为泽，为少女，为巫，为口舌，为毁折，为附决。其于地也，为刚卤，为妾，为羊。

每一卦都象征许多物类。乍看似乎杂乱，实则却是有序的。前四段文字，即是依序列举的四个系列；后面的文字，每卦都列举大量可以代表的事物，尤其坎卦，多达二十种。对这些列举的事物，如果依类分析，都可以归属于相应的系列之中；而每卦所代表的事物之间，都有其相通之处，即从某一角度看，这十几二十种事物可以归入同一个类。

切莫小看上述一大段综合性文字，它们被当时及后人作为《周易》符号推演活动中按照上下经卦取象分析的重要依据。

（二）六十四重卦

根据传统的说法，六爻一组的六十四卦是由八个三爻一组的经卦相重而成，因而称为“重卦”，亦可称为“复卦”。这项八卦相重的工作，又传说由周文王被囚于羑里时完成。对于后一说法，前文已作阐述，即《周易》之前已有《连山》、《归藏》，因而八卦相重的工作并非周文王所做。对于前一问题，即六爻一组的六十四卦由八经卦相重而得的问题，本来顺理成章。然而由于近年考古方面的新成就，由于数字卦演化史的研究，这一传统的观点受到了严峻挑战。

数字卦表明，早在阴、阳两爻画定型之前，便已经有了六个数字为一组的卦体。而八卦及六十四卦符号系统的产生，只有在初始符号确定为阴、阳两种的情况之下才有可能。倘若由八种或九种数目字组成三个数字为一组的卦体，以及由六个数字组成的卦体，就远非八和六十四的数量。

从地下不断发掘出来的历史资料表明，虽然在六个数字为一组的数字卦之前已有以三个数字为一组的数字卦，但是以阴、阳两种符号构成的六爻卦体，却是直接源自数字卦的不断简化归类。这样，六十四卦由八卦相重而来的说法，也就难免被理解为后人的附会。八卦究竟早于六十四卦还是晚于六十四卦的讨论，也就并非毫无道理了。虽然，如前文所述，从人类认识由简单到复杂的角度看，应该先有八卦（与象形文字的产生同步），然后才有六十四卦（与会意文字的形成同步），但是从数字卦的演化史分析，也存在这样一种可能，即先有六十四卦，然后从中分解出三爻一组的八卦。笔者曾经在《易经新论》等著述中持前一种看法，但对于后一种分析，也自觉并无绝对的把握予以否定，因而至今仍存一些疑惑。好在讨论《周易》符号系统的对象语言时，可以避开这一问题，只对其既成的卦体结构进行解剖分析。

作为一个比较成熟的符号推演系统，六十四卦不仅每一卦体的爻与爻之间有着错综复杂的象征意义及其推演关系，而且卦与卦之间也有内在的联系，使得六十四卦成为一个有序完整的符号系统。

先分析卦体内部爻与爻之间的关系。

爻的序位，自下而上列数，第一爻称为“初”，依次为二、三、四、五，至最上的第六爻，则称为“上”。又取奇数为阳、偶数为阴之义，阳爻“—”称为“九”，阴爻“--”称为“六”。以䷀（乾）为例，第一爻称“初九”，第二爻称“九二”，依次为“九三”、“九四”、“九五”，至第六爻，称为“上九”。又以䷁（坤）为例，第一爻称“初六”，依次为“六二”、“六三”、“六四”、“六五”，至第六爻称为“上六”。若一卦之中既有阴爻又有阳爻，则各依其性质、位置加以称呼。以䷄（离）为例，依次称“初九”、“六二”、“九三”、“九四”、“六五”、“上九”。

重卦六个爻的位置，也按照奇数为阳、偶数为阴的原则，分别有“阳位”、“阴位”



两种。其中，一、三、五爻位为阳位，二、四、六爻位为阴位。如果阳爻居于阳位，或者阴爻居于阴位，则称为“得位”、“当位”；如果阴爻居于阳位，或阳爻居于阴位，则称为“失位”或“不当位”。在六十四重卦中，䷾(既济)是惟一的六个爻全部“得位”的卦体，而䷿(未济)则是惟一的六个爻全部“失位”的卦体。

重卦中的六个爻，还按照两个相邻爻画为一组的原则，依次分为三个组，以象征地、人、天“三才”。其中，第一、二爻一组为“地爻”，三、四爻一组为“人爻”，五、六爻一组为“天爻”。

此外，在重卦中，还按照三个爻一组的原则，将六爻分为内卦(又称下卦)与外卦(又称上卦)。这类分组，有两种情况：

一是初爻与第二、三爻合成一单卦，第四、五及上爻合成一单卦。由于《周易》符号系统具有自下而上的次序规则，因而初、二、三爻合成的单卦称为“内卦”(或称下卦)；四、五、上爻合成的单卦称为外卦(亦称上卦)。

二是在一个重卦的六个爻中，还可以将二、三、四这三个爻组成一单卦，以及将三、四、五这三个爻组成一单卦，形成两个互相交叉的单卦，这两个在第三、四爻上交叉的经卦，称为“互体卦”。

除了上述诸多语法语言，还有一套解释重卦内部爻与爻之间种种关系的语法语言，如：承、乘、比、应、据、中，等等。

承。在同一个卦体中，如果阳爻在上，阴爻在下，则在下的阴爻对于在上的阳爻，称之为“承”。以䷿(未济)为例，这一卦中的初六、六三、六五为阴爻，九二、九四、上九为阳爻，用语法语言解释其阴、阳爻关系时，便是：初六承九二、六三承九四、六五承上九。它们分别可以简述为：初承二，三承四，五承上。“承”一般指下位阴爻对于上位阳爻的一种关系，除了说明相邻的两个阴阳爻关系外，还适用于同一卦体中几个虽不相邻但是具有上下位之别的阴、阳爻关系。例如，《未济》卦中的初六，不仅“承”九二，也“承”九四、上九两爻。

乘。在同一个卦体中，如果阴爻在上、阳爻在下，则上位的阴爻对于下位的阳爻称为“乘”。仍以䷿(未济)为例，六五爻在九四爻之上，即称为“六五乘九四”，简称“五乘四”；六三爻在九二爻之上，即称为“六三乘九二”，简称“三乘二”。如果几个阴爻都在某一阳爻之上，则这几个阴爻对于这个阳爻都可称为“乘”。在《未济》卦中，六三、六五都在九二爻之上，故亦可称“六五乘九二”，简称“五乘二”。

比。这是指相邻两爻之间的某种密切关系。例如，第一爻与第二爻同属“地爻”，第三爻与第四爻同属“人爻”，第五爻与第六爻同属“天爻”，因此，第一爻与第二爻之间，第三爻与第四爻之间，第五爻与第六爻之间，便存在着“比”的关系。

应。这是指在第一爻与第四爻，第二爻与第五爻，第三爻与第六爻之间存在着一种呼应关系。《易纬·乾凿度》解释道：“三画(第三爻)以下为地，四画以上为

天”，“动于地之下则应于天之下，动于地之中则应于天之中，动于地之上则应于天之上。”以䷒(临)为例，其初九爻辞为：“咸临，贞吉。”汉代学者虞翻解释道：“得正应四，故贞吉也。”意思是说：初九爻辞的断语之所以“贞吉”，原因就在于初九不仅阳爻居阳位而“得正”，并且与六四爻阴阳呼应(或曰感应)。当然，如果第一爻与第四爻，或者第二爻与第五爻、第三爻与第六爻之间，同为阳爻或同为阴爻，就不存在相互呼应(感应)的关系，而称为“不应”。

据。在同一个卦体中，阳爻居于阴爻之上，则阳爻对于阴爻而言就是“据”。以䷃(蒙)的第二爻为例，虞翻称它是“应五据初”，即是说此卦中的九二爻与六五爻相应，而且据于初六爻之上。此时即便不道明“二”，亦可知是第二爻，而且这是一个阳爻。在卦体中，如果一个阳爻所居之位偏高，而在它之下同时有几个阴爻，那么这个阳爻对于在它之下的所有阴爻，都是“据”。

中。又称“居中”、“处中”、“得中”。指卦体中的第二、第五两个爻。这两个爻分别处于内卦的中间与外卦的中间，因而有“中”之谓。例如，在䷂(屯)中，六二爻居于内卦䷂(震)之“中”，九五爻居于外卦䷂(坎)之“中”。

借助于语法语言，我们对六爻重卦所反映的每一类事物情况都能有一个比较清晰的了解，同时，也使得我们对《周易》符号系统的推理依据和必要的推理规则有所了解。

如果说八经卦是对构成世界的八大物类的抽象，那么，六十四卦的每一重卦，都是对更深一个层次的事物情况的发展变化规律的刻画。《周易》作者不仅对每类事物情况的内在的发展变化规律有着深刻的认识，而且注意到了这众多的事物情况之间所存在着的内在联系。始于䷀(乾)、䷁(坤)而终于䷾(既济)、䷿(未济)的有序排列，便反映了《周易》作者对客观世界的整体性认识和把握。

战国时期的学者，曾经专著《序卦》一文，对《周易》六十四卦排列次序的合理性，作了这样一番分析：

有天地，然后万物生焉。盈天地之间者，唯万物，故受之以屯；屯者盈也，屯者物之始生也。物生必蒙，故受之以蒙；蒙者，蒙也，物之稚也。物稚不可不养也，故受之以需；需者，饮食之道也。饮食必有讼，故受之以讼。讼必有众起，故受之以师；师者，众也。众必有所比，故受之以比；比者，比也。比必有所畜也，故受之以小畜。物畜然后有礼，故受之以履。履而泰，然后安，故受之以泰；泰者，通也。物不可以终通，故受之以否。物不可以终否，故受之以同人。与人同者，物必归焉，故受之以大有。有大者不可以盈，故受之以谦。有大而能谦必豫，故受之以豫。豫必有随，故受之以随。以喜随人者必有事，故受之以蛊；蛊者，事也。有事而后可大，故受之以临；临者，大也。物大然后可观，故



受之以观。可观而后有所合，故受之以噬嗑；嗑者，合也。物不可以苟合而已，故受之以贲；贲者，饰也。致饰然后亨则尽矣，故受之以剥；剥者，剥也。物不可以终尽，剥穷上反下，故受之以复。复则不妄矣，故受之以无妄。有无妄然后可畜，故受之以大畜。物畜然后可养，故受之以颐；颐者，养也。不养则不可动，故受之以大过。物不可以终过，故受之以坎；坎者，陷也。陷必有所丽，故受之以离；离者，丽也。

以上文字，是对始于天道的前三十卦的序列合理性的分析。后三十四卦，则从反映人伦的䷞(咸)开始：

有天地，然后有万物；有万物，然后有男女；有男女，然后有夫妇；有夫妇，然后有父子；有父子，然后有君臣；有君臣，然后有上下；有上下，然后礼仪有所错。夫妇之道不可以不久也，故受之以恒；恒者，久也。物不可以久居其所，故受之以遯；遯者，退也。物不可以终遯，故受之以大壮。物不可以终壮，故受之以晋；晋者，进也。进必有所伤，故受之以明夷；夷者，伤也。伤于外者必反其家，故受之以家人。家道穷必乖，故受之以睽；睽者，乖也。乖必有难，故受之以蹇；蹇者，难也。物不可以终难，故受之以解；解者，缓也。缓必有所失，故受之以损。损而不已必益，故受之以益。益而不已必决，故受之以夬；夬者，决也。决必有所遇，故受之以姤。姤者，遇也，物相遇而后聚，故受之以萃。萃者，聚也，聚而上者谓之升，故受之以升。升而不已必困，故受之以困。困乎上者必反下，故受之以井。井道不可不革，故受之以革。革物者莫若鼎，故受之以鼎。主器者莫若长子，故受之以震。震者，动也，物不可以终动，止之，故受之以艮；艮者，止也。物不可以终止，故受之以渐；渐者，进也。进必有所归，故受之以归妹。得其所归者必大，故受之以丰；丰者，大也。穷大者必失其居，故受之以旅。旅而无所容，故受之以巽。巽者，入也。入而后说之，故受之以兑；兑者，说也。说而后散之，故受之以涣；涣者，离也。物不可以终离，故受之以节。节而信之，故受之以中孚。有其信者必行之，故受之以小过。有过物者必济，故受之以既济。物不可穷也，故受之以未济终焉。

上述文字虽然只是后人对《周易》卦序的一种解释，但是这种解释基本符合《周易》作者编排卦序的原意，道出了先人不仅对事物的类有所认识，而且对类与类之间的关系也有所认识。

由于六十四卦反映了六十四种事物情况发展变化的规律，而世间任何事物情况都可以对号入座，归入其中一类；更由于六十四卦序列对六十四种事物情况之间

的内在联系也作了合理的安排,所以,《周易》符号系统一直被人们视为无所不包的思想理论体系,而对《周易》的“周”也赋予了“周遍万物”亦即无所不包的意义。

2. 推理的基本规则

六十四卦是一个十分复杂的符号推理系统。虽然这种符号推理的形式与西方的演绎论证形式有很大差异,但是它以类比为主要特点的推理形式,也自有其逻辑与智慧的魅力。它所特有的一些推理的基本规则,便使人们据卦推理的思维活动具有了一定的规范性和普遍有效性。但是,由于诸多规则之间的互相渗透、补证,这一符号推理系统又往往给人以深邃玄秘的感觉。

《周易》符号系统的推理规则,主要有:

(一) 自然递进规则

重卦六爻,按由下往上循序推演的规则,对相应类的事物情况作出一定程度的解释,便得出当否(吉凶)的结论。《周易》的卦爻辞,也具体形象地体现了这种自然递进的推理规则。其中,最典型的是《乾》、《渐》两卦:

《乾》卦由下往上,通过潜、见、跃、飞、亢等辞,对不同爻象所反映的事物情况及发生发展的规律作了形象的推理分析。

《渐》卦由下往上,通过干(水洼)、磐(涯岸)、陆(高地)、木(大树)、陵(丘陵)、逵(天空)等不同地理位置之辞,对鸿雁的成长行进规律作了推演分析。

在自然递进推演中,不同位置的爻画,代表着事物情况发展过程的不同阶段。以䷴(渐)为例:

初六:鸿渐于干,小子厉,有言,无咎。

六二:鸿渐于磐,饮食衎衎,吉。

九三:鸿渐于陆,夫征不复,妇孕不育,凶,利御寇。

六四:鸿渐于木,或得其桷,无咎。

九五:鸿渐于陵,妇三岁不孕,终莫之胜,吉。

上九:鸿渐于逵,其羽可用为仪,吉。

鸿雁是一种水鸟,它在幼小刚脱离母雁时,只能在水中游动,并且像小孩子学步那样有一种恐惧感,于是便有嘲笑它胆小的言语出现。其实鸿雁不急于上岸高飞的做法符合它所处阶段的成长规律,因而不会有失误。它只要稍稍长大便能蹒跚着爬上涯岸,在石缝之间欢乐地寻觅食物。然而,一经爬上陆地,便发现生存竞争是那么激烈,以致就像男子汉出征一去不返,女子怀孕却总是流产一样危险。鸿雁觉悟到,只有学会防御外来侵略的本领,居高望远,才能幸免于难。鸿雁羽毛渐



丰,终于能够飞上高树,并且能利用树林构筑窝穴平安生活了。日渐成熟的鸿雁又飞上高陵,但是,事物的壮大不可能一帆风顺,就像婚姻美满的家庭却也有不能生育子女一样。羽毛丰满的鸿雁冲天而起,遨游在太空,羽毛漂亮得可以做装饰品。鸿雁之有今日,完全在于它能循序渐进,打下了坚实基础的缘故。

这是一卷丑小鸭演变成天鹅的生物个体发育图,在整个发展过程中,蕴含着一系列具有普遍意义的哲理,给人们以种种联想。人们在占事活动中,根据所得卦象,依照自然递进的推演规则,确定其中的某一爻象以及由此爻象衍化出来的譬喻性爻辞,进行举一反三的推理,以期获得所需要的结论。

又例如,在䷀(乾)中,初九爻之后系以“潜龙”之辞,是因为这个阳爻居于该卦的最下位置,象征阳气刚在地下发生;在上九爻之后系以“亢龙”之辞,是因为这个阳爻居于该卦的最上位置,象征阳气盛极而衰即将走向反面的趋势。

又例如,在䷁(坤)中,初六爻之后系以“履霜”之辞,也是因为这一阴爻的位置处于最下方,象征寒气初生于地;上六爻之后系以“龙战于野”之辞,是因为这一阴爻居于这一卦的最上位置,象征阴极而阳,发生阴阳相战的局面。

因此,凡根据爻位高下出辞,并由此进行推理的方法,都是遵循了自然递进的规则。

(二) 当位规则

重卦六爻,属于奇数的初、三、五这三个爻位称为阳位,属于偶数的二、四、上这三个爻位称为阴位。倘若阳爻居于阳位,或者阴爻居于阴位,即称“当位”;倘若阳爻居于阴位,或者阴爻居于阳位,则称“不当位”;阴阳爻的当位与否,是据象推演的一条重要规则。在一般情况下,当位的爻象征吉利,不当位的爻象征不吉利。

䷤(家人)是一个近次于《既济》,又比较典型的当位卦体。以初、二、三爻为例:

第一爻阳爻居阳位,象征正规的家庭教育,所以爻辞说:在一个大家庭里,当还没有发生什么矛盾时,就应该进行严格的家庭教育,以和谐家庭成员之间的关系(闲有家,悔亡)。后人所谓教导媳妇应当在刚进门时、教导儿女应当由婴儿时开始的“家训”,即由此引申而来。

第二爻阴爻居阴位,又处内卦中位,象征女人的柔和恭顺的道德修养,所以爻辞说:遇事不自作主张,在家庭中料理烹饪供应食物很尽职,合于妇道因而吉祥(无攸遂,在中馈,贞吉)。中国妇女的这一种传统美德标准的提出,盖源于此。

第三爻阳爻居阳位。这个爻居于内卦的高位,象征一家之长。当位象征合乎治家常规,但阳爻居于高位,又有阳刚过甚之象,所以爻辞说:家人苦于家法之严,整天战战兢兢惟恐有失,因此吉祥。倘若治家不严,妻室儿女骄奢淫逸,则难免会有羞辱门庭之事发生(家人嗃嗃,悔厉,吉;妇子嘻嘻,终吝)。

阴、阳爻不当位者,如䷁(坎)的内卦三个爻:

第一爻阴爻居阳位。因为初爻是卦体中的最底之位，而且阴居阳不当位，所以该爻象征一个人跌入陷阱的最底部，处境的险恶达到了极点（习坎，入于坎窞，凶）。

第二爻阳爻居阴位。九二爻虽然处于内卦的中位，然而由于不当位的缘故，仍然处境险恶；即便以中庸之道处世，也只能小有改善（坎有险，求小得）。

第三爻阴爻居阳位。六三爻已经处于内卦（坎）的上位，有如坑之上沿，但毕竟是不当位的爻，仍面临困境，难以摆脱“坎险且枕”的危险局面。

当位则无咎则吉，不当位则吝则凶的规则，也并不是绝对的，因为这条规则还要受到其他一些规则的牵制、影响。所以，在一些特殊情况下，当位的爻并不一定意味着吉利，而不当位的爻也并不意味着凶险。

例如，䷤（家人）的第六爻阳爻居阴位因而不当位。处在这一卦体的最上位，这个代表阳刚之气的阳爻，象征一家之长；阳居阴，又象征这个家长刚外柔内。由于这个卦的前五个爻都当位，象征一家人各循家规和睦共处，如今又有一位刚中有柔的家长主持家政，所以其断语为吉（有孚威如，终吉）。

又例如，䷾（既济）是六十四卦中惟一的六个爻皆当位的卦体。根据一般规则，这个卦应该是吉祥的象征。其实并不完全如此，而是吉中有凶。卦辞总论道：“初吉，终乱。”上九爻辞更揭示：“濡其首，厉。”究竟是什么原因，使得六爻都当位的卦象蕴含着不吉祥的因素呢？是物极则反的规律在起着作用。这个卦的六个爻都当位，形象完整，象征成功，因而卦名“既济”。然而事物的发展变化，皆存在于错综复杂之间。过于完整，反而僵死；至最高位的上六爻时，物极则反的法则终于起了作用，于是既济便要转化为不济。

由于别的规则的作用，不当位的爻也可以逢凶化吉。例如，䷟（恒）的九二爻，䷥（睽）的九二爻，都是阳爻居阴位的不当位之爻，理应不吉而“有悔”。但是，由于它们都处于内卦的中位，且与外卦的六五爻阴阳相应，便都发生了由“有悔”转化为“悔亡”、“无咎”的变化。

类似的例子，还有不少。但是，这些因为受到其他规则的影响而发生变化的情况，并不妨碍当位规则在一般情况下的有效性。

（三）对应规则

重卦六爻分为内、外经卦，内卦的三个爻分别与外卦的三个爻一一对应。按六爻顺序，亦即初爻与四爻，二爻与五爻，三爻与上爻，它们之间存在着对应关系。这种两两对应的关系，是推理的重要依据之一。

在上述当位规则时，我们曾经提及当位不吉、不当位却吉的特殊例子。在这些特殊例子里，已经涉及到了一个特殊的位置关系，即对应爻之间的互相联系。但是，在上列的《恒》、《睽》之九二爻分析时，仅仅涉及处于中位的对应情况。事实上，所有的爻都有对应问题，因而对应规则的作用，可以说是无处不在，而且也非仅阴



阳对应一种作用。

例如，䷀(乾)的第二爻是阳爻，阳爻居阴位，是一种不当位的爻，一般而言，其象不吉。但是，《乾》的第五爻是阳爻居阳位，第二爻与第五爻分别处于内、外卦的中位。在整个卦体中，两阳俱“得中”，这不当位的第二爻也便由凶转吉。所以，第二爻的爻辞与第五爻的爻辞一样，有“利见大人”的结语。这是一个根据对应规则，不当位之爻由凶化吉的例子。

阴阳感应，在对应规则中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即便同为不当位之爻，只要阴阳相应，也可以逢凶化吉。例如，䷌(萃)的初六爻是阴爻居阳位，与之对应的九四爻是阳爻居阴位，按说两爻均不当位，其象为凶，但是这两个具有对应关系的爻一为阴一为阳，恰好阴阳感应，于是凶转为吉，初六爻的断语是“无咎”，九四爻的断语是“大吉，无咎”。

所以，䷧(解)初六爻的“象辞”明确言道：“刚柔相济，义无咎也。”意思是说：如果对应的两个爻一为阴一为阳，那么这两个爻所象征的意义，是不应该有灾难的。

无疑，以阴阳相感为核心的对应规则，是《周易》符号推演系统中的一条重要规则，它是人们据象推理时的一个重要信息源。

(四) 三段规则

三段规则又称“三才”规则。重卦六爻自下而上，两爻一组分为三个段，古人依次将这三个段称为地、人、天，以象“三才”。一个爻所在何段，便确定了这个爻的基本性质。整个复卦的基本格局，与西方演绎三段论相似，实则并不相同。关于这个问题，我们在下文中将详细分析。

最典型的例子是䷀(乾)卦。它的六个爻辞，都是严格地按照爻所在段中的位置而出辞和推论。

先看“地爻”的情况：

初九：潜龙，勿用。

九二：见龙在田，利见大人。

初九爻是“地”段的下位之爻，有如处在地表之下，所以用“潜”字作喻。九二爻是“地”段的上位之爻，有如处在地之表面，所以用“在田”作喻。

再看“人爻”的情况：

九三：君子乾乾夕惕，若厉无咎。

九四：或跃在渊，无咎。

九三爻是“人”段的下位之爻，因而用“君子”作喻。虽然有了一定地位，还应该继续努力，向更高的位置攀登。九四爻是“人”段的上位之爻，象征此人已经位极人臣，然而由于临近“天”段即君王之位，因而处境愈险，更须保持如临深渊的心态。

继续看“天爻”的情况：

九五：飞龙在天，利见大人。

上九：亢龙有悔。

九五爻是“天”段的下位之爻，因而有“在天”之辞。象征帝王之位，因而帝王历来就有“天子”之称。后人对帝王之位的另一说法是“九五之尊”，其典盖源于此。上九爻是“天”段的上位之爻，已登天之极处，不可再进，因而有“亢”之喻。

地、人、天，处于不同段的爻，其性质也随之差异。据象推理时，应该根据该爻所处“段”的情况进行分析，作出恰当断语。这里，我们从三段规则的角度，对处于“地”段上位的第二爻，与处于“人”段下位的第三爻的有关情况，作些分析：

作为“地”段上位的第二爻，属阴位，如果阳爻居之，则不当位；按当位规则，此爻为不吉。但是，由于第二爻是“地”段的上位爻，阳爻居之，象征阳气盖地，万物生华。于是，处在这种特殊地位的不当位之爻，便成了吉利的象征。在六十四卦中，有三十二个卦的第二爻是阳爻，其中有二十三个爻象征吉祥，断语或“吉”或“无咎”；只有二个爻的断语是“凶”、“不可贞”；另有七个爻则吉凶无定，以待变化。这二十三个不当位之爻所以象征吉祥，除了对应规则等因素外，三段规则无疑是其主要原因。

作为“人”段下位的第三爻，属阳位。如果阴爻居于阳位，则不当位；按照当位规则推论，此爻为不吉，按三段规则分析，第三爻属于“人”段之爻，如同本应由阳刚之人所居的位置，如今却被阴柔小人所占据，显系不祥之兆。以《周易》前三十二卦中的十七个第三爻为阴爻所居的情况而论，大半之数的爻辞断语是“凶”、“悔”、“勿用”。例如，位居第七卦的䷆(师)，其六三爻以阴居阳而不当位，爻辞说：“师或舆尸，凶。”第三爻象征军队中地位较高的指挥官，理应由刚毅果敢之士担任，如今却阴爻居之，象征军队由柔弱寡断的人充任指挥，因此，这支军队很可能会载尸而归、一败涂地。

由此可见，处在不同的“段”里，同样不当位的爻所象征的意义也大相径庭。所谓三段规则，实际上是将六个爻分别放在三个不同的环境中进行考察分析，而不是如同西方传统逻辑那样将它们作由下往上的概念演绎。在三段之间，不存在大前提、小前提这样的关系，更没有前提与结论的必然性联系。

(五) 二段规则

二段规则又称八卦规则，是以三个爻为一符号组的推理规则。这条规则包括两种推理形式，一是内、外卦之间根据上下位置关系进行推论，对六爻重卦之象作出一个总体性的判断。二是除去初、上两爻之后的二、三、四、五爻，分别以二、三、四和三、四、五爻构成两个交叉的经卦，然后由此两经卦之间的上下位关系进行推论。因为后一形式中的两个经卦在第三、四爻上具有互相交叉的关系，所以又称“互体”、“互象”。



先分析内、外卦推论规则。

䷞(咸)的内卦(又称下卦)是䷎(艮),象征少男;外卦(又称上卦)是䷹(兑),象征少女。因为艮下兑上,所以整个《咸》卦象征少男主动谦卑地追求少女。少男、少女相悦婚配,本来就是合乎自然的正常行为,何况少男自甘其下、慕追少女。所以,这一复卦所象征的事情,必然吉祥如意,其卦辞言道:“咸:亨,利,贞,取女吉。”

䷵(归妹)的内卦是䷹(兑),象征少女;外卦是䷲(震),象征长男。少女应与少男婚配,现在却主动婚嫁长男,显然不合自然之理。况且,这一重卦的二、三、四、五爻都不当位,也显示出了违反自然的征兆,所以卦辞言道:“归妹,征凶,无攸利。”

䷜(坎)的内、外卦都是䷜(坎),䷜象征水和险陷。水可以吞没一切,何况水上加水,更显示着灾难重重。但是,内、外卦的中间一爻,都是阳爻,象征心中尚存阳刚之性,所以整个复卦象征:只要有诚信有毅力,即使困难重重,也都能摆脱险境,并能在奋斗中磨砺自己。

以上所举三例,比较全面地展示了内、外卦二段推论中的三种情况:吉、凶、吉凶转化。

再看二段特殊形式即互体卦的推论规则。这是一条尚有争议的推论规则。争议的焦点,涉及到究竟有无这条规则的存在。

认为《周易》符号推论系统中存在互体推论规则的学者,所持最有力的根据是《左传·庄公二十二年》中的一段历史记载:

陈厉公……生敬仲。其少也,周史有以《周易》见陈侯者,陈侯使筮之,遇《观》䷓之《否》䷋,曰:“是谓‘观国之光,利用宾于王。’此其代陈有国乎?不在此,其在异国:非此其身,在其子孙。光远而自他有耀者也。坤,土也。巽,风也。乾,天也。风为天于土上,山也。有山之材而照之以天光,于是乎居土上,故曰:‘观国之光,利用宾于王。’庭实旅百,奉之以玉帛,天地之美具焉。故曰‘利用宾于王’,犹有观焉,故曰其在后乎!风行而著于土,故曰其在异国乎!若在异国,必姜姓也。姜大岳之后也。山岳则配天。物莫能两大,陈衰,此其昌乎!”及陈之初亡也,陈桓子始大于齐,其后亡也,成子得政。

确认古筮中有互体卦存在的关键,在于该段文字中的周朝史官的一句话:“风为天于土上,山也。”西晋学者杜预认为,周史官的这句话,是针对变爻后的之卦第二、三、四爻组成的新的互体经卦䷎(艮)而言:“自二至四有艮象,艮为山是也。”现代一些易学研究者们深以为然:“此卦若非互卦成艮,则‘山’象何以得解?”“若舍‘互卦’得出艮山,则《观》、《否》二卦别无‘山’象。所以,此卦向我们提供了一条重要线索:远在春秋时代,人们在运用卦象分析问题,已经使用互卦方法。可知互卦法

由来久矣。”（见刘大钧：《周易概论》）

遗憾的是，这些古今易学研究者似乎疏忽了两条至为重要的信息。

其一，周史官既然使用“互体”推理规则分析问题，那么，在寻找到“艮”象（其实，若以“互体”论，则不必到之卦的二、三、四爻中去寻找，本卦中也有以三、四、五爻组成的艮象䷳，且较之卦中的䷳更高居于下卦土即䷳之上）之后，理应将它与“互体”的另一经卦即《否》的第三、四、五爻组成的䷋（巽）联系起来加以阐释，否则，便失去了“互体”推论的意义。然而，在《左传》的这段文字里，却并无为艮（山）、巽（风）之间的关系作任何分析。可见，这位周史官并未运用“互体”规则分析问题。

其二，根据宋代学者朱熹对包括春秋时代前人占卦方法的综合分析，“一爻变，则以本卦变爻辞占”（《易学启蒙》）。在上引《左传》故事中，䷓（观）的第四爻由阴变阳而有䷋（否）的产生，所以周史官在分析卦理时，也应用《观·六四》：“观国之光，利用宾于王”进行推论，很明显，他在这里所用的是本卦变爻辞与内、外卦象之间关系互相对照的方法，而不是“互体”的方法。

那么，周史官说的“风为天于土上，山也”，应该作何解释呢？我认为，无论本卦、之卦，下经卦皆为䷳即土，居于其上者，本卦中为䷋（巽）即风，之卦中为䷀（乾）即天，这就是“风为天于土上”的由来。根据《说卦》的解释：“巽……为高”、“乾为天为圜。”将本、之两卦合而为一，便象征地面之上既高又圜。既高又圜的地，就是山的形象。周史官在后文中解说的“风行而著于土”，明显是指本卦《观》的上䷳下䷳；“天地之美具矣”，又明显是指之卦《否》的上䷋下䷳，此中绝无半点“互体”的色彩。何况，倘若将之卦的二、三、四爻组成艮象，则周史官的“照之于天光”，“天地之美具矣”、“居土上”等众多言语便将成为不解之辞。

坚持“互体”规则的另一证辞，是著于战国时期的《系辞》中的一段文字：

二与四，同功而异位，其善不同。二多誉，四多惧，近也。柔之为道不利远者，其要无咎，其用柔中也。三与五同功而异位，三多凶，五多功，贵贱之等也。其柔危，其刚胜邪。

持“互体”说的学者认为，“二与四同功而异位”、“三与五同功而异位”，指的就是互体卦，所谓“同功”，是指“二与四”、“三与五”分别在同一个经卦中，在进行二段推论时，同一经卦中的爻起着相同的作用，但是二爻与四爻、三爻与五爻在卦体中所居之位毕竟不同，所以又说“异位”。这种解释，颇为牵强。

我认为，《系辞》中的这段文字，讲的并非“互体”现象。所谓“同功”，是因为二、四爻同在阴位，三、五爻同在阳位。“二多誉，四多惧”，是因为第二爻在内卦的中位，象征秉性中和，所以“多誉”；第四爻在外卦的下位，与第五爻最近，有“伴君如伴



虎”之虑，所以“多惧”。至于“三多凶，五多功”，是因为第三爻是内卦的上位，众目睽睽，任重而又吃力不讨好；第五爻则居于外卦的中位，又是君位，国家治理得不好，下有“三”作替罪羊；国家治理得好，便是“五”的功劳，所以“多功”。“贵贱之等”，就是从内、外卦二段推论的角度，对三、五爻位的情况所作的分析。

从以上分析，得出一个结论，《周易》符号系统本身，并没有“互体”推论规则。所谓“互体”是后人的附会，是汉以后的易学家们为了索解卦爻辞，才牵强地寻找所谓的“互体”卦象。例如，䷂(屯)的内卦䷲(震)为长男，外卦䷁(坎)为中男，但是六二爻辞中有“女子贞，不字，十年乃字”的文字。如何解释“女子”呢？于是便寻出由二、三、四爻构成的䷁(坤)。坤为女，故六二爻称“女子”。遗憾的是按照《系辞》的解释，只有巽、离、兑才是“女”，䷁(坤)只能是“母”，不存在“不字，十年乃字”的问题。

除了三爻互体之外，汉代易学家还发明了“四画连互”、“五画连互”的推论规则。

“四画连互”，是指在六爻重卦中，用初爻至四爻、二爻至五爻、三爻至上爻各组成一个新的互体卦，亦即在初爻至四爻中，以初爻至三爻、二爻至四爻组成两个互体卦，在二爻至五爻中，以二爻、三爻、四爻组成一经卦，以三爻、四爻、五爻组成另一经卦，形成又一互体卦。三爻至上爻亦然。这样，一个六爻复卦中，又可生成三组互体新卦。

“五画连互”，是指六爻重卦中，初爻至五爻、二爻至上爻各成一个包含有互体卦的新卦体。亦即在初爻至五爻中，将初爻、二爻、三爻组成一个经卦，将三爻、四爻、五爻组成另一个经卦，这两个互体经卦，便成为一个新的推理单位。在二爻至上爻中的互体情况亦然。这样，一个六爻重卦，又可生成两组互体新卦。

由于“互体”、“连互”的衍生，使得每一个六爻复卦出现了六个二段推论的新格局。

但是，这种“互体”、“连互”，并非《周易》创始者的原意，亦非春秋时代先人的实践，而是汉代尤其东汉以后的易学研究者为了解释卦爻辞而敷衍出来的东西，不宜列入《周易》符号推演系统的门墙。

(六) 整体规则

重卦六爻作为一个相对完整的推理过程，其中的每一个爻都与其他五个爻之间存在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从重卦的整体角度考察分析其中一个爻所象征的事物情况的吉凶顺逆，就是《周易》符号推演系统的整体规则。

例如：䷛(大过)的第二爻，是这一重卦四个阳爻中处于最下位的一个，又因为它处于“地”段的上部，所以这一爻就像一株老杨树的根部刚生发出来的新芽，阳气方盛，正是求偶婚配的时期。但是，向上追求，接连三个都是阳爻，最上的第六爻才

是阴爻，所以，上求阴阳难应；而在它的下面，紧挨着一个阴爻，且同属“地”段，可供处于地表的老树新芽以生气。这样的境遇，若以婚姻而论，亦属美满，所以九二爻辞言道：“枯杨生稊，老夫得其女妻，无不利。”

这一重卦的第五爻，是四个阳爻中处于最上方的一个，象征阳刚盛到了极处。在它的下方，一连三个阳爻，所以只能与上位的阴爻即上六爻亲近。然而，上六爻是这一卦的终点，且阴爻处阴位，象征阴弱衰老。阳盛过度的九五爻，与阴弱衰老的上六爻亲近，有如健壮的汉子与衰老的妇女婚配，不能算得美满，也不能算是坏事，因而九五爻辞言道：“枯杨生花，老妇得其士夫，无咎无誉。”

又例如，䷏(豫)的第三、第四爻，虽然相邻，并且同属“人”爻，由于在整个卦体中的地位不同，两个爻所象征的凶吉情况竟然完全相反。第三爻是阴爻居阳位，并且不在内卦的中位，其象不中不正；它的下位也是阴爻，互不应；它的上位则是全卦惟一的阳爻，自然要去极力相就；第四爻处在“人”段上位，象征刚健有力的权臣。于是，第三爻就像一个不中不正的小人，极力奉迎有正气的权臣，其结果必然不妙：“盱豫，悔。”

第四爻是整个卦体中唯一的阳爻，所居之处又是“人”段上位，象征大权在握的人物；它的下面三个爻皆阴，象征都能听命于他。第四爻的上位是君王之位，阴爻居之，象征君王中庸性厚，因与“上六”同阴而不应，故与下位九四爻相应，象征对刚毅大臣的信任与倚重。上有君王的倚重，下有僚属、朋友们支持、拥戴，所以此爻所象恰与六三爻相反，“大有得”。

同样的位置，同样的阴阳属性，由于所处卦体不同，其境遇往往迥异。例如，䷛(大过)的初六爻象征“无咎”，而䷟(恒)的初六爻却是“贞凶”。

同样是居于卦底的阴爻，为什么前者“无咎”而后者“凶”呢？原因就在整个卦体的不尽相同。在《大过》卦体中，与初六爻遥相呼应的是九四爻；而九四爻的上、下位都是阳爻，所以也愿与初六阴爻相呼应。这样，初六爻在《大过》卦中有处于高位的九四阴阳相应，处境尚佳。《恒》卦的初六爻在整个卦体中的遭遇就不同了。《恒》九四爻的上位是“六五”阴爻，阴阳相感，近在目前，九四爻当然不愿意舍近求远、弃上取下了。这样，初六爻的苦苦追求便不能得到相应的回报，所以初六爻辞说：“贞凶，无攸利。”

从卦象整体与爻辞吉凶的分析中，我们可以得到一个结论：整体规则是无处不在的，它是当位、对应、三段、二段诸种规则的综合体现。

(七) 变爻规则

在占筮活动中，由于发生爻变，出现本卦、之卦的情况，这时就需根据变爻数量，相应选择推理依据的一种规则。

宋代著名学者朱熹，综合前人的占筮实践，并根据他本人的经验体会，比较系



统地整理出了一条变爻推演规则：

凡卦六爻皆不变，则占本卦象辞，而以内卦为贞，外卦为悔。

一爻变，则以本卦变爻辞占。

二爻变，则以本卦二变爻辞占，仍以上爻为主。

三爻变，则占本卦及之卦之象辞，而以本卦为贞，之卦为悔。前十卦主贞，后十卦主悔。

四爻变，则以之卦二不变爻占，仍以下爻为主。

五爻变，则以之卦不变爻占。

六爻变，则《乾》、《坤》占“二用”，余卦占之卦象辞。

根据《系辞》介绍的用五十根蓍草进行占筮的演卦方法，一卦既成，不外乎上述七种情况。现对这七种可能情况详析如下：

第一种情况：六个爻都未遇老阴或老阳，因而不发生变爻，故只有一个卦体。在这种情况下，便根据该卦卦辞，运用二段规则，通过内、外卦之间关系的分析，断定所占事物情况的吉凶。其中，内卦代表问卦者，外卦代表问卦者的对方。例如，演卦得䷞(咸)，则根据卦辞：“咸，亨，利贞，取女吉”，推论所问事情的吉凶；与此同时，还结合卦象，对内卦䷢(艮)与外卦䷹(兑)之间的关系进行分析，其中䷢代表自己一方，䷹代表对方。

第二种情况：六个爻中有一个爻为老阴或老阳，因而发生爻变，形成另一个重卦即之卦。在这种情况下，应根据本卦中的这一变爻之辞，对所询情况进行推论。例如，演卦遇䷍(大有)，第二爻是老阳，因而变阳爻为阴爻，成为䷝(离)。这时，应取本卦䷍(大有)的九二爻辞“大车以载，有攸往，无咎”作为根据，对事物情况作出推论。

第三种情况：六个爻中有两个爻为老阴或老阳，因而发生两次爻变，形成另一重卦即之卦。在这种情况下，应根据本卦的两个变爻之辞对所询事情作出推论。例如，演卦遇䷗(复)，第二、四爻都是老阴，因而变阴为阳，成为䷵(归妹)。这时，应取本卦䷗(复)的第二、四爻辞作为推论根据，其中，以六四爻辞“中行独复”为主要的类比材料，而以六二爻辞“休复，吉”为辅助的类比材料，对事物情况作出推论。

第四种情况：六个爻中有三个爻为老阴或老阳，因而发生三次爻变，形成另一重卦即之卦。三个爻发生变化的卦体，共有二十个，其中初爻不变的称“前十卦”，初爻变化的称“后十卦”。在这种情况下，应根据本卦和之卦的卦辞对所询事情作出推论。其中，本卦卦辞代表问卦者，之卦卦辞代表问卦者对方；初爻不变的十个卦，以本卦卦辞为主要根据；初爻变化的十个卦，以之卦卦辞为主要根据。举一个

初爻不变的情况作例子：演卦遇䷻(节)，第二爻由阳变阴，第三爻由阴变阳，第五爻由阳变阴，由此而得到之卦䷣(明夷)。在这种情况下，应以《节》卦辞“亨，苦节，不可贞”代表问卦者，作为推理的主要根据；以《明夷》卦辞“利艰贞”代表问卦者对方，作为推理的参考依据。

第五种情况：六个爻中有四个爻为老阴或老阳，因而发生四次爻变，形成另一重卦即之卦。在这种情况下，应以之卦中的两个不变爻作为推理的根据，其中处于下位的不变爻为主，处于上位的不变爻为辅。例如，演卦遇䷌(同人)，初、五、上爻均为老阳因而由阳变阴，第二爻为老阴而由阴变阳，得之卦䷟(恒)。这样，《恒》的九三爻辞“不恒其德，或承之羞，贞吝”为推论的主要根据；九四爻辞“田无禽”为推论的参考根据。

第六种情况：六个爻中有五个爻为老阳或老阴，因而发生五次爻变，形成另一重卦即之卦。在这种情况下，应以之卦中的不变爻作为推论的根据。例如，演卦遇䷋(小畜)，五个阳爻都是老阳，变为阴爻而得之卦䷁(坤)。这样，《坤》的六四爻辞“括囊，无咎无誉”便是推论的根据。

第七种情况：六个爻都为老阴或老阳，因而发生六次爻变，形成另一重卦即之卦。在这种情况下，如果遇䷀(乾)之䷁(坤)，或者遇䷁(坤)之䷀(乾)，便以《乾·用九》的“见群龙无首，吉”和《坤·用六》的“利永贞”为推论根据。如果遇其余诸卦，则以之卦卦辞为推论根据。例如，演卦遇䷡(大壮)，六爻皆变为之卦䷓(观)，推论根据便是《观》卦彖辞“大观在上，顺而巽，中正以观天下。观，盥而不荐，有孚颙若。下观而化也。观天之神道，而四时不忒；圣人以神道设教，而天下服矣。”

上述关于变爻的七种推论原则，多见诸于《左传》、《国语》所载古代筮例，但是也有一些情况在《左传》、《国语》中并未见存，例如二爻变、四爻变和六爻变的情况。有些爻变情况在先秦古籍中虽有记载，但是与上述原则不尽一致。由此可以推测，朱熹的上述变爻推论规则，是以殷周古筮例为基础，但又从秦汉以来的《周易》研究和占筮实践中汲取经验，并结合自己的实践，概括提炼而成的。

以上介绍的七条推理基本规则，互相之间不仅可容、相通，而且往往可以交叉运用，互相验证。正因为如此，才使《周易》符号系统的推理过程，罩上了一层又一层的神秘光环，给人以玄之又玄的感觉。

3. 推理的几种基本方法

按照上文所述的七条基本规则，《周易》符号系统的推理方法，分为以下三种：

(一) 据象推理

这是通过对卦象的分析，推断事物情况吉凶祸福的一种基本方法。先秦典籍《左传》、《国语》中，共有二十二例占筮记载，其中有四例运用了这一方法。



《左传》中，有两则通过援引某一卦象并根据其上、下经卦关系进行类比推理的筮例。其一：

《左传·昭公元年》：晋侯求医于秦，秦伯使医和视之，曰：“疾不可为也，是谓近女室，疾如蛊。”赵孟曰：“何谓蛊？”对曰：“淫溺惑乱之所生也。于文皿虫为蛊，谷之飞亦为蛊；在《周易》女惑男、风落山谓之《蛊》，皆同物也。”

䷑(蛊)的下卦䷋(巽)为长女，为风；上卦䷌(艮)为少男，为山。所以，这一重卦象征长女诱惑少男，又象征风将山木树叶吹落的萧瑟景象。医和通过对《蛊》卦卦象上、下经卦之间关系的分析，类比晋侯所患的淫溺惑乱之症非药力可救。

其二：

《左传·昭公三十二年》：公薨于乾侯，……赵简子问于史墨曰：“季氏出其君，而民服焉，诸侯与之，君死于外，而莫之或罪也。”对曰：“……社稷无常奉，君臣无常位，自古以然。故诗曰：‘高岸为谷，深谷为陵。’三后之姓于今为庶，主所知也。在《易》卦雷乘乾曰《大壮》䷡，天之道也。……”

在这段记载里，史墨引用《周易》中的《大壮》卦象，评论鲁昭公被季孙氏逐出，结果死在乾侯这件事情。《大壮》的卦象䷡是震(䷳)在乾(䷀)的上方；震䷳是雷是臣，乾䷀是天是君。雷应该在天的下面，然而《大壮》卦中雷竟在天的上面，显系太强壮。臣应该在君的下面，如今竟然凌驾在君的上面。所以，鲁昭公与季孙氏之间的关系，就像《大壮》卦象中的巽上乾下一样，鲁昭公之被逐并客死他乡，是必然的结果。

在以上两例中，医和与史墨都已达到了“善为易者不占”的境界，未作占筮而直接采取援引卦象的办法，分析评论所遇事情的吉凶。当时，更多的情况是通过占卦取象，决断事情的吉凶。在演卦过程中，往往会遇到变爻而于本卦外又生出之卦。于是，又有了根据本卦和之卦两个卦象进行推理的情况。例如：

《国语·周语》：单襄公……曰：“成公之归也，吾闻晋之筮之也，遇《乾》之《否》，曰：‘配而不终，君三出焉。’……”

晋成公本来客居周朝首都，后来晋国权臣赵穿杀掉晋灵公，准备迎接成公当国君，占了一卦，遇《乾》䷀，演算过程中，初、二、三爻都是老阳，变爻为阴，产生了之卦《否》䷋。于是，晋人便根据本卦《乾》的上、下经卦都是为天为君的“䷀”而认为成公

本来有国君配天之象，但是《乾》的下卦由“☵”变为“☷”，坤为臣，就是君变为臣，成公因而有“配而不终”之象；由于三次爻变，因此认为成公有“三出”的曲折遭遇。

在《左传》中，也有一则根据本、之卦卦象进行推理的筮例：

成季之将生也，桓公使卜楚之父卜之，曰：“男也，其名曰友，在公之右，间于两社，为公室辅。季氏亡则鲁不昌。”又筮之，遇《大有》䷍之《乾》䷀曰：“同复于父，敬如君所。”及生，有文在其手曰友，遂以命之。

鲁桓公的小儿子(友)即将出生时，卜楚之父为之占卜，继而又占了一卦，遇到《大有》䷍，第五爻为老阴，所以爻变为阳，遂成之卦《乾》䷀。本卦《大有》的下卦是乾(☰)，上卦是离☲，乾为父，离为子；离爻变后成为乾，象征父子同德，因而有“同复于父”之论。乾为君，离为臣，爻变后亦为乾，象征君臣同心，常在君之左右，所以又有“敬如君所”之言。这一段将本、之卦结合起来的推论，虽有投其所好之嫌，但由于据象分析的缘故，使人听后不能不觉得顺理成章。

根据前述推理规则，遇到一爻变的情况，可以根据本卦变爻辞加以推论，遇《大有》䷍之《乾》䷀，则可以根据《大有·六五》“厥孚交如，威如，吉”进行推论。遇《乾》䷀之《否》䷋，即三爻变时，可根据本卦卦辞与之卦卦辞进行推论，亦即根据《乾》卦卦辞“元亨利贞”，及《否》卦卦辞“否之匪人，不利君子贞，大往小来”进行推论。在上述两个筮例中，推论者都是依象推论，而没有将卦爻辞作为根据。尽管如此，这两次据象推理的结果，与运用相应的卦爻辞作为根据的推论结果，都基本一致。可见，《周易》符号推演系统确实具有一定的完整性和可推性。

(二) 据辞推理

这是通过对卦爻辞的分析，推论事物情况吉凶祸福的一种基本方法。《左传》、《国语》的二十二条筮事记载中，就有八条运用了这一方法。

例一：

《左传·昭公二十九年》：秋，龙见于绛郊，魏献子问于蔡墨……对曰：“……龙水物也，水官弃矣，故龙不生得。不然《周易》有之，在《乾》䷀之《姤》䷫曰：‘潜龙勿用。’其《同人》䷌曰：‘见龙在田。’其《大有》䷍曰：‘飞龙在天。’其《夬》䷪曰：‘亢龙有悔。’其《坤》䷁曰：‘见群龙无首，吉。’《坤》之《剥》䷖曰：‘龙战于野。’若不朝夕见，谁能物之。……”

据说有人在绛郊之地见到了龙，魏献子有疑，便请教于蔡墨。蔡墨便直接援引《周易》爻辞中有关龙的叙述，证明古代确有龙的存在。“潜龙勿用”、“见龙在田”、



“飞龙在天”、“亢龙有悔”、“见群龙无首，吉”，分别是《乾》卦初九、九二、九五、上九以及用九的爻辞。在援引这些爻辞时，蔡墨仍然遵照占筮中的变爻推论规则，分别通过《乾》之《姤》即初爻由老阳变阴而引出《乾》的初九爻辞，通过《乾》之《同人》即九二爻由老阳变阴而引出《乾》的九二爻辞，等等。《坤》卦的上六爻辞中也有关于龙的记述，蔡墨便又通过《坤》卦的上爻由老阴变阳形成之卦《剥》而引出《坤》的上六爻辞。可以说，这是古人博引爻辞论证某一观点的最典型的例子。

例二：

《左传·昭公十二年》：南蒯之将叛也……枚筮之，遇《坤》䷁之《比》䷇。曰：“黄裳，元吉”，以为大吉也。示子服惠伯曰：“即欲有事，何如？”惠伯曰：“吾尝学此矣。忠信之事则可，不然必败。外强内温，忠也。和以率贞，信也。故曰：‘黄裳，元吉。’黄，中之色也。裳，下之饰也。元，善之长也。中不忠，不得其色。下不共，不得其饰。事不善，不得其极。外内倡和为忠，率事以信为共，供养三德为善。非此三者勿当。且夫易不可以占险。将何事也，且可饰乎？中美能黄，上美为元，下美则裳。参成可筮，犹有阙也，筮虽吉，未也。”

这是根据占筮过程中，一爻变而以本卦变爻辞为依据这一推理规则进行判断分析、推论事情吉凶的筮例。在这个筮例中，还反映了古代先人运用《周易》进行占筮的基本看法，即《周易》只能用来占问做好事，不能用来占问做坏事。

例三：

《左传·昭公七年》：卫襄公夫人姜氏无子。嬖人嬖始生孟縶。孔成子梦康叔谓己：“立元！余使羁之孙圉与史苟相之。”史朝亦梦康叔谓己：“余将命而子苟与孔烝鉏之曾孙圉相元。”史朝见成子，告之梦，梦协。晋韩宣子为政聘于诸侯之岁，嬖始生子，名之曰元。孟縶之足不良，能行。孔成子以《周易》筮之，曰：“元尚享卫国，主其社稷！”遇《屯》䷂，又曰：“余尚立縶，尚克嘉之！”遇《屯》䷂之《比》䷇，以示史朝。史朝曰：“元亨，又何疑焉？”成子曰：“非长之谓乎？”对曰：“康叔名之，可谓长矣。孟非人也，将不列于宗，不可谓长。且其繇曰：‘利建侯。’嗣吉何建？建非嗣也。二卦皆云，子其建之！康叔命之，二卦告之，筮袭于梦，武王所用也，弗从何为？弱足者居。侯主社稷，临祭祀，奉民人，事鬼神，从会期，又焉得居？各以所利，不亦可乎！”故孔成子立灵公。

这是一则根据本卦、之卦的卦辞进行推理的筮例。卫大夫孔成子对立元还是立縶为卫君一事犹豫不决，于是用《周易》占了一卦，遇到《屯》，初爻由老阳变为阴，

便成《比》卦。史朝根据《屯》卦卦辞中的“元亨”二字，与元的名字巧合，便把“元”字后面的“亨”解为“享”，则“元亨”便成为“元享有”之意，肯定应该立元为卫君，享有卫国。孔成子则认为“元亨”的元是长的意思，应该立卫侯的长子孟縶为卫君。

同样的“元亨”之辞，解释出来的意义却有不同，这是据辞推理过程中由于会意文字的多义性造成的后果。由此可见，据辞推理倘若完全离开象数，就难免会造成歧义，给决疑带来麻烦。

例四：

《左传·成公十六年》：晋楚遇于鄢陵，……甲午晦，楚晨压晋军而陈……苗贲皇言于晋侯曰：“楚之良在其中军王族而已，请分良以击其左右，而三军萃以王卒，必大败之。”公筮之，史曰：“吉，其卦遇《复》䷗，曰：‘南国蹇，射其元王，中厥目。’国蹇王伤，不败何待！”公从之。

晋国伐郑，楚国救郑，临战之前，晋侯筮问胜败，遇《复》卦，史官根据卦辞推理楚国必败。这一筮例所引卦辞，《周易》流行本所无，当是《易经》的别种版本。由此可见，《易经》的版本虽有不同，所引卦爻辞或有两样，但是推理的规则却是一致的。

（三）象、辞结合推理

这是将卦象与卦爻辞结合起来作为根据，对所问事物情况作出断定的推理方法。在《左传》、《国语》中，运用这一方法进行推理的筮例最多。在这类推理中，有将卦象与卦名结合起来加以分析的方法。例如，《左传·闵公元年》记载道：

初毕万筮仕于晋，遇《屯》䷂之《比》䷇。辛廖占之曰：“吉。屯固，比入，吉孰大焉！其必蕃昌。震为土，车从马，足居之，兄长之，母复之，众归之。六体不易，合而能固，安而能杀，公侯之卦也。公侯之子孙必复其始。”

毕万即将致仕于晋国，用《周易》占了一卦，遇《屯》卦，初爻老阳而变为阴，遂成之卦《比》。但是，辛廖并没有根据《屯》卦的初九爻辞分析推理，而是根据两卦的卦名和卦象推论吉凶。据卦名推理，“屯”有“固”义，“比”有“入”义；据卦象推论，《屯》是上坎☵下震☳，《比》是上坎☵下坤☷，坤为土，故《屯》的下卦震变为《比》的下卦坤，是“震为土”；震为车，坤为马，是“车从马”；震为足为长子，坤为母，故有“足居之”、“兄长之”、“母复之”。坎有“众”义，故有“众归之”。总之，《屯》、《比》两卦象是有土地，有车马，有兄长帮助，有母亲加爱，有众人归附，是象征吉利的“公侯之卦”。

在这一类推理中，也有将卦象与卦辞结合起来加以分析的方法。例如，《国语·晋语》中有一筮例记载道：



十月，惠公卒。十二月，秦伯纳公子。……董因迎公于河。公问焉，曰：“吾其济乎？”对曰：“……臣筮之。”得《泰》之八，曰：“是谓天地配，‘亨，小往大来’。今及之矣，可不济之有！……”

董因替重返家园的晋公子重耳占了一卦，遇《泰》䷊。于是，董因先分析卦象：《泰》卦上坤䷁下乾䷀，坤为地，乾为天，天往上而地往下，因而天地相交，万物衍生，是一个天地相配的卦象。随后，董因又引述卦辞“小往大来”，进一步说明重耳受排挤迫害的流亡时代已经过去，万事亨通、施展抱负的时代已经来临，鼓励重耳及时返归家园，重振朝纲。

除了上述卦象与卦名、卦辞结合推论的方法外，还有将卦象与爻辞结合互证的方法。《左传·昭公五年》记载有这样一则筮例：

初穆子之生也，庄叔以《周易》筮之，遇《明夷》䷣之《谦》䷎，以示卜楚丘，曰：“是将行，而归为子祀，以谗人入，其名曰牛，卒以馁死。明夷，日也。日之数十，故有十时，亦当十位，自王已下，其二为公，其三为卿。日上其中，食日为二，旦日为三。《明夷》之《谦》，明而未融，其当旦乎！故曰为子祀。日之《谦》当鸟，故曰‘明夷于飞。’明而未融，故曰‘垂其翼。’象日之动，故曰：‘君子于行。’当三在旦，故曰‘三日不食。’离，火也。艮，山也。离为火，火焚山，山败。于人为言，败言为谗，故曰：‘有攸往，主人有言。’言必谗也。纯离为牛。世乱谗胜，胜将适离，故曰其名曰牛。谦不足，飞不翔，垂不峻，翼不广，故曰其为子后乎！吾子亚卿也，抑少不终。”

叔庄在儿子刚刚生下来时占了一卦，遇《明夷》，因为初爻由阳变阴，得之卦《谦》，根据筮法中的变爻推论规则，应以本卦变爻辞为推论根据。《明夷》初九爻辞说：“明夷于飞，垂其翼，君子于行，三日不食。有攸往，主人有言。”卜楚丘看了庄叔的占筮结果，便对本、之卦的卦象进行了详细的分析，从两个方面对《明夷》初九爻辞作出解释。一方面，《明夷》下卦为“离”（☲），上卦为“坤”（☷）；离为日，坤为地，象征日在地下即将升起；一日分为十时，与人分为十等一致，例如日中（正午）配王，食日（吃早饭时）配公，旦日（初出之时）配大夫。《明夷》卦变为《谦》卦，是《明夷》的下卦“离”（日）变为《谦》卦的下卦“艮”（山），象征穆子将继承庄叔的大夫爵位，“为子祀”。另一方面，《明夷》的下卦“离”变为《谦》的下卦“艮”，“离”亦可看成雉，向着山间（艮为山）飞去。既然离象征尚未出地之日，所象征的鸟亦当不能振翅飞翔，因而有“明夷于飞，垂其翼”之辞。日的运动就像人的走路，《明夷》之日既未到达“食日”之境，便象征着“不食”，所以爻辞有“君子于行，三日不食”之言。离为火，艮为

山，由离变为艮，如火之焚山，象征人事方面的谗言害人，故又有“有攸往，主人有言”之辞。卜楚丘借助于几套不同的象征物，努力从本、之卦象中寻找解释的根据，以说明用作推论根据的《明夷》初九爻辞的合理性。

《周易》符号系统的推理方法，虽然可以很清楚地划分为上述三种类型，但是由于对卦象分析的多元性，名辞解释的歧义性，以及人们对周围环境观察分析的片面性，对占事技巧的熟练性，还有当事人在心理方面的种种原因，对于同一个卦，往往会进行不同的分析，作出不同的结论，引起诸般争议。例如，《左传·襄公九年》记载有这样一则筮例：

穆姜薨于东宫。始往而筮之，遇《艮》之八䷳，史曰：“是谓《艮》之《随》䷐。《随》，其出也，君必速出。”姜曰：“亡！是于《周易》曰：‘《随》元亨利贞，无咎。’元，体之长也。亨，嘉之会也。利，义之和也。贞，事之干也。体仁足以长人，嘉德足以合礼，利物足以和义，贞固足以干事，然故不可诬也。是以虽随无咎。今我妇人而与于乱，固在下位，而有不仁，不可谓元；不靖国家，不可谓亨；作而害身，不可谓利；弃位而姦，不可谓贞。有四德者，随而无咎；我皆无之，岂随也哉！我则取恶，能无咎乎！必死于此，弗得出矣。”

穆姜因为参与政变阴谋而被贬禁东宫。初迁时，这个曾经企图推翻儿子政权的女人用《易经》占了一卦，遇到《艮》卦䷳，初爻因为老阴而变为阳爻，第三爻因为老阳而变为阴爻，第四、五爻因为老阴而变为阳爻，上爻又因为老阳而变为阴爻，结果得到之卦《随》䷐。根据爻变推理的一般规则，在五爻变的情况下，应该取之卦不变爻亦即《随》的六二爻辞“系小子，失丈夫”作为推理根据。但是在这则筮例中，无论史官还是穆姜本人都没有采用《随》六二爻辞为据，这可能是有意识地回避丧失丈夫、捆绑儿子这一恰能揭示穆姜短处的内容。史官有拍马奉承之嫌，故意用《随》卦卦名作解释，推断穆姜系无故被囚，很快便能获得自由。穆姜揣知史官用意，这位颇有自知之明的女人，根据《随》卦卦辞，结合自己的实际情况，作出了与史官完全相反的判断：能体仁才可称“元”，有德行才可称“亨”，能祥和才可称“利”，有操行才可称“贞”；然而自己作为一个女人参与谋乱，元、亨、利、贞一件都没有，怎能无咎？她由此给自己作出了必然死于东宫的结论。

《左传·哀公九年》中，也有一个遇“吉”却解释为“不吉”的筮例：

宋公伐郑，……晋赵鞅卜救郑，遇水适火。……阳虎以《周易》筮之，遇《泰》䷊之《需》䷄，曰：“宋方吉，不可与也。微子启帝乙之元子也。宋郑甥舅也。社祿也。若帝乙之元子归妹而有吉祿，我安得吉焉！”乃止。



阳虎运用《周易》占筮可否伐宋救郑，遇到《泰》䷊卦，第五爻由阴变阳，而成之卦《需》䷄。根据变爻推理规则，应取本卦变爻辞亦即《泰》卦的六五爻辞“帝乙归妹，以祉，元吉”作为推论依据。但阳虎并没有墨守成规，而是审时度势，判断“元吉”在士气正盛的宋国一方，由此得出了晋国不宜出兵的结论。

在推理过程中，还往往受到来自主观意志和心理因素的干扰，影响据象、据辞以及象辞结合推理的正常进行。《左传·襄公二十五年》记有这样一则筮例：

齐棠公之妻，东郭偃之姊也。东郭偃臣崔武子。棠公死，偃御武子以吊焉，见棠姜而美之，使偃取之。偃曰：“男女辨姓，今君出自丁，臣出自桓，不可。”武子筮之，遇《困》䷮之《大过》䷛。史皆曰：“吉。”示陈文子。文子曰：“夫从风，风陨妻，不可娶也。且其繇曰：‘困于石，据于蒺藜，入于其宫，不见其妻，凶。’困于石，往不济也；据于蒺藜，所持伤也；入于其宫，不见其妻，凶，无以归也。”崔武子曰：“蒺也何害！先夫当之矣。”遂取之。

演卦遇《困》之《大过》，本卦第三爻由阴变阳。史官都以本卦卦象为下卦䷜（坎）即中男追求上卦䷱（兑）即少女，有男女相悦之象而称“吉”。史官的推论虽有本卦卦象作为依据，但不符合变爻推论规则，不免有奉承崔武子之嫌。所以耿直的陈文子便据理力谏：首先，按卦象，《困》的下卦坎变为《大过》的下卦巽，是中男（亦即夫）变为风；《大过》下卦巽、上卦兑，象征风吹损妻，所以不能娶棠姜。接着，他又按照变爻推理的规则，取《困》卦六三爻辞作为根据，进一步断定娶亲之事对于崔武子很不利。然而，好色的崔武子主意早定，占筮只是摆个样子。他认为，娶棠姜没有害处。如有不吉利，早已由她那位死去的丈夫齐棠公所承担。

在这一筮例中，陈文子的推论虽然符合《周易》的推理规则，但因崔武子的主观意志和强词夺理却被否定了。

由此可见，在决疑解难的时候，因为种种主观心理因素的干扰，正常的推理结论并不一定都能为人接受。

4. 符号系统的三大特点

《周易》符号推演系统，与西方的种种符号推演系统有着明显的差异，它具有形象性、辩证性、灵活性三大特点。如果说西方符号推演系统所显示的是一种静态的、演绎的思维过程，那么，《周易》符号推演系统所显示的则是一种动态的、类比的思维过程。

（一）形象性

《周易》符号系统虽然有一整套对象语言，但是这些对象语言必须通过自然语

言的例说才能被人们所理解，所以它仍然有着明显的形象性特点。而人们通过自然语言的例说，一旦明白了每一个符号或符号集的含义之后，即可弃辞而明象，亦即得象而忘言。



对于《周易》符号系统的形象性特点，古代先人早有分析，他们称之为“象”。最早对“象”进行探讨分析的是先秦时代的《易传》作者，认为《周易》符号系统是：“圣人有见天之颐，而拟其形容，象其宜物，是故谓之象。”“易者，象也；象也者，像也。”“圣人立象以尽意。”为了进一步说明《周易》符号系统所具有的形象性特点，《易传》作者还专著《象》文，在《周易》的每一符号集（卦体）及其符号阴、阳爻画之后，各有标明“象”的注释。凡阐述卦象整体的文字叫做“大象”，阐述爻象的叫做“小象”。《易传》作者的这一工作，比较准确地抓住了《周易》符号系统所独具的形象性这一本质特点。



形象性特点，主要是从该系统的三个层面上得以展现的。

首先是组成该系统的两个初始符号。初始符号一、--，虽然也属于元元语言，是一种经过高度抽象的符号，但是它们与西方符号系统中的 p、q、r、s 等初始符号仍然有着很大的区别。p、q、r、s 是一种完全抽象的字母，可以赋予任何内容。然而一与--却不同，它们最初分别是奇数与偶数的抽象，后来又分别被赋予阳与阴两种属性。“一”只能代表阳刚之性，而不能代表阴柔之性；同样，“--”只能代表阴柔之性，而不能代表阳刚之性。正因为这样，“一”被称为阳爻，“--”被称为阴爻，而且二者也被赋予了构成世界的最基本元素的意义，世界上的万事万物都可因此而被归于其中之一。

由于阳爻“一”与阴爻“--”具有形象性的特点，因而在张政烺先生破译数字卦以前，郭沫若先生等根据阴、阳爻画的形象，进行了丰富的想象，或认为是生殖器崇拜的产物，或认为是结绳记事的演变。

初始符号的形象性，为三爻符号组亦即八卦也能反映事物的象形性，提供了基本条件。八卦是对构成世界的八种基本物质的拟象。由于八卦符号也具有形象性的特点，因而郭沫若先生曾经将它们与象形文字结合起来加以比较分析，甚至认为这些符号是由既成的文字诱发而来的。这里不妨摘录几段他在《周易制作的时代》一文中所作的分析文字：

坎(☵)所象征的是水，水字的古文作，坎卦的卦形，分明是由这字拉直而横置起来所成的。

知道是坤的本字便可以知道坤卦卦形的来源，我看这分明是由川字变化出来的。川字古作，把曲画中断，横置起来便成为坤的卦形(☷)。因卦形脱胎于川，故坤有顺的意义，……又因大川所系是陆地，故尔坤又用为地的



象征。

乾所象征的是天、是金、是玉，金和玉两个字里面都包有☰的卦形。就是天宇也是包含着的。天，古字作𠀠，把当中的一笔竖画去掉，稍稍加以修正便可以成为☰的卦形。

离所象征的是火。火字以及从火的字，在春秋战国时代的铭刻中多作𤇀，把天宇省为☲的同样的方法应用过来便可以得到☲的卦形。

虽然我们现在已经知道这些八卦其实脱胎于数字卦，但是作为具有象形特点的三爻八卦，与象形的单体文字毕竟同是一个文化历史背景的产物，在形象地反映事物对象方面应该是一致的。尽管这些卦象都由阳爻与阴爻的不同组合而成，但是先人在用☵这一卦象反映水而不是反映其他事物，用☲这一卦象反映火而不是反映其他事物，用☷这一卦象反映土地而不是反映其他事物的时候，显然有着与创造象形文字相一致的准则。

由六个爻画组成的六十四个重卦，其形象性的特点更加显著。重卦的形象性，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每个爻画在卦体中所处的位置，二是上、下经卦之间的相互关系。

例如，《乾》卦☰中的六个爻画，自下而上形象地展示了阳刚之物由隐而显，由卑微到尊贵的发展过程。《复》卦☱的初九爻居于五个阴爻之下，象征阳刚之气正在地下渐渐升起，万物开始复苏。《夬》卦☱的上六爻居于五个阳爻之上，象征君子势盛，正与为数极少的小人决裂，即将其驱除殆尽。

又例如，《家人》的六二阴爻与九五阳爻，分别居于内、外卦的中位，而且分别阴爻居阴位，阳爻居阳位，这两个爻便象征着反映对象具有中正的德性，其中“六二”象征主妇具有柔顺中正的妇德，“九五”象征一家之主具有刚健中正的德性。“六二”与“九五”阴阳相应，又象征家人之间的相亲相爱。

上、下经卦之间的关系，更具有形象性的特点。例如：

《屯》☳的下卦☳(震)为“雷”，意属动；上卦☵(坎)为“水”、“雨”、“云”，意属陷、险。整个重卦象征雷雨，雷雨则象征春天来临，万物复苏萌发；同时又象征万物在复苏过程中会遇到艰难险阻。

《需》☵的下卦是☰(乾)，为“天”；上卦是☵(坎)，为“水”为“雨”为“云”。整个《需》卦象征天上有云，一旦时机成熟更会为雨。

《讼》☱的下卦(又称内卦)是☵(坎)，为“险”；上卦(又称外卦)是☰(乾)，为刚强。整个《讼》卦象征阴险与刚强格格不入，不可能久居一处，必有争执。又象征一个人的内心阴险而外表刚强，容易与人争吵。

《咸》☶的下卦是☷(艮)，为“少男”；上卦是☱(兑)，为“少女”。整个《咸》卦象

征少男谦卑地追求少女。

以上三个层面的形象性特点，相互之间是协调一致的。以《咸》卦为例，其上、下卦之间的关系形象地体现了男女相悦、情深不移的内容；每个爻由于都与相应的爻具有阴阳对应的关系，亦即初六与九四、六二与九五、九三与上六均为阴阳相应，也同样展现了男女相悦、情深无限这一内容。

每一重卦的整体形象，为卦名的确定以及卦辞的产生提供了依据；而每一爻画的阴阳属性、位置、与上下爻之间的关系，又为爻辞的产生提供了依据。例如，《咸》卦的卦名“咸”，是由男女相感的“感”去其“心”而成“咸”，寓有男女之间无须用心纯出自然的必然感应之意；卦辞“取女吉”，更是对少男追求少女这一形象的说明。而爻辞从初爻的“咸其拇”亦即男女相感始于趾，一直到上六的“咸其辅、颊、舌”亦即男女之间贴腮哺舌的亲密行为，更是系统地展示了少男少女相感相悦的发展过程。由此可见，《周易》卦、爻之象所蕴含的意义，经过卦、爻辞的阐释，其形象性的特点变得更加直接、具体了。

寓意于象，以言明象，又望象生义，触类旁通，这便是《周易》符号推演系统的一大特点。

（二）辩证性

中国古代哲学有一个显著特点，即它具有丰富的辩证法思想。中国古代辩证法思想的源头便是《周易》符号推演系统。《周易》符号推演系统的辩证性，是西方的符号推演系统所不具有的。

《周易》符号推演系统的辩证思想，首先通过卦爻符号组的“阴阳相抱”得以体现。

《周易》符号推演系统虽然源自数字卦，但是这些数字卦被抽象成为由阳爻和阴爻组成的符号组时，它这时其实已经脱离了数的旧巢，而成为对客观事物情况的分类和抽象，从此这些符号组就被固定为八经卦和六十四重卦，各自反映着某一类事物情况，并因此而被称之为“象”。正因为如此，《周易》符号系统（其实不仅《周易》，即《连山》、《归藏》也是如此）中的每一基本符号组，无论是三爻还是六爻一组的卦体，一般都包含有阴、阳两种爻画。这种阴、阳爻画处在同一卦体中的现象，就是所谓的“阴阳相抱”。例如，以三个爻为一组的八卦而论，除了乾、坤两个卦体以外，其他六个卦体都分别包含有阴、阳爻。在六十四重卦系统中，除了乾、坤两卦为纯阳、纯阴卦之外，其他六十二个卦体也都分别由阴、阳两种爻画“相抱”而成。

不仅如此，由阴、阳两种爻画组成的符号组，还有“阳卦”与“阴卦”的区别。在阳卦中，不仅包含着阴爻，而且阴爻之数还多于阳爻之数；在阴卦中，不仅包含着阳爻，而且阳爻之数也多于阴爻之数，从而形成了阳卦中阴爻多，阴卦中阳爻多的体系风格。例如，在八卦中，除了☰、☷这两个纯阳、纯阴之卦外，其他六个卦体，有由



一阳两阴构成的☳(震)、☵(坎)、☶(艮),称为阳卦,有由两阳一阴构成的☴(巽)、☲(离)、☱(兑),称为阴卦。

据《系辞》作者的分析,这种阳卦多阴、阴卦多阳的体系风格,是缘于“阳卦奇、阴卦偶”;亦即将阳爻看成一画,阴爻看成二画,震、坎、艮三经卦的画数均为五,而巽、离、兑三经卦的画数均为四。《系辞》作者还分析说,阴、阳卦象所象征的是“阳,一君而二民,君子之道也;阴,二君而一民,小人之道也。”

从奇数抽象为“一”、偶数抽象为“--”的爻画起源来看,《系辞》作者关于“阳卦奇,阴卦偶”的猜测不无道理。但是关于一君二民与二君一民的象征意义的分析,则显然牵强。在推理实践中,三个阴卦从未被作为“二君一民”的因素加以考虑;更何况,如果按此标准衡量,☰(乾)☷(坤)两卦岂非成了“无民”与“无君”的典型?

应该说,阳卦多阴、阴卦多阳的特点,是远古时代的先人对天地万物包括人类社会辩证发展之本质的朴素认识和概括,是对“阴阳相抱”这一对立统一规律的原始表达。

《周易》符号推演系统的辩证性特点,还通过“物极则反”的规律得以体现。

事物内部矛盾对立的双方,并不简单地保持其“阴阳相抱”的平衡状态,它们还受到“物极则反”这一事物发展规律的作用,在一定条件下互易位置,互相转化。这种“物极则反”的辩证规律,主要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一是在同一卦体中,随着阴、阳爻画的由低渐高,由少到多,阴、阳属性也各都渐渐向其反面转化。例如,《乾》卦的阳爻,由低渐高,显示着正义力量的发展壮大,然而当进入极处亦即“上九”时,便开始向反面转化,呈现“亢龙有悔”的局面。《泰》卦象征阴阳沟通的安泰局面,但是当安泰到达顶点时,又向着它的反面转化,上六爻有如崩塌的城堡,故其爻辞断语为“贞吝”。与《泰》卦相反的《否》卦,象征着闭塞、黑暗,然而当这种不利局面发展到极端状态时,恰是光明的来临,所以它的上九爻辞说:“倾否,先否后喜。”《既济》卦的卦象,由于六个爻都是阴阳当位,成为六十四卦中最完善的卦象,象征着成功、完善,因而卦名“既济”。然而,物极则反的规律,却在这里得到了最充分的体现,随着当位之爻的不断上升,爻辞越来越揭示其凶险,提醒人们:成功的背后,潜伏着失败。其中最凶险的是上六爻:“濡其首,凶。”与《既济》卦相反,《未济》卦的六个爻,都不当位,亦即三个阳爻居于三个阴位,三个阴爻却居于三个阳位。整个卦体象征失败,因而卦名“未济”。但是,由于六个爻都不在其位,又蕴含着回归正道的强烈要求和趋势,因而使得《未济》卦一扫《既济》卦那种战战兢兢惟恐有失的保守性,充满着追求成功和希望的活力。

物极则反的辩证特点,普遍地存在于各个卦体之中,因而“泰极否来”、“否极泰来”一类反映《周易》符号系统之特点的语言,便成了中国古代辩证思想的代名词。

二是在占筮过程中,阴、阳爻画在一定条件下互相转化,造成变爻的局面而形

成本、之两卦，由此产生变爻推论的基本规则。在进行《周易》演卦时，“三变”之后的商数倘若为“九”即“老阳”，本应作阳爻的符号“—”便须变化为阴爻“--”；倘若“三变”之后的商数为“六”即“老阴”，则本应作阴爻的符号“--”，便须变化为阳爻“—”。这样，一次演卦的结果，往往出现本卦与之卦两个卦体，并根据老阳变阴或老阴变阳的爻变数量，作为推论吉凶祸福的重要依据。

《周易》的这种“阴阳相抱”、物极则反的辩证思想，大概算得上是人类关于矛盾对立统一及其互相转化规律的最早认识了。后人又在《周易》这种朴素辩证方法基础上建构起了辩证思维的逻辑框架，从而为华夏文化的独特风采抹上了一层浓浓的底色。

（三）灵活性

西方逻辑的推理形式，无论是被称为传统逻辑的亚里士多德三段论，还是被称为数理逻辑或形式逻辑的现代符号推理系统，其严密性已是世所公认，因而这也保证了其推理结论的必然性和惟一性。中国的《周易》符号推理系统则不然，其推理形式的灵活转换，虽然使得推理结论失去了必然性和惟一性，但是也有其明显的优越性，即使得整个推理过程，不仅富于形象性和辩证性，也富有创造性。

构成六十四重卦的初始符号“—”和“--”可以看成是一个概念，也可以看成是一个判断；由六个爻构成的一个符号组（重卦），则是一个相对完善的推理过程。为了说明《周易》符号系统在推理形式方面的转换灵活性，我们权且将西方的三段论推理作一“牵强附会”的比较。

按照前文所讲的三段推论规则，将相邻的两个爻为一个基本符号组，看作为一个判断，整个六爻重卦便被分析为三个判断，这三个判断由下而上被称为地爻、人爻、天爻。二个爻为一组的情况，共有四种：二、二、二、二，在《周易》符号系统中，它们分别被称为：老阳、少阳、少阴、老阴。我们权且借用西方传统逻辑中的术语，将这四种爻画组合形式看成是直言判断的四种形式，即：将老阳二看作全称肯定判断 A，将少阳二看作特称肯定判断 I，将少阴二看作特称否定判断 O，将老阴看作全称否定判断 E。这样，每一个重卦，便都可以转化为直言三段论的一种形式，如示：

䷀(乾)	AAA	䷇(比)	E EI
䷁(坤)	EEE	䷆(小畜)	A IA
䷂(屯)	IEI	䷉(履)	A OA
䷃(蒙)	O EO	䷊(泰)	A IE
䷄(需)	A II	䷋(否)	E OA
䷅(讼)	O OA	䷌(同人)	I AA
䷆(师)	O EE	䷍(大有)	A AO



䷎(谦)	EIE	䷎(遯)	EAA
䷏(豫)	EOE	䷡(大壮)	AAE
䷐(随)	IOI	䷢(晋)	EOO
䷥(蛊)	OIO	䷣(明夷)	IIE
䷒(临)	AEE	䷤(家人)	IIA
䷓(观)	EEA	䷡(睽)	AOO
䷔(噬嗑)	IOO	䷦(蹇)	EII
䷖(贲)	IIO	䷧(解)	OOE
䷖(剥)	EEO	䷩(损)	AEO
䷗(复)	IEE	䷩(益)	IEA
䷘(无妄)	IOA	䷪(夬)	AAI
䷲(震)	IOE	䷫(姤)	OAA
䷳(艮)	EIO	䷲(萃)	EOI
䷴(渐)	EIA	䷭(升)	OIE
䷵(归妹)	AOE	䷮(困)	OOI
䷶(丰)	IAE	䷯(井)	OII
䷷(旅)	EAO	䷰(革)	IAI
䷷(巽)	OIA	䷱(鼎)	OAQ
䷲(大畜)	AIO	䷱(兑)	AOI
䷳(颐)	IEO	䷺(涣)	OEA
䷛(大过)	OAI	䷻(节)	AEI
䷫(坎)	OEI	䷥(中孚)	AEA
䷪(离)	IAO	䷼(小过)	EAE
䷞(咸)	EAI	䷾(既济)	III
䷟(恒)	OAE	䷿(未济)	OOO

由上示可以看到,《周易》符号系统的六十四个重卦,一旦化为西方传统逻辑的推理形式,其式样之多,与直言三段论的六十四式完全吻合。如果按照直言三段论中“从两个否定前提推不出结论”、“从两个特称前提中推不出任何结论”等推理规则,这六十四个结构式中,只有乾、需、临、颐、睽、损、夬、革、鼎、艮、旅、小过等十二种结构式是正确有效的。

然而,用西方传统逻辑的标尺衡量,不符合推理规则的其他五十二种推理式,在《周易》推理系统中却仍然可行。其原因在于,《周易》的六十四重卦是一种对事物情况的直接“拟象”,所以有“卦象”之称,而且《周易》符号系统的推理规则决定了同一卦体的推理形式有多种,互相之间可以转换乃至互相验证等特点。且以推

理形式的转换而论,除了相邻两个爻为一判断而构成三段推论以外,还可以一个爻为一个判断,由下往上循序演进的自然推论,或者相邻的三个爻为一个判断的二段推论,以及几种论式同时并举的综合式推论等。兹举两例。

䷏(豫)若为两爻一组的三段论式,则为 EOE 式,按西方演绎三段论规则,两个否定前提推不出结论,所以它是一个无效式。但是,在《周易》系统中,《豫》卦不仅可以按两爻一组的三段式进行推论,还可以将它转换成其他论式,如二段论式的下卦为䷁(坤)、上卦为䷲(震);根据这一论式,坤为母,震为长子,母老而子强,这样的家庭现象无疑是正常的。又,坤为土,震为车,既有土地又有战车,这对于政治家来说,自然有利于征战图霸,因而卦辞有“利建侯,行师”之语。

䷴(渐)若以两爻一组的三段论式,则为 EIA,按西方演绎三段论规则,前提有否定,结论不能肯定,因而也是一个违反三段论规则的无效式。但是,《渐》卦在《周易》推理系统中却是一个很有典型意义的卦象:根据上、下卦之间的关系进行推论,下卦䷳(艮)是山,上卦䷶(巽)是木;山本义为“止”,山上有木,木渐渐成长,本为“止”的山也渐渐增高,所以卦名为“渐”。又,根据自然递进的推论规则,由初爻至上爻又象征生命体由弱小到壮大的成长过程,因而先人以雁为喻,通过“渐于干”、“渐于磐”、“渐于陆”、“渐于木”、“渐于陵”、“渐于逵”的形象分析,阐述了事物发展过程中的渐进规律。

当然,上述关于三段推论与西方直言三段论之间的比较和模拟分析,只是为了说明《周易》六十四卦在推理活动中的多种形式间的转换灵活性要远胜于西方的直言三段论,并非说《周易》的三段式推论与西方传统逻辑中的直言三段论之间有什么相同。两爻一组的三段式推论,是一种类比推论,地、人、天三段之间并不具有大、小前提与结论的逻辑关系,因而,即便采取用两爻一组的三段式推论,也与直言三段论的演绎逻辑风马牛不相及。

《周易》符号系统所具有的风格独特的推理形式的灵活转换,既使人们呆板的思维活动趋于活跃,但也失去了逻辑推理的严密性,其结论不具有必然性而仅仅是一种可能性,同时也为江湖术士的诡辩留下了可乘之机。不过,我们不应该因噎废食,否定它在人们思维活动中的实用价值。正是由于这一灵活的论式转换,才使具有独特风格的我国类比推论和辩证思维活动得到保证。几千年来的思维实践表明,《周易》符号系统的推论形式转换的灵活性,也是我国传统思维模式中的一大特点。

三、辞 论

《周易》六十四卦,每卦都有一段文字附于其后,这些文字被称为卦辞。例如,



《乾》卦的卦辞是：“元，亨，利，贞。”

六十四卦共有三百八十四个爻，每一爻也都有一段文字相配，这些文字被称为爻辞。例如，《乾》卦的初九爻辞是：“潜龙勿用”。

卦辞、爻辞与卦象、爻象之间究竟是什么关系？这些卦辞、爻辞是怎样产生、按照什么原则系于卦象、爻象之后的？对卦辞、爻辞怎样作出合乎原意的解释？这是二千五百年来易学研究的又一个重大课题。这些问题，关系到对《周易》性质的认定。

《易传》作者，即先秦时期的学者，首先对卦辞、爻辞发表意见：

圣人设卦观象，系辞焉而明吉凶。

爻者，言乎变者也。

系辞焉以断其吉凶，是故谓之爻。

系辞焉，所以告也。

圣人立象以尽意，设卦以尽情伪，系辞焉以尽其言，变而通之以尽利，鼓而舞之以尽神。

系辞焉而命之，动在其中焉。……圣人之情见乎辞。

初辞拟之、卒成乎终。

《易》之兴也，其当殷之末世，周之盛德邪？当文王与纣王之事邪？是故其辞危，危者使平，易者使倾。

这是《易传·系辞》中关于卦辞、爻辞问题的几乎全部内容了。在这些文句中，可以明白两点意思：

(1) 在卦象之后系之卦辞是为了告诉人们关于易卦所蕴含的吉凶情况；系之爻辞是为了说明卦象所反映的对象的变化。其中，初爻之辞拟成事物的开端，上爻之辞象征事物的最后形成。

(2) 《周易》成书于商代末期，周代德业隆盛之时，反映的是文王与纣王的事情，所以《周易》含有危惧之辞。

由此可见，现代人十分关心的几个决定《周易》这部经典性质的问题，《易传》作者并没有明确提出自己的看法。

汉代以后，随着对《周易》研究的广泛深入，人们开始对卦爻辞在《周易》符号推理系统中的作用，展开了比较深入的讨论，魏晋王弼的论述可称侪辈之最。他说：

夫象者，出意者也。言者，明象者也。尽意莫若象，尽象莫若言。言生于象，故可寻言以观象；象生于意，故可寻象以观意。意以象尽，象以言著。故言

者所以明象，得象而忘言；象者，所以存意，得意而忘象。犹蹄者所以在兔，得兔而忘蹄；筌者所以在鱼，得鱼而忘筌也。……象生于意而存象焉，则所存者乃非其象也；言生于象而存言焉，则所存者乃非其言也。然则，忘象者，乃得意者也；忘言者，乃得象者也，得意在忘象，得象在忘言。（《周易略例》）

王弼将《周易》研究分为言、象、意三个阶段，认为言亦即卦爻辞产生于卦爻之象，它的功用是“明象”，亦即对卦象所蕴含的意义加以说明。因此，当人们通过卦辞爻辞懂得了卦象所蕴含的意义之后，便应该将卦辞爻辞忘掉。如果心胸之间仍然记着那些卦爻辞，那就说明还没有真正理解和把握卦象。先人拟立卦象的目的是反映事物情况的意义，亦即事物情况发生发展的规律、道理。同一类事物情况的意义，可以用同一个卦象表示。当人们通过卦象懂得了它所象征的意义之后，便应该将这个卦象忘掉，而应记住它所象征的意义。如果不能将这个卦象忘掉，就说明你对于它所象征的某类事物情况发生发展的规律性道理尚未真正把握。

可见，卦爻辞的作用，只在于说明卦象，是帮助人们了解卦象的一个工具，有如捕兔的器具、钓鱼的诱饵。研究卦爻辞的目的，在于“得象”，洞悉卦象所象征的意义。卦爻辞与卦象的关系，犹如捕具之与兔、香饵之与鱼，是工具之与目的物的关系。

对于卦爻辞以及《易传·说卦》中所涉及的各个卦体所象征的事物对象的释文，王弼也发表了独到的见解，认为这些“明象”之辞，都只是一种例说，不可被辞所拘，影响对卦象普遍意义的理解。他详细分析道：

是故触类可为其象，合义可为其征。义苟在健，何必马乎？类苟在顺，何必牛乎？爻苟合顺，何必坤乃为牛？义苟应健，何必乾乃为马？而或者定马于乾，案文责卦，有马无乾，则伪说滋漫，难以纪矣。（《周易略例》）

这段文字，是王弼的“得象忘言”观点的继续，认为对卦爻辞的理解，应该注重于譬喻背后的“义”，不可就事论事，仅仅根据卦爻辞所涉及的内容去狭隘地理解卦象的象征意义。如果执一而论，就不可能真正理解卦象，只能是“存象忘意”，永远达不到“得意忘象”的境界。

王弼虽然没有对卦爻辞的具体来源、卦爻辞与卦象相结合的根据进行探讨，但是他却准确地抓住了卦象与卦爻辞之间的关系，因而对当时及尔后的易学研究产生了深远影响。

到了近、现代，对《周易》卦爻辞的解释及其性质的认定，分歧越来越大。综合起来，有以下几种观点：



(1) 认为《周易》是一部内容尽善尽美的传世经典，它穷尽了人类的智慧和真理，是人类一切活动的规范和教科书。

(2) 认为《周易》是一部卜筮书，卦爻辞是卜筮记录。李镜池先生是这一观点的主要代表。

他在1931年发表的《〈周易〉筮辞考》一文中对卦、爻辞的成因作了这样一种推测分析：“卦、爻辞乃卜史的卜筮记录。《周礼·春官》说：‘占人……凡卜筮，既事则击币以比其命，岁终则计其占之中否。’所占一定有一爻数占的，因而有数种记录。到了岁终，就把所占的各种记录汇集比对，而计其占之中否。所以卦、爻辞中，很有些不相连属的词句，这不相连属的词句，我们要把它分别解释；若硬要把它附会成一种相连贯的意义，那就非大加穿凿不可。”

李镜池先生还将卦爻辞与甲骨文的著作体例作了详细的比较分析，由此得到两个结论：“（一）卦、爻辞是筮占的筮辞，与甲骨文卜筮同类；《周易》是卜筮之书。（二）卦、爻辞中其著作体例与卜筮相同的，为一次的筮辞；其繁复异于卜辞者，为两次以上的筮辞的并合。”

在迄今为止所有认定卦、爻辞是卜筮记录的观点中，李镜池先生这种不仅有“本证”，还有“旁证”的分析论证可以说是最详细有力的了。

但是，三十年之后，即60年代初，李镜池先生对上述观点作了修正。他在《周易的编纂和编者的思想》一文中说：“《周易》卦、爻辞不单编纂，不单汇集资料，而且是出于编者的匠心编著，不少地方，不特是编者有意识地组织编排，而且还有哲学意义和艺术性。它既反映了周人由原始社会到奴隶社会的历史现实，而且又发挥了编著者相当进步的哲学思想。”继而，又在《〈周易〉卦名考释》一文的补记中坦率地承认：“最近写《周易通义》一书，才明白卦名和卦、爻辞全有关系。其中多数，每卦有一个中心思想，卦名是它的标题。”

(3) 认为《周易》是一部哲学著作。持这一观点的有李景春、黄寿祺、吕绍纲先生等。李景春先生认为：“《周易》不仅是在中国古代一部最早的有系统的哲学著作，而且也是在这个世界上最早的有系统的哲学著作之一。”黄寿祺先生也认为：“《周易》是我国现存的古代最早的一部哲学著作。”吕绍纲先生则认为：“《周易》实质上是一部讲思想的书，一部哲学著作，卜筮只是它的表面躯壳，而且如同化石一般的躯壳，是死东西，躯壳里面包着的思想才是它的有生命的活的灵魂。”

(4) 认为《周易》是一部历史著作。持这一观点的有章太炎、胡朴安、李平心、黎子耀诸先生。章太炎先生认为，《周易》叙述的是人类进化、发展的历史。胡朴安先生认为，《周易》纯粹是一部历史书籍，“《乾》、《坤》两卦是绪论，《既济》、《未济》两卦是余论。自《屯》卦至《离》卦，为草昧时代至殷末之史。自《咸》卦至《小过》卦，为周初文、武、成之史。”李平心先生则认为：“《周易》基本上是用谐谑文体和卜筮外形

写成的一部特殊史书。”黎子耀先生更发奇思：“《周易》是一部奴婢起义史。”

(5) 认为《周易》是一部传记作品。20 世纪 40 年代，徐世大先生著书《周易阐微》，认为《周易》作者是晋国的中行明，著书的地点在易，作书的目的是叙述作者奉使、养病、爱恋、囚系、脱亡等经历，因而是一部传记作品。近年来，又有新人从人生经历的角度分析卦爻辞，并宣称“《周易》原著精神真相大白”，认为《周易》卦爻辞的作者是辅助周文王的一位大臣，名叫南宫括。上经是关于周克殷历史机理的描述，下经是作者在周族中不断晋升、参与经济管理等经历的自传。

在上述五种主要观点中，第二种观点最具论证性，尤其对于卦爻辞的来源，与卦象之间的关系等重要问题，都有很详细的、比较严格的论证。而第三种观点亦属《周易》研究的正宗，但是持这种观点的学者所谓的“哲学著作”，不仅将卦爻辞，更将《易传》的内容都包括了进去。

说《周易》是一部讲思想的书，固然不错。但是，笔者认为《周易》更是一部帮助人们正确思想的思维工具书。当然，在设譬取喻的同时，也展示了在政治、经济、军事、伦理、道德等各个方面的思想观念，在哲学、文学等方面都具有较高的文化历史价值。

1. 逻辑价值

《周易》是一部帮助人们开展有效的思维活动的工具书。它首先是一个符号推理系统。关于符号系统的问题，前文已作分析。作为一个抽象的符号系统，必然需要自然语言的介入，经过解释，符号系统才能被人理解和接受。卦辞、爻辞就是对卦、爻符号加以解释的自然语言。毫无疑问，《周易》的主体是卦、爻符号，而卦、爻辞只是由主体符号派生出来的东西。在《周易》符号推理系统中，卦、爻辞的地位只能居于卦、爻符号之下。

这里，不妨作一个容易使人明白的类比。

在西方传统逻辑中，直言三段论有四个格，并由于前提和结论的质（肯定判断与否定判断）、量（全称判断与特称判断）的缘故而又衍生出六十四个式。在四个格中，小项以字母“S”表示，大项以字母“P”表示，中项以字母“M”表示。其中的第一格，结构为：

$$\begin{array}{c} M \text{---} P \\ S \text{---} M \\ S \text{---} P \end{array}$$

这样一个符号推论式，对于一个初学逻辑的人来说，是不可能看懂所含意义的。于是，编写逻辑教科书的作者，便用一个具体例子加以表述分析，例如：



所有金属(M)都是导电体(P),
铜(S)是金属(M),
所以铜(S)是导电体(P)。

在《周易》符号推理系统中,阴爻--、阳爻一相当于M、S、P,由--、一组成的六十四个卦体,相当于“S—P/S—M/S—P”这样的推论式,而卦、爻辞则相当于“所有金属都是导电体……”这一类具体的推理内容。

由此可见,《周易》的卦、爻辞只是解释对象语言即卦象的一种例说。魏晋学者王弼的以言明象、得象忘言的主张,确实抓住了《周易》符号推理系统的本质,也指出了《周易》研究的正确方向。

卦、爻辞在推理活动中起着“由此及彼”的样板作用,推理活动的结果,不是对卦爻辞的理解,而是通过卦、爻辞触类旁通,进行举一反三的思考,达到决疑解难的目的。为了更清楚地了解卦、爻辞在推理活动中的逻辑作用,我们不妨做一些解剖分析。

先看几例以动物作为譬喻的卦爻辞。

(1) ䷀乾的卦、爻辞,通过“潜龙勿用”、“见龙在田”、“或跃在渊”、“飞龙在天”、“亢龙有悔”、“群龙无首”等一系列譬喻,阐述了这样一个普遍道理:任何事物,都有一个潜伏、萌发、成长、茁壮、全盛,然后由盛而衰、由盈而亏的返归原始的发展过程。引申到人类活动方面,可以得到这样一个启示:在自强不息的同时,要把握时机,善知进退。当力量薄弱的时候,应该隐忍待机,切忌妄动,所谓“小不忍则乱大谋”;当可以出世而又羽毛未丰时,应该以诚待人,接近民众,积聚力量;在成长时期,一方面应该奋发有为,自强不息,同时也要戒骄戒躁,谨慎处事;当机会来临可以放手一搏时,应该把握最有利的时机,一举成功;当主持大局、抱负得以施展时,应该一本初衷,造福于人民,使上下一心,各得其所;当久居高位、力有不逮时,应该居安思危,该退则退。

(2) ䷴渐的爻辞通过“鸿渐于干”、“鸿渐于磐”、“鸿渐于陆”、“鸿渐于木”、“鸿渐于陵”、“鸿渐于逵”,形象地描述了鸿雁由幼弱到飞翔于天际的成长过程,并由卦辞“女归吉,利贞”,明白地以鸿雁的循序成长类比女子出嫁时必须按照婚嫁的礼节循序渐进才能获得吉祥这么一个推理目的。当然,这还仅仅是《渐》卦的以类推类。由这一卦的卦爻辞,我们还可以引申出一般性的道理:循序渐进是事物发展的一个普遍规律;力量薄弱不要紧,只要循序而进,就可以避免失误;循序渐进应该建立在自力更生的基础上,但是并不排斥正当的外力援助;当力量尚嫌不足时,应尽快寻找一个平安的环境,渐渐地壮大自己,徐图进取;所处环境不安稳时,要善于应变,运用柔顺的方法争取强者的援助;渐进的道路也有曲折,也有种种阻碍,应该认

识到这种复杂性；曲折的道路，可以磨砺人的意志；就像循序渐进茁壮成长的鸿雁能把握季节变换每年都作万里飞行一样，渐进的长处是基础坚固，实力雄厚。

以上两例，是通过六个爻辞进行系统的类比。爻辞讲龙、讲鸟，目的当然不是探究动物的发育史，而是借助于动物的成长史隐喻人事，揭示某一种客观规律。

也有在同一卦爻辞中分别选用不同的动物作为类比的。以《大畜》䷙的爻辞为例：

九三：良马逐，利艰贞，日闲舆卫，利有攸往。

六四：童牛之牯，元吉。

六五：豮豕之牙，吉。

上九：何天之衢，亨。

在这四个爻辞中，分别以马、牛、猪、鸟作为类比的材料，阐述大的积聚亦即养贤蓄德的原则：“良马逐，利艰贞”是说，仕途就像良马竞逐场，胜利只属于那些艰辛的正规训练者；“童牛之牯，元吉”是说，就像给尚未长角的牛犊安装上防止触人的横木一样，当恶行尚未形成气势时，便要采取有效措施，将其潜移默化掉，这样不仅挽救了可能的受害者，也挽救了作恶者使之免受刑戮之苦；“豮豕之牙，吉”是说，就像将猪阉掉使之虽有牙齿而不伤人一样，釜底抽薪是止恶的有效办法；“何天之衢，亨”是说，就像背负青天的大鹏鸟一样，厚积薄发才能一飞冲天，学有所成方能堪以大任，建功立业。

以上所举卦爻辞，是以动物界的现象作为隐喻材料。此外，也有“近取诸身”即以人事方面的材料进行隐喻的卦爻辞。以《无妄》䷘的爻辞为例：

六二：不耕获，不菑畲，则利有攸往？

六三：无妄之灾，或系之牛，行人得之，邑人之失。

九五：无妄之疾，勿药有喜。

其中，六二爻辞以不耕耘播种就想收获，不开垦荒地就想得到熟地作为譬喻的材料，引申出虚妄之念不会有好结果的一般性道理；六三爻辞则以一头牛拴在路旁被过路人顺手牵走、以致周围邻里被怀疑遭受不白之冤为例子，引申出诚实并不一定都会得到善报的一般性道理；九五爻辞则以偶然得病不吃药也能恢复健康为譬喻，引申出人遇事要有自信心，要以不变应万变的一般性道理。

在六十四卦中，《咸》卦爻辞是最具有代表性的以人事隐喻的类比之辞：



䷞咸：亨，利贞；取女，吉。

初六：咸其拇。

六二：咸其腓，凶，居吉。

九三：咸其股，执其随，往吝。

九四：贞吉，悔亡；憧憧往来，朋从尔思。

九五：咸其脢，无悔。

上六：咸其辅、颊、舌。

六个爻辞通过男女相悦的发展过程中，相继发生脚拇指启动、小腿大腿抬起、身体贴近、喉间蠕动吐情话，以及贴腮哺舌亲昵情态的描述，类比人与人之间互相感应沟通的一般规律，隐喻人与人之间的感情沟通应该自然地发生，它是一个渐进的过程，不可妄动和强求；人与人之间交往时，应该保持独立的人格，有主见，有原则，不可盲从；心地纯正，感情真挚，人们才会主动接近、追随；处于高位时仍应保持中正待人之心，与人民保持广泛的联系和沟通。只要坚持不懈地遵循这些原则，人与人之间就能建立起和衷共济、亲密无间的关系。

观天察地、借物取譬的卦爻辞，散见于各卦中的也不在少数。例如，《小畜》䷈卦中的卦辞和上九爻辞，就是以天文现象作为取譬材料的。

小畜：亨，密云不雨，自我西郊。

上九：既雨既处，尚德载，妇贞厉。月几望，君子征凶。

卦辞是以乌云积聚不够，一时之间难以下雨这一天文现象，譬喻事物发展过程中，即便是正义、顺遂的事业，有时也难免需要作暂时的停顿，积聚力量是为了更好地发展前进。上九爻辞以积云必然会下雨、月亮近圆时必然要向缺转化这两个天文现象作为譬喻材料，告诫人们积聚力量时也要适可而止，以防满招损引致祸患。

《泰》䷊中的一些爻辞，则以地理现象作为取喻材料：

初九：拔茅茹，以其汇，征吉。

九二：包荒，用冯河，不遐遗朋；(勿)亡，得尚于中行。

九三：无平不陂，无往不复，艰贞无咎；勿恤其孚，于食有福。

初九爻辞以茅草根系在地下紧紧缠在一起作为类比材料，引申出人与人之间也应该像茅草根系那样紧密团结，事业才能发达。九二爻辞则以处于渡河落水之境时互相救助为例，引申出人与人之间团结友爱对于民族兴旺的重要性。这显然

是对以茅草根系为譬的进一步引申。九三爻辞则以地形的平与陂为譬喻材料，引申出事物总是互相对立而存在、互相转化而发展，因而在人与人之间团结友爱的同时，并不排斥人与人之间的矛盾存在的普遍性与合理性。

还有大量的卦、爻辞，不仅以隐喻的面貌出现，更有将喻体与所喻对象并立存在的表述形式。例如：

與脱輻，夫妻反目。（《小畜·九三》）

眇能视，跛能履，履虎尾，凶；武人为于大君。（《履·六三》）

枯杨生稊，老夫得其女妻，无不利。（《大过·九二》）

枯杨生华，老妇得其士夫，无咎无誉。（《大过·九五》）

在同一个爻辞中，前半部分的辞为喻体，后半部分的辞为所喻对象。在上列四条爻辞中，“與脱輻”类比“夫妻反目”；“眇能视，跛能履，履虎尾”（一连用了三个喻体）类比“武人为于大君”；“枯杨生稊”类比“老夫得其女妻”；“枯杨生华”，则类比“老妇得其士夫”。

综上所述，《周易》的卦、爻辞不仅具有“明象”即对卦象进行解释的作用，而且具有“举一反三”的逻辑作用；有许多卦爻辞，如“枯杨生稊”等，本身就包含有类推的过程。这就为人们在占筮推论活动中，尤其“善为易者”可不用占筮而直接援引卦象卦爻辞开展的思维活动中，提供了类比推论的极大方便。中国人乃至中国传统文化圈内的东方人以类比为特点的逻辑思维能力，就是在这样的“取象比类”、“触类旁通”中得到了训练、普及和提高。

根据卦、爻辞进行的类比推理活动，与文学创作中那些“目如点漆”、“脸似桃花”、“樱桃小口”、“杨柳细腰”一类的形象性比喻，有着本质的区别。文学作品中的形象比喻，是非理性非逻辑的。《周易》的类比推理，则是理性的逻辑的。当然，这种类比推理与西方人所谓的“科学类比”有着明显的不同，它只讲究事物与事物之间在“理”上的相通，相通之“理”又并不要求一定是反映整体总规律的“理”，而往往只是事物在某一方面的“理”，即事物情况在某一点上的类同。正因为如此，植物、动物的情状、生长发展规律等，都可与人事中的某一类情况进行由此及彼的类推。这种既不同于西方的科学类比，又与仅仅以外观形态作为比拟对象的形象比喻有着本质区别的类比推理，追求的是“理”亦即事物的内在本质。早在战国中期，我国的逻辑学家如惠施等人，便抓住了它的本质，并进行了定义：“以其所知谕其所不知而使人知之。”

由于《周易》在传统文化中的特殊地位，华夏民族的思维活动，便很自然地尊奉类比，普遍运用类比形式进行推理。笔者曾经对中国逻辑史的发生发展作过比较



系统的分析研究,也曾以类比作为研究的重点,但是总有一种“行到源头始茫然”的感觉。中国人为什么特别注重类比?这种与西方演绎逻辑风格迥异的类比逻辑,究竟从何时开始成为一种传统?多年来,这两个问题始终困惑着我。以后,当我专心于《周易》逻辑方法的研究,才终于找到了这两个问题的答案。不仅如此,孔子要求学生具备“举一反三”的能力,将“闻一知十”的颜回视为最得意弟子,感叹学了《周易》可以“无大过”;惠施动辄譬喻,终以“善譬”著称于时,许多精彩的譬喻故事传诵于后世;墨家更是对类比推理的原则,类比推理中容易出现谬误的种种原因进行详细的分析;宋儒的“理一分殊”、“万物一理”、“格物致知”、“从已理会处推开去”等等,无疑都受到了《周易》类比思维方法的深刻影响,是《周易》逻辑思维方法的继承和发展。

总之,卦爻辞虽然在《周易》推理系统中从属于卦爻符号,居于次要地位,但是它在实际的推理活动中所具有的逻辑价值,决不可以轻视。在卦爻辞的多种文化价值中,它的逻辑价值无疑应该居于首位。

2. 政治历史价值

《周易》卦爻辞作为我国古代文献中的第一部比较完整的典籍,它所涉及的内容比较广泛地反映了殷周时期的社会文化生活,因而具有极其珍贵的文化历史价值,成为后人全面研究殷周时期的政治、军事、经济、哲学、伦理、文学、民俗等文化历史的第一手资料。

在卦爻辞中,涉及社会、政治其中包括政治权谋、军事思想、商旅经济、民风习俗等方面的内容最为丰富。

(一) 关于政治权谋的卦爻辞

由于卦爻辞的作者是周文王、周公旦这样的政治人物,政治权谋对于他们来说无疑是最熟悉、体会最深的东西;他们需要决疑解难的问题,也大多与政治生活有关,因而用以类比的卦爻辞,理所当然以政治权谋、治国安邦方面的内容为最多最完备。

首卦《乾》,是关于胸怀大志者的政治道路的系统描述,六个爻所象征的六个发展阶段,以及相应的爻辞借龙为譬所喻的义理,道尽了政治权谋的种种要诀,是《周易》政治权谋思想的概论。卦辞“元,亨,利,贞”,隐喻胸怀大志者应该效法天道,具有伟大的开拓精神,一往无前的进取精神,以及利益众生和挚着于正道的品德。“潜龙勿用”,以潜伏在水中等待时机的龙作为譬喻,告诫德才兼备之士在邪恶势力占统治地位时不宜过早地施展自己的才华。《水浒传》中的宋江在浔阳楼头题反诗,有“潜伏爪牙忍受”一句,便是这一条政治权谋术的最好写照。“见龙在田,利见大人”,是以龙跃出地面象征德才之士应该适时而起,做有益于民众的事情,建立必

要的社会基础。“君子终日乾乾夕惕，若厉无咎”，是明确告诫有了一定社会地位的志士，仍须时刻保持努力不懈的进取精神，小心谨慎，不可有丝毫的疏忽。“或跃在渊，无咎”，是说在社会地位继续上升、近在最高统治者身边时的处事方法：伴君如伴虎，处事应愈加谨慎，始终保持如临深渊、如履薄冰之心，使君王放心，民众欢心。“飞龙在天，利见大人”，以龙在天空中的腾飞，象征德才之士经过奋斗终于攀登君位，在大展鸿图时期，应注意养贤，使得人尽其才，贤能之士才会衷心拥戴，积极参与他所领导的事业。“亢龙有悔”，象征飞腾到极限的龙，要有自悔意识，方能持盈保泰。“见群龙无首，吉”，则是对整个卦象的总结。六个爻都具有君子之象，因而认为对君子的统治应该无论地位高低，一律平等共存、和衷共济，才会有繁荣昌盛的局面。老子“无为而治”的思想，无疑与这一条“用九”之辞有着密切的关系。

由于《乾》的卦爻辞系统地论述了德才之士从政的原则，几千年来一直被政治家们奉为圭臬。

仁政是政治的理想境界。《临》、《观》、《益》等卦爻辞，对于如何施仁政作了多角度的阐述。

《临》卦的六个爻辞，对以仁为本、恩威并济的权谋理论作了系统的表述，可以看作是明君视政的基本纲领。初九爻辞“咸临”，主张以谦逊至诚的品德感召民众。九二爻辞的“咸临”，主张以刚毅中庸的政策治民，具有恩威并济的色彩。六三爻辞“甘临，无攸利；既忧之，无咎也”，则告诫统治者不能以甜言蜜语哄骗百姓；意识到它的危险性而立即改正，就不会有灾祸发生。六四爻辞的“至临”，是说君王应该亲自理政，与底层的民众共呼吸；有了广泛的社会基础，就不会有任何灾难。六五爻辞“知临，大君之宜”，认为在君王亲政的同时，注意选用具有大智慧的人辅政，这是明君最佳的治国方针。上六爻辞“敦临”，告诫久居高位的君王应该以仁为本，宽厚待民，这是天下咸宁、人民悦服的长治久安之道。

如果说《临》卦爻辞阐述了对君王的政治要求，那么，《观》卦爻辞则阐述了作为政治执行者的地方官吏所要遵奉的基本原则。卦辞“盥而不荐，有孚颙若”，是对执政官吏的基本要求：要以向神灵奉献祭品那样的虔诚恭敬对待民众，才能获得民众的敬仰。“童观，小人无咎，君子吝”，是说官吏治理地方，最重要的是要有一双洞察一切的敏锐目光。浅显地观察事物，对于平民来说并无危害，对于有一定社会地位和社会影响、尤其对负有教化之责的官吏来说，则是一种耻辱。“窥观，利女贞”，是说褊狭地看问题，对于足不出户的女子来说，是很自然的，对于肩负重任的官吏来说，就有失体统了。“观我生，进退”，是说官吏们在制订具体的地方法规时，应从该地区的实际情况出发，不可盲目视政，更不可趋炎附势、祸国殃民。“观国之光，利用宾于王”，是说那些最接近君王、肩负国家重任的权臣，务必要注意考察国家的风俗民情，了解民众的疾苦，以便更好地辅佐君王。“观我生，君子无咎”，是说居于



高位的人要经常考察所辖地区的民情,作为检验自己政绩的根据,这也是贤德之人少走弯路少出差错的一个重要原因。“观其生,君子无咎”,是说不仅要观察自己领地的民情,还要注意观察别人所辖之地的民情,吸取他人的治政经验和教训,以改善自己的政治,这是贤德之人少走弯路少出差错的又一重要原因。总之,聪明的官吏,是在不断地自我反省和对他人的借鉴中逐渐地完善其政治的。

高明的统治者,不是对民众赤裸裸地榨取,而是善于“欲将取之,必固与之”。《益》卦的六四、九五、上九爻辞认为,有政治头脑的王公大臣,最乐于做的事情是不惜损己益民;益民就是益己,政治秩序的稳定,社稷的长存,都有赖于益民这一举措;有施恩于民众的诚意,不用占问就能知道其结果必然吉祥,因为民众也会柔顺、诚挚地予以回报;处于高位的统治者,如果不思益人,而是贪得无厌地要求民众的奉献,以致由益下转为损下,时间一久必然引起民愤,导致反抗。

清除腐败,是政治生活中的一项重要内容。《蛊》、《噬嗑》、《夬》等卦爻辞,围绕清除腐败的问题进行了多方面的阐述。

《蛊》卦辞:“蛊,元亨,利涉大川;先甲三日,后甲三日。”意思说,腐败中蕴含着新生,因为它能激起人们的改革之心,正是君子有所作为的时候;当然,清除腐败的过程中也有很大风险,因此每一举措都必须在事先作周密的布置,估计到可能的结果。

《蛊》卦的六个爻辞,则具体阐述了清除腐败的原则和方法。例如,“干父之蛊”,清除父亲身边的奸巧小人,以挽救腐败的政治局面,须依靠新生力量,宜刚毅有力;即便稍有过度,也无大碍。如果过于宽容,不能彻底追究腐败根源,严厉整肃腐败现象,清除腐败的结果只能自取其辱。“干母之蛊”,亦即清除母亲身边的腐败现象,则以中庸为原则,以不伤害亲情为前提,不要过多地谴责过去,而应着眼于未来。“干父之蛊,用誉”,清除腐败、挽救垂败的事业,必须借助于有声誉的贤能之士的力量。“不事王侯,高尚其志”,如果那些名士不愿涉足世事,为清除腐败重整朝纲出力,君王也应尊重他们的选择,推崇他们的道德学问。

刑罚是确保政治安定、社会进步的必需手段。《噬嗑》的卦爻辞,透露了古代先人对于刑罚的原则以及听讼、断狱的艰难性的基本看法。卦辞“噬嗑,亨,利用狱”,以嚼碎口中的梗塞之物,肠胃才能消化吸收为例,认为对不良分子课以刑罚,社会才能进步。爻辞“履校灭趾”、“噬肤灭鼻”,认为对罪恶必须及早惩治,并不惜采取重罚,才能达到小惩大戒的目的,有效制止罪恶的蔓延。“噬腊肉遇毒”、“噬干肺得金矢”、“噬干肉得黄金”,则是借譬取喻,极言听讼之艰难,量刑之谨慎,断狱之危险。在听讼中,不仅有“硬骨头”需要啃,还有比啃硬骨头更为艰难复杂的案件需要裁判,因而法官必须刚正不阿、冷静果断。断狱有如破阵,务必步步小心,狱事中往往伏有圈套,稍一不慎便有落入陷阱之危;大案要案更有可能牵涉权贵要人,秉公

办案难免树敌于人。如若刚愎自用，偏听偏信造成冤假错案，不免“何校灭耳”，断狱者反遭下狱之罚。

清除奸佞是廓清政治的另一项工作。《夬》卦的卦爻辞，透露了先人关于清除奸佞的原则。卦辞“夬，扬于王庭，孚号；有厉，告自邑，不利即戎，利有攸往”，认为清除处在高位的奸佞，应该在朝廷上公开宣布其罪恶，让大家认清其真面目，一起行动；并且告诫人民，除奸行动遇到阻碍时，不惜诉诸武力，以确保除恶务尽。爻辞认为，在清除奸佞时，务必小心谨慎，先谋而后动，刚柔相济；对付阴险之徒，应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悄然而不露声色，把握最佳时机一举歼灭；清除工作不可迟疑，也不可冲动冒进；清除奸佞是指清除掉奸佞之道及其赖以生存的环境，对于奸巧之徒，应持不偏不激的态度，尽可能用怀柔感化，使其改邪归正。

任何政治，都有一个盛极而衰的过程。当清除腐败、驱除奸佞等行动仍然无济于事的时候，政权更迭的革命，便成为历史的必然。《革》卦的卦爻辞，就是关于社会变革的分析。卦辞“革，己日乃孚，元亨，利贞，悔亡”，强调了社会变革的时间性，认为变革适时才能获得民众的拥护，并且能使变革顺利进行。接着，六个爻辞又对变革之事作了系统的分析，大致意思是：在酝酿变革时，务必谨慎，蓄积力量，巩固自己，不可轻启变革之端。一旦条件成熟，就应该抓住时机，果断地采取变革的行动。变革即使势在必行，所提出的变革口号也须深思熟虑，再三斟酌，以取得一致的意见。改革要能成功，不仅需要改革者具有不畏怯的心理，不妄进的性格和准确把握时机的能力，更需要赢得广大民众的信赖和支持。变革必须彻底，给人以耳目一新的感觉，并且将变革之理昭示于天下，使民众感到变革的顺天应人、至公至正。变革成功之后，领袖应当随着时代的进步，不断革新自己，庶民百姓也应顺应时势，洗心革面。总之，不可再采取激烈的行动，而应休养生息，上下一心共同维护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

革是革故，是对旧制度的否定；鼎是鼎新，是新制度的建立。革故之后，必是鼎新。古代每一新王朝的建立，首先铸鼎，书以律令，由此宣告新时代的开始。新王朝的建立，必然需要一批新的人才，为新政权的巩固与发展效力。因此，鼎所象征的不仅仅是端正、凝重的历史使命，更涵有供养圣贤之士的意义。

《鼎》的卦爻辞，通过鼎的足（趾）、实（腹）、耳、铉等类比，阐述了养贤用贤与巩固新政权之间的关系，认为巩固新政权莫过于养贤；养贤用贤，必须做到唯贤是举，知人善任；如果任人唯亲，用人不当，必然招致祸患；贤士一时未被录用亦不要灰心丧气，只要坚守正道，总有施展抱负的机会；贤士致仕，就像坚硬而又温暖的玉，刚毅而又不失温情，这样，鼎新既势不可挡，又给人以如沐春风的感觉。

《周易》卦爻辞中的有关政治权谋的一系列思想，是作者周文王经历了长期政治生涯之后的体验和总结，也是后来的政治家们所遵奉的基本政治理论。中国封



建社会具有几千年的生命力,《周易》卦爻辞中的这些政治思想,无疑起了重大的作用。

(二) 关于军事理论的卦爻辞

战争是解决政治矛盾的最高斗争形式,是政治的继续。在我国古代历史上,政权的更迭基本上都是通过战争实现的。周朝取代殷商,就是走了这一条道路。在频仍的战争实践中,我们的先人提出了一系列的军事思想。《师》、《同人》、《中孚》等卦爻辞,便包含有先人的早期军事理论。

师,军队。《师》卦的卦爻辞,是关于如何统帅、整治军队的最典型的分析。

卦辞说:“师,贞,丈人吉,无咎。”用兵的原则是“贞”,即维护正义,讨伐邪恶;用帅的原则是“丈人”,即老成持重,经验丰富。符合这两条原则,就吉祥无差错。反之,年轻人统帅,好大喜功,难免自取其辱。这一条卦辞,无疑是长期军事活动的经验总结。

军队出征时的第一件事情是申明纪律;纪律不好的军队,前途必然凶险,“师出以律,否臧,凶。”有了一个治军严肃、赏罚公正的指挥中心,军队就能常胜不败,因此经常得到君王的嘉奖:“在师中,吉,无咎,王三锡命。”相反,倘若军队没有一个指挥有度的中心,统帅一味轻举妄动,就必然要打败仗:“师或舆尸,凶。”统帅除了严明纪律外,还必须具有丰富的战争经验和良好的军事理论,例如,“师左次,无咎”,将军队驻扎于视野开阔,进可攻退可守的左前方高地上。如同为了消灭害稼之禽而打猎一样,两军对仗时应先向对方晓以大义,作一番义正辞严的声讨,这样,既可以压抑对方锐气,又可以助长己方为正义而战的斗志:“田有禽,利执言,无咎。”军队只能交给一人统帅,全权指挥;倘若多中心,让没有经验的人分权干扰,难免会载尸败北,即便正义之师也难逃厄运:“长子帅师,弟子舆尸,贞凶。”战争取得胜利之后,君王便应该论功行赏,有大功者封侯赐地,有小功者封妻荫子世袭官爵;但是对于那些有功而无德的人,只能赏赐金帛之物,不可以封官任用:“大君有命,开国承家;小人勿用。”

由此可见,《师》卦的卦爻辞虽然不多,但是言简意丰,涉及到了用兵的原则、用帅的原则,以及战后论功行赏的原则。用兵的原则是纪律严明、布阵有方;用帅的原则是老成持重、任而不疑;行赏的原则是有功必赏、小人勿用。

《同人》、《中孚》等卦爻辞,虽然没有《师》卦那样的理论概括性和系统性,但是从这些卦爻辞中,可以看到许多如画一般的战争场面和实战中的经验教训。例如,《同人》卦九三爻辞“伏戎于莽,升其高陵,三岁不兴”,是说一支军队隐伏在密林要道中阻击敌人,却又派人登高瞭望观察,结果为敌人所察觉,反而被一举击溃,以致三年不能恢复元气。九四爻辞“乘其墉,勿克攻”,是说军队登上了敌人的城堡,却又停止了攻击。九五爻辞“同人先号咷而后笑,大师克相遇”,是说一支军队处于绝

望之境，后来突破重围反败为胜，与主力部队汇合在一起。从这些描写中，我们可以感觉到后来《孙子兵法》中的有关战略思想与此有着渊源关系。孙子兵法中讲究“形兵之极，至于无形；无形，则深间不能窥，智者不能谋。”（《虚实篇》）其军事理论，很可能是从《同人》九三爻辞所讲的这类示形于敌而招致失败的经验教训中归纳出来的。九四爻辞所讲的登上敌楼又停止继续攻击的战争场面，与《孙子兵法·谋攻篇》中的“凡用兵之法，全国为上，破国次之”，以及将“攻城”作为用兵中的最下策的谋攻思想，“城有所不取”（《九变篇》）的机变理论，也是很接近的。而九五爻辞所举的“先号咷而后笑”的战例，更是与《孙子兵法·九地篇》中的“投之亡地然后存，陷之死地然后生”这一战略思想吻合。

《周易》卦爻辞确实给我们记录下了殷周时期的先人在军事理论方面的许多朴素辩证思想和栩栩如生的战争场面。

（三）关于商旅生活的卦爻辞

殷商时期，社会生产力已经发展到了较高水平。随着社会物质财富的日渐增多，商品经济也受到了相当大的刺激。许多人从农牧业生产中脱离出来，不顾背井离乡，成年累月在外奔波，赚取可观的“地区差价”，成为我国历史上最早的一批商人。《周易》卦爻辞中，以商旅为题材的内容清楚地展示了这一时期商人生涯的基本风貌。《旅》卦的卦爻辞，在这类题材中较为典型。

《旅》的卦辞“旅贞吉”，揭示了商旅亨通的关键是“贞”亦即“正”。一方面，待人要诚恳，所谓“和气生财”；另一方面，商品要货真价实。具备了“贞”，商旅就可以“小亨”。可见，在商品经济发展的初期，人们就很注重商业道德，将它列于首位。

《旅》卦的爻辞中，既有生意经验之谈，也有旅途风险的描写。初六爻辞“旅琐琐，斯其所取灾”，在商旅活动中，如果猥琐吝啬，斤斤计较于眼前利益，就会招灾致祸。在长期的颠沛商旅生涯中，远离家乡的商人得到这样的体会：“旅即次，怀其资，得童仆贞。”旅途中最舒适的时候是投宿在客店里，最安心踏实的是怀中有充足的资金费用，最可靠的事情是拥有忠心耿耿的童仆。然而，不如意事常会发生，“旅焚其次，丧其童仆，贞厉。”晚上投宿的客店失火，忠实的童仆遇难。即便又找到一客店，寻回了慌乱中丢失的钱币，但是由于失去了忠实的童仆，商贾的心情依然闷闷不乐：“旅于处，得其资斧，我心不快。”虽然丧失童仆，几经磨难，商贾最终还是赚了钱，犹如猎人射物，虽然失去一箭，却获得了猎物：“射雉，一矢亡，终以誉命。”穷固然能丧志、遭人讨厌，富亦能失性，而被人唾弃。商人财大气粗，因为骤富之后态度倨傲，没有人再愿意让他住宿了。流离之际，商人不免惶恐，懊悔流泪；一个人一旦失掉平易近人的德性，就会像飞鸟的巢穴被烧掉、农夫在田边丢失耕牛一样，其凶无比：“鸟焚其巢，旅人先笑后号咷，丧牛于易，凶。”

《巽》卦中，也有几条爻辞描述了商人遭劫时的情景，如上九爻辞有“巽在床下，



丧其资斧”一语，道尽了投宿于客店中的商贾在遭受强盗劫掠时的狼狈。

商旅虽有风险，获利却比老实实在地从事农牧业收入大得多，因而经商者不仅不见减少，反而愈来愈多，商业也随着愈来愈发达。经商一旦发了财，不免大兴土木，筑造深宅大院：“丰其屋，蔀其家”；然而，华厦筑成之后，却又静悄悄地没有人影，一连三年不见有人出入：“阒其无人，三年不覿”，房屋的主人，大概是在继续经商的时候，遭到了不测，客死于他乡了。

这一类卦爻辞，同样为我们研究远古时代的社会经济提供了极为宝贵的资料。

（四）关于婚姻习俗的卦爻辞

《周易》卦爻辞中，还有许多关于婚娶观念及其习俗场面的内容，为我们了解和研究远古先人的婚姻习俗提供了可贵的资料。

《咸》卦䷞的卦象，象征少男的䷴处下，象征少女的䷵居上；卦辞对这一卦象的断语是“娶女，吉”，并以“咸”即发乎自然的男女情感加以命名。不仅如此，该卦的六个爻辞，从“咸其拇”、“咸其腓”、“咸其股”、“憧憧往来”、“咸其脢”直至“咸其辅颊舌”的贴腮接吻，对青年男女自由恋爱的全过程作了循序渐进的系统描述。可见，早在殷周时期，青年男女之间出乎真实情感的自由恋爱是得到社会肯定的，这与后来《礼记·曲礼》中所规定的“男女非有行媒，不相知名；非受币，不交不亲”的内容，截然相反。而《咸》卦爻辞所描述的男女自由恋爱情景，与《诗经》中“窈窕淑女，君子好逑”一类的恋情描写，却是完全一致的。这表明，我国的婚姻习俗经历了一个自由、约束、自由的否定之否定的过程。在漫长的封建社会里对青年男女自由恋爱横加扼杀的礼教，无疑是对《周易》男女恋爱自由观念的反动。

《周易》作者赞赏青年男女及时缔结良缘，并且认为在男女恋爱过程中，应该由男子主动追求女子。对于男女双方年龄差异较大的婚姻，《周易》作者也表明了自己的态度：“枯杨生稊，老夫得其女妻，无不利。”（《大过》九二）年老男子娶年轻女子为妻，旨在生儿育女，《周易》作者认为是一件好事情。但是，对于年老的妇女嫁给年轻小伙子为妻这样的事情，《周易》作者的态度是既不赞成也不反对：“枯杨生华，老妇得其士夫，无咎无誉。”（《大过》九五）

男女相爱，缔结姻缘，不能仅仅以形貌作为取舍标准，也不能仅仅以对方的地位、财富作为取舍标准，当然，更不能求全责备。《归妹》的卦爻辞，对缔结婚姻的基本原则作了明确的表述：男女婚嫁是天经地义的正事，婚嫁的动机必须纯正，不可违逆常规。少女因为财势的原因而主动取悦年长的男子，这样的婚姻必然凶险：“归妹，征凶，无攸利。”女子嫁入夫家，应该随遇而安，不计名义地位，即使一时卑贱，只要忠于职守，将来总会有好的结局：“归妹以娣，跛能履，征吉。”男子娶妻，不应求全责备，在形貌与妇德不可兼得的情况下，宁取德而勿取色：“眇能视，利幽人之贞。”待嫁女子，须有自知之明，才德不足者，不要勉强，更不可过分奢求，以免自

取其辱：“归妹以须，反归于娣。”才德兼具者，不必急于求成，应该谨慎选择佳配：“归妹衍期，迟归有时。”女子的漂亮，在于她本身的容貌，不在于她是否有华丽的服饰：“帝乙归妹，其君之袂不如其娣之袂良，月几望，吉。”婚姻成败的关键，在于男女之间是否相爱；倘若男女不相爱，即便举行了婚礼，就像“女承筐，无实；士刲羊，无血”那样，发展不会顺利，结合不会美满。

礼仪修饰，是社会文明进步的标志。结婚是人生大事，因而婚嫁时的礼仪，在封建社会里很受人们的重视。在《周易》卦爻辞中，婚礼方面的习俗观念，也有反映。《贲》卦的卦爻辞，涉及到了婚娶过程中的习俗观念：男子前往女家娶亲时，从头到脚着意修饰自己的仪表：“贲其趾”、“贲其须”；整个娶亲队伍，十分壮观，骑在白马上，疾驰如飞：“贲如濡如”、“贲如皤如，白马翰如”，活像一伙打家劫舍的强盗：“匪寇，婚媾。”女家对于嫁女也很重视，不仅张灯结彩，装点家园：“贲于丘园”，而且对于男方的彩礼颇为关注；由于男方送上的彩礼很少，难免有些失望：“束帛戔戔，吝。”但是，男方彩礼虽少，却反映了他的俭朴，新娘嫁给这样的男子，一定吉祥如意：“终吉。”

既讲究一定的礼仪，又以俭朴为美德，这大概是殷周时期民间婚娶时占据主导地位的观念。这些朴素而又富于诗意的记述，为研究我国古代的社会文化生活提供了不可多得的原始材料。

3. 伦理价值

在《周易》卦爻辞中，涉及内容最多的，除了政治权谋，莫过于伦理道德。既有关于个人行为准则、道德修养方面的内容，也有关于家庭成员尤其夫妇之间伦理关系的内容，还有涉及人际关系以及个人与社会、国家之间关系的伦理内容。后人所讨论的伦理学内容，在《周易》卦爻辞中或多或少均有涉及。难怪有人认为，《周易》是一部古代伦理学著作。

（一）有关行为准则与道德修养的卦爻辞

谦虚是我国人民的传统美德，谦谦君子是所有男子追求的理想境界。在《周易》中，专列《谦》卦，不仅卦象以下山上地象征卑下中包含着高贵的谦虚本质，其卦爻辞也系统地阐述了谦虚的各种表现及其本质，成为尔后几千年中人们的行为规范。

卦辞：“谦，亨，君子有终”，认为谦虚可以百事通顺；谦虚的美德，只有君子才能保持始终。凡事“过犹不及”，只有谦虚这种美德永无止境；同时，谦虚往往甘居人后不争先，然而这不是消极的退让，而是积极的进取，任何艰难险阻在它面前都将被克服：“谦谦君子，利涉大川。”有名望的人容易得意忘形，这是一种常见病；如果有名望而仍能保持谦虚，实属难能可贵，当然，这种谦虚必须出乎内心：“鸣谦，贞



吉。”如若是装腔作势的谦虚，就会惹人讨厌。居功自傲亦是一种通病，有大功劳而不自满，值得骄傲而不骄傲，依然保持谦逊的态度，这种风范，勉强一时或许不难，保持始终则只有君子才能做到：“劳谦，君子有终，吉。”做事情无往而不利，这是因为能够把握谦虚的分寸：“无不利，撝谦。”谦虚能无往而不利，是因为它能以德服人；当受到非正义势力的侵害时，再讲谦虚便是一种投降主义，此时如果奋起反击，以正压邪，同样会得到民众的支持拥护，讨伐侵略的行动同样能顺利进行：“不富以其邻，利用侵伐，无不利。”君王的谦让之名远播，在用兵征战，尤其是在讨伐本国叛乱者的战争中，同样会起到有益的作用：“鸣谦，利用行师，征邑国。”

古代先人对于谦虚这种美德的推崇，在《谦》卦六个爻辞的断语中得到了体现。在《周易》六十四卦中，只有这一卦的六个占断语，均为“吉”、“无不利”。从初六到上六，顺序分析六个爻辞内容，可以看到先人对谦虚这一美德本质的理解是：谦虚必须出自内心为前提，以保持始终为规范；谦虚不是无原则的退让，而是积极的进取，六五、上六爻辞的“利用侵伐”、“利用行师征邑国”，便是最明确的注释。

在理想人格的塑造方面，《周易》的《比》、《履》、《无妄》、《离》等卦爻辞，也各有一番叙述。

《比》卦的卦爻辞，提出了人与人之间要相亲相助、宽容共处的原则。卦辞：“吉，原筮，元永贞，无咎。不宁方来，后夫凶。”人与人之间的相亲相助必须出自真心，才能吉祥如意；如果看到别人相亲相助，才违心地附和上去，勉强结果是凶险。因此，相亲相助必须以诚信为基础；诚信的基础要像罐中装满了醇酒一样充实：“有孚比之，无咎；有孚盈缶。”诚信这个基础越充实，人与人的亲、助关系也就越可靠。“比之自内，贞吉。”相亲相助是外在的表现，须以发自内心的纯正的动机为其内涵。相亲相助的对象，是有条件的：作为君子，不能“比之匪人”，与心怀叵测的小人相亲相助，而应该“外比之”，积极主动地与贤明高士相亲，这样的“高攀”与趋炎附势全然不同，因为这是以提高自己的道德素养为目的。相亲相助不可强求，而应以自己的宽容仁义之心感化别人，就像天子狩猎，网开一面，凡不愿投入网中的猎物任由逃逸一样：“王用三驱，失前禽”，有了这样一种仁义宽容的姿态，追随、亲近你的人就不会产生戒惧惶恐之感。凡是待人诡谲阴险，决不可能得到别人的相亲相助，其结果必定凶险。

《履》卦的卦爻辞，提出了如何按照“礼”规范行为做事的原则。卦辞以“履虎尾，不咥人，吉”为喻，提出了以礼行事、吉无不利思想。认为实践理想，履行责任，不能被非分之利、非分之念所迷惑，而应该按照既定的道德规范，以礼而行，保持心胸的坦荡，心态的幽静安恬：“履道坦坦，幽人贞吉”；否则，就会像眇目视物、跛子走路一样不合正常的行为规范。这样的行为，不可能得到别人的谅解，就像武夫

治政一样不合正道，不可能使天下安宁：“眇能视，跛能履，履虎尾，咥人凶；武人为于大君。”在处境危险的情况下，应该像脚踩老虎尾巴一样小心谨慎，即便刚强者也应大智若愚，以柔顺的态度，行为处事不逾礼：“履虎尾，愬愬，终吉。”倘若刚愎自用，一意孤行，必然危险。事业成败的标准在于实践的结果，因而在实践过程中，必须检点行为，周密思考，才能获得完满的结局，不致功亏一篑：“视履，考祥其旋，元吉。”

如果说以上三个卦的卦爻辞是以肯定的方式阐述了如何塑造理想人格的伦理思想，那么《无妄》卦的卦爻辞，则以否定的方式阐述了塑造理想人格的伦理思想，提出了做人做事不能虚伪谬乱的原则。卦辞“无妄，元、亨、利、贞，其匪正有眚，不利有攸往。”认为只要崇尚真实，不搞虚伪，就能无往而不利；背离真实搞虚伪，任何事情都会受到严厉的惩罚。六二爻辞用具体事例分析说：“不耕获，不菑畲，则利有攸往？”不耕耘播种就想收获，不开垦荒地就想得到熟地，这种虚妄之念不会有好结果。《周易》作者在要求做人不虚妄的同时，也注意到了有时不虚妄也会蒙受冤屈的特殊情况，例如“或系之牛，行人之得，邑人之失”，一头牛拴在路旁树桩上，被过路的人顺手牵走，住在邻近的人却被怀疑，遭受不白之冤。但是，这种无妄之灾毕竟不常见，坚持不虚妄总不会有错，尤其身居高位邻近君王的人，更应遵守这一原则。对自己要有信心，不要自惑自疑，这样，即便偶尔有无妄之灾降临也会自行消解。当然，任何事情都不能走向极端；无妄走向极端，也会导致固执己意不知变通，做任何事情都会障碍重重。

（二）有关家庭伦理、尤其夫妇关系的卦爻辞

六十四卦中的一部分卦爻辞，涉及到了家人关系、夫妇关系、家庭伦理教育等问题，其中以《家人》一卦最为典型。这一卦以家庭伦理为主题，阐述了治家的一般原则，卦辞“家人，利女贞”，由卦象生发而来：该卦六二、九五分别为内、外卦之中位，不仅阳爻阳位、阴爻阴位，而且阴阳相应，象征女人主内、男人主外，男女和睦相处，《周易》作者因此取卦名“家人”，以象征家庭中的夫妇关系，并赋予相应的家庭伦理。卦辞“利女贞”是说，家庭的美满，在于主妇能守本尽职。由此可见，古代先人对于主妇在家庭中的地位及其作用是十分重视的。

《家人》卦的初九爻为阳爻居于阳位，象征严厉而正规的家庭教育。爻辞“闲有家，悔亡”，认为一开始就实施严格正规的家庭教育，防患于未然，这个家庭就不会有后悔之事发生。在一个大家庭中，当家人们还没有发生矛盾纠纷时，就应进行严格的家庭伦理教育，使每个成员都懂得长幼有序、相亲相爱的道理。后来的《颜氏家训》说，教导媳妇应当在刚刚进门的时候，教导儿女应当由婴儿开始，这种家教方法，可能正是由“闲有家”这一古训演绎而来的。

六二爻辞“无攸遂，在中馈，贞吉”，是对家庭主妇的伦理要求：遇事不自作主



张,在家庭中料理烹饪供应食物,一举一动都体现柔顺中正的德性。几千年来,柔顺谦逊,默默无声地操持家庭内务,始终成为中国妇女的传统美德,其源盖出于此爻辞。

九三爻辞“家人嗃嗃,悔厉,吉;妇子嘻嘻,终吝”,是有关治家宽严后果的分析:家人苦于家法之严,整天战战兢兢惟恐有失,结果吉祥;家法松弛,妻子儿女不知礼节,整天嘻嘻戏笑无所畏惧,结果难免发生有辱家门的灾祸。从这一爻辞可以看到先人对于治家宽严的基本态度,是宁严毋宽。

六四爻阴爻居阴位,象征家庭主妇的柔顺得体。主妇柔顺,能调适家人之间的关系,与“九五”的丈夫阴阳和谐,这样的家庭关系,必然生财有望,因而爻辞“富家,大吉”,说明了家庭主妇的责任不仅在理财,同时也要注意理顺家庭成员之间的关系。俗语“和气生财”,可以看成是对这一爻辞的最好解释。

九五爻在它卦中是君王,在本卦中则为一家长。阳爻阳位,象征理想的家长必须具有刚毅中正的品德;与“六二”阴阳相应,表示家长亦即丈夫与主妇亦即妻子之间感情融洽相亲相爱。爻辞“王假有家,勿恤,吉”,是说无论王家贵族还是平民百姓,家长应该以身作则,与家庭成员之间应该和睦相处、互相不猜疑顾虑,这样的家庭必然吉祥。这显然是对家长提出的伦理要求。

上九爻辞,是对家长进一步提出的伦理要求:“有孚威如,终吉。”意思是说,作为一家之长,应该以诚信和威严治家。后来的儒家对这一条针对家长提出的伦理原则作了具体的阐述,提出了“修身”然后“齐家”的要求,认为一家之长应以身教为首务,惟严于律己,方能威而服众,否则家人必然生恐而不服。

夫唱妇随的伦理观念,在《周易》中也有所反映。《恒》卦的六五爻辞说:“恒其德,贞妇人吉,夫子凶。”意思是说,同样的德性,引出的结果因人而异,例如在家庭关系中,妇女顺从丈夫则吉祥,丈夫顺从妻子则凶险。

从以上卦爻辞可以看到,丈夫、妻子是家庭的主体,其中丈夫是一家之长,妻子是相夫富家的帮手。作为一家之长的男子,不仅要严于治家,也要严于律己,家庭成员尤其夫妇之间应该相亲相爱,和睦共处。正是这种家庭伦理观念成了数千年封建制度最稳定可靠的社会基础,也使得我们这个民族的家庭关系特别富有人情味。

(三) 有关主从名分的卦爻辞

在封建社会里,人身依附关系主要表现为仆从关系和君臣关系。作为仆从或臣属,对于主人、君主,必须绝对服从。这种伦理观念,同样源于《周易》的卦爻辞。《坤》卦的卦爻辞,最集中地阐述了这一思想。

《坤》卦的卦辞:“坤,元,亨,利,牝马之贞。君子有攸往,先迷,后得主利。西南得朋,东北丧朋,安贞,吉。”坤象征阴柔,象征大地。虽然与象征阳刚、象征天的乾

一样也具有元、亨、利、贞四大属性，但是坤的贞却是“牝马之贞”，亦即如同柔顺的母马那样的贞，是甘居人后、顺从他人的贞。如果强自出头，就要“迷”，走入歧途。《周易》作者用天、地之间关系的不可更替，譬喻人事关系中君臣、主仆关系的不可互易。

六三爻辞的“含章可贞，或从王事，无成有终”，是说有才华而不显露，即使身居要职，有辅佐君王的机会，也要保持顺从的态度，收敛自己的锋芒，默默无闻地工作而不居功自傲，这样才会有善终。然而在君王眼里，即便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丞相、大将军，也只是任由他驱策的“奴才”而已。这种“含章可贞”的伦理观念，在历代“良相”如汉代萧何等人的身上表现得尤为出色。

六四爻辞的“括囊，无咎无誉”，更进一步展示了“含章可贞”的封建伦理：紧紧地闭住自己的嘴，尽量地收敛自己的锐气，就像封闭的囊袋一样，谨防“祸从口出”；既不要有什么过失，也不要邀什么功劳，揽什么名誉，以免“功高盖主”。

六五爻居于君位，而阴爻象征女性，六五爻便象征后妃一类人物。后妃地位虽高，也是君王的“奴婢”、“贱妾”，就像一件装饰精美的下衣，因而爻辞作“黄裳”之喻。知道自己的地位，保持中庸谦卑的美德，如“黄裳”一样柔顺地服务于君王，则“元吉”。

如果本来处于仆从奴役地位的人，随着势力的强盛而与主人争权夺位，就会出现上六爻辞所讲的“龙战于野，其血玄黄”的悲剧。因此，《周易》作者强调：“利用贞”，人们应效法天尊地卑的自然法则，认清主仆关系；处于从属地位的人，应该永远保持柔顺的德性，坚贞不渝地追随君王，保持国家的稳定，社会的安宁。

在危难面前，应该挺身而出，替主子分忧排难，甚至不惜舍身救主，这是处于仆从地位者的应尽之责。《蹇》卦六二爻辞“王臣蹇蹇，匪躬之故”，说的就是当君臣一起陷入险境时，为臣者理应奋不顾身营救君主。这种以蹇济蹇，为了全局利益不顾自身安危的大义凛然的行为，是值得称道的。后人将“匪躬”作为尽忠报国的同义词，即由此爻辞而来。

从洁身自好、亲爱家人，一直到尽忠报主、舍身报国，这一系列伦理观念，对后世起着深刻的规范作用。历史上的谦谦君子、贤妻良母、忠臣良相，都是受《周易》伦理思想的直接熏陶或间接影响。

4. 哲学价值

《周易》卦爻辞，在对卦象进行例说的过程中，也透露了对于自然、社会中事物属性及其发展变化规律的朴素辩证的认识。通过对这些卦爻辞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到殷周之际那些具有较高文化修养的先人所具有的哲学思想，以及这些哲学思想对后人的影响作用。



（一）朴素的唯物世界观：尊天道，重人谋

传统的观点认为，卦爻辞所反映的世界观基本上属于迷信色彩的神权主义，因为占卦是向神祇的祈祷。最有力的证据便是《大有》初九爻辞“自天祐之，吉无不利”，此外还有《既济》的九五爻辞“东邻杀牛，不如西邻之禴祭，实受其福”，并由此推论卦爻辞的作者是祈望“天祐”和确信诚心祭祀神灵有其作用。大概就是由于这两条爻辞的影响，后人在占卦时都有着如怀神灵的虔诚心理。宋代的朱熹更是将它作为占卦时的一个必要条件肯定下来，在《筮仪》中明言“爻质所疑于神于灵，吉凶得失，悔吝忧虞，惟尔有神，尚明告之。”到了现代，有人换了一种说法，将这种虔诚心理解释为有利于人体信息的传递。神灵总算被驱除了，替代神灵的仍然是一种十分玄乎迹近神灵的“特异功能”。

不仅如此，还有人认为卦爻辞中有信鬼的内容，如《睽》卦上九爻辞的“睽孤，见豕负涂，载鬼一车”。

实际上，《周易》卦爻辞中信神之辞有之，信鬼之辞则无。《睽》上九爻辞的全文为：“睽孤，见豕负涂，载鬼一车，先张之弧，后说之弧，匪寇，婚媾，往遇雨则吉。”这是说：一个商人孤单地行走，半路上遇见一群沾满泥巴的猪，还有一辆大车，满载着一群形同鬼魅的人，先是向他拉弓搭箭，后来又放下了弓箭，原来是跟他开玩笑，他们不是拦路抢劫的强盗，而是一支娶亲队伍。这种形单影只之下疑神疑鬼的心态描写，怎能说是《周易》作者信鬼的证据？

由于时代的局限，殷周时期的先人有神权思想，是毋庸置疑的；这种神秘主义反映到《周易》卦爻辞中，也属情理之中。然而，如果我们对《周易》卦爻辞作仔细分析，就不难发现《周易》的神权思想十分抽象，而且很淡，仅上面所引的几条爻辞。但是，《周易》卦爻辞中对于天道亦即自然规律的尊重，却是十分强烈的。例如：

《坤》初六：“履霜，坚冰至。”秋寒之后，严冬必然来临。这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自然规律。

《师》：“贞，丈人吉，无咎。”正义之师，且有老成持重、经验丰富的将军统帅，一定吉祥，不会有失误。

《无妄》六二：“不耕获，不菑畲，则利有攸往？”不耕耘播种，就不可能有收获；不开垦生地，就不会有熟地。

《咸》：“亨，利贞，娶女吉。”少年男女相亲相爱，是完全顺应自然规律的行为，必然顺利、吉祥。

《鼎》：“元，吉，亨。”新政权的诞生顺应自然，必能吉祥，亨通。

如果我们对《周易》卦爻辞中的吉、凶断语加以仔细分析，就不难发现这样一条规律：凡是符合或者是顺应自然规律的事情，断语总是“吉”或“无咎”、“无不利”；凡是不符合或者是违反了自然规律的事情，其断语总是或“凶”或“吝”。可见《周

易》作者所尊重的是天道亦即自然规律。

由于对天道的尊重，人世间的吉凶祸福的决定因素，也就必然是人谋，亦即人这个社会活动的主体，如何调适自己的言行举措，创造或者改变环境条件，使之合乎客观规律。

从《周易》卦爻辞中可以看到，促使事物情况发生变化的因素主要有以下几种：一是人的品德修养，往往可以逢凶化吉、遇难呈祥。例如：

《坤》六二：“直、方、大，不习无不利。”具备了直率、方正、宽容的品德，做任何事情都会畅通无滞。

《履》：“履虎尾，不咥人，亨。”循礼行事，即便踩到了老虎的尾巴，也不会被咬，安然通行。

《履》九四：“履虎尾，愬愬，终吉。”踩住老虎尾巴时，只要谨慎小心，终能吉祥。

《谦》初六：“谦谦君子，用涉大川，吉。”谦虚的君子，即使去冒涉水之险，也会遇难呈祥。

《临》上六：“敦临，吉无咎。”敦厚宽仁地施政，臣民悦服，必然吉祥无灾祸。

《艮》六五：“艮其辅，言有序，悔亡。”说话谨慎，条理清晰，可能发生的灾悔也会消失。

相反，如果不注意修养德性，就难免会有灾祸临头。例如：

《履》六三：“眇能视，跛能履，履虎尾，咥人，凶。”行为不合礼仪规范，后果必然凶险。

《履》九五：“夬履，贞厉。”刚愎自用，必有危险。

《旅》上九：“鸟焚其巢，旅人先笑后号咷，丧牛于易，凶。”商人财大气粗，待人倨傲，以致被人唾弃，十分凶险。

《中孚》上九：“翰音登于天，贞凶。”脱离民众，孤傲自赏，必致凶险。

二是经过人的主观努力，可以转危为安，变不利为有利。例如：

《乾》九三：“君子终日乾乾夕惕，若厉，无咎。”时刻保持清醒的头脑，抖擞精神，努力不懈，即使遇到什么灾难也能化险为夷，转危为安。

《师》九二：“在师中，吉，无咎，王三锡命。”统帅指挥合度，赏罚公正，便能连续获胜不发生差错。

《大畜》九三：“良马逐，利艰贞，日闲舆卫，利有攸往。”良马竞逐，只有利于那些艰辛的正规训练者；舆卫的军卒，只有每日苦练，才能无往而不利。

相反，如果主观不努力，不去积极改变不利条件，就不会有吉祥如意的局面出现。例如：

《蒙》六四：“困蒙，吝。”资质低劣，又主观不努力，疏远师长不愿受教，就难免耻辱之境。



《颐》六二：“颠颐，拂经；于丘颐，征凶。”违反自力更生的求食常理，或依赖于下属的奉养，或寄希望于权势者的提携施舍，其前景一定不妙。

三是外界环境条件主要是人与人之间关系的优劣，往往对一个人的命运、一件事情的成败起着重要的作用。例如：

《泰》初九：“拔茅茹，以其汇，征吉。”就像茅草茂盛的原因在于它们的根系紧紧缠连在一起，如果人与人之间也能紧密团结在一起，事业一定会发达，前途一定很灿烂。

《泰》九二：“包荒，用冯河，不遐遗朋，勿亡，得尚于中行。”一个商人渡河时跌落水中，不仅巧获大瓠幸免于难，还救助同伴死里逃生。

《泰》六四：“翩翩，不富以其邻，不戒以孚。”一个人巧言欺人，家财荡尽，原因是他的邻居也是这类人物，从不以诚实做人的道理告诫于他。

《同人》九五：“同人先号咷而后笑，大师克相遇。”从悲哀绝望转化为欣喜，是因为经过一番殊死的拼搏，同时也因为后援大军的及时赶到。

这类卦爻辞说明：人们生活中转危为安的际遇或者倾家荡产的灾难，不是神灵的作用，而是周围环境的作用。

从以上三类卦爻辞可以看到，《周易》作者的神权思想相当抽象淡薄，并没有后世巫师胡诌的那种荒诞不经的神鬼渲染。对于尊重天道、顺应客观规律的分析，对于人的主观能动作用的肯定，却很具体生动。显而易见，作者相信神灵的作用，但是更尊重天道，更相信人谋在改变命运、改造环境、促进事物转化过程中的根本性作用。

（二）关于事物内部矛盾双方对立统一及其互相转化的认识

《周易》卦象所展现的阴阳相抱，亦即事物内部固有的矛盾双方对立统一的朴素辩证思想，在卦爻辞中也相应地得到了具体的反映。或者可以更精确地说，人们通过卦爻辞的辩证的例解分析，对卦象所蕴含着的矛盾双方对立统一的哲学意义会有更明白的理解。

《乾》卦的“或跃在渊”，说的是当一个人有了很高的社会地位后仍然有两种对立的可能性存在，一种可能性是继续晋升，位登极顶；另一种可能性是失足堕入深渊，身败名裂。作为选言判断的联结词，“或”字很恰当地揭示了这两种对立的可能性。“亢龙有悔”，说的是位登极顶之后依然存在的两种对立因素：一方面是君临天下这一思之既久的愿望终于成为现实而产生的满足感，另一方面是物极必反的自然法则又使人产生惶恐不安之感。“亢”与“悔”，是统一体中矛盾着的两个方面的具体表现形式。

“屯其膏，小贞吉，大贞凶”（《屯》九五），积累财富也有两重性，如果备用于日常生活中的不时之需，就是好事；如果用于战争的准备，就是坏事。

“击蒙，不利为寇，利御寇”（《蒙》上九），对野蛮蒙昧的人进行教育时，也要注意从正反两个方面分析，以“寇”即侵害这一行为为例，侵害他人对自己也不利，抵御别人的侵害则对自己有利。

《师》卦中的几个爻辞，也是关于事物对立统一规律的朴素叙述。军队纪律的严与不严，是一对矛盾。如果“师出以律”，就能打胜仗；如果不讲纪律，就会败北。“否臧，凶。”在战争中，胜与败也是一对矛盾。争战双方都希望自己能取得胜利，然而战争的结果却是有胜有败。即便胜利的一方，它的内部也存在着立功受奖的人与受到军纪处分的人这两种情况；即便在立功者中，也存在着雄赳赳高唱凯歌衣锦归乡的人和拖着伤残之躯回归家园的人这两种情况：“得敌，或鼓或罢，或歌或泣。”

互相对立的矛盾双方，在一定条件下可以互易位置，互相转化。《周易》卦爻辞中，这样的例子也有很多。对于矛盾双方互相转化的条件，《周易》作者有言简意赅的分析。

《师》卦的爻辞讲了这样一个在战争中吉凶转化的过程：出兵打仗，开始时很顺利，“王三锡命。”然而，由于指挥官的疏忽，又“师或舆尸，凶”，陷入载尸败北的困境。后来详细察看地理，将部队移驻到左前方高地，终于又从不利转为有利，避免了载尸败北的耻辱。在这次战争中，军队从开始时的节节胜利，转化为身陷困境，是由于“王三锡命”亦即君王的再三奖励使指挥官产生了骄傲情绪这一条件引起的。后来，又从“或舆尸”亦即可能要载尸败北的困境转化为“无咎”，是由于指挥官吸取教训，注意按军事规律办事，把军队移驻到了有利的地理位置。《周易》作者把由吉而凶、由凶而吉的两次转化的条件作了明确的交代。

《家人》卦中，也有关于矛盾转化的条件分析。“家人嗃嗃，悔，厉，吉；妇子嘻嘻，终吝。”在这里，吉与吝是一对矛盾，两者可以互相转化。转化的条件，便是家长的严厉与放任。家长严厉，家人整天战战兢兢惟恐有失，结果吉祥；家长对家人放任，妻子儿女整天嬉笑不知礼节，便会发生有损家门之事。

有关矛盾转化的卦爻辞，对后世影响最大的当数《泰》卦的九三爻辞“无平不陂，无往不复”。平地终会变成斜坡，外出的人总要回转家门。因此，平与陂、往与复各自构成一对矛盾，并且互相转化。

事物向着对立方面转化的思想，可以说是《周易》卦爻辞的主旋律，它主要体现于六十四卦的大部分爻辞断语的吉凶趋向。大凡初爻的断语为“吉”，则该卦上爻的断语往往是“凶”；初爻的断语为“凶”，则上爻的断语往往为“吉”。例如：

《乾》卦的初九爻辞“潜龙，勿用”，反映主体的境遇不佳。然而，反映主体的处境随着爻位的上升，不断向着它的对立面转化，至上爻时，已由不佳转化为极佳，并且因为极佳而“悔”了。虽然上九有悔，其用九之辞的断语仍为“吉”。

《屯》卦的初九爻辞断语为“利建侯”，然而，发展到上六时，“利”已经转化为它



的对立面：“泣血涟如”，泪流满面，血流如注，不堪入目了。

《讼》卦的初六爻辞断语为“吉”，上九爻辞的断语已经转化为“终朝三褫之”，一天之内遭受三次剥夺，其凶无比。

《比》卦的初六爻辞断语为“无咎”、“吉”，上六的爻辞断语已经转化为“凶”。

《小畜》卦初九爻辞的断语为“吉”，上九爻辞的断语已经转化为“厉”、“凶”。

余如《泰》、《豫》、《观》、《噬嗑》、《复》、《无妄》、《颐》等等，都是或由“吉”转化为“凶”，或由“凶”转化为“吉”。由此可见，《周易》卦爻辞中的吉、凶断语，反映了矛盾向着对立方面转化这一必然规律。

那么，矛盾的互相转化，究竟是简单的循环，还是一定条件下的发展？据《泰》卦卦辞“小往大来，吉，亨”，以及《否》卦卦辞“否之匪人，不利君子贞，大往小来”进行对照分析，《周易》作者赞成以小易大亦即“往”后之“来”是一个从“小”到“大”的转化，反对以大易小亦即“往”后之“来”是一个从“大”到“小”的转化。无疑，《周易》所描述的转化，是一个发展中的转化。

5. 文学价值

卦爻辞作为历经数千年仍能完整幸存下来的远古文字，其文学价值也是颇为引人注目的。关于卦、爻辞的文学价值，前辈学人作过不少分析，例如李镜池先生在《〈周易〉筮辞考》一文中专门对“周易中的比兴诗歌”作了详细考察，认为“《周易》中也有比兴式的诗歌，我们解释时也要用着诗歌的眼光来看它。”高亨先生专著《〈周易〉卦爻辞的文学价值》一文，对其文学价值也进行了系统的分析。

《周易》卦爻辞的文学价值，主要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一）保留了殷代诗歌的片断，体现了殷代诗歌创作的风格特点

《周易》的制作时代，正是我国诗歌流行并且蓬勃发展的时期。《周易》作者在编写卦爻辞的时候，很自然地受到诗歌的感染，自觉或不自觉地将卦爻辞写成韵律和谐、节拍清晰、句式齐整，使人读起来能够琅琅上口的文字，甚至将一些流行的诗歌片断，嵌入适当的卦爻辞中，使我国最古老的民歌，与这部最古老的经典有机地结合在了一起。

在那些可以歌咏的卦爻辞中，有些是对具体事实的素描。例如，《屯》卦的六二、六四爻辞便是如此。这里，我们不妨依照民歌的样式，将这两段爻辞摘抄如下：

屯如遭如，
乘马班如，
匪寇，婚媾。

贵如皤如，
白马翰如，
匪寇，婚媾。

这两段爻辞，都是关于古代娶亲队伍的描写。不仅富有诗情画意，而且韵律和谐，对偶成文，句式齐整。如果将它们单独排列成如上格式，谁都会觉得这是富有殷周风味的诗歌，绝不会想到是被视为“占筮书”中的卦爻之辞。这一类卦爻辞，散见于各卦之中。例如：

困于株木，
入于幽谷。（《困》初六）

据于蒺藜，
入于其宫，
不见其妻。（《困》六三）

震来虩虩，
笑言哑哑；
震惊百里，
不丧匕鬯。（《震》）

在叙事时，不仅注意句式的对偶整齐，而且很注意韵律的和谐。

运用形象的比喻，由前一事引出后一事的诗歌句式，也是卦爻辞的一个重要特点。例如，《鼎》的九二、九三、九四这三个爻辞这样写道：

鼎有实，
我仇有疾，
不我能即，
吉。

鼎耳革，
其行塞，
雉膏不食；
方雨亏悔，



终吉。

鼎折足，
复公餗，
其形渥，
凶。

以上三个爻辞，虽然所用手法与前一类纯粹的事实描写有所区别，但是仍然保持着韵律的和谐。

此外，卦爻辞中还多有借景生情的诗歌性描写。例如：

（借景）：明夷于飞，
垂其翼；
（生情）：君子于飞，
三日不食。（《明夷》初九）

（借景）：鸣鹤在阴，
其子和之；
（生情）：我有好爵，
吾与尔靡之。（《中孚》九二）

这两个前一部分借景，后一部分生情的爻辞，不仅与《诗经》中的某些诗歌在形式上完全一致，而且在措词上竟也类同。且看《召南·鹊巢》这首诗的第一段。

维鹊有巢，
维鸠居之；
之子于归，
百两御之。

再看《邶风·雄雉》这首诗歌的第一段：

雄雉于飞，
泄泄其羽；
我之怀矣，

自诒伊阻。

这段诗歌，不仅形式与上引《明夷》初九的爻辞相同，而且竟有相同词语“于飞”。《周易》中的借景的“明夷于飞”，与《诗经》中的借景的“雄雉于飞”，两者已经没有多大的区别了。

《周易》的诞生早于《诗经》，而《诗经》中的赋、比、兴等诗歌基本形式，在《周易》卦爻辞中都可以找到。或许可以说，《周易》卦爻辞的文学表现手法，曾给了《诗经》以很大影响，是产生《诗经》的重要源头之一。

（二）编织了许多寓意深刻的故事

中国的寓言故事，是文学史上的一朵奇葩。早在春秋战国时期，它便已盛行，当时的许多著名学者如庄子等人，经常通过简短的寓言故事，借此喻彼，借小喻大，阐述深奥的人生哲理、政治主张等。这种结构简单、寓意深刻的文学体裁，究竟源于何时何处？我认为就在殷周之际，就存在于《周易》的卦爻辞之中。

《周易》中的卦爻辞虽然是根据卦爻之象系以相应的辞，但由于每一卦都是一个完整的符号集，爻与爻之间有着内在的联系，因而其中的一部分卦，如果将它的六个爻辞按照初爻至上爻的顺序串通起来，便是一个寓意深刻的故事。以《离》卦的六个爻辞为例：

初九：履错然，敬之，无咎。

六二：黄离，元吉。

九三：日昃之离，不鼓缶而歌，则大耋之嗟，凶。

九四：突如其来如，焚如，死如，弃如。

六五：出涕沱若，戚嗟若，吉。

上九：王用出征，有嘉折首，获匪其丑，无咎。

将这六个爻辞串通起来，原来是一个描写战争，富有意义的精彩故事：

一个月黑风高之夜，忽然传来一阵错杂的脚步声。人们大吃一惊，以为有敌人来犯，连忙做好迎战准备。一时之间，戒备森严。可是东方既白，也没有发生什么情况。人们便用黄鹌占卦，得大吉之兆，这才松了一口气。岂料不久之后的一个黄昏，敌人突然袭击，男女老少一齐动员起来，妇幼呐喊助威，老人有心无力地一旁叹息。敌人气势汹汹，终于攻了进来，见屋就烧，见人就杀，抓到孩子就摔，残暴无比。一番烧、杀、抢之后，敌人扬长而去。大家忧戚悲啼，痛定思痛，总结无备遭袭的教训，决心化悲痛为力量，报仇雪恨。经过一个时期的发奋图强，终于兵精粮足。在君王的率领下，同仇敌忾，一下子攻破敌国，将侵略成性的敌酋斩首，而对其他胁从



者一概不究。

这一则寓言故事的大致情节，与后来越王勾践卧薪尝胆、复国雪耻的历史相似，由此可见《周易》中的寓言故事，既源于生活，也对后人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睽》卦的六个爻辞，则编织了旅游者途中的一番遭遇：

初九：悔亡，丧马勿逐，自复；见恶人，无咎。

九二：遇主于巷，无咎。

六三：见舆曳，其牛掣，其人天且劓，无初有终。

九四：睽孤，遇元夫。交孚，厉，无咎。

六五：悔亡，厥宗噬肤，往，何咎？

上九：睽孤，见豕负涂，载鬼一车，先张之弧，后说之弧，匪寇，婚媾，往遇雨则吉。

将上述六个爻辞串通起来，便得到一个情节小有曲折的旅游故事：

某人出门旅游前，先占了一卦，遇凶卦，不免心惊，但他还是上了路。刚出家门不久，坐骑跑掉，凶卦果然应验。他没有去追寻，因为马是家养已久的，一定会回转来。又走了不久，迎面而来一个面目狰狞的人，不由紧张起来，怕有不测。结果，平安无事。傍晚，到一小镇投宿，在巷口巧遇店主，一宿无事。翌晨，辞别店家继续上路，见前面有一辆板车缓缓而行，走近一看，前头拉车的是一头牛，后边赶车的是一位烙了额、割了鼻的奴隶。开始时道路难行，牛拉着车十分艰难，后来道路渐渐平坦，终于顺利前行。继续往前赶路，又遇到一位身材魁梧的汉子，不由得高兴起来，以为前途中有了依傍。谁知这位汉子是逃犯，不久便被追捕者赶上，连同旅人一并扭住，追捕者大声呵斥旅人，以为他是逃犯的同伙，经再三解释，才被放走。经此一事，一路之上再也不敢随便与陌生人结伴。后来，遇见一位同宗族的人，正在路旁狼吞虎咽地吃着鲜嫩的肉食，知道前途无事，旅人这才放胆继续前行。不料前方又出现异常情况，只见一群浑身涂满泥巴的猪，后面还有一辆大车，满载着打扮得奇形怪状如同鬼一样的人。车上的人一见到他，便拉弓搭箭，作势欲射。后来，这些人又放下了手里的弓箭。原来，这是在跟他开玩笑，这些人并不是拦路抢劫的强盗，而是一支娶亲队伍。自此以后，这位旅人虽然几经风雨，但总算一路顺利抵达目的地。

类似的故事，在《周易》卦爻辞中还可以找到。这些内容完整、寓意深刻的作品，开了我国寓言故事的先河。《周易》卦爻辞的文学价值，由此可见一斑。

6. 美学价值

《周易》的绝大多数卦爻辞，都有吉、凶、利、悔、吝、无咎一类判断语。通过这些

卦爻辞与判断语之间关系的考察分析,可以看到《周易》作者的审美观念及其价值取向。《周易》作者赞赏、肯定真、善、美,斥责、否定假、恶、丑的立场观点,非常鲜明。整部《周易》的卦爻辞告诉人们,应该做什么,不应该做什么。这是《周易》几千年来帮助人们思考问题、指导行动方向的重要功能,对于培养正确的审美观念及其价值取向所起的作用,远甚于其他古籍经典。

(一) 对“真”的肯定,对“假”的批判

《周易》作者崇尚真实、崇尚符合自然规律的事物情况;在卦爻辞的例解所涉及的事物情况中,凡属于真实的东西,都用“吉”、“利”、“无咎”一类断语加以肯定。

在整个真实世界中,《周易》作者认为,首先应该是人的真实,亦即人在一切社会活动中,都应该保持其真实性。《周易》卦爻辞论及了人在几种主要活动中的真实性问题。

一是人与人之间的交往合作,应该以真诚相待为前提。《比》卦的卦爻辞,肯定了人与人之间的真诚相助,而对人与人之间没有诚意的交往作出了明确的否定。《比》的卦辞说:“比,吉,原筮,元永贞,无咎。不宁方来,后夫凶。”意思是说,人与人之间相亲相助必能大吉,即便占筮问讯,也必大吉大利,不会有错。但是,如果这种相亲相助不是出自真心,而是因为看到别人都在相亲相助,自己觉得不好意思,才违心地附和上去,其结果就会凶险。

初六爻辞说:“有孚比之,无咎。有孚盈缶,终来有它吉。”建立在真诚基础上的相亲相助,不会有错。真诚的基础如能像装满了酒的罐一样充实,会有意料不到的好结果。

六二爻辞说:“比之自内,贞吉。”相亲相助发自内心,必然吉祥。

二是男女之间的婚姻关系,必须以情感的真实为前提。《周易》的作者对于男女出乎真情的婚姻,表示了充分的肯定。

《咸》卦的卦象是少男主动追求少女。《周易》作者认为这是出乎自然的真实情感,遂将“感”字去掉一个“心”成为“咸”,以示其完全出于自然的真实纯净,并且认为这样的婚姻必然亨通、顺利,合乎正道,因而吉祥:“咸,亨,利,贞,取女,吉。”

同时,对于男子积极主动迎娶女子的纯朴真情,也表示了肯定。在阐述修饰原则的《贲》卦中,有两个爻辞叙述了迎娶过程中真情重于修饰的思想:

《贲》六三:“贲如濡如,永贞吉。”新郎出自对新娘的真情,将自己修饰得光泽柔润令人陶醉;倘若此般真情能保持永久,则夫妻生活一定吉祥如意。

《贲》上六:“白贲,无咎。”一切修饰,只是表象;惟有本质,才最真实。因此,返朴归真是一切修饰所追求的最高境界。

这两个爻辞,从两个端点说明,只要感情真实,淡妆浓抹都相宜。

三是统治者对待人民的态度必须真诚,不可以使用欺骗的手法。《临》卦的初



九、上六爻辞，从正面肯定了君临天下者必须以真诚、敦厚之心治民的思想。

初九：“咸临，贞吉。”以真诚之心君临天下，合乎正道而吉祥。

上六：“敦临，吉无咎。”以敦厚之心君临天下，吉祥无差错。

《周易》作者对于统治者以欺骗、不真诚的权谋术治理民众的行为作了否定：

六三：“甘临，无攸利；既忧之，无咎也。”虚情假意哄骗百姓，不会有好处；一旦认识到这种错误做法将会造成的不良后果，去伪存真，就不会有灾祸发生。

四是人人都应崇尚真实，不可有虚妄之念、非分之想。《无妄》卦的卦爻辞，态度鲜明地赞赏无妄亦即不虚妄，同时对不切实际的虚妄观念进行了批判。

《无妄》：“元亨，利贞，其匪正有眚，不利有攸往。”不虚妄，就能亨通；虚妄，必生灾祸，寸步难行。

初九：“无妄，往吉。”不虚妄，发展下去一定吉祥。

六二：“不耕获，不菑畲，则利有攸往？”虚妄之想不会有好结果，就像不耕种便想收获，不开荒就想有熟地，怎么可能？

在这些卦爻辞中，《周易》作者的评判标准十分清楚，肯定切合实际的真实想法；否定不切合实际的虚妄之念，并对此提出警示。

甚至在以祭祀神灵为例阐述卦象意义的时候，《周易》作者也对坚持“真”亦即表里一致的敬神心态予以高度的赞赏和充分肯定。《升》卦九二爻辞“孚乃利用禴，无咎”，认为祭祀神灵也应该以真心为首要条件，只要内心真诚，即便简单的祭祀也能获得神的赐恩。《既济》卦的九五爻辞，也阐述了同样的看法：“东邻杀牛，不如西邻之禴祭，实受其福。”东边邻居杀牛进行仪式隆重的祭祀，还不如西边邻居出自内心的真诚薄祭更容易得到神灵的福祐。

无疑，注重真实，赞赏真实，反对虚假，批判妄行，乃是《周易》卦爻辞所遵奉的一条审美原则。

（二）对“善”的推崇，对“恶”的谴责

善是美的最高境界，是人类为了把个别的人结合成为一个社会而群策群力所要达到的道德目的。《周易》作者对于“善”的理解和评判，主要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一是助人为乐。《周易》作者对助人为乐这一善行进行了充分肯定。《益》卦的卦辞说：“益，利有攸往，利涉大川。”使人受益，不仅对人类的发展大有好处，而且对事业的成功也必然有所帮助。九五爻辞进一步阐述了助益别人在人类社会加强团结友爱方面所起的积极作用：“有孚惠心，勿问元吉，有孚惠我德。”有利益别人的诚意，不必占问就知道是一件非常吉祥的事情，因为受益者也必然会以同样的诚意给予回报。

《井》卦的上六爻辞，也对助人为乐的道德行为进行了充分肯定：“井收勿幕，有

孚，元吉。”汲罢井水，将吊绳与瓦罐子收拾好，但不要锁住井盖，以便他人来汲水，存此利人之心的人，必有好报。

助人为乐比较容易做到，难的是当自己的利益与助益别人的事情发生矛盾冲突时，还能不能坚持助人为乐。《周易》作者在《损》卦的卦爻辞中，对于损己利人的道德行为作了高度评价：“损，有孚，元吉，无咎，可贞，利有攸往。”为了助人，不惜减损自己的利益，具有这种道德的人，必然能得到人们的信赖，因而做任何事情都会顺利、吉祥，无灾无难。总之，对于损己利人的道德行为，《周易》作者使用了《周易》卦爻辞中的一切褒义断语，予以肯定。

损己益人，也有一个方法与对象选择的问题。有的人为了利益别人，不惜自己履险，其心可嘉，但不讲究方法，结果不仅自己受损，也未能使人受益，这种做法并不可取。如果能够“勿损，益之”（《损》九二），既不自己受损，又能助益别人，岂不更好？如果对象是居于高位、贪得无厌只要求他人奉献的人，就没有必要再去助益他，甚至应该反对他。如果助益这种居心不良的人，只能导致凶险的后果。

二是不损害他人。《周易》作者用“吉”作为断语，肯定了不损害他人的道德行为。《同人》卦的九四爻辞说：“乘其墉，勿克攻，吉。”对已经爬上对方城楼，又立即停止攻击他人的行为，表示赞赏。为了防止损害他人事情发生，《周易》作者还对一些行之有效的止“恶”措施，表示赞赏。

《大畜》六四：“童牛之牯，元吉。”牛犊尚未长角，头部即安装上防止触人的横木，防恶于未然，吉祥。

《大畜》六五：“豮豕之牙，吉。”被阉割的猪，虽然长有牙齿，但不再伤人。这种釜底抽薪的止恶方法，同样值得肯定。

对于侵害他人的事情，《周易》作者以“凶”为断语，明确表示谴责。《屯》卦九五爻辞：“屯其膏，小贞吉，大贞凶。”认为积累财富的目的，如果是应付日常生活中的不时之需，则是好事；如果是作为发动战争的准备，就是坏事。

由此可见，推崇善，谴责恶，是《周易》作者审美观念的又一具体表现。

（三）对“美”的赞赏，对“丑”的厌恶

对“美”的赞赏，与对“善”的推崇，各有侧重。对“善”的推崇，是对事物本质的肯定；对“美”的赞赏，则是对事物外在形式的肯定。《周易》作者主要从以下三个方面，对人类的美的价值进行了评判。

一是对形貌之美的评判。认为服饰虽然对于人体美起着重要的衬托作用，但是若与人体的形貌本身相比，则人体之美是决定性的。《归妹》卦的六五爻辞说：“帝乙归妹，其君之袂不如其娣之袂良，月几望，吉。”帝乙将女儿出嫁，她的衣着不如从嫁的妹妹的衣着那样华丽，这是因为她脸如满月，长得很丰满，所以穿什么样的衣服都会吉祥如意。虽然在《归妹》中作者对丰满的女子形貌表示欣赏，但是这



种健康美是有一定尺度标准的,对于过分强壮的女子形象,作者从阴盛则阳衰的角度,认为并不可取。《姤》卦的卦象为䷫,一阴与五阳相遇,象征一个女人主动追随、周旋于五个男人中间,健壮而不贞。这种健壮,不仅由于阴盛则阳衰的缘故,也由于贞操即道德方面的原因,被《周易》作者排除出了女性美的行列:“姤,女壮,勿用取女。”

二是对行为举止的评判。美德是一种只有通过外在形式才能加以评判的审美对象。人类的美德种类很多,而谦虚无疑是最主要的一种,因而也最早为人们所重视。《周易》对谦虚这一美德作了系统的分析和充分的肯定。

在我国传统的道德观念中,“谦”总是与“君子”相联系。谦谦君子,是男子的理想模式。为什么“谦”与“君子”之间具有这样牢固的联系呢?《谦》卦卦辞道出了原因:“谦,亨,君子有终。”谦虚这种美的风采,只有君子才能保持始终。

“谦谦君子,用涉大川,吉。”谦虚不存在到顶的问题,越谦越好;当谦虚达到了相当高的境界,做任何事情都能一帆风顺。由此可见,谦虚不是退让,而是通过退让的形式有所作为。

“鸣谦,贞吉。”有名望而不得得意忘形,仍然保持谦虚的态度;“劳谦,君子有终,吉。”有功劳而不骄傲,依然谦虚并能保持始终,以这种君子风度处世,必然大吉。在各种不同的场合,谦虚的分寸也要作不同的把握;能够准确把握谦虚的分寸,无疑也是一种美。谦虚之名远扬而又举止得体的好处,是做任何事情都能顺利,即便在反侵略战争中,在平定国内的动乱中,也都会受益无穷。

《坤》卦六五爻辞“黄裳,元吉。”也是对行为举止之美的赞赏。黄裳是装饰性的下衣,隐藏在上衣的下面,象征人的中庸谦逊的态度。在当时,大约还没有五行五色之说,但黄色表示吉祥的观念,在殷周之交的《周易》卦爻辞中,却已经有此反映。黄色代表吉祥,可能就在于它包含了谦逊的内容。

与此相反,对于那些好高骛远、孤傲自赏的行为,《周易》作者的评判是“凶”。

《小过》初六:“飞鸟以凶。”鸟往往因为飞翔时好高骛远而遭到凶险。

《中孚》上九:“翰音登于天,贞凶。”雄鸡虽然司晨有信,但是它那种明明站在地上、却拼命伸长脖子力图将声音高亢入于天际的行为,太孤高自赏,倘若人事亦如此,则难免会有凶险。

三是关于品性的审美评判。品性是人的内涵的外在表现形式,是人类审美评判的重要根据。《周易》作者在《坤》卦六二爻辞中,对人的品性之美作了明确的表述:“直,方,大”,亦即直率、方正、宽容。这是为人的最基本、最重要的素质,具有这三种素质的人,无论做什么事情都会“无不利”。

与“直,方,大”相反,是猥琐。猥琐是一种丑陋的品性,具有这种品性的人,无论做什么事情都不会顺利。《旅》初六爻辞说:“旅琐琐,斯其所取灾。”猥琐、吝啬

的人，如果是在旅途中，不仅做事情不会顺畅，还会招致灾难。

在我国历史上，很早就有所谓的“隐士”了。隐士的产生，大多因为政权的更迭，前朝之臣为保持其气节而不愿入仕，也有的因为对现实政治不满，不愿涉足其间，保持自己的独立人格，即便高官厚禄，也难动其心。对于这一特殊阶层的人物品性，《周易》作者也表示出高度的赞赏。《蛊》上九爻辞说：“不事王侯，高尚其志。”有学问的人，即使不愿意涉足世事为政府效力，君王也应该尊重他们的绝世之学和富贵不能淫的气节品性。

《遯》卦的一些爻辞，对隐退的行为从品性角度加以分析，对于几种“高尚其志”的隐退十分欣赏。

《遯》九四：“好遯，君子吉，小人否。”已经身居高位然而仍能摒除所好，一意隐退，这惟有君子才能做到，小人是不可能做到的。

九五：“嘉遯，贞吉。”身居至尊之位而仍能进退自如，退让时达到无牵无挂、从容舒畅的境界，当然更值得赞美了。

上九：“肥遯，无不利。”隐退无疑是一种避让的行为，然而当它被运用到最佳状态时，又极具进取的威力，达到比“进”更为有效的结果，《周易》作者将这种隐退称为无所不利的“肥遯”。

可以看到，《周易》作者对于能屈能伸、屈中有伸的隐退，给予了很高的评价，因为这种隐退从另一方面体现了“直，方，大”的品性风采。

《周易》作者的审美思想，虽然大多分散于各个卦爻辞中，需要加以综合整理，才能比较清楚地看出其思想的系统性，但是，由于《周易》在我国文化领域中占据的特殊地位，它的审美价值取向对于炎黄子孙塑造理想人格的指导意义，是十分深远的。《周易》卦爻辞中对真、善、美的赞赏，对假、恶、丑的批判，对于今天的精神文明建设，无疑还将起着积极有益的作用。

外篇



一、《易传》论

自从《周易》问世,关于《周易》的辅导读物也纷纷登场。这些辅导读物从卦象、爻象、卦辞、爻辞、卦序以及《周易》形成的历史、读易的基本方法等各个方面,探幽发微,为《周易》的普及作出了贡献。在众多的辅导读物中,有七篇文字脱颖而出,它们是:《彖》、《象》、《系辞》、《文言》、《序卦》、《说卦》、《杂卦》。这七篇文字,被称为《易传》,又称《易大传》。因为前三篇文字各分上、下两篇,故又有十篇之论,史称《十翼》。无论称“传”还是称“翼”,它们对于《周易》的普及、传播,无疑起了巨大的作用。倘若没有《易传》,今人要想读懂《周易》,是十分困难的。其中:

《彖》是关于卦名、卦辞的分析,附于各卦辞之下。唐代孔颖达说:“夫子所作彖辞,统论一卦之义,或说其卦之德,或说其卦之义,或说其卦之名。”(《周易正义》)

《象》是关于卦象、爻象的分析。对卦象的分析之辞,称“大象”;对爻象的分析之辞,称“小象”。以《乾》卦为例,解释卦体的“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是大象,解释各爻象的“潜龙勿用,阳在下也”等辞,是小象。

《系辞》是《易传》中内容最丰富的一篇文章,叙述了《周易》的著作过程、命名含义、著作意向、学易方法、占筮原理、卦辞爻辞的凡例分析、吉凶断辞的意义与治国原则、卦象与器物之间的关系,等等。

《文言》是对乾、坤两卦的卦辞爻辞作专门的解释。宋代朱熹说:“此篇申《彖传》、《象传》之意,以尽乾坤二卦之蕴,而余卦之说,因可以例推出。”(《周易本义》)

《序卦》是对六十四卦以乾、坤两卦为首,咸、恒两卦为下经之首,既济、未济两卦居六十四卦末位的排列次序之合理性,在义理方面作了详细的分析解释。

《说卦》是对八卦所象征的方位、对象进行分析的一篇文章。孔颖达说:“《说卦》者,陈说八卦之德业变化及法象所为也。”(《周易正义》)

《杂卦》是对具有综、错关系的综卦、错卦予以两两并列进行解释的文字。晋代韩康伯说:“《杂卦》者,杂糅众卦,错综其义,或以同相类,或以义相明也。”

关于上述七篇文字的著作年代、作者的学派归属,易学界历来意见分歧。《易传》在易学史乃至整个中国哲学史中的地位 and 作用,学术界的看法也不尽一致。本章拟就《易传》的著作年代及其学术倾向,《易传》对中国古代哲学的贡献,《易传》的失误等三个问题,提出自己的看法。

1. 有关《易传》作者的困惑

被称为《易传》而流传至今的这七篇文字，虽然晚出于《周易》甚多，但对其著作年代和作者的认定却十分困难。最初的传说类于《论语》，出于晚年孔子之口而脱于孔门弟子之手。《史记·孔子世家》说：“孔子晚而喜《易》，序《彖》、《系》、《象》、《说卦》、《文言》。读《易》，韦编三绝。”虽然这里少了《序卦》、《杂卦》两篇，但是在后来的《汉书·艺文志》中，已经明确说明十篇均出自于孔子：“孔氏为《彖》、《象》、《系辞》、《文言》、《序卦》之属十篇。”

到了宋代，《易传》是否全部出自孔子的问题，被提了出来。欧阳修不仅从文字分析入手，认为《系辞》、《文言》、《说卦》不像出自孔子之口，而且通过各篇内容的分析，也发现有种种矛盾。例如，《文言》曰：“元者，善之长也。亨者，嘉之会也。利者，义之和也。贞者，事之干也。”是谓《乾》之四德。又曰：“乾元者，始而亨者也。利贞者，性情也。则又非四德矣！谓此二说出于一人手，则殆非人情也。”

《易传》关于八卦起源说，也不一致。《系辞》说：“河出图，洛出书，圣人则之。”尔后又说：“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观鸟兽之文与地之宜，近取诸身，远取诸物，于是始作八卦。”但是在《说卦》中却又说：“观变于阴阳而立卦。”由此可见，这些不同的说法，不会出自一人之手。

到了清代，更有人认定《彖》、《象》两篇亦非孔子所作。崔述在《洙泗考信录》中断言：“必曾子以后之人所为。”

现代关于《易传》非孔子所作的分析更多。郭沫若先生明白言道：“大抵《彖》、《系辞》、《文言》三种是荀子的门徒在秦的统治期间所写出来的东西。《象》是在《彖》之后，由别一派的人所写出来的。”而被前人视为后作的《说卦》、《序卦》、《杂卦》三篇，郭沫若先生却根据《论衡》、《隋书》中的说法，认定它们“应该是秦以前的作品”（《周易之制作时代》）。关于这三篇文字，《论衡》、《隋书》是这样记述的：

孝宣皇帝之时，河内女子发老屋，得逸《易》、《礼》、《尚书》各一篇，奏之。皇帝下示博士，然后《易》、《礼》、《尚书》各益一篇。（《论衡·正说》）

及秦焚书，《周易》独以卜筮得存，惟失《说卦》三篇，后河内女子得之。（《隋书·经籍志》）

按《隋书》的记载，《说卦》以下三篇文字，即便在秦始皇时代也已经是散佚的古籍了，由此推测其著作时间之早。

李镜池先生对《易传》的几篇文字作了详细的考证，最后认为：《彖》和《大象》写于秦焚书坑儒之后，作者是被秦始皇镇压的儒生；《小象》作于更晚的山东儒生之手；《系辞》、《文言》是经师传《易》的语录遗说的辑录，可能出于汉初经师之手；《说



卦》以下三篇则著于设立学官制之后，约在汉朝宣、元年间。

于是，关于孔子作《易传》的说法，基本上被推翻了。不料，1973年马王堆帛书《易传》出土，其中有《要》篇说道：“夫子老而好《易》，居则在席，行则在囊，有古之遗言焉，予非安其用，而乐其辞。后世之士，疑丘者或以《易》乎！”这明显地为《史记》、《汉书》中关于“孔子晚而喜《易》”乃至“韦编三绝”的说法找到了史料根据。关于孔子作《易传》的种种证伪之辞，也因此受到严重挑战。

孰是孰非？

（一）《易传》成文的大致时代

孔子晚而喜《易》，“学而时习之”，以致韦编三绝；“不亦说乎”之际，向门弟子讲论《周易》，既有史料可证，亦在情理之中。认定《易传》著作于秦汉年间的李镜池先生，曾汇聚了《象》文中的三十二条文字，发现它们与《论语》有惊人的相似。他说道：“若果我们读了儒家的一部重要的书——《论语》，再来读《象传》，就仿佛在温习旧书一般，很熟识，很易了解。《象传》这些话，差不多从《论语》里头都可以找出它相类似的话来。”（《易传探源》）

《系辞》、《文言》中，更是通过“子曰”形式直接大量编入孔子与门弟子讲解《周易》的语录。不仅内容，而且文字结构，也与《论语》没有什么区别。

由此推论：（1）《易传》的几篇文字，是在孔子讲解《周易》的基础上，由其门弟子记录整理而成的。因为孔子本人读《易》已经是晚年的事情，所以《易传》的成书时间，也晚于《论语》。同时，由于《易传》本身就是对《周易》的释义，因此也不排除在以后的流传中，包括孔学后人在内的传经者添入了自己的心得体会。早期的《易传》与晚期的《易传》在定本之间，有差异是必然的。（2）《易传》的定型不会很晚，更不应像李镜池先生所讲的那样，有些篇章迟至汉朝宣、元之间才告出世。

笔者认为，《易传》的著作年代应在孔子之后、惠施之前或与惠施同时。主要理由是：

（1）《系辞》、《文言》篇中，多以“子曰”形式编入了孔子的大段语录。这是除《论语》之外保留了孔子思想的惟一古籍资料。孔子的许多语录，如果没有像这样被及时地整理和编纂，是不可能保留下来的。由此推论，《系辞》、《文言》的编写，距离孔子的时间不会很远，最迟是在他的二传弟子时期即已成篇。也就是说，《系辞》、《文言》的编写时间，仅稍稍后于《论语》。

这一推论，与宋代欧阳修对《易传》非自孔子手书的疑问，并不矛盾。如同《论语》的编纂绝非出自一人之手，《易传》的编纂亦不可能出自一人手笔。即以《系辞》、《文言》中所录的大量语录而言，也如同《论语》、《朱子语类》一样，是在许多学生拼凑起来的回忆录的基础上整理而成的。对于创制八卦的可能性，孔子完全有可能进行过多种猜测，而他的门弟子及其再传弟子，将孔子的多种猜测一并保留下

来,也是完全可能的。即使在人类智慧日益发达的近、现代,对于爻画的起源不是也有过种种的猜测?直至张政烺先生破译了数字卦,这一纷争局面才有了根本性的改观。此就孔子之于《易传》,与其执于一说,不如列举数种可能,而更具有科学求索的精神。

今人也有根据马王堆帛书《系辞》中缺少几段“子曰”的文字,而认为传本《系辞》曾经过汉儒之手,是从《论语》等其他书篇中推演而来的。这种说法似有偏颇之处。因为持这种看法的学者,所能列举的内容不过几条。然而,在《系辞》、《文言》中,仅仅以“子曰”形式确切标明孔子语录的文字,即有三十处之多,其中:《系辞》上篇有十四条,《系辞》下篇有十条,《文言》有六条。

同时,我们也不能仅仅根据地下发掘的古文献就可以怀疑乃至否定地上流行了数千年的文献资料的可靠性。帛书《易传》及其《系辞》等篇文字,无疑是古人在多经传抄而藉墓葬才得以保存的一种版本,虽其内容互有窜夺,但是总的容量与传本并无多少差别。我们可以用它作为深入研究通行本《易传》的参考,同时也可以借助通行本《易传》来认识别种《易传》在易学史上的地位,以及在当时的传播情况。地上、地下古文献的比较研究是互相的。

总之,从形式到内容,我们都可以将《易传》尤其《系辞》、《文言》两篇文字,看作是与《论语》相同性质的作品,即使非孔子所作,亦是孔学一脉的产物;它的产生,与孔子不会相去很远。

(2)《易传》对惠施及其名辩之士的影响。在中国古代逻辑史研究方面,一直存在着这样的问题:先秦名家尤其惠施的“历物十事”命题,以及名辩之士“相与乐之”的众多命题,是在怎样的文化背景下产生的?笔者一度将惠施及其“天下辩者”的众多命题的提出归诸于邓析“两可之论”的影响。现在看来这样的分析是不够的。邓析的“两可之论”可能是受到了《周易》关于阴阳二元素的对立统一这一宇宙图式的启发;而在惠施、辩者的许多反命题中,有的命题与《易传》流传于世有着直接关系。张岱年先生认为,惠施的历物命题中,有“天与地卑,山与泽平”这一命题,其中的“天与地卑”就是《系辞》“天尊地卑”的反命题。刘大钧先生等则进一步认为,惠施的这个命题不仅是《系辞》的反命题,也是《说卦》关于“天地定位,山泽通气”的反命题。当然,惠施的反命题的提出,也同样反映了他对《周易》思想的透彻理解。在《周易》六十四卦中,不仅有☰(天)居于上而☷(地)居于下的☶(否)卦,也有☷(地)居于上而☰(天)居于下的☱(泰)卦。这些卦都是客观事物情况的抽象。由此可见,天尊地卑现象不是绝对的。山与泽亦即☶(艮)与☱(兑)的关系亦然。尤其在八卦系列中,代表山的艮卦与代表泽的兑卦处在同一层面上,例如有时象征为少男与少女,享有平等的地位。

到了战国末期,《易传》在学术界的传播已经相当广泛。荀子对于《周易》的理



解相当深刻,也非常自信,明言“善为易者不占”,是易学史上第一个以善《易》自居的学者。在他的表述中,对于《周易》中的内容,确实有信手拈来毫不费力之感。他在主张“凡人莫不好言其所善,而君子为甚”的时候,批评《坤》卦的六四爻辞“括囊,无咎无誉”是“腐儒之谓”(《荀子·非相》);将《小畜》卦的初九爻辞“复自道,何其咎”与“《春秋》贤穆公”联系起来(《荀子·大略》),亦可谓深得《周易》奥义之一例。而对于《咸》卦的义理分析,更显得轻松平常:“《易》之《咸》,见夫妇。夫妇之道,不可不正也,君臣父子之本也。咸,感也,以高下下,以男下女,柔上而刚下。”(《荀子·大略》)显然,如果没有《易传》的问世,荀子对《周易》的理解,是难能如此轻松的。在对《咸》卦的义理分析中,荀子直接援引了《彖》辞中的“咸,感也”、“男下女”、“柔上而刚下”,更说明他已经运用《易传》的解释来分析《周易》的蕴义了。

《易传》虽然著成于战国初、中期,但是《易传》中的主要内容,除了《系辞》、《文言》中的孔子语录,还有更多的思想资料,在孔子的时代,甚至比孔子更早的时期,就已经产生。这从《左传》、《国语》的二十二个筮例中,可以得到证明。

《左传》、《国语》中记载的二十二个筮例,最早一例发生在公元前 672 年,亦即鲁庄公二十二年,比孔子出生还早一百二十年;最晚的也在公元前 486 年,此时孔子还健在。筮例记载最多的正巧是在孔子出生这一时期。孔子晚年喜《易》,不仅风气使然,更有大量思想资料的积累,从中可以感觉到一种历史的必然性。这里,我们不妨沿着历史的顺序,分析春秋时期占筮活动中构成后来《易传》内容的有关资料。

《左传·庄公二十二年》记载了周王朝的史官用《周易》替陈厉公生子敬仲占卦的故事,占筮的结果是遇《观》䷓之《否》䷋,亦即第四爻由老阴变为阳。周史官按照一爻变则观本卦变爻辞的推论规则,首先引用了《观》卦六四爻辞“观国之光,利用宾于王”做为论断,然后又用本、之卦的卦象加以旁证。《观》的上卦是巽,下卦是坤;《否》的上卦是乾,下卦仍是坤。所以,周史官说:“坤,土也。巽,风也。乾,天也。风为天于土上,山也。有山之材而旺之以天光,于是乎居土上,故曰‘观国之光,利用宾于王’。庭实旅百,奉之以玉帛,天地之美具焉,故曰‘利用宾于王’。……”读着这一段对卦象的分析之辞,不禁使人联想起《说卦》中的“乾为天,为圜……为玉”、“坤为地”、“巽为木,为风……为高……”这些内容。公元前 672 年的时候,当然还不可能有《说卦》这篇文章,因此我们只能理解为三百年之后的学者将先人的上述思想材料加以归类编纂在一起,而名之《说卦》。

记载于公元前 661 年,亦即《左传·闵公元年》的一则筮例,讲的是毕万将要在晋国做官,而用《周易》占卦的故事。占筮者名叫辛廖,他在占卦遇《屯》䷂之《比》䷇后分析说:“吉。屯固,比入,吉孰大焉!其必蕃昌。震为土,车从马,足居之,兄长之,母复之,众归之……”由此,又不禁使人联想到《周易》中有关卦象的象征意义。

《杂卦》“屯，见而不失其居”，是“屯”有“固”义。《屯》卦上☵坎下☳震，《比》卦上☵坎下☷坤，《说卦》：“坤为地，为母”，“震一索而得男，故谓之长男”，“震……其于马也，为善鸣，为馵足，为作足，为的颡”，“坎者……万物之所归也。”《易传》中的上列内容，在公元前 661 年时即已成为人们的共识，三百年之后人们将它们汇集编纂，已经是很容易的工作了。

再举一个发生在孔子只有十岁时候的筮例：公元前 541 年，亦即鲁昭公元年，秦国的医和替晋侯诊断病情，认为晋侯所患为蛊疾，源于“近女室”，并援引《周易》中的《蛊》卦加以分析：“在《周易》女惑男，风落山谓之《蛊》䷑。”其中的“女惑男”、“风落山”是对《蛊》卦的上☳下☴关系的分析。下卦☳为长女，上卦☴为少男，长女主动追求少男，有诱惑之象；下卦巽又为风，上卦艮又为山，风吹山，又有万木凋零之象。由此可见，《说卦》中的“巽一索而得女，故谓之长女”、“艮三索而得男，故谓之少男”，以及“巽……为风，为长女”、“艮为山”等思想资料，在春秋末期不仅为史官所掌握，而且已经为从事医道的人所运用。

上例是先人未经占筮而直接引用《周易》中的有关卦象分析事物情况的故事。据《左传》记载，发生在孔子生活时期的这种不占而论的故事，除了上述一例外，还有三个故事，它们是：

鲁襄公二十八年，即公元前 545 年，郑国游吉引用《周易》中的《复》卦上六爻辞对楚康王贪而又骄、恃强凌弱不会有好下场的评论；

鲁昭公二十九年，即公元前 513 年，史墨引用《乾》、《坤》两卦的爻辞论证古代有龙；

鲁昭公三十二年，即公元前 510 年，史墨引用《大壮》䷡的雷在天上这一卦象评论鲁昭公被权臣季孙氏驱逐以致客死他乡之事。

在孔子生活的这一时期之前，直接引用《周易》推论事物情况的例子，在《左传》、《国语》中只有一次，即鲁宣公六年（公元前 603 年），伯廖暗引《丰》卦的上六爻辞推论郑公子曼必然遭祸。

这些记载说明，荀子赞赏的“善为《易》者不占”的情况，是随着人们对《周易》的理解程度的不断提高和普及而渐渐增多的。同时也说明，《易传》诞生于战国初、中期，完全是历史发展的必然。今人对战国初、中期先人的理性思维能力表示怀疑，而硬是要将《易传》的著作年代往后推移，实在不应该。

（二）《易传》作者的学派倾向

《易传》作者的学派倾向，或者说是学派归属问题，一度成为易学研究的一个热点。持传统观点的人认为，《易传》是儒家作品，基本观点为儒家思想；与传统观点相左的人认为，《易传》是道家的作品，尤其《系辞》，最具有道家思想的色彩。

认为《易传》是儒家作品，不仅认为《易传》的作者是孔子或者他的门弟子，尤其



《系辞》、《文言》中有大量的孔子原话，几乎与《论语》的格式一般无二，而且在《易传》的其他篇章里也饱含着孔学的观点。李镜池先生曾经从《象》中排检出三十二条，与先秦儒家典籍作比较，认为《象》辞与《论语》如出一辙。为了说明问题，这里不厌其烦且将《象》辞中关于“君子”的准则条款，悉录于下：

- (1) 君子以自强不息。《乾》
- (2) 君子以厚德载物。《坤》
- (3) 君子以经纶。《屯》
- (4) 君子以饮食宴乐。《需》
- (5) 君子以果行育德。《蒙》
- (6) 君子以作事谋始。《讼》
- (7) 君子以容民育众。《师》
- (8) 君子以懿文德。《小畜》
- (9) 君子以辩上下，定民志。《履》
- (10) 君子以俭德辟难，不可荣以禄。《否》
- (11) 君子以类族辨物。《同人》
- (12) 君子以遏恶扬善，顺天休命。《大有》
- (13) 君子以哀多益寡，称物平施。《谦》
- (14) 君子以响晦入宴息。《随》
- (15) 君子以振民育德。《蛊》
- (16) 君子以教思无穷，容保民无疆。《临》
- (17) 君子以明庶政，无敢折狱。《贲》
- (18) 君子以多识前言往行，以畜其德。《大畜》
- (19) 君子以慎言语，节饮食。《颐》
- (20) 君子以独立不惧，遁世无闷。《大过》
- (21) 君子以常德行，习教事。《坎》
- (22) 君子以虚受人。《咸》
- (23) 君子以立不易方。《恒》
- (24) 君子以远小人，不恶而严。《大壮》
- (25) 君子以非礼勿履。《大壮》
- (26) 君子以自昭明德。《晋》
- (27) 君子以莅众，用晦而明。《明夷》
- (28) 君子以言有物而行有恒。《家人》
- (29) 君子以同而异。《睽》
- (30) 君子以反身修德。《蹇》

- (31) 君子以赦过宥罪。《《解》》
- (32) 君子以惩忿窒欲。《《损》》
- (33) 君子以见善则迁，有过则改。《《益》》
- (34) 君子以施禄及下，居德则忌。《《夬》》
- (35) 君子以除戎器，戒不虞。《《萃》》
- (36) 君子以顺德，积小以高大。《《升》》
- (37) 君子以致命遂志。《《困》》
- (38) 君子以劳民劝相。《《井》》
- (39) 君子以治历明时。《《革》》
- (40) 君子以正位凝命。《《鼎》》
- (41) 君子以恐惧修省。《《震》》
- (42) 君子以思不出其位。《《艮》》
- (43) 君子以居贤德，善俗。《《渐》》
- (44) 君子以永终知敝。《《归妹》》
- (45) 君子以折狱致刑。《《丰》》
- (46) 君子以明慎用刑，而不留狱。《《旅》》
- (47) 君子以申命行事。《《巽》》
- (48) 君子以朋友讲习。《《兑》》
- (49) 君子以制数度，议德行。《《节》》
- (50) 君子以议狱缓死。《《中孚》》
- (51) 君子以行过于恭，丧过于哀，用过于俭。《《小过》》
- (52) 君子以思患而豫防之。《《既济》》
- (53) 君子以慎辨物居方。《《未济》》

读着这些“大象”之辞，会使人联想到《论语》中的有关语录。例如，“君子以容民畜众”，使人想到孔子谈论仁政时的“使民如承大祭”（《论语·颜渊》）；“君子以裒多益寡，称物平施”，使人想到孔子说的“有国有家者，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贫而患不安”（《论语·季氏》）；“君子以明庶政，无敢折狱”，使人想起孔子有关政治的分析：“政者，正也；子帅以正，孰敢不正”（《论语·颜渊》）；“君子以远小人，不恶而严”，使人联想到孔子的“危邦不入，乱邦不居。天下有道则见，无道则隐”（《论语·泰伯》）的处世原则；“君子以非礼勿履”，显然是对孔子教导颜回时讲的“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论语·颜渊》）的概括；“君子以自昭明德”，同样也是对孔子所说的“上好礼，则民莫敢不敬；上好义，则民莫敢不服；上好信，则民莫敢不用情”（《论语·子路》）的概括；“君子以言有物而行有恒”，又使人想起孔子说的“君子名之必可言也，言之必可行也”，“人而无恒，不可以作巫医”（《论语·子



路》);“君子以同而异”,也使人想起孔子“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论语·子路》)的精辟之论;“君子以见善则迁,有过则改”,不禁使人想起孔子的名言“三人行必有我师,择其善者而从之,其不善者而改之”(《论语·述而》);而“君子以朋友讲习”,更使人想起孔子率领弟子们到处游学而开学术交流风气之先的情景,以及“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的千古名言。

总而言之,《象》辞与《论语》的相似之处实在太多了,读着这些阐释卦象的文字,不禁使人有着在读《论语》的感觉;同时,又使人对儒家关于如何培养自己成为一个君子的严格要求有了全面的了解,感觉到做一个儒家所推崇的君子实在太难。

根据上面的分析,我们有理由说《易传》最迟也是儒家第三代学者的作品。

儒家能够经历千年而不衰,除了借助于汉代统治者“独尊”的外力,更重要的原因在于儒学本身,它不像先秦墨家、汉以后的道教那样具有宗教性和保守性。与别的学派相比,儒家是一个开放的学派,能够虚心地听取和兼收其他学派的精义,不断丰富自己的理论。先秦荀学与宋明理学,便是儒学发展中的两大丰碑。关于宋明新儒家在整个儒学发展史上的贡献,最近十几年学术界研究得很多。关于荀子对儒学发展的贡献,似乎研究得还不够,甚至出现了种种误会,以致有人将他视为法家的代表,因为他培养了韩非、李斯这两位对中国历史的发展起着重大影响作用的法家人物。最近又有人发出语惊四座之论,说荀子是道家人物,是战国末期黄老之学的代表人物。其实,荀子既是一位先秦儒家的集大成者,也是先秦儒学发展的推动者。在百家争鸣的时代,他不仅是一位富有思想的哲学家,也是一位典型的批评家。在《非十二子》里,他对几乎所有学派的代表人物都进行了批判,却惟独对儒家创始人孔子表示了极度的推崇,而对于道家始祖老子更从未提及。虽然如此,荀子还是汲取了道家、名家、法家的许多优秀思想成果,因而有“兼儒墨,合名法”之说。作为曾在齐国稷下学宫中“三为祭酒”的荀子,对于盛行于稷下的黄老思想,也必然有所汲取。正是这种兼收并蓄的治学精神,使得经历了三百年之久的儒学在他手中有了长足的进步。

然而,儒学之士这种兼收并蓄的良好治学方法,实在并非自荀子始,而是儒学的第三代弟子亦即《易传》的作者们开了这个风气。在《易传》中,除了大量地记录并继承了孔子的语录和思想之外,还兼收了道家始祖老子的思想,最重要的是引进了道、阴、阳这三个重要范畴。

“道”是老子所研究的核心范畴。“道可道,非常(恒)道”,他所追求的是无处不有而又空虚无形的永恒之道。正是这种空虚无形的道,“用之又弗盈”,成为“万物之宗”。而由“道”化生万物的过程,是“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的过程,是阴阳二元素互相激荡的过程,因而由此生成的万物,皆“负阴而抱阳”。老子对万物作出“负阴而抱阳”的辩证分析,笔者相信是从《周易》卦象得到了启示。因为在

此之前，只有《周易》的卦体是由阴、阳两种爻画构成，以三爻一组的方式将万物归为八大类、并由此衍生出六十四个小类。除了象征天、地的乾、坤两卦之外，其他卦体均包含有阴、阳两种爻画。

老子从《周易》中参悟而形成的思想，在春秋末战国初可谓独树一帜，因而为《易传》作者所欣赏并汲取，使其在此基础上对道与阴、阳之间的关系作了哲学的思考，提出了“一阴一阳之谓道”的观点，认为阴阳变化即是“道”，并同时提出了“器”这一哲学概念，与老子提出的“道冲”相对应，将这一对哲学范畴明确定义为“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从而将从老子那里汲取而又发展出来的新思想，很自然地融汇到了儒学体系之中。

战国中期，正是邓析首开风气的名辩思潮渐渐走向高峰的时期。《易传》作者及时汲取了名家的逻辑思想，尤其将名家有关类概念的研究成果，应用到对《周易》的阐释之中。《系辞》中有这样一段文字：“夫易，彰往而察来，而微显阐幽；开而当名辨物，正言断辞则备矣。其称名也小，其取类也大，其旨远，其辞文。”《易传》作者第一次明确地认识到了《周易》的“彰往”与“察来”的逻辑关系，并将它的逻辑功能分为两个层次，一是“当名辨物”，即作为概念具有反映事物对象的功能；二是“正言断辞”，即对事物情况作出正确判断的功能。不仅如此，还指出了卦名的外延虽然比较小，但是它们所象征的类的范围却很大。《易传》作者从名辩学者那里汲取到的关于名、辞、类的逻辑思想，对于揭示《周易》的逻辑价值，无疑具有极大的帮助。

《易传》作者兼收名家思想，将这些名辩思想融汇到对《周易》的阐释之中，同时也给后来的名辩之士以启发。其中最为重要者，大概要数“位”概念对战国末期的名家集大成者公孙龙的影响了。在《易传·象》中，“位”的分析特别多，例如：“兼山，艮，君子以思不出其位”、“往蹇来连，当位实也”、“解而拇，未当位也”、“孚于剥，位正当也”、“弗过遇之，位不当也”等。《易传》作者所讲的“位”，虽然是指阴爻、阳爻与其所居爻位属性是否相应相称的问题，亦即阳爻居阳位，阴爻居阴位则“当位”，阳爻居阴位或阴爻居阳位为“不当位”，但是这种爻之实与爻之位相应相称为“吉”（当），不相应相称为“凶”（不当）的观念，对于《易传》之后的后期名家关于名实问题的逻辑讨论，无疑起了触类旁通的启发作用。公孙龙将爻画与爻位的关系引申到了名（概念）与实（事物对象）之间的逻辑关系，提出了“出其所位非位而位其所位焉，正也”的正名原则，并且进一步提出了“其名正则唯乎其彼此焉”、“彼彼当乎彼，则唯乎彼，其谓行彼；此此当乎此，则唯乎此，其谓行此。其以当而当也，以当而当，正也”的正名标准。

由上述分析可以作出这样一个判断：《易传》的思想基础是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学，但也兼蓄道、名等百家思想，因而《易传》作者的学派归属应为儒家，而非道家或名家等学派。如果我们仅仅抓住其中几句话而不看其主流，便轻率地宣称其为道



家著作或名家著作,就必然会造成智者见智谓之智、仁者见仁谓之仁的局面,争论也必然如同“瞎子摸象”无休无止。对《易传》学派倾向的认定是如此,对先秦其他学派学者的评论亦如此。

2. 《易传》在易学史上的主要贡献

《易传》在易学史上有着特殊的地位,当然是因为它是阐释《周易》的第一部著作的缘故。易学界普遍认为,《易传》使得《周易》由占筮之书上升为哲学著作,《易传》是用哲学的眼光看待和分析《周易》的。但《易传》在易学史上的贡献,其实不仅仅表现在对哲学的发微。

《易传》在易学史上的贡献,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 开启玄奥之门的钥匙

《易传》汇集了先人关于卦体之象征意义的典型材料,并在此基础上对卦体的种种意蕴作了比较准确的解释。

《说卦》是汇集先人关于八经卦象征物材料最为丰富的一篇文章。在汇集材料时,《说卦》作者采取了有序与无序的方法进行编排。所谓有序,是指八经卦所象征的对象为同一系列的内容,例如按身体的各个部位,汇编成“乾为首,坤为腹,震为足,巽为股,坎为耳,离为目,艮为手,兑为口。”按家庭成员的构成,将八经卦汇编成父、母、长男、长女、中男、中女、少男、少女。所谓无序,是将八经卦所象征的对象按类合并在一起,亦即将每个卦所象征的所有对象汇聚在一起。例如:“乾为天,为圆,为君,为父,为玉,为金,为寒,为冰,为大赤,为良马,为老马,为癯马,为驳马,为木果。”其中,象征物最多的卦是“坎”计有二十种之多:“坎为水,为沟渎,为隐伏,为矫輮,为弓轮;其于人也,为加忧,为心病,为耳痛,为血卦,为赤;其于马也,为美脊,为亟心,为下首,为薄蹄,为曳;其于舆也,为多眚,为通,为月,为盗;其于木也,为坚多心。”

切莫轻视《说卦》中的这些资料汇编。若无这些材料,我们就无法对一个六爻重卦进行上、下经卦关系的分析,也就很难理解六十四个六爻重卦究竟象征什么事物情况。而有了这些基本材料,我们就能对《象》中的“云雷,屯”、“山下出泉,蒙”、“云上于天,需”、“天与水违行,讼”这类文字有所理解。

与《说卦》相比,《象》对卦体的解释就更进了一步。它不仅对八经卦的象征对象作了简单罗列,而且也对由重卦中的上、下两经卦的象征对象之间的关系作了一定的解释。例如:《屯》䷂上卦是坎下卦是震,坎为云,震为雷,因而有“云雷”之解;《蒙》䷃上卦是艮下卦是坎,艮为山,坎为水,因而有“山下出泉”之解;《需》䷄上卦是坎下卦是乾,坎是云,乾是天,因而有“云上于天”之解;《讼》䷅上卦是乾下卦是坎,乾是天,坎是水,天上升而水下流,两者相悖逆,因而有“天与水违行”之解。

卦名卦辞的作用虽是明象,但由于它是结合卦象而列举的一个例子,也由于早期先人那种只有同时代的人才能熟悉和理解的语言形式,因而后人在阅读时便有艰难之感,甚至早如春秋末期智慧如孔子那样的大贤大哲,读起卦爻辞来依然十分艰苦,难免“韦编三绝”。《周易》中的《彖》这篇文章,对六十四卦的卦名及其卦辞作了精辟的解释,使得后人在阅读《周易》时,对每个卦所象征的意义以及该卦的主要内容的理解有了比较准确的导引。

尽管如此,仍有学者在浅尝之下对卦名卦辞发生种种误解,即使像李镜池这样的易学专家,亦难免走过一段弯路。他在1931年发表的《〈周易〉筮辞考》中认为,有一部分的卦名与卦爻辞在意义上有关联,有一些卦名与卦爻辞有部分关联,还有一些卦名与卦爻辞全无关联,“如《乾》,《乾卦》据说是指‘天’说的,然‘乾’不训‘天’,《乾卦》卦、爻辞亦不说天。《坤》为地,为顺,然《坤卦》卦、爻辞亦不言顺。《小畜》诸爻不言畜。”尤其对于《渐》卦的卦名与卦、爻辞之间,在李镜池先生看来简直风马牛不相及:“‘渐’,说的是鸿之渐,与所言之事没关连(联)的,甚至简直不言事,只言鸿。‘鸿渐于干’,‘鸿渐于磐’,‘鸿渐于陆’等,不过是起兴诗歌式的话,与所言‘小子厉有言’,‘饮食衎衎’,及‘夫征不复,妇孕不育’等有甚么相干呢?”、“‘渐’与《渐卦》卦、爻辞是没有关连(联)的,虽然他用了个‘渐’字来连贯了每条卦、爻辞。”

李镜池先生对卦名的这种误解,长达三十年之久。直至1962年,李镜池先生在《〈周易〉卦名考释》一文后的补记中,才纠正了这一误解,坦率地承认说:“最近写《周易通义》一书,才明白卦名和卦、爻辞全有关系。其中多数,每卦有一个中心思想,卦名是它的标题。”

这也说明,虽然《彖》辞具有解释卦名卦辞的功能,但并不是一看就明白的文字。如何准确理解它的释义,仍然是一项比较艰苦的工作。

当然,《彖》辞作者在对卦名卦辞进行解释的同时,也将自己学习《周易》的心得融汇了进去。例如,《乾》的卦名、卦辞,总共只有五个字:“乾:元、亨、利、贞。”《彖》的作者却由此生发出“万物资始,乃统天;云行雨施,品物流行”的思想,认为万物就是有了天才开始;万物的产生,是通过云气的流行,雨水的布施,物质的互相流动激荡渐渐凝聚成各自的形态。不仅如此,《彖》的作者还进一步说明了万物属性的形成,是由于天道的作用:“乾道变化,各正性命,保合太和。”

《彖》辞在对卦名、卦辞进行释义的时候,往往是结合卦象对卦辞作出解释,这就表明了卦名、卦辞的含义,更富有内在的可靠性,而不是近、现代疑古派学者所谓的仅仅是占筮记录的拼凑。以《彖》辞对《泰》卦的分析为例:

泰,“小往大来,吉,亨”,则是天地交而万物通也;上下交而其志同也;内阳而外阴,内健而外顺,内君子而外小人。君子道长,小人道消也。



《泰》卦的卦象是上坤☷下乾☰，象征天阳之气下降而地阴之气上升，因而有“天地交而万物通”之论；又，坤为众，天为君，故又有“上下交而其志同”之论。乾为纯阳之卦，象征刚健；坤为纯阴之卦，象征阴柔，因而又有“内阳而外阴，内健而外顺”之说。从六爻整体分析，三阳爻居于下，有渐长之势；三阴爻居于上，有渐退之势，因而又有“君子道长，小人道消”之说，既是对卦辞“小往大来”的阐释，亦是对整个卦象的分析。

由此可见，如果我们在读《彖》这篇文章时，能够结合象、辞，细细体味其蕴义，是不难发现它对于阐释卦名、卦辞的重大作用的，同时也会觉得古人关于言生于象、以言明象的分析，确实揭示了象、辞之间的内在联系，就不会再产生什么卦辞爻辞是占筮之辞的拼凑这一类亵渎《周易》的想法。《系辞》中有一句话，道出了《彖》辞在阐释《周易》中的重要作用：“知者观其彖辞，则思过半矣。”李镜池先生早期关于占筮之辞的议论，显然是因为没有细读《彖》辞之故；他经历了三十年的跋涉之后才发现自己的这一失误，虽然晚了一些，但从他的文章中可以看出，自有一种“朝闻道，夕死可矣”的欣喜。然而时至今日，仍有人作异想天开之想，撇开了卦象去演绎《周易》卦、爻辞是个人政治生活的传记等一类神话，可见其不仅对卦象认识甚浅，而且对于《彖》这样一篇解释卦名卦辞的重要文章似乎亦不曾一顾。

《系辞》无疑是《易传》中最为重要的文字。它对于《周易》的理解和阐释，更是全方位的，并且富有哲理。除了对《周易》的起源作出了说明，对象与辞的关系作了哲学的解释，援引孔子语录对许多重要的卦、爻辞进行了阐释之外，还对重卦的六个爻的功能与属性进行了言简意赅的剖析。且看下面这两段文字：

六爻相杂，唯其时物也，其初难知，其上易知，本末也。

二与四同功而异位，其善不同，二多誉，四多惧，近也。柔之为道，不利远者，其要无咎，其用柔中也。三与五，同功而异位，三多凶，五多功，贵贱之等也。

前一段文字，是关于六个爻的属性的总论，以及初爻与上爻的属性分析。认为六个爻的阴阳相杂，表示事物在不同时间和环境条件下的状态。初爻象征事物刚开始，对于它所反映的事物对象的发展趋向还难以知晓；上爻象征事物的终结，它所反映的事物对象的结局已经明显；初爻与上爻，是卦的本末，反映了事物情况的初始与结局。

但是，任何事物都有一个发展变化的过程，因而仅仅用初爻、上爻去反映是不完整的。要完整地反映事物发展过程中的种种是非得失及其规律，则非分析研究

中间的四个爻不可。那么，中间四个爻的属性情况又如何呢？第二爻与第四爻的功用相同，亦即都是阴位，但是这两个爻在整个卦体中的位置却不同，它们的结果也就不一样，第二爻多荣誉，第四爻却多恐惧。原因是第二爻处在下卦的中位，具有柔顺中正的德性，与君位的第五爻既保持一定的距离又有互相呼应的关系；而第四爻虽则柔而不中，紧靠着君位的第五爻，不免时时有伴君如伴虎的恐惧。第三爻与第五爻同属阳位，功用相同，但是这两个爻在整个卦体中的位置却不同，它们的结果也就不一样，第三爻多凶险，第五爻多功绩。原因是第三爻象征低贱之位，第五爻却象征高贵的君王之位。但凡事失败，第三爻是替罪羊；事情成功了，功劳归君王。数千年的政治史，已证明“三多凶，五多功”之不为虚言。

《系辞》作者关于“二多誉、四多惧”、“三多凶、五多功”的分析结论，显然是在归纳六十四卦的中间四个爻辞的吉凶断语基础上得出的。六爻卦体中的中间几个爻因位置不同而造成功能及其结果的差异，反映了《周易》作者的思想，但是《系辞》作者将它准确地概括并一语道破，其在易学史上的贡献是不言而喻的，对于后人准确理解《周易》起了很好的引导作用。

《易传》的另两篇文字，即《文言》与《杂卦》，前者是对《乾》、《坤》卦、爻辞的阐述与发挥，后者是对卦名的解释。这两篇文字，可以看作是前面几篇文字的余绪。

总之，《易传》的几篇文字，构成了开启《周易》玄奥之门的一把钥匙，使我们能够比较顺利地读懂《周易》的象和辞。试想，如果没有《易传》中的这些文字的阐释，面对六十四个阴阳符号组，面对“元，亨，利，贞”这一类恍若天书的文字，要想步入《周易》的大门，谈何容易！

（二）对事物情况之间的种种联系进行了系统的分析

《周易》六十四卦，以《乾》、《坤》开首，以《既济》、《未济》告终，其排列的次序究竟以什么为根据？若无《序卦》，可能至今仍是一团谜。《序卦》在《易传》前几篇文字对各个卦、爻分析的基础上又前进了一步，不仅揭示了事物内部的发展规律，而且揭示了事物情况之间的种种联系。《序卦》作者对六十四种事物情况内部的发展规律及其相互之间的联系，运用了以下五种语言表达形式加以揭示：

第一种表达形式是，运用“有……然后有……”的联系词，揭示事物情况之间的自然演进关系。例如：

有天地，然后有万物。
有万物，然后有男女。
有男女，然后有夫妇。
有夫妇，然后有父子。
有父子，然后有君臣。



有君臣，然后有上下。

有上下，然后礼仪有所错。

从天地生万物一直到等级生礼仪的叙述，反映了战国时期的先人已经对生物进化、社会进化的历史有了正确的认识。正是在这个前提下，《序卦》作者才可能对事物之间的互相联系有了一个合乎逻辑的分析。

与“有……然后有”相似的另一种表达式是，“……然（而）后……故……”，例如：

有事而后可大，故受之以临。

物大然后可观，故受之以观。

可观而后可有所合，故受之以噬嗑。

致饰然后亨则尽矣，故受之以剥。

物畜然后可养，故受之以颐。

入而后说之，故受之以兑。

说而后散之，故受之以涣。

仔细分析这一种表达式，其实只是前者的省略式，表达的也是一种递进关系。

第二种表达形式是，运用“……必有……故……”的联系词，揭示两类事物情况之间的某种联系。例如：

饮食必有讼，故受之以讼。

讼必有众起，故受之以师。

众必有所比，故受之以比。

比必有所畜，故受之以小畜。

豫必有随，故受之以随。

以喜随人者必有事，故受之以蛊。

陷必有所丽，故受之以离。

这种表达形式，揭示了前一类事物情况为后一类事物情况的充分条件。也就是说，在上列七种分析中，“需”（饮食）是“讼”的充分条件，“讼”是“师”（众）的充分条件，“师”是“比”的充分条件，“比”是“小畜”的充分条件，“豫”是“随”的充分条件，“随”是“蛊”（事）的充分条件，“坎”（陷）是“离”（丽）的充分条件。这里所说的充分条件，是指“必有”这一联结词所揭示的逻辑关系。

在揭示事物之间的充分条件关系时，关键的联系词是“必”，因而在有的时候，《序卦》作者便省略了“有”字，而将“……必有……故……”简单地表述为“……必……故……”。例如：

物生必蒙，故受之以蒙。
与人同者，物必归焉，故受之以大有。
有大而能谦必豫，故受之以豫。

由这一类表达形式可以看到，《序卦》作者对于事物之间的必然性联系，已经有了较深的认识。

第三种表达形式是，“……不可以终(久)……故……”。这种表达形式在《序卦》中较多。例如：

物不可以终通，故受之以否。
物不可以久居其所，故受之以遯。
物不可以终壮，故受之以晋。
物不可以终难，故受之以解。
物不可以终动，止之，故受之以艮。
物不可以终止，故受之以渐。

在这些分析中，《系辞》作者以“……不可以终(久)……”的表达形式，对通畅(泰)与闭塞(否)，久居(恒)与退隐(遯)、强盛(壮)与上进(晋)、险难(蹇)与缓解(解)、动(震)与止(艮)，以及停止(艮)与渐进(渐)这六组事物情况之间的联系作了辩证的分析，认为任何事物情况都不可能永远处于某种状态之中，它必然会发生变化，向着其对立面转化。《易传》作者的这一分析，既将事物情况之间的联系作了说明，又从哲学的高度揭示了事物的运动亦即发展变化的绝对性。

第四种表达形式是，“……不可(以)不……故……”。这种表达式在《序卦》中仅有三处：

物稚不可不养也，故受之以需。
夫妇之道不可以不久也，故受之以恒。
井道不可不革，故受之以革。

幼稚的儿童(蒙)与饮食养育(需)、夫妇关系(咸)与感情持久(恒)、居住条件



(井)与环境变化(革),这是人类生存中最切身因而也是至关重要的三大问题。该给予的必须给予,该持久的必须持久,该变革的必须变革。《序卦》作者运用双重否定的表达形式,目的在于强调这一类事物情况之间的重要联系。

第五种表达形式是,“……莫若……故……”。这种表达形式在《序卦》中只有两处:

革物者莫若鼎,故受之以鼎。

主器者莫若长子,故受之以震。

运用“莫若”这种具有选择意蕴的词语作为联结词,以强调后者之于前者的最佳选择性。这是选择的结果,省略了选择的过程。

《序卦》作者运用上述表达形式,揭示了六十四种事物情况之间的有序联系,而对《周易》作者关于《周易》符号系统的排列顺序的逻辑性作出了解释。这在整个易学史上既是第一次也是惟一的一次解释,对于尔后的易学研究有极为重要的影响。同时,从上述表达式中,我们也可以看到,《序卦》作者的思维能力已经有了相当高的水准,这与那个时代名辩思潮的激荡,名理研究的深入发展,显然有着密切的关系。

当然,《序卦》作者对六十四卦之间前后相继的分析,也并非尽善尽美,有时难免也有牵强,乃至明显违反逻辑的说法。例如,在分析《震》卦与《艮》卦的前后相继关系时,这样言道:“主器者莫若长子,故受之以震。震者,动也。物不可以终动,止之,故受之以艮。”在前一段话中,震象征长子,因此由《鼎》而继之以《震》;然而在后一段话中,为了引出《艮》即停止的问题,又马上将《震》赋以“动”的意义。这样,在同一语境中,《震》的意义便由“长子”悄然换成了“动”。于是,在逻辑上犯了偷换概念的错误。

尽管《序卦》存在着这一类不足,但我们不能由此否定它对事物情况之间的内在联系的朴素辩证的分析。

(三) 关于象、辞、意三者关系的分析

《周易》由卦象和卦辞、爻辞组成。在《易传》之前,尤其在春秋中期,人们普遍运用《周易》决疑解难,但是对于先人制作卦象的根据和目的究竟是什么,卦象与卦辞、爻辞之间究竟是什么关系等问题,似乎并没有作过认真的反思。而在易学史上,是《易传》作者第一次对这些问题进行了思考,阐述了自己的见解。

《易传》关于象、辞、意的分析,集中在《系辞》这篇文章中。《系辞》作者认为,“《易》者,象也;象也者,像也。”《周易》是讲卦象的一部书,而卦象则是对事物的象征。

那么,这种象征事物的卦象,又是怎样产生的呢?“……夫象,圣人有以见天之际,而拟诸其形容,象其物宜,是故谓之象。”《系辞》作者认为,卦象的产生,是圣人看到天下事物纷繁复杂,因而仿照各种事物的外部形态,根据事物的固有属性,进行恰如其分的抽象而形成相应的卦体。

先人为什么要创制卦象?《系辞》作者援引孔子的话说:“书不尽言,言不尽意。”因为任何著作都不可能写尽所欲抒发的言语,而言语也不可能道尽所欲表达的思想。因此,便创制了能够完全展示人的思想的卦象,并且通过卦爻穷尽事物发生发展的阴阳变化,通过系于卦、爻之后的文辞道尽所要表达的言语:“圣人立象以尽意,设卦以尽情伪,系辞焉以尽其言。”

在卦象与卦、爻辞的功能以及相互之间的关系方面,《易传》作者并没有作明确的区分,而往往是联系在一起论述的。例如:“圣人设卦观象系辞焉而明吉凶”、“君子居则观其象而玩其辞。”虽然如此,还是从中体会到卦体与系辞的功用之不同,卦体的功用是“观象”,而所系之辞的功用是“明吉凶”。正因为通过辞可以辨明“吉凶”,所以对卦、爻辞所含蕴义,要仔细把玩、潜心体悟。

有关卦、爻辞的定义和分析,在《系辞》中还有不少,例如:“系辞焉以断其吉凶,是故谓之爻”,这里所说的“爻”,指的是爻辞;“辨吉凶者存乎辞”,指的是卦辞和爻辞;“系辞焉而命之,动在其中矣,”指的是爻辞。

《易传》作者关于象、辞、意的分析,给后来的易学研究者以很大的启示。魏晋王弼便是在《易传》的基础上展开了深入的研究。王弼关于卦象与卦、爻辞的功用说得非常明白:“夫象者,出意者也。言者,明象者也。尽意莫若象,尽象莫若言。”对于卦象、卦辞爻辞、意义三者之间的关系,王弼同样说得很透彻:“言生于象,故可寻言以观象;象生于意,故可寻象以观意。”

不仅如此,王弼还从学《周易》的目的出发,对读《周易》的方法,提出了卓越的见解,认为学《易》的目的在于“得意”,这种“得意”,似乎就是孔子说的“闻道”。从这个目的出发,无论明象的“言”,还是出意的“象”,都只是一个又一个中间环节。系辞的目的既是明象,那么一旦理解了卦象,就不必再记住卦辞、爻辞;卦象既是为了内蕴事物之意义,那么一旦把握了卦象所含蕴的意义(亦即“闻道”),就不必再记住卦象。总之,一旦“得意”,则辞、象皆可忘。正因为如此,不可拘泥于卦象及其卦辞爻辞的象征与例说,“义苟在健,何必马乎?类苟在顺,何必牛乎?爻苟合顺,何必坤乃为牛?义苟在健,何必乾乃为马?”(《周易略例》)

如果说《易传》作者对《周易》的哲学智慧作了成功的开发,使得《周易》成为一部极具影响的哲学著作,那么,王弼关于卦象、卦辞爻辞、象征意义三者关系的分析,则再次成功地揭示了《周易》的逻辑属性,将《周易》的思维模式上升到了逻辑学的高度。文化财富的积累,总是循序渐进的。在充分肯定王弼的这一重大贡献时,



我们切莫忽视《易传·系辞》作者对象、辞、意所作的种种分析。王弼论高盖世，《易传》功不可没。

（四）对“道”的阐述

有学者见“道”思“家”，因为《易传》中多有关于“道”的叙述，便认定它是先秦道家的作品。事实上，道家固然言“道”，但是“道”作为中国古代哲学的重要范畴，并非道家专利。

早在春秋中、后期，先人就开始使用“道”这个概念，例如治理郑国的子产便提出“天道远，人道迩，非所及也”（《左传·昭公十八年》）。稍后的老子，更是进行了专题性的研究，写下了“道可道，非常（恒）道”的《道德经》，认为“道”是先天地而生的宇宙本原：“有物混成，先天地生，寂兮寥兮，独立而不改，周行而不殆，可以为天下母。吾不知其名，字之曰道。”（《老子·二十五章》）这种无法用语言、概念来定义的自然之道，称为“常道”（或称“恒道”）：“道可道，非常（恒）道”（《老子·第一章》）。与老子同时的孔子，也谈“道”，但他在“天道”与“人道”之间，偏重于人人皆可学、人人皆须学的人道：“君子学道则爱人，小人学道则易使也。”（《论语·阳货》）

与《易传·系辞》作者年代相近的战国中期学者庄子，在老子与孔子之间，选择了老子，也从宇宙本原方面探讨“道”的理论。他对“道”作了这样一番描述：“夫道，有情有信，无为无形；可传而不可受，可得而不可见；自本自根，未有天地，自古以固存；神鬼神帝，生天生地；在太极之上而不为高，在六极之下而不为深，先天地生而不为久，长于上古而不为老。”（《庄子·大宗师》）

《易传》作者，则综合了老子、孔子关于“道”的思辩成果，将不可道的“常（恒）道”与可道的“非常道”结合在一起，亦即将缥缈的宇宙本原及其秩序、关系等结构的探索与人类社会的理想法则及其道德秩序、人际关系等合理的结构糅合到了一个理论体系中加以分析和研究，展示了“道”的“至大无外，至小无内”的属性。

《系传》作者在这一方面的最大贡献，是不仅对“道”作了描述性定义，将无形的“道”与有形的“器”加以严格的区分：“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系辞》），认为无形的“道”是居于有形的器物之上的理性的东西；而且对“道”作了内涵性定义：“一阴一阳之谓道”（同上），认为“道”是阴与阳这两种矛盾势力的对立统一。

在老子的时代，还认为宇宙本原的“道”是不可道的“恒道”，然而到了战国初、中期，《易传》作者却已经找到了“恒道”亦可道的“形而上者”的表述，从而抹去了老子加诸于“道”的那种只可意会而不能言传的神秘色彩。

《易传》作者认为，《周易》是依照天地的自然法则作成，能够摹略天地万物之然：“易与天地准，故能弥纶天地之道”（《系辞》），因此，《周易》中包含着形而上的“恒道”，这种恒道又称“太极”。从宇宙的本原“太极”到反映世界的八种基本元素

的八卦之间，共有四个层次：“易有太极，是生两仪，两仪生四象，四象生八卦。”（同上）这是《易传》作者从“道”这个宇宙本原出发演绎出来的一整套概念体系。由易道首先演绎出来的是一对既对立又统一的概念，这就是阴与阳。这就从生成论的角度对“一阴一阳之谓道”作出了解释。所谓“两仪”即是“阴阳”，是“形而上者”亦即理念性的思维对象。当它们转化为“形而下者”的时候，可以象征天与地，男与女，君与臣，昼与夜，刚与柔等。互相对立的阴、阳又可以各自分而为二，于是从阴、阳这一对概念出发，再次演绎出老阴、少阴和老阳、少阳。这四个“形而上”的符号组，可以象征相应的“形而下”的事物情况，例如，可以分别象征一年四季，即少阳象征春天，老阳象征夏天，少阴象征秋天，老阴象征冬天。从这四个“形而上”的概念出发，进一步演绎出乾、坤、震、巽、坎、离、艮、兑八个概念，这就是在中国文化史上享有盛名的“八卦”。八卦所象征的“形而下者”，就更加具体生动。

可以看到，这一系列概念是从“恒道”亦即“太极”这个最高范畴不断演绎出来的，构成了反映宇宙本原、世界结构的高层面的概念系统。从这个概念系统出发，《易传》作者又多视角多层次地分析了《周易》的“道”的理论体系。

“三道”说，是《易传》作者研究“道”的又一成就。《系辞》认为，《周易》这部书“广大悉备”，概括起来有三种道，即“有天道焉，有人道焉，有地道焉”。《说卦》作者则揭示了《周易》中的天道、地道、人道的的主要属性：“立天之道曰阴与阳，立地之道曰柔与刚，立人之道曰仁与义。”

“三道”之下，自然又有种种的可道之道。例如，人道之下有“家道”，《彖》辞在论及《家人》卦时说：“父父，子子，兄兄，弟弟，夫夫，妇妇，而家道正也。”

在《易传》作者看来，《周易》六十四卦的每一卦象，都蕴含着一种可道之道，它们之所以不是“恒道”，是因为始终处在变化流动之中。这些“非恒道”的变化流动性，通过卦中各爻的变化得以体现。例如，《坤》卦的上六爻，通过“龙战于野”的譬喻，体现了“其道穷”；《大畜》卦的上九爻，通过“何天之衢”的譬喻，体现了“道大行”；《颐》卦的六三爻，通过“十年勿用”的譬喻，体现了“道大悖”。

由上述分析可以看到，《易传》关于宇宙本体及其世界结构、次序的“道”的分析，既有老子注重“天道”的思想色彩，也有孔子注重“人道”、主张“仁”与“义”的思想色彩，尤其对于“道”的多层次的分析以及易道流变的思想，对于尔后的宇宙本体研究具有深刻的影响。

3. 《易传》的失误

《易传》在易学史乃至整个中国哲学史上的地位和积极的影响作用不容忽视，但是它的失误也同样不容忽视。《易传》的失误，笔者认为主要表现在以下两方面：



（一）所谓“忧患意识”的误解

自古及今，许多学者都认为《周易》中充满着忧患意识，而形成忧患风格的原因，乃《周易》作者的时代、个人经历使然。有的学者因此这样叙说：“中华民族在忧患中诞生，经邦济世之宝典——《周易》在忧患中形成。”颇有似是而非的感觉。其实，任何一个民族，都有过忧患的历史，都是在激烈残酷的生存竞争中谱写自己的历史。有头脑的思想家们，也在忧患中写下了许多不朽篇章而光照后人。有些身处忧患中的志士，甚至将忧患当作“寻常事”、写下了“留得豪情作楚囚”之类充满乐观精神的光辉诗篇。因此，在忧患处境中写下的作品，与作品是否有忧患色彩并没有必然的联系。

说《周易》充满着忧患意识，肇端于《易传·系辞》中记载有孔子的一段话：“乾坤其易之门邪？乾，阳物也；坤，阴物也。阴阳合德，而刚柔有体，以体天地之撰，以通神明之德。其称名也，杂而不越；于稽其类，其衰世之意邪？”孔子的“其衰世之意邪？”本来只是一种猜测性的疑问之辞，然而《系辞》作者却由此进行了一系列演绎：

《易》之兴也，其于中古乎？作《易》者，其有忧患乎？

《易》之兴也，其当殷之末世，周之盛德邪？当文王与纣王之事邪？是故其辞危，危者使平，易者使倾，其道甚大，百物不废，惧以始终，其要无咎，此之谓《易》之道也。

《系辞》作者凭藉“衰世之言”这四个字，推测《周易》创作的时间可能在“中古”，《周易》作者可能处在忧患之中；继而进一步以“中古”推测“殷之末世，周之盛德”，从“忧患”推测“当文王与纣王”之事。由于没有历史根据，《系辞》作者起初只能作为疑问提出来，表现出几分谨慎。不料，《系辞》作者竟又将这一疑问之词作为前提，由此推出结论：“是故其辞危”，乃至“惧以始终”，亦即危惧忧患之辞贯穿于《周易》的始终。

于是，西汉史学家司马迁便总结《系辞》作者这两段猜测之辞，得出了“文王拘而演《周易》”的结论。

关于周文王究竟是在囚禁期间写了《周易》，还是囚禁前后写了《周易》，其实都不重要。重要的是《周易》究竟是不是如同《系辞》作者说的那样，是一部“惧以始终”的忧患之作？

仔细查阅《易传》，我们还可以发现它记载有孔子的这样一段语录：“危者，安其位者也；亡者，保其存者也；乱者，有其治者也。是故君子安而不忘危，存而不忘亡，治而不忘乱，是以身安而国家可保也。”《易》曰：“其亡其亡，系于苞桑。”粗略地看，孔子这段对《周易》的评论文字似乎满怀着忧患意识。其实不然。孔子仅仅是根据

《否》卦的九五爻辞而生发议论，而《否》卦的九五爻辞“其亡其亡，系于苞桑”的意思是：如果能居安思危，始终保持“我将要灭亡，我将要灭亡”的警惕，反而能够长治久安，如同根深叶茂的桑树一样稳固。孔子正是从这一爻辞出发，从正反两方面阐述危与安、亡与存、乱与治这三对矛盾的辩证关系，体现了古代先人对于辩证法的理解和运用。

就像孔子对于上述三对矛盾的辩证阐述一样，在整个《周易》系统中，六十四卦都蕴含着这种朴素的辩证思想，既有从吉到凶的辩证分析，也有从凶到吉的辩证分析。

我们先举几个从吉到凶的辩证分析。

《屯》卦的初九爻断辞是“利居贞，利建侯”，随着事物的发展，渐渐由“利”向着“不利”转化，发展到九五爻时已经出现“小贞吉，大贞凶”的局面，至上六爻时，爻辞终于呈现出“泣血涟如”这样一种凶险无比的结果。

《小畜》卦的初九爻辞断语为“吉”，然而发展到第三爻时，断语出现“夫妻反目”，至上九爻辞，已经“妇贞厉”，“君子征凶”，无论阴、阳都难讨好的结果。

《益》卦的初九爻辞断语是“元吉，无咎”，至九五爻辞还是吉的形势，然而到了上九爻时，局面顷刻改观，断语为“凶”。

《既济》卦初九爻辞的断语是“无咎”，但是这个六爻皆得位的卦发展到最后，上六爻辞却断语为“厉”。

然而，由初爻的“凶”发展到上爻的“吉”的卦例，较前一类更为众多。亦举几例为证：

《豫》卦的初六爻辞断语是“凶”，其上六爻辞的断语已经转化为“无咎”。

《大畜》卦的初九爻辞断语为“厉”，发展到了第四爻之后，爻辞断语已经非“吉”则“亨”。

《颐》卦的初九爻辞断语为“凶”，发展到了上九爻时，其断语已经“吉”而且“利”。

《未济》卦初六爻辞断语是“吝”，发展到后来，其上九爻辞的断语则为“无咎”。

不仅卦的发展规律是如此，而且爻的内部，也往往蕴含着吉凶转化的辩证因素，这大致可以分为以下三类情况。

一是按爻位及上下爻之间的关系，本来的不利因素被淡化乃至消失，这一类情况的断语以“悔亡”为标志。例如：

《艮》卦的六五爻，以阴爻居阳位而不正，本应有后悔之事，然而它又处在上卦的中位，具有中庸德性，象征一个人虽然处在非位状态，然而能够中肯待人，这样，后悔之事也就能避免发生。所以，六五爻辞说：“艮其辅，言有序，悔亡。”

《涣》卦的九二爻，则以阳爻居阴位，所居之位亦不正，且处在下卦“坎”即险陷



的中间,这是一个本来应有悔恨之事的境遇。但是“九二”与“初六”阴阳亲比,相依相济,有这样一个基础,本来可能发生悔事的因素,也就消失了。所以爻辞说:“涣奔其机,悔亡。”在涣散之中能够寻找到一个合适的安稳之所在,确实是一种避免灾祸的明智选择。

总之,凡是标以“悔亡”结语的爻辞,都属于这一类于变化中寻求消灾避难的情况。

二是本来凶险的境遇,在发展过程中向着吉利的方向转化。这一类情况,比第一类仅仅是消灾的转化,显然更富有积极进取的意义。例如:

《需》卦的上六爻,不仅以阴居阴而阴柔乏力,而且处在《需》卦的极点,力与高位不相协调,因此身在上卦“坎”即险陷之间而不能解脱。但是,它与刚健的“九三”阴阳相应,只要“上六”保持其柔顺本性,恭恭敬敬地对待地位比较低微的“九三”,就能取得“九三”的全力援助,并且在“九三”的率领下,下卦的其他两个阳爻都能同心协力予以帮助,所以爻辞说:“入于穴,有不速之客三人来,敬之,终吉。”

《讼》卦的初六爻,在讼事中难免要吃亏。但是,它积极追求阴阳相应的“九四”,冲破“九二”的阻碍,努力争取刚健的“九四”之援助,终于将不利因素转化为有利因素,因此爻辞说:“不承所事,小有言,终吉。”

《鼎》卦的九三爻,阳爻阳位,过于刚硬而易折,因而造成“鼎耳革”之灾,以至移动亦发生困难,不能正常地供人食用。但是阳爻阳位因而得正,性虽然刚烈却能坚持正道,最终能够由凶险转化为吉祥,其爻辞“鼎耳革,其行塞,雉膏不食,方雨亏悔,终吉”,便是以譬喻的方式,阐述了持守正道在由凶险转化为吉祥的过程中所起的重要作用。

三是本来吉利的境遇,在发展过程中向着不利的方向转化。例如:

《小畜》卦的上九爻,象征积累的极端,因而充满着向反面转化的趋势。爻辞便以积云过度便会成雨,积德本为好事,但是一旦走向极端便成虚伪;妇人的贞操一旦强调过度也会走向反面;月亮一旦近圆便又向着缺转化等等一系列的譬喻,阐述了积聚本为好事,但是一旦走向极端便会向着反面转化成为坏事的普遍规律:“既雨既处,尚德载,妇贞凶,月几望,君子征凶。”

《明夷》卦的上六爻是纯阴上卦的最高一爻,象征君王的地位虽然很高,但是由于昏暗不明的缘故,必然会发生转化,从天堂走向地狱,所以爻辞说:“不明晦,初登于天,后入于地。”在这个爻辞中,虽然没有“凶”、“吉”一类断语,但是“初登于天,后入于地”,形象地展示了从吉到凶的转化。

上述三类转化中,第二类即由凶转化为吉的内容为最多,第三类即由吉转化为凶的内容为最少。

在《周易》六十四个卦辞三百八十六个爻辞(包括乾、坤的用九、用六之辞)中出

现的凶、吝、悔、厉一类断语有九十余处，属于吉、利、亨、无咎一类断语为二百数十处，亦即言“吉”较言“凶”的内容多出一两倍。

由此可以得出以下两个结论：

第一，《周易》卦爻辞中确有由吉而凶的忧患之言，但其目的是在于揭示事物发展的辩证规律，然而同样用以展示事物发展辩证规律的由凶而吉的卦辞爻辞则更多。后者展示事物发展变化的趋向虽然与前者相反，但是所要揭示的事物发展规律的目的则一致。因此，所谓的“忧患意识”，并不是《周易》的主要倾向，更不能说《周易》是一部忧患之作。

第二，《周易》中言“吉”之处远远超过言“凶”之处，这对于先人决疑解难、增强艰苦奋斗的信心、鼓舞战胜困难的勇气，起着十分重要的心理作用和积极行动的指导作用。正因为如此，《周易》才有历数千年而不衰的生命力。

由于《易传》作者片面地考察了由吉转凶的卦爻辞，因而误把辩证思维方法当作忧患意识，以致影响了后来的易学研究者，竟使他们普遍都将《周易》视为一部忧患作品，过分地强调了其中的忧患之辞，因此也干扰了对《周易》辩证思维方法的正常研究。这不能不说是《易传》作者的一个重大失误。

（二）关于占筮的渲染和对后世的消极影响

尽管我们已经找到了《周易》的前身——数字卦，但是对于数字卦的形成过程，至今仍然是一团迷雾。我们只能大致的猜测，它是一个通过一定程序的占筮记录。以致在《周易》形成的早期，人们依然经常将它与搬弄蓍草一类植物茎秆进行的占筮联系在一起。这里所以用“经常”两字，是因为在春秋中期，已经有人并不运用占筮的形式，而是直接援引《周易》中的卦象或卦辞、爻辞进行决疑解难，帮助人们有效地思考问题。

据文字记载，最早的不以占筮而直接援引《周易》卦辞、爻辞进行推论以断吉凶的事实，发生在公元前603年。到了孔子生活的早期，即公元前545年至公元前510年，这种直接援引卦象、卦辞、爻辞进行预言和论说的情况已经比较普遍。前文已作介绍，仅《左传》中，这一类记载便有四次之多。

正是在这样的文化背景下，具有高度哲学头脑的孔子，对于《周易》的兴趣不在占筮而在义理。他说的“加我数年，五十以学易，可以无大过矣”，是指对《周易》义理的透彻了解，由此举一反三、融汇贯通，而不是遇事求筮，从“枯骨死草”之中寻求人生答案。他的“韦编三绝”显然是对《周易》义理的研究，而不是对“推蓍蹈龟”的练习。

然而，《易传》的作者却将前人的文化精华与其糟粕一并接受，使《易传》尤其在《系辞》中，充满了占筮迷信的色彩。

《易传》作者的这一重大失误，根源于对先贤思想的错误理解。《彖》中有这样



一句话：“圣人以神道设教，而天下服矣。”言必引“子曰”的《易传》作者，显然没有真正理解孔子的“敬鬼神而远之”的思想，没有认识到孔子的思想体现了对“神道”的淡化与对“人道”的重视这一特点。于是，便千方百计对子虚乌有的“鬼神”进行探索：“精气为物，游魂为变，是故知鬼神之情状”（《系辞》），把占筮与对《周易》义理的研究放在平等的位置上，将占筮视为君子的行为指导：“君子居则观其象而玩其辞，动则观其变而玩其占。”将占筮定义为：“极数知来之谓占”，视为认识事物的最高明的方法。

不仅如此，《系辞》作者还不厌其烦地将占筮方法作了详细地叙述：“大衍之数五十，其用四十有九，分而为二以象两，挂一以象三，揲之以四以象四时，归奇于扚以象闰，五岁再闰，故再扚而后挂。乾之策二百一十有六，坤之策百四十有四，凡三百有六十，当期之日。二篇之策，万有一千五百二十，当万物之数也。是故四营而成易，十有八变而成卦。”

《易传》推崇占筮、渲染迷信的重大失误，助长了春秋末期以后本已渐渐淡化的占筮风气，因而遭到了有识之士尤其哲学家们的批评。荀子认为：“相阴阳，占祲兆，钻龟陈卦，主攘择五卜，知其吉凶妖祥，伛巫跛击之事也。”（《荀子·王制》）企图通过搬弄蓍草而决定自己的行动，其结果不会获得“吉”，反而会遭致“凶”。他举例分析说：“雩而雨，何也？曰：无何也，犹不雩而雨也。日月食而救之，天旱而雩，卜筮然后决大事，非以为得求也，以文之也。故君子以为文，而百姓以为神。以为文则吉，以为神则凶。”（《荀子·天论》）事物的吉凶祸福，有其必然的规律；一旦认识了这些规律，就能推知事情的发展趋势和最终的结局，而无须占筮祈问神灵：“以贤易不肖，不待卜而后知吉；以治伐乱，不待战而后知克。”（《荀子·大略》）荀子的结论很明确：如同“善为《诗》者不说”、“善为《礼》者不相”一样，“善为《易》者不占”（《荀子·大略》）。

尽管有荀子那样的唯物主义哲学家轻视乃至反对占筮，但由于《易传》的影响，占筮这一早就应该被历史所抛弃的迷信方式，在一定范围内依然相当活跃，尤其宋代理学家对此表现出空前的兴趣，朱熹不仅总结出了一套占筮推演规则，还设计了一整套祷告神灵的占筮程序。迷信与科学相缠相依，在两千多年的封建神道这块土壤里继续闪耀着神秘的光晕。《易传》作者的这一失误阻碍了我国科学思维方法的正常发展。

综上所述，《易传》在《周易》辩证思想的发掘和普及方面作出了重要的贡献；同时，《易传》也存在着严重的失误，以致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易学研究的深入开展和古代科学思维方法的健康发展。今天，我们指出其贡献与失误，旨在从中汲取有益的经验教训。从某种意义上说，教训有时候比经验更宝贵。

二、《周易》的旁枝侧叶

《周易》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具有广泛的影响,除了《易传》的释义普及与智慧开发,另一重要原因是《周易》的旁枝侧叶十分繁茂。《周易》的旁枝侧叶主要有占筮、命理、风水三大分支。这三大分支充满着神秘的色彩,在一层又一层迷信的包装下,本来就少得可怜的科学成分,几乎完全被淹没掉了。正视三大分支中的神学迷信,从文化结构角度予以必要的剖析,是易学研究者不应回避的问题和责无旁贷的工作。

1. 占筮及其“决策”功能

按照一定程序搬弄五十根植物茎秆,经过“十八变”之后获得一个六爻重卦,然后根据爻变的数量,选定某一卦辞、爻辞作为决疑解难的根据,这就是流传了几千年而又众说不一的占筮。以烧灼动物骨片尤其龟甲的占卜早已销声匿迹,但是占筮却风采依旧,至今仍然活跃在都市的大街小巷、山野乡村的各个角落。这不仅因为至今仍有占筮赖以生存的土壤,还因为占筮那一套神秘的演算方法,使人有一种不可全信又不可不信的感觉。准确地对占筮加以剖析,是对《周易》中的科学与迷信进行剥离的重要工作。

(一) 从占筮的操作程式看牵强比附的非科学性

占筮的方法,首见于《系辞》。随着占筮的普遍,到了宋代,又有人专著《筮仪》一篇,对占筮的过程作了具体规定,著名学者朱熹还为其作了详细的解释。

《筮仪》的开头,对占筮的神秘性大事渲染,不仅“筮者齐洁衣冠北面,盥水焚香致敬”,而且两手执蓍,熏于香炉之上,口中念念有词:“假尔泰筮有常,假尔泰筮有常,某官姓名,今以某事云云,未知可否,爰质所疑于神于灵,吉凶得失,悔吝忧虞,惟尔有神,尚明告之。”

接着,筮者以右手将五十根蓍草中的一根取出置于一旁,这根不用的蓍草,说是象征太极。又以左右手将四十九根蓍草任意一分为二,便是“太极生两仪”,左、右手中的蓍草,便分别象征天、地,象征阴、阳。有了天、地,还须有人,于是从右手蓍草中任取一根置于左手无名指与小指之间,这根蓍草,便是“人”的象征。天、地、人的三才格局,经筮者如此一弄便形成了。

然后,按四根为一组,右手数左手中的蓍草,再左手数右手中的蓍草。左、右手分别余下四根或不足四根的蓍草,置于一旁,再将数过的蓍草合并在一起,重复前一过程,历三次,余下的蓍草茎或二十四或二十八或三十二或三十六根,以四相除,其商或六或七或八或九。至此,才算获得了一个爻,其中六、八偶数为阴爻,七、九



奇数为阳爻。经过六个回合共十八次的搬弄,才获得一个六爻重卦。然后根据老阴(六)、老阳(九)的变爻数量,找出相应的卦辞爻辞,以及变爻之后产生的“之卦”,进行决疑解难。

据《系辞》对筮法的介绍,在搬弄蓍草的过程中,除了制造“三才”格局外,每一举措也都富有深意,有所象征。

(1) 为什么按四根一组点数左、右手中的蓍草,以及用四这个数去除“三变”以后所余蓍草之数?《系辞》的说法是“揲之以四以象四时。”所谓四时,是指一年四季春夏秋冬。其实,按四数数蓍草与春夏秋冬之间毫不相关,古人只是为了表明筮法中的每一步骤都能从自然规律中找到根据而附会上去的。

(2) 为什么要经过六个回合共十八变之后才能形成一个六爻重卦?《系辞》的说法是:“乾之策二百一十有六,坤之策百四十有四,凡三百六十,当期之日。”乾、坤象征天地,而六爻皆阳的《乾》,如果都是老阳之数,则每三变成一爻时的蓍草为三十六根,整个《乾》的六个爻的蓍草总数便是三十六乘六亦即二百一十六根;六爻皆阴的《坤》,如果六个爻都是老阴之数,则六个爻的蓍草总数便是二十四乘六亦即一百四十四根。《乾》、《坤》两卦的蓍草数相加,得三百六十根,正好与一年的三百六十天之数相同。这是古代先人从自然规律中寻找筮法合理性的又一说法。

(3) 为什么“神灵”能够在筮者的蓍草搬动中将世间万物的一切问题都告示筮者?《系辞》的说法是:“二篇之策,万有一千五百二十,当万物之数也。”《周易》分为上、下两篇,共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其中阳爻为一百九十二,阴爻为一百九十二。按阳爻(老阳)每爻蓍草为三十六根,阴爻(老阴)每爻蓍草为二十四根,这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的蓍草数便是一万一千五百二十根,与“万物”之数相当。

这样,在整个占筮过程中,从空间上看,既有太极,又有天、地、人,乃至万物。从时间上看,既有一年四季,又有三百六十日。每一个步骤都牵强地附会于某一自然现象或自然规律,似是科学,实非科学。

占筮的机制虽然非科学,但是从《易传》作者对占筮过程中的种种比附来看,当时的先人对于某些自然现象和自然规律的认识,还是颇为接近真实的。例如,将一年分为“四时”亦即四季,说明了我们的祖先在很早的时候就有了春、夏、秋、冬四季变化规律的认识。将三百六十天算作一年,也与现在的将三百六十五天算作一年的精确计算十分接近。《易传》作者对自然现象和自然规律的认识,与同时代的其他学者所具备的知识是相吻合的。据《庄子·天下》记载,楚国有一个名叫黄缭的学者,曾向名辩学者惠施请教“天地所以不坠不陷,风雨雷霆之故,”惠施居然“不辞而应,不虑而对,徧为万物说。”

用当时人们认识自然现象和自然规律的成果对占筮程式加以附会,这是《易传》作者的一种创造。由于这一创造,使得占筮这一并非科学的行为越发能够欺愚

惑众，以至像朱熹这样的大儒，居然亦步亦趋，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二）占筮的关键：释义

占筮的机制既然是非科学的牵强附会，经过“十八变”之后所获得的卦与所质询之事之间自然也谈不上有什么必然联系。

例如，倘若质询的是有关打官司的事情，而占筮所获得的卦未必就是《讼》；反之，倘若质询的并非是打官司方面的问题，而“十八变”之后所获得的卦可能是《讼》。这种驴唇不对马嘴的情况，在占筮中是相当普遍的。质询讼事而遇《讼》卦，质询战事而遇《师》卦，诸如此类的巧合，在占筮中可以说是千载难逢，原因无他，所搬弄的蓍草根蒂，并没有传说中的“神龟”存在；搬弄蓍草的时候，也只有概率在起作用而无“神灵”在暗中相助。

究竟是什么原因，使得占筮的结果与所质询的事情之间有着某种感人的联系呢？是筮者对所获卦象及其卦辞、爻辞的释义。

对照宋代朱熹所汇总的那一套爻变规则与《左传》、《国语》中有关据辞推论的筮例，表明自从《周易》诞生至今的三千多年时间里，占筮以卦辞、爻辞为根据决疑解难的规则，基本上是一致的。由于运用占筮所获得的六爻重卦与所质询之事之间很少有准确对应的可能，而往往会出现答非所问的情况，因而筮者对于卦辞、爻辞的含义作恰如其分的解释，便显得十分重要。

如前所述，卦辞、爻辞是关于某类事物情况的例说，因而除了对其本义的精确理解之外，还要有举一反三的类推分析。不仅如此，一个高明的筮者，还应该根据所质询之事的实际情况，作出灵活的解释。每一个人的社会经历、经验不同，对事物情况的观察方法不同，对于同一个卦辞或爻辞所作出的类比推理和变通、灵活的解释，也会有所不同，甚至会作出截然相反的解释。

例如，鲁成公的母亲穆姜因与大夫叔孙侨如私通，并合谋废除儿子成公，而被迁禁于东宫。初迁时占了一卦，遇《艮》之《随》。史官便根据《随》的卦名释义，认为穆姜一定能迅速脱离困境。穆姜则不仅按照自己的理解，对《随》卦的卦辞“元、亨、利、贞，无咎”作了详细分析：“元，体之长也；亨，嘉之会也；利，义之和也；贞，事之干也。体仁足以长人，嘉德足以合礼，利物足以和义，贞固足以干事，然故不可诬也，是以虽随无咎”，而且分析自己的行为，觉得正与“元、亨、利、贞”四德背道而驰：“今我妇人而与于乱，固在下位，而有仁，不可谓元；不靖国家，不可谓亨；作而害身，不可谓利；弃位而姤，不可谓贞。”她由此推论：具备元、亨、利、贞“四德”方可“无咎”；自己不具备“四德”，所以自己不可能无咎。这是一个典型的以否定前件到否定后件的充分条件假言推理。

事情的发展，也正如穆姜所预测的那样，她最终“薨于东宫”。

其实，对于这一个占筮结果，除了上述两种截然相反的释义外，还有另一种释



义,这就是根据变爻规则,如果五爻变,则以之卦不变爻占,也就是说,应该以之卦《随》的第二个爻即六二爻辞“系小子,失丈夫”来占断。很凑巧的是,《随》卦的六二爻辞,正与当时穆姜的处境相合:她企图囚禁儿子,将他废除掉;她的丈夫鲁宣公已经死掉。但是,这一本属正常的爻辞并不是穆姜所要质询的内容,从这个爻辞中也难以推论出穆姜迁居东宫的吉凶。因此,史官找了《随》的卦名加以释之,穆姜则找了《随》的卦辞加以释义。

即便对于同一个卦辞、爻辞,在同一占筮活动中也会因人而异作出不同的释义。有一次,鲁国即将讨伐越国,占了一卦,遇《鼎》䷱,第四爻由老阳变阴,得之卦《蛊》䷑。按筮法,一爻变则以本卦变爻辞占。《鼎·九四》:“鼎折足,复公餗,其形渥,凶。”子贡据此爻辞推论:鼎而折足,行军用足,故预兆凶险,不宜出兵讨伐越国。孔子却以为此卦的结论应是吉兆。他的释义是:“越人水居,行用舟而不用足,故谓之吉。”鲁国根据孔子的释义出兵讨伐越国,果然获胜。对于历史上的这一著名的占筮活动,东汉思想家王充评论说:“夫子贡占鼎折足以为凶,犹周之占卜者谓之逆矣。逆中必有吉,犹折鼎足之占宜以伐越矣。”子贡的释义是“直占之知”,所以“睹非常之兆,不能审也。”(《论衡·卜筮篇》)孔子具有“诡论之材”,因而能够对这一“非常之兆”作出合乎实际情况的释义和推论。

遇“非常之兆”而进行不同常理的释义和推论,这样的占筮事例在历史上屡见不鲜,如清代乾隆年间的《四库全书》总编辑纪晓岚,少年时代便具孔子那种“诡论之材”,在遇到“非常之兆”时能对相关的爻辞灵活地作出释义。少年纪晓岚去应乡试前夕,老师替他占了一卦,遇《困》䷮,第三爻老阴而变爻为阳,得之卦《大过》䷛。按筮法应以《困·六三》“困于石,据于蒺藜,入于其宫,不见其妻,凶”作为推论根据。他的老师根据对这一爻辞的释义,认为此卦兆凶。纪晓岚却对这一爻辞作出截然相反的另一释义,认为自己尚在少年并未娶妻,何来“不见其妻,凶”?他根据“困于石”之辞,这次乡试的第一名可能姓名中有“石”字、或以“石”字作偏旁者,自己则屈居第二名。考后发榜,果然第一名姓石,纪晓岚列第二名。

纪晓岚的占筮故事,显然有传奇色彩。但是,结合实际情况对所遇卦辞、爻辞作出合理的分析论证,无疑是占筮“准确性”的关键。孔子、纪晓岚都是满腹经纶、善于审时度势的机敏学者,他们能够在卦辞、爻辞与实际情况发生差异乃至背道而驰的情况下保持清醒的头脑,冷静地作出合乎实际的判断,赋予相关的卦辞、爻辞以特殊的意义。这无疑是智者在占筮活动中总是能够比较准确地预测未来、决疑解难的关键所在。

占筮中的释义,还包括对卦象蕴义的解释。六爻卦体,由上、下两个经卦组成;八个经卦,各象征一个大类,包含许多事物对象。即以《说卦》中汇集的象征物来看,多者如“坎”即有二十多种反映对象。于是,两个重叠经卦之间的关系,也就显

得相当多样、复杂。根据上、下两经卦之间的关系，作出与占问之事相吻合的解释，也就成为占筮过程中的又一关键所在。由于筮者对社会环境的不同体验，对《周易》的不同体悟，对所占事物情况的不同认识，在同一时间同一情况之下，对于同一占筮结果会因人而异作出不同的解释。至于在不同的时间、地点，不同的质询内容的情况下，对于同一个卦象，更会作出千差万别的释义，有时甚至会作出截然相反的释义。

在《国语·晋语》中，就有一个同一卦象而作出相反释义的筮例：晋公子重耳欲借助秦国力量夺取晋国政权，亲占一卦，遇《屯》䷂之《豫》䷏。筮官和史官都认为，《屯》卦是震在坎下，《豫》卦是震在坤上，震为车，坎为险，坤为地，所以由《屯》变为《豫》，是车在险的下面，地的上面，有行不通之象：“不吉。闭而不通，爻无为也。”但是，司空季子却作出截然相反的释义：“震，车也，坎，水也。坤，土也。屯，厚也。豫，乐也。车班外内，顺以训之，泉原以资之，土厚而乐其实，不有晋国，何以当之？震，雷也，车也。坎，劳也，水也，众也。主雷与车，而尚水与众。车有震武，众顺文也。文武具，厚之至也。故曰《屯》”、“坤，母也。震，长男也。母老子强，故曰《豫》。”司空季子经过上述卦象的释义以及相关卦辞爻辞的分析，结论：“吉孰大焉！”“是二者得国之卦也。”

综上所述，占筮结论的准确性，取决于筮者对所占卦象及其卦辞、爻辞的释义，并不取决于占到的究竟是什么卦。

（三）占筮的功用：预测与固信

几千年来，人们从未间断过对占筮的探讨与运用，时至科学技术如此发展的今天，依然有一部分人热衷于此道，甚至还有人企图将它纳入“科学”的轨道。占筮在人们的社会活动中，主要扮演了两种角色：一是预测，二是固信。

通过占筮获得六爻重卦，然后对象、辞分别进行释义或者将象、辞结合起来进行释义，在此基础上对所质询的事物情况发展变化、吉凶祸福作出某种结论，这就是所谓的《周易》预测。这种预测并不是科学预测，而是带有主观随意的色彩，因而其结论具有或然性，并没有什么逻辑的必然性。

继“善为易者不占”的荀子之后，韩非也对龟卜蓍筮的预测功能表示了明确的否定，而将信崇卜筮的社会现象视为一种亡国的征兆（《韩非子·亡征》）。他分析道：“凿龟数策，兆曰大吉，而以攻燕者赵也。凿龟数策，兆曰大吉，而以攻赵者燕也。”待两国交兵，结果赵获胜而燕败北，然而这并不是“赵龟神而燕龟欺也。”（《韩非子·饰邪》）秦、赵交兵之前，各又“凿龟数策”，皆曰大吉，然而战争的结果是“秦以其大吉，辟地有实，救燕有名；赵以其大吉，地削兵辱，主不得意而死，又非秦龟神而赵龟欺也。”（《韩非子·饰邪》）韩非由此得出结论：龟策鬼神不足信；用龟卜蓍占去预测吉凶胜败，是一种很愚蠢的行为。



东汉的王充对于占筮的预测功能也持否定的态度。他说：“俗信卜筮，谓卜者问天，筮者问地，蓍神龟灵，兆数报应，故舍人议而就卜筮，违可否而信吉凶。其意谓天地审告报，蓍龟真神灵也。如实论之，卜筮不问天地，蓍龟未必神灵。有神灵，问天地，俗儒所言也。”（《论衡·卜筮篇》）对于占筮能获得天地神灵预告的说法，王充以详细的分析加以反驳。从天地与人之间的关系来看，“人在天地之间，犹虬虱之着人身也。如虬虱欲知人意，鸣人耳傍，人犹不闻。何则？小大不均，音语不通也。今以微小之人，问巨大天地，安能通其声音？天地安能知其旨意？”从天地与蓍草龟壳之间的关系来看，“问生人则须以生人，乃能相报，如使死人问生人，则必不能相答。今天地生而蓍草死，以死问生，安能得报？拈龟之骨，死蓍之茎，问生之天地，世人谓之天地报应，误矣。”（《论衡·卜筮篇》）

占筮之有一定的预测功能，不在神灵的启示，而在于筮者凭着自己的社会经验，借助于对卦象、卦辞、爻辞的释义，对所质询之事作出一种预见。这种预见是否与事物发展的结果相一致，完全取决于筮者的经验和智慧，与揲蓍占筮这一形式及其操作过程毫无关系，正像孔子与子贡的评论“鼎折足”与“鲁伐越”，纪晓岚与其老师的评论“困于石”、“不见其妻”与乡试成败。如果筮者满脑子书呆气，误以为占筮过程中果真有神灵在起作用，只要将所占得的卦象或卦辞、爻辞进行直来直去的释义即可获得预测效果，无疑会到处碰壁。所以，王充在评论周朝的占卜情况时说：“周多子贡直占之知，寡若孔子诡论之材，故睹非常之兆，不能审也。”（《论衡·卜筮篇》）

占筮之所以受到最高统治者的青睐，动辄揲蓍，是因为它具有另一种功能，即“固信”。占筮既已被涂上神秘的色彩，那么占筮的结论自然就被看成神灵的指示。这样，当统治者的重大决策形成之后，如果能够再获得神灵的肯定，无疑就会具有更大的权威性，属下在执行过程中便会充满着必然成功的信心。例如，这种巩固信念的作用倘若用在战争之中，则会使全军将士充满必胜信念，由此化生出舍生忘死的精神。鲁国讨伐楚国，其实统治者早已拿定了主意，而且作了充分的战争准备，占筮只是为了让那些即将出征的将士们知道此番军事行动乃上合天意。子贡不审时度势，一味书呆子气，自然不能作出正确的“预测”。孔子首先考虑到的是鲁伐越这一决策的不可变更，以及鲁伐越确有成功的条件，因而借“鼎折足”与“越人水居”这一关系大加发挥，千方百计寻找出预测“吉”的理由。于是，鲁伐越为“吉”的预测，借助于“神灵”和孔子的威信，给鲁国的出征将士们增强了必胜的信念，成为鲁国获得战争胜利的重要的心理条件。

关于占筮预测的“固信”作用，王充也曾有过透彻的评议：“圣人举事，先定于义，义已定立，决以卜筮，示不专己，明与鬼神同意同指，欲令众下信用不疑。”（《论衡·辨崇篇》）

当然，占筮的“固信”作用，不仅是统治者的一种权术，也同样适于人们的各种社会活动，如纪晓岚从“困于石”中树立起乡试能获第二名的信念。

占筮作为一种预测手段以及它在决策中所起的积极作用，显然不是占筮这一形式，而是《周易》六十四个卦象所蕴含的关于各类事物的普遍规律，以及卦辞、爻辞所透露的典型例说的启示作用。因此，有效发挥《周易》的决策功能和预测作用的最佳方式，应该将牵强附会、充满迷信色彩的占筮从《周易》推演系统中剥离出来，彻底抛弃，直接引用相关的卦象及其卦辞、爻辞，从中演绎出与实际情况相类的规律性的东西，作为思考问题和规范实践的需要。

2. “命理哲学”及其思维方式

以“命理哲学”为旗帜的演算系统，是《周易》推演系统的衍生物。“命理哲学”所研究的主体是“人”，是关于人类个体来到这个世界上时的种种环境条件的考察分析，是关于制约人类个体的种种行为及其生老病死原因的探究和抽象演算。因此，“命理哲学”有一套独特的演算理论和演算机制，是人类文化中最为繁杂的一个概念系统；在这一个概念系统和演算机制之下，又衍生出许多子系统，将“命理哲学”充塞得异常庞大而又神秘。这是一个迷信多于科学的文化怪圈。从文化与哲学的角度对这一命运原理（简称“命理”）及其演算机制进行剖析和批判，是中国传统文化研究中的一项不应回避的课题。同时，这一工作对于《周易》研究的健康发展，也是十分有益的。

（一）关于“命”的早期争论

“命”是中国古代哲学中的一个重要概念，指人力不可左右的必然性。

对于这一种非人类所能把握的自然力量，圣贤如孔子，也是到了五十岁的时候才认识的。他在总结自己一生的认识历程时说：“吾十有五而志于学，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论语·为政》）可见，对“命”的认识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但是，孔子又说：“不知命，无以为君子也。”（《论语·尧曰》）这样说来，做一个知“命”的君子，很不容易。像孔子那样具有大智慧的人，也是到了五十岁才“知天命”而不愧为君子，那么君子的年龄层次之高也就可想而知了。他的学生子夏继承了孔子的“天命”论，说道：“死生有命，富贵在天。”（《论语·颜渊》）虽然涉及到了死与生、富贵与贫贱，但这只是抽象的承认，还不是对死与生、富贵与贫贱之命的具体认识。

孔子不仅要求君子“知命”，而且要求君子“畏天命”，批评“小人”既“不知天命”，因而也不畏天命。他所知所畏的“天命”，不是有人批评的那种所谓“上帝旨意”的天命，而是存在于自然中间的正理。例如，他与其门弟子既认为“富贵在天”，同时又认为“富与贵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处也；贫与贱是人之所恶也，



不以其道得之，不去也。”（《论语·里仁》）由此可见，所谓“天命”，其实是一种“天道”；君子凡事都应该循天道，只有知天命，才能循天道。

主张“祭如在，祭神如神在”（《论语·八佾》）、“敬鬼神而远之”（《论语·雍也》）的孔子，并不相信世间真有神灵在，他只是主张人们遇事应该保持某种虔诚敬畏之心。由此可见，在孔子的“死生有命，富贵在天”一类“天命”观中，并没有“上帝的旨意”这一类思想成分。他所肯定的“天”，指的是自然，他所谓的“命”，指的是存在于自然中不为人力所左右的必然性力量。

但是，孔子的“天命”观，仅仅属于一家之言。在春秋末战国初，即有人对此提出异议，乃至严厉的批评斥责。墨家创始人墨翟便是其中的一位。墨翟从根本上否认有“命”的存在，他列举了大量事实，对“命”论展开批判：

昔者桀之所乱，汤治之；纣之所乱，武王治之。此世不渝而民不改，上变政而民易教，其在汤武则治，其在桀纣则乱。安危治乱，在上之发政也，则岂可谓有命哉！

今也王公大人之所以蚤朝晏退，听狱临政，终朝均分，而不敢怠倦者，何也？曰：彼以为强必治，不强必乱；强必宁，不强必危。故不敢怠倦。

今也卿大夫之所以竭股肱之力，殫其思虑之知，内治官府，外敛关市山林泽梁之利，以实官府而不敢怠倦者，何也？曰：彼以为强必贵，不强必贱；强必荣，不强必辱，故不敢怠倦。

今也农夫之所以蚤出暮入，强乎耕稼树艺，多聚叔粟，而不敢怠倦者，何也？曰：彼以为强必富，不强必贫，强必饱，不强必饥，故不敢怠倦。

今也妇人之所以夙兴夜寐，强乎纺绩织妊，多治麻线葛绪，而不敢怠倦者，何也？曰：彼以为强必富，不强必贫，强必暖，不强必寒，故不敢怠倦。（《墨子·非命》）

墨子认为，社会的治乱取决于统治者的政治与教化，决不是“天命”。统治者勤于朝政，因为他知道自强则天下安宁，不自强则天下危乱。大臣殫精竭虑地工作，一心为公，因为他们明白只有自强不息才能身贵而名显，反之则贱而受辱。农夫农妇早出晚归、夜以继日地辛勤劳作，因为他们知道只有自强才能家道富裕、温饱常乐，反之则必然饥寒交迫。如果按照“有命”论者的话去做，凡事都取决于“命”而不是自强奋斗，那么王公大人必然“怠乎听狱治政”，卿大夫必然“怠乎治官府”，农夫必然“怠乎耕稼树艺”，妇人必然“怠乎纺绩织妊”，那么，社会必然要乱，衣食财富必然不足。

经过详细的摆事实讲道理式的论证，墨翟对“有命”之论作了定性：“此天下之

大害也”、“此天下之厚害也”、“非仁者之言也。”(《墨子·非命》)

然而,如墨翟那样坚持“非命”主张的人,在整个封建社会里实在少之又少,即便像东汉王充那样的唯物主义思想家,也赞成“有命”的观点。他说:“凡人遇偶及遭累害,皆由命也。有死生寿夭之命,亦有贵贱贫富之命。”“命当贫贱,虽富贵之,犹涉祸患矣。命当富贵,虽贫贱之,犹逢福善矣。”不仅人类有命,所有的动物也都有命:“凡有首目之类,含血之属,莫不有命。”(《论衡·命禄篇》)当然,既不信神也不信鬼的王充,虽然信奉“有命”,但是他所言的“命”不是天帝的旨意,而是一种人类难以把握和抗拒的自然力量,这种力量如神如鬼:“富贵若有神助,贫贱若有鬼祸。”(《论衡·命禄篇》)一个“若有”,否定了“命”与神鬼之间的联系。

在“有命”论的前提下,王充认为人的富贵或贫贱,并不取决于人的“临事智愚”和“操行清浊”。“智虑深而无财,才能高而无官”,“下愚而千金,顽鲁而典城”(《论衡·命禄篇》),便是一种命运的安排。然而,王充并不因为相信“有命”而产生消极等待、听之任之的意识。他认为,“力胜贫,慎胜祸。勉力勤事以致富,砥才明操以取贵;废时失务,欲望富贵,不可得也。虽云有命,当须索之。”所谓“有命”,不是消极等待,而是以“精学”、“力作”为前提,所谓有富贵之命而不求自得,是指“精学不求贵,贵自至矣;力作不求富,富自到矣。”(《论衡·命禄篇》)显而易见,王充虽信命,可他的思想里却仍然蕴含着一种积极进取的精神,可以看作是对孔学“死生有命,富贵在天”观点的继承与发展。

(二)“命理”形成的两个阶段

在围绕“命”的问题展开争论的同时,也开始了关于“知命”的探索。“命理哲学”,就是这一探索的最终结果。

关于如何“知命”的探索,首先通过“命相”的形式展开,形成了一套被后人称为“外五行”的相学理论,这是“命理哲学”发展的第一个阶段。尔后由表及里,从人的出生环境中寻找“知命”的线索,创造出了“四柱八字”的命运理论,这种被后人称为“内五行”的演算系统,标志着“命理哲学”的成熟。这是“命理哲学”发展的第二个阶段。

(1) 早期的命相实践与命相理论

在我国,根据人的体貌特征,推测其富贵贫贱,推论其操行清浊,由来既久。仅王充的《论衡·骨相篇》就记录着命相实践的大量材料。

最早的相学史料,远推黄帝、颡项等:“传言黄帝龙颜,颡项戴午,帝啻骈齿,尧眉八采,舜目重瞳,禹耳三漏,汤臂再肘,文王四乳,武王望阳,周公背偻,皋陶马口,孔子反羽。”

相学最为泛滥之时,可能与伯乐相马同一时期。当时迷信相学的人,所持看法大致与后来的王充相近,即认为“凡有首目之类,含血之属,莫不有命。”既然通过马



的形貌可以推论其能否远足迅跑,当然也可以通过人的形貌推论其富贵贫贱与否。相学兴盛时期,当在春秋战国之际。春秋末期,最著名的相学家是郑国的姑布子卿,他曾替孔子和赵襄子看过相。战国末期,最著名的相学大师是魏国的唐举,曾为李兑和蔡泽看过相。这些能够“相人之形状颜色而知其吉凶、妖祥”(《荀子·非相》)的人,受到世人的普遍称誉。

然而,在相学盛行的时候,站出来一位向相学发起猛烈攻击的人,他就是荀子。他认为,相形体不如论心思,论心思不如辨别法术,“术正而心顺之,则形相虽恶而心术善,无害为君子也;形相虽善而心术恶,无害为小人也。”(《荀子·非相》)人的身材长短、形体大小、面目善恶,并不能决定其为君子还是小人。

荀子列举了正反两方面的大量例子,论证人的面貌形体之相与人的吉凶祸福之间并不存在必然的联系。他说,圣贤之人如徐偃王(西周时徐国国君)的额角突起,以致自己的眼睛可以看到自己的额头;孔子的脸形凶恶,就像出丧开路所用的方相;周公的身形,就像一株枯折的树干;皋陶(被舜任为掌管刑法的大臣)的形象,有如削去皮的瓜;閼夭(西周初年大臣)多发须,脸上看不见一点皮肤;傅说(商代大臣)驼背,活像鱼背上直立的鳍;伊尹面无须眉;夏禹走路的姿势犹如雀跃;高汤半体偏枯;尧、舜都长着三个瞳人。然而,他们都是创立业绩、功成名就的圣贤之士。恶暴之人如桀、纣却身材魁梧体态美好,堪称天下豪杰;体格如彪,轻快强劲,百人亦难以抵敌,“然而身死国亡,为天下大僂,后世言恶,则必稽焉。”(《荀子·非相》)再看那些世俗中的乱民,乡间中轻薄巧慧的年轻人,无不面目漂亮、打扮妖艳,奇装异服,状如秀女,以致“妇人莫不愿得以为夫,处女莫不愿得以为士,弃其亲家而欲奔之者,比肩并起。”然而中等的国君却羞以为臣,中等的父亲羞以为子,中等的兄长羞以为弟,中等的朋友羞以为友,一旦案发被官司所捕,绑缚刑场戮首示众,又无不呼天啼哭,“苦伤其今而后悔其始。”(《荀子·非相》)

荀子的结论很明确:一个人的身材长短、体魄大小、面貌善恶等外部形貌特征,不能作为判断吉凶祸福、富贵贫贱的依据。关于“相人之形状颜色而知其吉凶妖祥”的命相技术,学者是不屑参与论说的。

可是,不少学者并不赞同荀子的“非相”观点。相信“有命”的王充,便是最有代表性的一位学者。他不仅深信“命相”之术,而且专著《骨相篇》,企图总结出一套专门的理论。他说,有人认为人的命运很难推知,其实人的命运很容易推知。怎样推知人的命运呢?这就是通过人的形貌骨骼等表面特征,推论其富贵贫贱、吉凶祸福。王充的命相理论,主要有:

其一,“人命禀于天,则有表候于体。”通过观察人体的表面特征推知其命运,犹如观察斗斛的形体便能知道其容量一样。在历史上,许多大富大贵者便是由于其特殊的形貌特征而被发现的。例如,汉高祖刘邦,隆准,龙颜,美须,左股有七十二

黑子。单父吕公善于看相，见到了刘邦的状貌，便将自己的女儿嫁给他为妻，女即后来的吕后。婚后生得一男一女，偶有一善相术老者替刘邦一家人看相，竟合家俱贵，尤其刘邦之相“贵不可言”。余如刘邦属下之陈平、韩信等辈，亦均有“饮食不足，貌体佼好”等不同寻常的形相特征。

其二，“类同气均，性体法相固自相似。”刘邦夫妇双双俱贵，是因为双方都有富贵之命。如果夫妇一方是富贵之命，另一方却是贫贱之命，那么，两者的结合不仅不是好事，反而是坏事；如果双方富贵之相的程度不相当，也会有灾祸发生。王充说：“夫二相不钧而相遇，则有立死，若未相遇，有豫之之祸也。”他列举说，王莽之姑正君许配一户人家，到了婚期，男方突然死去。又许一家，亦如此。后来献给赵王，赵王尚未娶正君，也突然死去。清河有位善于命相的人叫南宫大有，看了正君的面相后说：“贵为天下母。”遂纳于太子，生子君上，后来君上临政，即成帝，正君为皇太后，应了“天下母”这一预言。丞相黄次公贫贱时，与一善于命相的人同车而行，见一十七八岁女子，善于命相的人指而言道：“此妇人当大富贵，为封侯者夫人。”次公询之，乃一平民之女，即娶而为妻。其后，次公果然位至丞相，封列侯。

不仅骨体、形貌、五官等可资命相参考，人的皮肤色泽亦可为命相提供重要的信息。王充充分肯定地说：“察皮肤之理，以审人之性命，无不应者。”周亚夫未封侯之时，一位名叫许负的人察看其“有纵理入口”的皮肤之相，说：“君后三岁而入将相，持国秉，贵重矣，于人臣无两。其后九岁而君饿死。”三年之后，周亚夫果然取代其兄封为条侯；汉景帝时因军功而封为丞相，后来因其子违法，“不食五日，呕血而死”。邓通受汉文帝宠幸，贵在公卿之上，富可敌国，命相之士看了他的肤相，断言“当贫贱饿死”，至景帝时，果然因犯盗铸钱之罪潜逃，“寄死人家，不名钱”。王充由此结论：“知命之工，察骨体之证，睹富贵贫贱，犹人见盘盂之器，知所设用也。”

其三，“操行清浊亦有法理。”王充认为，不仅人的命运如富贵贫贱有表征可循，人的操行禀性亦有表征可循。越国大夫范蠡，根据越王勾践“长颈鸟喙”的形貌特征，推知其“可与共患难，不可与共荣乐”。因而功成之后，即作隐遁，临行致书另一大夫种：“子何不去？”种未及身退，便遭勾践的“赐剑而死”。尉繚根据秦始皇的“隆准长目，鸞鹄豺声”，推知其“少恩，虎视狼心，居约易以下人，得志亦轻视人”，因而在辅助其兼并天下之后，亦隐逸而去。

经过多方面的论证，王充总结说：“禀气于天，立形于地，察在地之形，以知在天之命，莫不得其实也。”

从荀子与王充这两位古代哲学大家的截然相反的争论中，我们可以看到，荀子固然指出了形恶与性恶之间并不完全一致的一面，但是这位主张人之初性本恶观点的思想家，并没有对性恶的根源作出应有的解释，因而他关于形恶未必性恶、性恶未必形恶的观点，也就流于一般化。从论证的深度而言，王充的分析似乎比较有说服



力。这位不信神灵鬼祟的朴素唯物论者,认为“一人之身,含五行之气”,因而从天地变化之中寻找决定人的性命善恶的原因,并企图从许多特殊的形相中寻找出决定人的性与命的一般规律。对于以王充为代表的命相理论,还有待于我们进一步分析,并值得我们操起现代科学这一精良的解剖刀加以剖析,进行科学与迷信的剥离。

(2) “四柱八字”的命理演算

随着命相研究的日渐深入,人们发现仅仅从人的骨相肤相形相这些外表特征推论人的品性、命运,毕竟难以得到必然性的结论;在芸芸众生中,那些有着奇异特征因而大富大贵或者大奸大恶者的数量毕竟不多。如何对貌相平常的众人进行品性、命运的推论,便成为坚信“有命”者苦苦求索的问题。于是,以出生之际的时间环境条件为根据的命理演算方法,也便应运而生。

唐代学者李虚中,将阴阳五行与人的出生年、月、日相联系,配以天干地支,推论一生中的贵贱寿夭、吉凶祸福。据韩愈的介绍,这种推算“百不失一二”。由于李虚中的这种演算以出生的年、月、日三要素为依据,因而又称为“三柱”法。

在实践中,人们发现这种“三柱”法仍然不够精微。以一日生一人计,一年生三百六十五人,一甲子(六十年)中亦仅生二万余人。然而一郡户口不下数百万户,同年同月同日出生的人,一郡之中即有百人,百人同日生,却并不同命,从而暴露出了“三柱”法推论命运的粗糙性。这又给命理学家们添了烦恼。

到了五代,宋初学人徐子平终于发展了李虚中的“三柱”法,将年、月、日干支的办法,进步为年、月、日、时干支演算的“四柱”法,其中,出生之年的天干地支为第一柱,出生之月的天干地支为第二柱,出生之日的天干地支为第三柱,出生之时的天干地支为第四柱。四柱相加的天干地支字数共有八个,故称“八字”。然后再将各个天干地支配于阴阳五行,根据八字之中五行的生克变化等错综关系,推论一个人一生命运的大致情况。这就是所谓的“排八字算命”。为了对这一演算方法有一个大致的了解,这里且将“四柱”法作一梗概介绍。

天干之数有十位,依次为:甲、乙、丙、丁、戊、己、庚、辛、壬、癸。

地支之数有十二位,依次为:子、丑、寅、卯、辰、巳、午、未、申、酉、戌、亥。

天干数十与地支数十二的最小公倍数是六十,也就是说,它们从头到尾互相结合的一个循环,为六十之数,依次为甲子、乙丑、丙寅、丁卯、戊辰……第六十个干支结合单位是癸亥。因为开首是“甲子”,所以称为“六十甲子”。以之记年,第一年为甲子年,第二年为乙丑年,每年都有一个相应的干支纪年。六十年一轮回,故六十年又称“一甲子”或“花甲”。

干支纪月,在地支上是以寅字起为正月,这是沿袭周代正月建寅的规定。以此顺延,二月为卯,三月为辰……十一月为子,十二月为丑。因为地支数与一年十二月之数相同,所以用地支纪月是固定不变的。

纪月的天干，以纪年的第一年即甲子年的第一个月配以甲，依次二月配以乙，三月配以丙……。天干地支结合，则第一年十二个月份的干支为：

月份	正月	二月	三月	四月	五月	六月	七月	八月	九月	十月	十一月	十二月
干支	甲寅	乙卯	丙辰	丁巳	戊午	己未	庚申	辛酉	壬戌	癸亥	甲子	乙丑

第二年第一个月的干支便是“丙寅”，依序配之，五年(六十个月)为一个周期。

干支纪日，开始的那天为甲子日，顺序排列，六十天一个轮回。由于农历的确定主要以朔望及回归年为标准，所以大月为三十天，小月为二十九天。但是，干支纪日不受此限制，仍以六十天为一个循环。

干支纪时是将每日二十四小时按两小时一组分为十二个时辰，以夜十一点钟为一日之始，十二地支分别命名，列表如下：

现代时间	23—1	1—3	3—5	5—7	7—9	9—11
地支时辰	子	丑	寅	卯	辰	巳
现代时间	11—13	13—15	15—17	17—19	19—21	21—23
地支时辰	午	未	申	酉	戌	亥

由于十二时辰与十二地支之数相同，所以，与地支纪月一样，用地支纪时也是固定不变的。即午夜二十三点至一点必定是子时。然而，当配以天干时，却因为天干仅十数而发生变化，形成每五天(六十时辰)一次循环的局面。

由于上述的干支相配，任何一个人的出生，便都拥有一个确定的“八字”。然而，仅仅有“八字”还不能说明任何问题，还不能据此演算一个人的富贵贫贱、吉凶祸福。天干地支，还要与阴阳五行相配合。

阴阳观念的形成，应远溯于《易经》的阴、阳爻画从数字卦中脱胎诞生。当阴阳观念与命理推演系统中的干支相配合时，也同样尊奉阴阳的原始意义，按阳数奇阴数偶的原则，将偶数位的干支归入阴类，将奇数位的干支归入阳类。在十个天干中，逢单数的甲、丙、戊、庚、壬属阳，逢双数的乙、丁、己、辛、癸属阴。十二地支亦如此归类。以下表表示如下：

干支	阳阴	阳	阴
	天干	甲 丙 戊 庚 壬	乙 丁 己 辛 癸
地支		子 寅 辰 午 申 戌	丑 卯 巳 未 酉 亥



五行是指水、火、木、金、土。五行的观念，可能脱胎于八卦，因为在八卦中就有乾为金、坤为土、巽为木、坎为水、离为火的内容。有人认为，五行中的水、木、金、土，都与农业有关系。其实，火之于农业的重要，不逊于其他四者。在我国西南部一些少数民族居住的山区，至今仍保留着烧山播种的农业耕作习惯。前几年笔者去海南岛五指山区，仍见有烧山播种的场面。由此可以推测，五行观念的形成，标志着我国农业生产的成熟，或者说，随着我们的先人从渔牧社会逐渐过渡到农业社会，五行观念也逐渐形成。

到了战国时期，五行之说已经十分盛行，并且根据五行所代表的五种物德的基本属性，提出了“五行相生相胜(克)”的理论。所谓相生，是指一种物质对另一种物质的生发具有促进作用；所谓相胜(克)，是指一种物质对另一种物质具有抑制的作用。五行之间的生克原理如下：

相生：木生火，火生土，土生金，金生水，水生木。

相克：木克土，土克水，水克火，火克金，金克木。

联系实际，五行之间的生、克(胜)原理是不难理解的。

将五行配合天干、地支，即如下表所示：

五行 干支	木	火	土	金	水
天干	甲、乙	丙、丁	戊、己	庚、辛	壬、癸
地支	寅、卯、辰	巳、午、未	辰、戌、丑、未	申、酉、戌	亥、子、丑

在五行与干支的配合中，天干的五行强于地支的五行。例如，天干的甲乙木，强于地支的寅卯辰木。在天干中，同样的五行属性，属阳的强于属阴的。例如，在天干的甲乙木中，甲木为阳木，乙木为阴木，甲木强于乙木。在地支中，则以顺序的前后决定五行属性的强弱。例如，寅、卯、辰同样是木，但是寅为初生之木，卯为极盛之木，辰为渐衰之木。

当一个人的四柱八字列出之后，还要结合一年中的春、夏、秋、冬四时以及东、西、南、北、中五个方位，进行通盘分析。

关于结合四时的分析，以木为例：

春月之木，犹有余寒。得火温之，始无盘屈之患，得水润之，乃有舒畅之类。然水多则木温，水缺则木枯，必须水火相济方佳。至于土多则损力堪虞，土薄则财丰可许。如逢金重，见火无伤；假使木强，得金乃发。

夏月之木，根干叶燥。由曲而直，由屈而伸。喜水盛以润之，忌火炎以焚之。宜薄土不宜厚土，厚则为灾；恶多金不恶少金，多则受制。若夫重重见木，徒自成

林；叠叠逢华，终无结果。

秋月之木，形渐凋零。初秋则火气犹在，喜水土以资生，中秋则果实已成，爱刚金以砍削；霜降后不宜水盛，水盛则木漂，寒露前又宜火炎，火炎则木实。木有多材之美，土厚无自立之能。

冬月之木，盘屈在地。欲土多以培养，恐水盛则亡形。金纵多，克伐无害；火重见，温暖有功。归根复命之时，木病安能辅助。惟忌死绝，只宜生旺。

五行与方位的结合，是将五行分别安置于东、南、西、北、中的相应位置，以便在算命的时候，根据八字的五行情况，推算其生息、活动的最佳方位。五行与方位的结合，也遵循五行属性的原则：木的禀性温和向阳，而东方是太阳初升之处，所以甲乙寅卯木与东方相配。火的禀性炎热盛长，与气候炎热的南方一致，所以丙丁巳午火与南方相配。金的禀性清凉肃杀，而西方正是太阳落山、草木不生之处，所以庚辛申酉金与西方相配。水的禀性澄澈寒冷，而北方水冰地寒，所以壬癸亥子水便与北方相配。土的禀性厚实适中，有利于万物生长，中央处在东南西北的中间，所以戊己辰戌丑未便与中央相配。

由于天干地支与阴阳五行、四时方位的结合，单调的“八字”也便活跃起来。当干支八字化为五行内容时，便可以对每一组八字中的各种成分的多寡进行衡量，分析其是否平衡。如果不平衡，就是“病”，亦即命中有缺陷，应该根据五行的生克原理加以调节。相生相克也有量的规定，太过与不及都不行。例如，水能生木，但是水太多了，则水盛木漂，不可能有相生的效果；金能克木，但是木太多了，金也克不动。

添加了十二时辰的“四柱”法，显然比只考虑出生年、月、日的“三柱”法增加了更多的信息量，使得演算对象的种类，由“三柱”的两万余种增加到了几十万种；更加上出生地点、出生季节，乃至产妇坐床方位等环境条件的不同，关于演算对象的分析，也便有了更大的余地，使得“命理哲学”成为一个集确定性与灵活性于一体的演算系统。

（三）“命理哲学”的特点与危机

具有中国传统思维特点的“命理哲学”，是一种迷信重于科学的文化现象。从内容方面看，在这个演算系统中充塞着天干地支与阴阳五行的牵强比附，和文昌、红鸾、驿马、禄堂、白虎、华盖等迷信术语。从思维形式方面看，这一文化怪圈同样受到我国传统思维方法的制约。作为迷信重于科学的演算系统，“命理哲学”时时受到致命的批判，许多演算前提，都经受不起科学的论证，甚至于常识性的责难。

（1）“命理哲学”中的时空观念

“命理哲学”的建构，以时间与空间为基础，体现了我国先人对人类生存的时间和空间条件的探索与认识。



在繁琐的命理演算中,关于时间条件的分析,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一是根据出生的年、月、日、时推出“生辰八字”,从时间上考察一个人在来到这个世界的一瞬间,由天、地所赋予的、决定其一生命运的特殊的本质属性。这种看来十分离奇的关于时间条件的分析,在科学文化高度发达的今天,显然是一种迷信的说法。但是在创造“命理”演算系统之初,人们对生辰条件性的分析,无疑是一种对人生命运之奥秘的探索。这与当时人们在天文探索方面的形成天圆地方之说一样,在今天看来显然荒谬,而其不同仅仅在于宏观与微观的差别。

二是将生辰八字化为五行之后,又配以“四时”的分析。这是将生辰的条件性放在了一种特殊的时间背景下的深入考察。前文曾经介绍,同样的“木”,在不同的季节中,由于属性有差异,因而对于其他四种基本物质火、土、金、水之间的相生相克关系,也有着诸多微妙的变化,例如在春月时“土多则损力堪虞”,在冬月时“欲土多以培养”,在夏月时“忌火炎以焚之”,在秋月时“又宜火炎,火炎则木实”。因此,同样的干支八字,由于所处的“四时”背景条件不同,其命理也就出现差异。

不仅如此,四时的背景条件,还影响着八字内部的五行处境,亦即“旺相休囚死”的变化。所谓“旺”,是指处于旺盛状态;所谓“相”,是指次旺状态;所谓“休”,是指退居一旁;所谓“囚”,是指衰落被困;所谓“死”,是指被克制无生气。这五种状态之间的关系是:当令的旺,我生的相,生我的休,克我的囚,我克的死。仍以木为例,春天是木当令的季节,所以木旺;火是木生出来的,所以火相;水是生木之母,所以水休;金是克制木的,但是春天之木欣欣向荣,金已无力克木,所以金囚;土为木所克,木既当令势旺,所以土死。由此可见,由于季节条件的不同,八字内部五行之间的“旺、相、休、囚、死”诸关系也就全然不同。

三是通过出生时间推测整个人生旅途的吉凶祸福。在命理演算系统中,有一种名为“行运”的演算,以生年天干为标志,根据男命或女命,按月上干支顺行或逆行起运。一般配十二个字,每字一交,每运五年,合六十年花甲之数。例如甲年生男,月份是癸酉,甲是阳,男人逢阳,即按月分干支顺行得出甲戌、乙亥、丙子、丁丑、戊寅、己卯。如果同年同月而生者为女性,女人逢阳年,应根据月建干支逆行得出壬甲、辛未等十二字。如果所生之年为阴年,则男性逆行而女性顺行。在核算“起运”的时间方面,另有一套计算方法,此处不赘。有了一个总体性的行运时间表,再结合流年进行演算,由流年再结合月建推演,循此特殊的演算系统,整个人生旅途中的吉凶祸福,便展现在一张详尽备至的时间表上。

命理演算中,除了时间条件的分析,还有空间条件的分析,主要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一是关于天干、地支的分类与结合。天干、地支虽非“命理哲学”的创造,但是“命理哲学”在中国传统文化中独钟天干、地支,将其作为推演系统的初始概念,体

现了演算系统的创造者对于由天、地所构成的空间因素在人类命运中所起重要作用的认识。在《周易》中，已经认识到天、地是化生万物之母，然而，天、地究竟如何化生万物，从来都是模糊的粗线条的分析。战国后期的名家集大成者公孙龙对概念的分析达到了最高水准，但他也只是从宏观上提出“天与地其所产焉，物也。”天、地如何造物，从来的哲学家、自然科学家都是语焉不详。中国古代哲学的结果，也就只能是分析其然而不涉及其所以然。“命理哲学”第一个将先人有关分析天的“十干”，与分析地的“十二支”，与天地衍生人类联系了起来，企图从中寻找出决定人类个体禀性及其命运的机制及其规律。在这个演算系统中，将人生中最关键性的时刻确定为一个人呱呱坠地之时，并将其定位于由十个天干和十二地支相配合构筑而成的空间构架的某一点上，考察其所禀的天、地之气。这样，一个人来到这个世界上，便不仅具有时间的意义，同时也具有空间的意义。

二是由天干地支化成的五行属性，受到地理方位的制约影响。五行与五个地理方位的结合，也不是徐子平这些命理学家的发明创造。但是，当他们将先人关于五行与方位的结合引入到了命理演算系统之后，却产生了一种新的作用，这就是根据八字干支化出的五行情况，演算其所处空间方位的吉凶利弊，并且从空间方位的角度，进行避害趋利的调适。例如，根据一个人的生辰八字化出的五行属性，可以推论其行运的方向，确定其在什么方位生活、在什么方位从事何种活动才是最佳的选择。由于人与人之间所具有的五行属性的差异，有的人利于行东方的木运，不利于行西方的金运；有的人利于行西方的金运，而不利于行东方的木运。有的人利于行南方的火运，不利于行北方的水运，等等。很显然，这是对人们所处活动空间的条件性分析。

且不论这种通过五行与方位相结合以指示人们活动方向的演算，对于人们的活动究竟有无实际意义，但仅就其从空间角度探索人的活动有效性的思路来看，这已从一个特殊的方面反映了古人的空间观念，所以这对于今天的人类行为学的研究也具有一定的启发意义。

（2）“命理哲学”中的辩证思维方法

“命理哲学”虽然是一个有着浓重迷信气息和唯心主义色彩的演算系统，但是其中也不乏朴素的辩证思维方法。仅以生辰八字中的五行平衡理论为例：

五行相生相克。其生，如金生水，水生木等等。缘何能由此生彼？因为金、木、水、火、土都各自包含有阴阳两个方面，是一个“阴阳相抱”的完善整体，当五行化入十个天干之后便得到了显示：甲、丙、戊、庚、壬，分别属于阳木、阳火、阳土、阳金、阳水；乙、丁、己、辛、癸，分别属于阴木、阴火、阴土、阴金、阴水。由于五行中各自含有阴阳两重属性，因而从中可以化生它物。

在五行各自包含有两重性的基础上，五行之间相扶相抑以求平衡的分析，也便



有了具体的依据。在五行之间的相扶相抑中,命理学家注意到了量与质之间的度的把握。例如,春月之火,喜木生扶,但是不宜过旺,过旺则成灾;火旺须以水济,亦即须以水加以抑制,但是抑制旺火的水不宜太多,太多则会导致灭火。所谓过犹不及,物极则反。

生辰八字中的金、木、水、火、土,可能本身就是平衡的,无须去扶去抑。但是,命理学家认为这种天生平衡的八字格局,象征人生的平平庸庸。有的人的八字构成,往往大缺,即缺少五行中的几项,以致某项特多,呈现不平衡的格局。如果大缺或大旺以致无法弥补和制伏,意味着灾难夭折,如果缺或旺到尚能勉强扶救,则意味着贫贱困苦。然而正是这种大缺、大旺,一旦遇到生扶克制的条件,反而能够转祸为福,以致“大富大贵”。所谓“有病方为贵,无伤不足奇”,便是对这种思维方法的形象写照。这种祸福转化的思维方法,可能渊源于孟子所说的“天将降大任于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忍性,曾益其所不能”的“生于忧患而死于安乐”(《孟子·告子》)这一套理论。

然而,辩证法与诡辩之间的距离往往只有一步之差。当这些具有传统思维特点的朴素辩证思维方法流入江湖术士手里时,便异化为信口雌黄的诡辩、骗人钱财的工具。

(3) “命理哲学”中的类比思维方法

由于《周易》的影响,类比成了华夏子孙普遍运用的思维方法,这在“命理哲学”中同样十分显著。可以说,如果没有类比,命理演算就寸步难行。

首先是关于“天干地支”的类比。源自纪日、纪月的十天干、十二地支,其原始用意是以树木的干与枝作为喻体的一种类比,以树干强而为阳,树枝弱而为阴的特性,喻天干强而地支弱。

具体言之,十天干与十二地支又各寓一定的象征意义。例如:天干“甲”像草木破土而萌,阳在内而被阴所包裹;“乙”像草木初生,枝叶柔软屈曲;“丙”像炎炎赤日,万物皆炳而著明;“丁”像草木成长壮实,好比人的成丁。地支“子”像草木种子,吸土中水分而生,为一阳萌生的开始;“丑”像草木在土中出芽,屈曲着将要冒出地面;“寅”像寒土中屈曲的草木,迎着春阳从地面伸展;“卯”像日照东方,万物滋茂。

天干地支的类比意蕴,显然还与象形文字的本身意蕴有着密切的联系。除了上列八种天干地支的象征意义外,天干的壬即妊,象征万物怀妊;地支的申即身,象征物体的长成,等等。

由天干、地支化成的五行之间的相生相克关系,同样有着明显的类比特点。以相生为例,由木柴生火而有“木生火”关系;灰烬化为土而有“火生土”关系;由沙土中淘出金而有“土生金”关系;由金属加热使固态转化为液态而有“金生水”关系;由湿润的水土中能生长出茂盛的树木而有“水生木”关系。五行相克关系亦如此:由

树木破土而出而有“木克土”关系；由土能填满沟渠水坑而有“土克水”关系；由水能浇灭火而有“水克火”关系；由火能溶化金属而有“火克金”关系；由金属刃具能切削砍伐树木而有“金克木”关系。有了上述这些相生相克的形象类比，就能够很容易地对十天干、十二地支的相生相克关系有所理解。干支化为五行，正是类比推理中的一个重要环节。只有将干支化为五行，才能一目了然地看懂生辰八字中的平衡或不平衡，进行生扶克抑的调节。

在对同属某一五行属性的天干或地支所代表的阴阳属性、自然顺序进行分析说明的时候，也同样须借助于类比。以天干为例，甲、乙同属五行之木，但是甲木属强健之阳木，因而是森林之木；乙木属柔弱之阴木，因而是花草之木。丙、丁同属五行之火，但是丙火属刚烈之阳火，因而是太阳之火；丁火属柔弱之阴火，因而是灯盏之火。戊己同属五行之土，戊土为阳土，因而是大地之土；己土为阴土，因而是田园之土。庚辛同属五行之金，庚金为阳金，因而是斧钺之金；辛金为阴金，因而是首饰之金。壬癸同属五行之水，壬水为阳水，因而是大海之水；癸水为阴水，因而是雨露之水。有了这一系列类比，对于天干的阴阳两重性，也就有了具体的认识。

在五行与四时相结合的时候，也是通过形象的类比，阐述五行在不同的季节背景下所宜与所忌的问题。例如，通过“春月之土，其怕最孤”、“夏月之土，其怕最燥”、“秋月之土，子旺母衰”、“冬月之土，外寒内温”等类比，推演土在不同的季节环境中如何扶生克抑。

除了阐述命理时使用的种种类比之外，命理学家在具体的演算过程中，为了有效地记住大量的命理概念或繁琐的演算数据等，也往往借助于类比的方法。尤其瞎子算命，全靠死记硬背，更离不开形象易记的隐喻类比。

（4）“命理哲学”的危机

由于“命理哲学”中包含着许多迷信、非科学和无根据的猜测之辞，因而随着现代科学文化的发展，信奉者越来越少。其实，对“命理哲学”的质疑与批判，古已有之。在难以计数的责难中，“命理哲学”深感危机的主要是来自以下两个方面的挑战：

一是关于同时异命的质疑。按照“四柱八字”的命理格局，这仅有二十五万九千二百种，但是在一个郡域中的人口往往多达百万，这就难免有同一地区出现几个同年同月同日同时出生的人。按照八字演算，这几个人的命运应该是一样的。但是实际情况并非如此，宋代有一位名叫费衎的学者说，“其间王公大人始生之时，则必有庶民同时而生者，又何贵贱贫富之不同也？”（《梁溪漫志》）最典型的一例，是以前的南京城里有三个同年同月同日同时出生的人，一个是后来的大明皇帝朱元璋，一个是后来的京城首富沈万山，还有一个是乞丐王化子。同一地区八字完全一样的人，为什么有人贵为天子，有人富可敌国，有人却潦倒街头沦为乞丐呢？这是“四



柱八字”理论怎么也无法解释的。

于是,命理研究中的高明者又千方百计从“四柱八字”之外寻找解释的根据。朱元璋的军师刘伯温别出心裁,从一个时辰可以划分为几个“刻”的角度,对同时生却不同命的现象进行解释,认为朱、沈、王三人虽然同生于子夜,但是出生的“时刻”各有不同。他以公鸡司晨时的状态为喻,分析说:子夜鸡叫有三种不同的音节,第一音节鸡叫“喔”,鸡头向天昂起,此为上三刻,朱元璋就在此时出生,所以贵为天子;第二音节为“喔喔”,此时鸡头已经前伸放平,称为中三刻,京城首富沈万山就在此时出生,因而富可敌国;第三音节为“喔喔喔”,此时鸡头已经朝下低垂,王化子就在此时出生,因而沦为乞丐。

将一个时辰划分为几个“刻”,这并不是刘伯温的发明,但将这种从“时”到“刻”的划分引进命理实践,却可能是刘伯温的创造;他以鸡鸣为喻的解释,不免有诡辩之嫌。同时异命的许多事实,对“四柱八字”的命理推演仍然构成了严重的危机。

二是“媾精说”的对立。决定人的一生命运的关键,究竟是在于出生这一时刻,还是在于父母媾精初创生命这一时刻?“命理哲学”选择了人的出生时间作为决定命运的关键时刻,然而这一选择很难反驳早在它之前已经提出来的“媾精”说。对“媾精说”最早作出论证的也是东汉学者王充。他在《论衡·初禀论》中明确认为,决定一个人富贵贫贱之命运的关键,在于“初禀自然之气”。所谓“初禀”,是指男女交媾受胎之时。所谓“命”,即是受胎之后禀天地之气而生育的性,即禀性,而不是先有了禀性然后才有命。性命者,性与命,二者乃是合二而一的东西。所以,命是人的内在禀性;“面辅骨法”,则是人的外在体貌。外在体貌,同样初禀于母体受胎之时,因此可以由面相骨相推知其内在的性命。王充还列举动、植物等他类事物论证说:

夫王者,天下之翁也,禀命定于身中,犹鸟之别雄雌于卵壳之中也。卵壳孕而雌雄生,日月至而骨节强,强则雄自率将雌。雄非生长之后,或教使为雄,然后乃敢将雌,此气性刚强自为之矣。夫王者,天下之雄也,其命当王。王命定于怀妊,犹富贵骨生,鸟雄卵成也。非唯人鸟也,万物皆然。草木生于实核,出土为栽藁,稍生茎叶,成为长短巨细,皆由实核。

如果再往前溯,我们可以看到早在《礼记》一书中,就有关于“人者,其天地之德,阴阳之交,鬼神之会,五行之秀气也”(《礼记》卷二十二)的叙述,认为人的性命,包括仁、义、礼、知、信在内,都是阴阳交合,尚未成形的时候便已禀受,而不是在胎儿变为婴儿的那一时刻,突然之间决定其性别,决定其性命的。

以王充为代表的初禀论,对于生辰八字为基础的命理演算系统无疑是一个难

以回避又难以辩解的问题。

在科学技术高度发展的今天，“生辰八字”更是四面楚歌，而被目为迷信，目为唯心主义的宿命论。但是，仅仅以后天获得性的理论解释丰富多彩的人生历程，也并非万能。用遗传学与进化论的眼光看，遗传密码本身所携带的信息以及周围环境对精卵结合时的影响，在人的“初禀”中确实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例如，据荷兰、美国的科学家们的最新发现，某些男人身上表现出的侵略、冲动和暴力行为的倾向，可能由于某种微小的基因缺陷而引起。这一发现不仅会重新引起人们对犯罪和反常行为起因的争论，而且会引发人们对人的“初禀”与发展前途的关系的联想。这种从遗传学角度对决定人类个体前途的遗传因素的分析，与“命理哲学”那一套演算方法，显然不同。无论王充的“初禀”论还是李虚中、徐子平的“生辰”论，对于人类个体的前途之分析，都有牵强附会、似是而非的特点。因此，“命理哲学”这个庞大复杂的类比推理系统受到现代科学的质疑，也是必然的。

3. 风水理论中的迷信与科学

在传统文化中，“命理哲学”面对的另一矛盾冲突，是同属于周易文化圈内的风水（又称堪舆）理论。这种建立在环境决定论基础上的理论，认为人们生活居住的环境条件，村舍、房屋的座落朝向，周围的一山一水、一草一木，房屋的结构布局，乃至于床的安置，井、厨、厕的方位等等，都可以决定一个人、一个家庭乃至一个家族的吉凶祸福；而被命理学家视为决定人生一切的生辰八字，与住宅环境相比，又似乎微不足道、可有可无了。

风水（堪舆）长期以来一直被视为迷信一途。最近几年，一些从事中国传统建筑研究的学者，纷纷著书立说，认为风水术并非全然不可取。他们从人类生存环境角度考察风水理论及其实践，认为它的核心是对人的居住环境进行选择和处理，包括对自然环境的利用和改造。这是在先人进入农业社会之后渴望把自身和谐地统一于自然而采取的一种自我完善手段。但是，由于风水术士为适应人们普遍存在的避凶就吉的心理要求，故意编织了大量庞杂的谎言笼罩在它的上面，使本来具有朴素科学原理的东西变成了扑朔迷离的骗局。

风水理论与《周易》有着密切的关系，不仅因为风水理论以八卦方位作为其重要的理论依据，而且在《周易》卦爻辞中，保留了许多早期的风水观念。所以，本书才将风水理论视为周易文化系统中的一个重要的旁枝侧叶进行迷信与科学的剥离。

（一）风水术的早期历史以及与《周易》的关系

“风水”一词，最早见于晋代郭璞的《葬书》：“葬者，乘生气也。气乘风则散，界水则止。古人聚之使不散，行之使有止，故谓之风水。”在这里，郭璞只是将风水与



墓葬相联系。事实上,这种“得水”、“藏风”的术数,不仅运用于对死者的安置,更注重于对生者居住环境的措置,作为焕发人们生命活力的重要手段。

“风水”一词虽然最早见于晋代,但是这种对生者的生活居住环境以及死者安葬环境的有意识选择安置的历史,却更为源远流长。唐代王瓘撰写的《轩辕本纪》中,就有“黄帝始划野分州,有青乌子善相地理,帝问之以制经”的记载,说明古人认为早在黄帝时代,人们就已经重视所生活的地理环境条件的选择。到了殷商时代,人们已经将卜筮的方法,普遍地运用于城邑、村舍的选址与建造,在当时卜骨上,留下了“子卜,宾贞、我乍(作)邑”、“乙卯卜,命贞,王乍(作)邑,帝若(诺),我从之(兹)唐”(引自温少峰、袁庭栋:《殷墟卜辞研究——科学技术篇》)等内容。与此稍后的《诗经》也有大量关于周代人对生活环境包括地形地貌地质选择的记录和描写。例如:《大雅·灵台》中有“经始灵台,经之营之;庶民攻之,不日成之”的叙述,反映了周文王在建造观测天文气象的灵台时很注意其规模的测量。而《大雅·文王有声》中,更有关于周武王通过龟卜建都的描写:“考卜维王,宅是镐京;维龟正之,武王成之。”而《公刘》一首诗中,更是详尽地记述了周朝功臣公刘察看地形地貌,选择好的地址,将屋宇建筑在河的两岸,尤其是选择河道弯曲之处建构城邑的事迹:

笃公刘,逝彼百泉,瞻彼溇原;迺陟南冈,乃覯于京。京师之野,于时处处,于时庐旅,于是言言,于是语语。

笃公刘,于豳斯馆。……夹其皇涧,邇其过涧。止旅迺密,芮鞠之即。

从公刘选址的实践看,殷周之际的先人在建立城邑的环境条件方面,注重于泉、原、冈三个要素。所谓泉,即是水源,最佳的地址是“夹其皇涧,邇其过涧”,在曲水即河道弯曲之处形成人口繁密、房舍迤邐的城邑。所谓原,即是平原沃野,这是生产粮食、养育人民的根本。只有将城邑建在土地肥沃的地区,人民才能安居乐业,“于是语语”。所谓冈,即是丘陵山脉,城邑、屋宇最好依山而筑,除了由于调适气候的原因,另一个很实际的原因大概是在天有不测风云之际,尤其在水灾成患时,可以登高避难。

殷周先人的这些丰富的建筑地理经验,在《周易》中也有所反映。按照从事古代建筑史研究的学者分析,如《坤》卦的卦辞“安贞吉”,《升》九三爻辞“升虚邑”,《涣》六四爻辞“涣其群,元吉,涣有丘,匪夷所思”,《涣》九五爻辞“涣汗其大号,涣王居,无咎”等内容,都是关于占卜建筑活动吉凶的记述。例如,刘天华先生对于《坤》卦“安贞吉”作这样的解释:“坤卦主要讲地。按彖传解释,凡地产丰富,品物齐备的,即有地德,坤得此象即为地吉之象,人生活在这土地上,必定六畜兴旺,五谷丰登,安居乐业,故云‘安贞吉’”。认为《升》九三的“升虚邑”主要讲建宅要选择高处,

反映了古人择宅顺应自然的实用态度。《涣》的第四、五两爻辞，主要讲洪水冲到众人聚居的村落，幸而人们跑到了山上，才获平安；洪水又涨到山上王居之所，幸而很快退去，才免受损失。由此告诉人们一个经验：住得越高，危险越少，这是从另一角度说明定居建宅“择丘升虚”的必要性（见《学术季刊》1993 年第 1 期：《〈周易〉与风水相宅》）。这类分析，与义理派学者的传统解释显然有很大的差异。

虽然上述解释尚可争议，但是殷周时期的先人对于择地建邑的经验认识和重视，确有大量文字资料可以为证。在大量的经验积累基础上，先人又将城邑的规模格局、宅地的选择、宅形结构的设计，与《周易》系统中的河洛数以及八卦方位等结合起来，由此将风水纳入了《周易》文化系统之中。

先看河洛数理在古代都城建制中的影响。《周易·系辞》说：“河出图，洛出书，圣人则之。”又说：“天一，地二，天三，地四，天五，地六，天七，地八，天九，地十，天数五，地数五，五位相得而各有合，天数二十五，地数三十，凡天地之数五十有五，此所以成变化而行鬼神也。”这是先人将自然数按奇、偶的原则分为两类，其中五个奇数之和为二十五，五个偶数之和为三十。河图、洛书，正是将这些自然数按一定规则排列而成的图像，如下图（图 3，图 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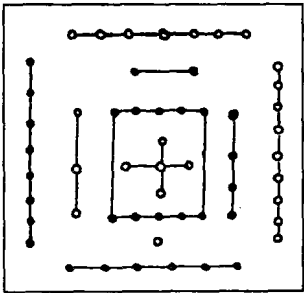


图 3 河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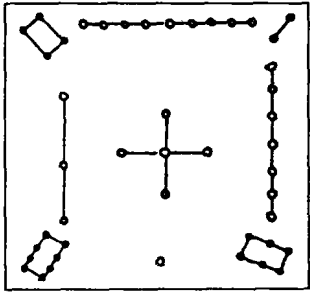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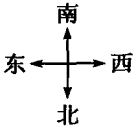


图 4 洛书



在河图中，奇、偶数的排列，按《太玄经》的说法，具有“一与六共宗”、“二与七为朋”、“三与八同道”、“四与九为友”、“五与十相守”的特点。而洛书的结构特点，除了与河图一样以五居中之外，其他八个自然数分列八方，并且具有两数之和皆为十的同性两数互相对待的特点，亦即阳数一与九相对待、三与七相对待，阴数二与八相对待、四与六相对待，而形成著名的洛书九宫图（如图 5）。

4	9	2
3	5	7
8	1	6

图 5 洛书九宫图

从洛书九宫图中可以看到，无论纵线的三个数，或者横线的三个数，还是斜线的



三个数,其和均为十五。于是,一个被先人视为神秘的数字十五,便成为洛书的象征。

长期从事文物考古研究工作的蔡运章先生,在中国古代都城制度的考证中,发现了河图、洛书,尤其河图的五十五天地之数与洛书的十五之数在古建筑中的影响作用。

西周初年周王朝在洛阳营建了两座都城,总名为成周。其中,西边的一座是周王居住之所,叫做王城,东边的一座是安置殷遗民之所,叫做成周(又名下都)。王城的规模和形制,《周礼·考工记》有明确的记载:“方九里,旁三门,国中九经九纬,经涂九轨。……内有九室,九嫔居之,外有九室,九卿朝焉。九分其国,以为九分,九卿治之。”²⁰ 20世纪50年代,考古工作者对其遗址进行勘探与试掘,测得王城的规模为:东西宽约七里,南北长约八里,其长宽之和,恰与洛书十五之数相符。由此可见,早在春秋时期的王城建筑规划中,就已经打上了洛书十五之数的烙印,而成书于战国时期的《考工记》所载之数,显然有洛书九宫图布局的理想化成分。

西汉时期的城建规则,同样有着洛书数理的印记。以西汉长安城为例,据孙星衍所辑《汉归仪》云:“长安城方六十里,经纬各十五里。”1956年至1962年,考古工作者对西汉长安城进行勘探和发掘,测得该城总周长为二万五千七百米,东西长六千二百五十米,南北长六千一百八十米,以当时四百一十七点六米为一里计,其周长为六十一·五里,东西长十四·九里,南北长十四·八里,与史料所载的“经纬各长十五里”之数相吻合。由此可见,西汉长安城的建制也遵循了洛书的十五之数。

汉魏京都洛阳城的规模,则是河图之数与洛书之数的结合。据考古工作者于1954年至1964年十年间先后两次勘探和实测,获得该城南北长三千八百九十五米,东西宽二千四百六十米的结果。按汉代一里合四百一十七点六米折算,其南北长为九·三三里,东西宽为五·九里,总面积为五十五·零四七平方里。再各按四舍五入取其整数,则长九里,宽六里,总面积五十五平方里,亦即长、宽相加之和为洛书之数,全城总面积为河图天地之数。这两个数字,当非偶然巧合,是河图、洛书数理对古代城邑建制的一种规范。

再看八卦方位对风水理论与实践的规范影响。《周易》中的八经卦,在风水理论中是与十天干、十二地支结合在一起,组成“二十四路”而被应用的。这个被称为“二十四路”的天地之成数,上应天时二十四节气,下行地中为二十四山方,而被作为风水主要工具的“罗盘”之正针。有一幅“二十四路图”,还将洛书也引入其间(如图6)。

有一部托名黄帝,其实乃唐以后之人撰写的《宅



图6 二十四路图

经》，将《周易》中的八卦分为阴、阳两类，“乾将三男，震坎艮悉属于阳位；坤将三女，巽离兑悉属于阴位”为前提，提出了建造住宅的原则：“阳不独王，以阴为得，阴不独王，以阳为得。亦如冬以温暖为德，夏以凉冷为德；男以女为德，女以男为德之义”。

在风水体系中，八经卦以文王八卦方位作为标准，对“二十四路”进行定位，尔后在此基础上进行阴阳得失的分析，寻找阴阳平衡的途径，建设适合人们生活的理想环境。

有些风水术士，还将房屋建筑中的各种格局，分别用八经卦标示方正和给予相应的名称。例如，图7称为“乾宫发秀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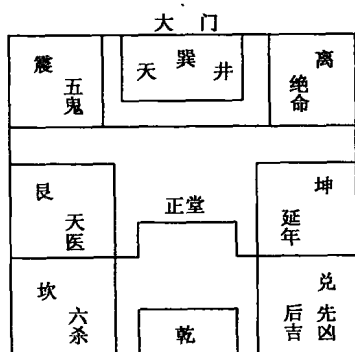


图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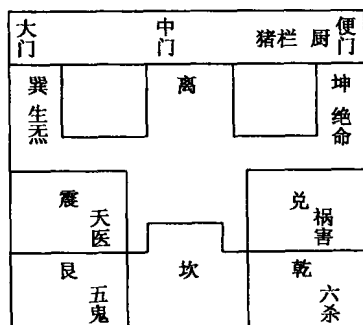


图8

这是座北、朝南大门正南的宅院，据说处在“坎”位的房间，“初十年居之吉，终不全美”；处于“艮”位的房间“可以宿歇”；处于“震”位的房间“财利甚利，不旺人”；处于“离”位的房间，因属“绝命”之地，故不可住人；而处在“坤”位的房间，是本宅院中最佳的住所，不仅可以“延年”，而且“坤”为土，土生金，“主进田土，大旺人丁，居之大吉。”（《搜神经阳宅心传秘法》）

又例如，图8称为“坎宅人财格”。

这是正堂座落正北而大门朝向为东南的住宅。这一格局虽然比前面的“乾宫发秀格”的大门朝向稍有变化，但是由八经卦标示的各个房间位置名称，却因此全部改变，由此引起各房间的用途，也全然不同。

从上述两例可以看到，八卦方位在风水理论和建筑实践中，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当然，房间的方位即居住小环境对于人的生活可能会有一些影响，但是不可能像“五鬼”、“六杀”、“绝命”等所形容的那样，令人毛骨悚然。

（二）风水与环境美学

风水包括生人居所即所谓阳宅与死人葬所即所谓阴宅两项内容。事实上，关于阴宅的风水理论，就像关于阴曹地府的描绘一样，纯属荒谬之词。而关于阳宅亦



即生人居所的环境条件的研究,则是人们长期的生活经验积累所形成的一种理论,在神秘的光环之内,有其科学合理的东西,值得我们去发掘、分析,为今天的生活环境的美化、优化提供借鉴。

阳宅风水分为两个方面,即应该怎样与不宜怎样。所谓应该怎样,是指一个理想的住宅或村落,应该具有怎样一些环境条件。环境条件又分为理想的大环境条件和合理的小环境条件两个层面。

一个理想的大环境条件,主要由山脉、河流、穴地三者构成。在风水理论中,山脉以其形象而被称为“龙脉”。山的种类、走向有很多,好的山、好的走向,不仅可以为人们避风挡寒,还可以为人们提供丰富的生活资源。荒山秃岭,或者走向不好的山陵,不仅不能给人们提供生活资源,还可能会带来山洪暴发等种种灾祸。在众山之中,又特别注重主山脉亦即“真龙”的走向。宋代黄妙应在《博山篇》中写道:“认得真龙,真龙居中,后有托的,有送的,旁有护的,有缠的。托多,送多,护多,缠多,龙神大贵,中贵,小贵,凭这可推。”

总而言之,山势有五种:“龙北发朝南来为正势。龙西发北作穴,南作朝,为顺势。龙逆水上朝,顺水下此乃逆势。龙顺水下朝,逆水上此乃顺势。龙身回顾祖山作朝,此乃回势。”具体识别,又有许多种类,“有飞龙的龙,蟠龙的龙,舞凤的龙,踞虎的龙,奔马的龙,游蛇的龙,平冈的龙,嵯峨的龙,尖射的龙,乱杂的龙,孤秀的龙”等等。然而,在选择理想的居住场所时,周围山脉的形势,还仅仅是必须考虑的条件之一。

在考虑周围山脉形势的同时,还必须考虑水利条件。“欲识龙,在识水”,山脉的顺逆之势,与水源流向相辅相成。水的流向不仅与山势相配,而且与穴地的形势亦须相配。理想的水源环境,应该是“水近穴,须梭织,到穴前,须环曲。既过穴,又梭织。若此水,水之吉。”总之,村舍、居所周围的河道水源,宜曲不宜直:“湾环曲折,水格之贵;直流直去,下贱无比。”山与水的位置,则为山行后水行前,所谓依山环水者是也。

有了好山好水,还要有一块好的穴地。穴地不仅包括建构屋宇的宅基,还要有与屋宇规模形成一定比例的穴前空地亦即“明堂”。明堂不仅与屋宇之间有一定比例,而且与周围的山势规格亦成适当比例。明堂太宽则旷荡而难以“藏风”,太窄则气受局促使阳宅不能显贵。当然,独家宅舍的明堂,与整个村镇的明堂,其规模也不可同日而语。宅舍的明堂,不过几尺或几丈,而村镇的明堂,则可广达数里甚至数十里。明堂为人们提供活动场所和通道,无疑是居住环境中不容忽视的一个部分。

宅基是穴地中最重要的部分。地基务须方正;地基的大小,与屋宇的规模之间更须注意比例,“屋高地窄者,人财两退;地阔屋矮者,一代发福。”(清吴鼐:《阳宅撮要》)

由此可见，一个理想的居住大环境，寻来不易，甚至往往“踏破铁鞋无觅处”。而一旦有了好的居住大环境，更须着意安排，注意整体美，不可随意糟蹋。

如果说理想的居住大环境一般而言只能自然天成，那么居住小环境即宅内的布局，就全凭人为的创造安排了。首先是宅的整体结构，要形成前低后高、左低右高的格局。《阳宅十书》说：“凡宅东下西高，富贵英豪，……后高前下，多足牛马。”在内部结构方面，亦有种种规定，例如“天井不可作一字，一字带杀少神气；一丈必须五尺宽，长短折半随所至”、“假如堂屋作九间，分作三井方为是”、“堂柱用九厅用七，门户凡皆双数利”，等等。

住宅按其朝向，分为乾、坤、巽、坎、艮、兑等“格”（种类）。不同“格”的住宅，不仅其大门的开处皆有不同，内部房舍的用途分配，亦皆有定规。当然，如前文所述，所谓“绝命”、“五杀”等唬人之语，具有浓重的迷信色彩，但是透过这些迷信色彩，或许也有一些生活经验积累的合理成分。

阳宅风水的另一个方面，就是不宜怎样，这是对居住环境中的不利因素加以说明，以使人们避免不利因素或改造不利因素。在《霍氏家藏堪舆撮精》中，关于不宜建造屋宇的经验，计有二十七条：“尽地不起，庙地不起，歪地不起，尖地不起，三角地不起，桥冲不起，巷尾地不起，倾泻地不起，龟背地不起，高逼压目不起，……左右前后靠近大塘不起，煞位高大压宅不起，明堂缺歪扁浅长直不起。”

上述二十七条“不起（砌）”，讲的是如何避免不利的环境条件。既建之后，一旦发现有影响环境美的不利因素，便要加以拆除改造。所以，在这部《堪舆撮精》中，还列有“二十九要拆诀”，如：前高后低要拆，前后单廊要拆，门前祠堂要拆，门前破屋要拆，门前厕屋要拆，门前崩墙要拆，门前水亭要拆，逼后大塘要拆，前后接簷要拆，中高前后低要拆，中低前后高要拆，中大前后小要拆，等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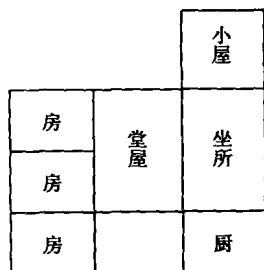


图9 寡无后格

为什么不能“起”？为什么要“拆”？风水术士捏造了许多具有迷信色彩的理由。例如，《阳宅十书》中说：“（宅）前高后低，长幼昏迷”，“门前水坑，家破人亡”，“大树当门，主招天瘟”，“粪屋对门，痼疾常存”，“水路冲门，忤逆子孙”等等。在《搜神经阳宅心传秘法》中，将理由讲得更为具体，例如，对“寡无后格”（如图9）的分析是：“凡屋有左无右，必无后代，亟去之，与左右均匀，齐整无雌雄，方旺人也。右边白虎欺堂，夫主不寿，主寡，宜退后五尺可无虞，虽门得位，明堂方正，只发财也，急拆去白虎边小屋，将坐所装房，而明堂修得方正，其左边房可除则除，可加则加之，与山向山家不相克而相生，方能旺人丁，寡可免矣。”

又如关于天井布局的分析：“天井不宜一字样，一字者主不旺人，财源冷退。假



如一字天井，井之上又起楼屋，蔽塞天门者，主军配；天井又不宜太深，太深则财不聚，又不宜太长，太长则人不生。天井固宜如棋盘样，又宜如棹子样，方而浅者为佳”。“天井内栽花，主女子丑声堕胎，男子目疾。”

从以上的引述中，可以看到风水理论渗进了许多牵强附会的迷信内容，宅的前高后低，与“长幼昏迷”之间并没有任何内在联系；门口有水坑，也不可能是家破人亡的充分条件；门前有大树，也不是滋生瘟疫的原因；粪屋当门，当然不卫生，但是未必就会经常患痢疾之疾。至于堂屋左右卧室的布局不平衡，与男主人的短命、断子绝孙之间，更攀不上任何必然性的关系。而将天井布局的不合理，与家人的充军、女子的淫荡、男子的目疾作必然性的联系，更属无稽之谈。

但是，一旦驱除上述种种牵强迷信拨弄成的神秘雾障，我们不难发现其所宜与不宜的内容，展示了古代先人在居住环境方面的经验积累，体现了古代先人对居住环境的审美观念及其价值取向。同时，也体现了风水理论与周易思维方式的内在一致性。主要有：

(1) 确保生活大环境即生活圈的协调美和稳定性。强调村落乃至城邑的最佳地址，选择在河流曲岸的内侧，而在村落、城邑的背部应有群山环抱，其理由一方面固然取其依山环水、山清水秀的风景美，但是更重要的原因，在于北山南水的组合，青山不仅可以阻挡寒风，还可以保障河水乃至地气蒸腾的湿润空气，能够稳定地环绕在人们生活的空间，形成风调雨顺的良好生活圈。而环绕于村落、城邑之前侧的河流，一方面其升腾的水气形成一道无形的屏障，不令圈内的生气外逸，另一方面由于河道中水势的惯性，其曲岸的弧度将会渐渐前移，使得村落、城邑不仅不受侵蚀影响，反而会随着岁月的延续，将前方的平原渐渐拓展。三千年前的商朝第十代王盘庚将国都迁移至殷（今河南安阳西北），便是遵循了这一风水原理（如图10）。黄河是我国第一大河，而曲岸内侧为北向且内含大片平原沃野的河段，亦以此为最。更可喜的是，这片曲岸内侧平原的东侧有泰山、西侧有太行山，形成了前有黄河环绕，两侧有高山拱卫的格局，可以说，殷的风水在整个中国版图中独一无二。当时盘庚将都邑移建于此，无疑是经过了长期、大量的地理环境考察之后作出的最重大决策。后来的帝乙、帝辛（纣）又在殷的南部朝歌营建别宫，也是因为意识到这一生活大环境的美。三千年前的这一段黄河曲岸，应该不完全是今天这种弧形模样，而与图中最接近于殷墟的第一道虚线相似。在漫长的岁月中，经历了黄河之水自北而南、自高而低的不不断的惯性冲击，才渐渐形成今天的模样，殷城前部（南部）的“大明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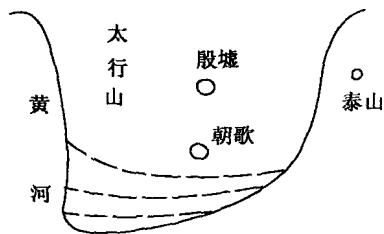


图10

局，可以说，殷的风水在整个中国版图中独一无二。当时盘庚将都邑移建于此，无疑是经过了长期、大量的地理环境考察之后作出的最重大决策。后来的帝乙、帝辛（纣）又在殷的南部朝歌营建别宫，也是因为意识到这一生活大环境的美。三千年前的这一段黄河曲岸，应该不完全是今天这种弧形模样，而与图中最接近于殷墟的第一道虚线相似。在漫长的岁月中，经历了黄河之水自北而南、自高而低的不不断的惯性冲击，才渐渐形成今天的模样，殷城前部（南部）的“大明堂”，

也随着愈益拓展。

由此可见，“依山环水”这一有关生活大环境原则的风水理论，确实是古代先人生活经验的积累，包含着科学合理的成分。当然，风水再好，也仅仅表明生活环境条件的美好，自然条件的稳定。至于政权的稳定与否，并不是自然环境即风水的好坏所能决定，而在于民心的向背，不在于“依山环水”的风水。殷纣不得人心，虽有天下最好的风水宝地，亦难免一朝覆亡。

(2) 主张居住小环境中建筑结构的整体协调美。风水理论关于居宅的整体结构，不仅仅有“前低后高”之类的一般原则，而且还有许多具体的规定，例如，前厅高度与正堂高度的比例，大门与小门的比例，乃至对天井的长宽，亦有明确的比例。《搜神经阳宅心得》规定说：“凡大门，用四尺八寸五分或四尺八寸亦可；小门用三尺八寸或三尺六寸”。《阳宅撮要》规定说：“天井横长一丈，则直阔四五尺。”多进多间的住宅，作为一个整体，建筑物之间一旦失去比例，就会出现畸形，长期居住在这样的环境中，在人的心理方面会产生不舒适感，最终将造成精神方面的抑郁、烦躁等情绪，由精神心理而危及正常的生理健康。反之，长期居住在布局合理、协调的小环境中，使人产生悠然舒畅的感觉，精神因之爽然，怯病延年亦在不觉之中。

(3) 主张居住环境的阴阳平衡。清代风水专家吴鼐在《阳宅撮要》中明确言道：“凡富贵明堂自然均齐方正，有一种阴阳交媾之美。”风水理论与周易文化系统中的其他理论一样，以左阳右阴为基本原则。在建屋中，以正堂为中心，正堂左侧主阳而右侧主阴。一个完整的住宅，正堂左右的房屋必须对应，如果一侧多房而另一侧少房乃至无房，此宅必然不吉。前文援引过的“寡无后格”，就是因为左侧都安排为卧房而右侧无一间卧房，使阴阳失去平衡，以致“寡”而“无后”。补救的办法就是“左边房可除则除”，右边房可加则加，形成左右对称、阴阳平衡的住宅格局。

无论《周易》还是其旁枝侧叶，虽然主张阴阳平衡，但是当“鱼”与“熊掌”不可兼得的时候，均采取宁阳而勿阴的态度，现出了重阳轻阴的本相。风水理论亦然。最明显的例子，便是在一个由几栋房子组建而成的住宅内，每一栋(排)房子的间数，均取单数而勿取双数。吴鼐在谈及选址、规模时也说：“凡乡村大屋要看其河流盘旋，沙头捧揖。如看平洋、法明堂，宁可阳胜阴，切忌阴胜阳，凡七步明堂，九步屋者是。”(《阳宅撮要》)

以上三点，只是择要言之。其实，风水理论还涉及到环境卫生、环境美化等其他方面，亦可供今人进行环境建设时参考。

(三) 风水批判

风水理论虽然也借助于传统的八卦、阴阳、五行学说，将实实在在的山、水、地利与抽象的天干地支，以及子虚乌有的“青龙”、“白虎”、“五杀”、“绝命”等名词术语杂糅在一起，构成了一个独特的推演系统，而与“命理哲学”相抵触。然而，它与“命



理哲学”一样，充满着牵强附会与迷信谬误。对于它的种种欺人之谈，实在毋须我们再去置喙，因为自从风水术一开始，便有许多有识之士加以抨击批判。今天，我们只要将前人的那些入木三分的精彩之笔略作展示，风水理论中的种种欺人之言便会原形毕露。

风水术在汉代已经风靡，其中有按五音姓选择住宅方向的所谓“图宅术”，因为以天干地支及五行相生相克的理论作为依托，而尤为惑人。“图宅术”的主要理论是：（一）“宅有八术，以六甲之名数而第之，第定名立，宫商殊别。宅有五音，姓有五声，宅不宜其姓，姓与实相贼，则疾病死之，犯罪遇祸。”（《论衡·诂术篇》）（二）“商家门不宜南向，徵家门不宜北向，”（《论衡·诂术篇》）何则？商金，南方火；徵火，北方水；水胜火，火克金，五行之气不相得，故五姓之宅门有宜向。向得其宜，富贵吉昌；向失其宜，贫贱衰耗。

王充诘难说：人之有宅，犹鸟之有巢，兽之有穴，然而宅有名，鸟兽之巢穴却无名，难道天地之神只在人而不在鸟兽？民之所重先田后宅，为什么六甲之名独施于宅？官府吏舍，市肆店堂，与民家无异，为什么它们不受六甲之名数的约束？况且，人之姓名出典不一，有根据特征、意义、形象、供用、类似，有因其所生或从事职业、封受官职赐之姓名；有钱人家买妾，不知本姓，只能用占卜决姓。由此可见，人们并非乘天地五行之气以为姓，因此姓与宅名之间，并不存在五行生克的内在联系。

大门朝向与居住者的姓之间，也不存在五行生克的关系。如果大门朝向与所居之人的姓氏必须相宜，那么官吏经常调动，其所居之府门难道也要随之经常变动？官府内的吏属甚众，其姓宫商徵羽不一，难道也要按其姓氏安排宿舍？一家之中，各人禀性不一，有金有木有火有水有土，难免有五色人等，这个五行之家，又何以决？

王充这些诘难辩驳，对于当时的五音图宅术，是一个致命打击。

在批判风水谬误的行列中，不乏对风水有研究而且有所信奉者。清际学人姚文田，对风水理论研究较多，并认为“桥梁衢路、殿宇隅风之类，此乃目前真正神煞，不可不辨”（《阳宅辟谬》），是一位自视正宗的风水理论家，对于风水术士的“俗学”，则深恶痛绝，尤其对于理气派的观点，进行了全面的批判。例如，他认为风水理气派将八卦中的乾、坤、坎、离称为“净阳”，震、巽、艮、兑称为“净阴”，显然矛盾，“坤、离，阴卦也，而忽称阳；震、艮，阳卦也，而忽称阴，更不知于《易》何据？”用八卦配五行，以此推论其相生相克，同样荒谬：“试思，两仪生四象，四象生八卦，本本原原，同归太极，安得有此卦在彼卦，此卦生彼卦之理？”他分析了《周易》六十四卦的生成规律：相生者相悖，相克者却相顺：“乾、坎相生，而其卦为讼；震、兑相克，而其卦为随”，认为事物之间的生成与克制，根源于河图、洛书，“河图以顺行相生为体，洛书以逆行相克为用。”万物生成，全靠五行的相生相克：“木克土而百谷用成，金克木而

宫室斯建，火克金而器用咸资，土克水而江河顺轨，天地之理，何尝以相克便为凶乎？”（《阳宅辟谬》）

显然，风水中的许多理论，虽然打着《周易》这块招牌，却与《周易》的思想完全背离，不堪易理的一击。

由于“风水”一词最早见诸郭璞的《葬书》，因而关于墓地亦即“阴宅”的风水问题，也成为我国民俗文化中的一个热点。由于阴宅风水中的迷信成分较阳宅风水更浓重，因而历来对其分析批判的文字，也较阳宅风水所遭受的更为激烈。在批判阴宅风水的行列中，不乏身居高位的有识之士，如司马光、张居正，以及大儒名士如程颐、黄宗羲等人。

宋代的司马光认为，安葬已故长辈的遗体，只要选择一个土层厚水位低的地方就可以了，子孙不应存在那种通过选择墓地、掩埋已故长辈来实现自己富贵的目的。宋代著名理学家程颐也批评人们通过选择墓地使后人获得富贵的企图。但是他也主张对墓地应该有所选择，认为地之美者，则其神灵安，子孙盛，原因在于“父祖子孙同气，彼安则此安，彼危则此危。”

明代名相张居正对于阴宅风水说的批判更为全面深刻。他说，远古时代死人弃之于山沟，活人也有贵贱、荣枯、贫富、寿夭；西方人死后全部火化，这些国家的人也“有贵有贱，有荣有枯，有生有死，有贫有富”；有些地方死人水葬，“鱼鳖之腹，人之邱陇”，而其子孙“亦有通显贵盛，累世富厚者”，可见所谓“葬地能作人祸福”实为谬妄无稽之论。人死之后，即如枯木朽株，即便一时不腐化，对于生人又有何关？在战场上死掉的人，“脂膏草野，肉饱乌鸢”，然而他们的子孙后代，仍然能富贵显赫，不存在什么因此贻误子孙的问题（《张太岳文集·葬地论》）。

张居正对阳宅风水与阴宅风水作了明确的区分：“夫建邑筑屋，为生人计耳。故必据形势，相水泉，择向背，纳休和，而后生人蒙利。体魄无知，何所爱憎乎？又何关于生人之休戚乎？”（《张太岳文集·葬地论》）

对于“术家之说，往往多验”的现象，张居正也作了分析：“世皆传其验者，不传其不验者。故谬悠荒唐之说，不闻于人，而臆度幸中之谈，独存于世。”（《张太岳文集·葬地论》）

明末清初著名学者黄宗羲，针对程颐所谓“父祖子孙同气，彼安则此安，彼危则此危”的说法，提出了批评。他承认“子孙者，父祖之分身也”，但是又看到亲人之间往往“至性汨没”，矛盾重重，以至“名为父祖，实则路人”的社会现象。他责问道：“彼生前之气已不相同，而能同之于死后乎？”何况，手、足、指、鼻，血肉所成，一旦离开身体，就如同木石一样不再有感觉；死者的形骸，就像折臂刖足蒿指割鼻一样，人在活着的时候，断掉的肢体尚且无气能通本属一体的身躯，人死之后，其气又怎能通于子孙各身呢？因此，程颐所说的“彼安则此安，彼危则此危”，应是指的子孙心



理上的安危,不是什么祸福问题(《读葬书问对》)。

从上面这些介绍可以看到,历代学者对墓地风水的批判,具有两个明显的特点:一是批判的不彻底性,几乎所有的学者,对阴宅风水术中的种种谬论进行严厉批判的同时,也流露出了对于阳宅风水的肯定。二是并没有像对阳宅风水中的谬误进行批判时,运用《周易》的基本原理加以分析的那种理论色彩,而是较多地运用摆事实驳谬误的经验方法。这无疑与阴宅风水本身缺乏理性色彩,尤其没有将易学理论引入其间有关。

至此,笔者认为应该对《周易》的旁枝侧叶写几句结语了。占筮、命理、风水,构成了《周易》文化系统的一个文化怪圈,长期以来,迷惑了许多人。即使在学术界,也往往难以幸免,稍有不慎,便会失足。本书大胆涉足其间,旨在对这一文化怪圈的功过作一客观的评估。同时,也想提醒目前仍在热衷于占筮、命理、风水的新一代术士们:《周易》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主干,几千年来一直规范影响着华夏文化的发展,但是,它的旁枝侧叶,却与其主干日远日疏,就像黄宗羲批判葬地风水时说的那样,“名为父祖,实则路人;勉强名义,便是阶庭玉树”。随着现代科学技术的高速发展,如果继续打着《周易》古经这面旗帜设置迷信骗局,就未免滑稽可笑了。

释义篇



上 经

一、善知进退、自强不息的《乾》

䷀乾：元、亨、利、贞。

〔解读〕 乾卦象征天，是万物创始的根源，它通行无滞，利益众生，无所不正。

〔象释〕 古人说：“有天地，然后万物生焉。”因而将代表“天”的《乾》列为六十四卦之首。经卦䷀为“天”，两“天”上下重叠，表示复杂的天道变化；象征天体运行，日复一日，永不休止。

〔义理〕 强者应该效法那种日复一日、自强不息的精神风貌，像天道一样，具有伟大的开拓精神，一往无前的进取精神，以及利益众生和执著于正道的品德。孔子说：“政者，正也；子帅以正，孰敢不正？”

初九：潜龙，勿用。

〔解读〕 就像龙潜藏于水中那样，积聚力量，不要轻举妄动。

〔象释〕 初九为“地爻”之下方，处于最底层，象征阳气刚在地下发生，尚未形成气候。

〔义理〕 龙是我国古代传说中最受崇敬的三栖神物，能潜于水、行于陆、腾于天，且有隐现无常、变幻莫测的特性，以此象征人事进退的规律。有远大抱负的人，在自己的力量刚刚积累的时候，不宜过早地施展才华。“勿用”者，兼有不可用、不能用、不必用之意。

九二：见龙在田，利见大人。

〔解读〕 龙出现在田野上，开始利益众生。

〔象释〕 九二为“地爻”的上爻，所以有“在田”之辞，象征潜龙已经跃出地面，阳爻处阴位，刚中有柔，所以有“利”之说。

〔义理〕 有远大抱负的人，虽然已开始被社会所认识，但是力量的积聚尚未完备，还需争取德才之士及社会的广泛支持、帮助。

九三：君子终日乾乾夕惕，若厉，无咎。

〔解读〕 君子的地位虽然上升，仍需一天到晚保持努力不懈的精神，小心谨慎

的心态，这样，即使遇到什么灾难也能化险为夷，转危为安。

〔象释〕“九三”已属“人爻”，象征社会地位的上升，所以有“君子”之称。阳爻居阳位，阳刚气盛，所以有“终日乾乾夕惕”的告诫。

〔义理〕在成长过程中，应时刻保持清醒的头脑，即使社会地位有了上升，仍应奋发努力，掌握机会，当进则进，当止则止。作为群众的领导者，不骄傲；作为别人的部属，不忧忿。如此，始能无过而长进。

九四：或跃在渊，无咎。

〔解读〕身处高位，仍保持如临深渊的心态，就不会发生过失与灾难。

〔象释〕“九四”为“人爻”上位，象征“位极人臣”。紧傍“九五至尊”，故有“伴君如伴虎”之虑，然而阳爻居阴位，外刚而内柔，所以可保“无咎”。

〔义理〕地位愈高，处事便愈要谨慎。犹如攀登高山，虽然一番努力到达了巅峰，面对着的却是万丈深壑，稍一不慎，便有粉身碎骨之祸。因此，德才兼备之士，虽位高名显，却能始终保持如临深渊、如履薄冰之心，使得上级放心，民众欢心。

九五：飞龙在天，利见大人。

〔解读〕龙腾飞在天际，普降甘霖，恩及万民。

〔象释〕“九五”为“天爻”，故有“在天”之辞；九五居上卦的中位，且又阳爻居阳位，是本卦中最理想的地位，象征着刚健中立的伟大人物，历称君王为“九五至尊”，盖源于此。同为“利见大人”，九二与九五地位不同，所“利”亦不同：九二为君子于民之“利”；九五为君王于民之“利”。

〔义理〕伟人身居高位，到了大展鸿图的鼎盛时期，更应选贤与能，使得人尽其才，福泽万民。（宋太祖曾经问王昭素：“一般人怎么会占到‘九五，飞龙在天，利见大人’的卦？”王答：“没有妨碍，当我们占到这一卦时，是指陛下‘飞龙在天’，我们‘利见大人’。”）

上九：亢龙有悔。

〔解读〕像腾飞在太空极处的龙，此时更要有自悔意识。

〔象释〕上九是乾卦中位置最高的一爻，达到了阳刚的极限，于是物极必反，象征飞腾到极限的龙，必然要处于升降两难的境地。

〔义理〕久居极位，一言九鼎。因此，久处领袖地位者，听惯了奉承，不会有刺耳逆言；此时更须注意培养自悔意识，检点自己言行的对错，不可一意孤行；居高思危，谨防乐极生悲。



用九：见群龙无首，吉。

〔解读〕 一群龙都不争强好胜，吉祥。

〔象释〕 “用九”，即是对纯阳之卦的整体把握运用。整个卦象都是阳爻“九”，充满着阳刚之气。然而每个爻所体现的精神都是自强而不争强，因而“吉”。

〔义理〕 才德之士，在发展过程中要善于掌握事物变化的法则，始终保持自强而不逞强的面貌；居于领导地位之后，要懂得盈则亏、满则损的自然法则，与部属平等相处，和衷共济，这样，任何事情，都会吉祥如意。

· 小结 · 任何事物，都有一个潜藏、萌发、成长、茁壮、全盛（亦即开花结果），然后由盛而衰、由盈而亏返归原始的发展过程。人类的行为，应当效法这一自然规律，在自强不息的同时，把握时机，善知进退。当力量薄弱的时候，应该隐忍待机，切忌妄动；当可以出世而又羽毛未丰的时候，应该以诚待人，接近民众，积聚力量；在成长时期，一方面应该奋发有为，自强不息，同时也要戒骄戒躁，谨慎处事；当机会来临可以放手一搏的时候，应该把握最有利的时机，一举成功；当主持大局、抱负得以施展的时候，应该一本初衷，造福于人民，使上下一心各得其所；当久居高位，力所不逮的时候，应该居安思危，惕厉自悔，方能自强而不息。只要把握了进退原则，刚柔兼济，清除争强逞能之心，则民无不服，事无不成。

二、追随正道、厚德载物的《坤》

䷁坤：元、亨、利，牝马之贞。君子有攸往，先迷、后得，主利。西南得朋，东北丧朋，安贞，吉。

〔解读〕 坤卦象征地，也具有元、亨、利、贞四属性，但“贞”是如同柔顺的母马那种贞。在前进过程中倘若领先独行，则将迷失方向；惟有追随领袖之后，才会执著正道而祥和有益。这就好比坤往西南虽可获得同类，往东北丧失同类，但因为顺应了阴阳相合万物滋生的自然规律，必然吉祥。

〔象释〕 经卦䷁象征阴，上、下皆坤，象征最纯净的阴、最柔顺而能涵容一切的德性。按“文王八卦方位图”，坤与巽、离、兑三阴卦同处西南，故有得、失之谈。

〔义理〕 君子应该效法大地那种虽然与天共创万物，然而不居傲自负的美德，效法大地那种能包容万物使之顺利生长的宽厚情怀，效法大地那种始终如一、执著追随正道（天道）的德行。

初六：履霜，坚冰至。

〔解读〕 当脚踩到秋霜时，冰冻的寒冬也将来临。

〔象释〕 坤卦的初爻，象征阴寒之气开始升起，阳气渐渐消失。

〔义理〕 事物的生长消亡有其必然的规律可循。此爻辞以霜、冰的发展规律说明“见微知著”的道理。

六二：直、方、大，不习无不利。

〔解读〕 具备了直率、方正、宽容的品质，毋须学习也能畅通无滞。

〔象释〕 爻位属“地爻”的上方，故以大地的向前延伸出辞“直”；阴爻居阴位，又是内卦的中位，故又有“方”之辞，并以大地的宽阔广大（大）比拟。

〔义理〕 直率、方正、宽容是为人的基本素质，具有这些素质的人，做任何事情都能顺畅无难。

六三：含章可贞，或从王事，无成有终。

〔解读〕 不显露（炫耀）才华，固守柔顺之德，即或辅佐君王，亦不居功而能善终。

〔象释〕 第三爻为“人爻”，因而有“含章可贞”之戒，且有“或从王事”的机遇。

〔义理〕 有才华而不锋芒毕露，尤其处于辅佐位置时，更需避“功高盖主”之嫌。老子的“大智若愚”，与此同义。

六四：括囊，无咎，无誉。

〔解读〕 扎紧囊袋（因不知里面装的是什么），既无贬语，亦无赞誉。

〔象释〕 六四为“人爻”中的上爻，地位很高，此时更需明哲保身，故有“括囊”之语，阴爻处阴位，位正，故有“无咎”之语，且因“括囊”而“无誉”。

〔义理〕 地位愈高，愈应收敛锐气。像封闭的囊袋一样，谨言慎行，便不会有过错发生，虽然得不到赞誉，也不致有灾难临头。

六五：黄裳，元吉。

〔解读〕 黄色的衣裳，代表着吉祥。

〔象释〕 按五行说，黄色居中位；六五爻处上卦的中位，但五爻乃阳位，阴爻居阳位，不正，如同装饰性的下衣，因而有“黄裳”之辞。

〔义理〕 黄裳隐藏在上衣的下面，象征着中庸谦逊的态度，内在的美德。引申义是：具备谦逊的美德，必定吉祥。因为内在的美德必然会流露出来，为人们所赏识。

上六：龙战于野，其血玄黄。

〔解读〕 两龙相战于野外，流淌出黑黄色的血。



〔象释〕“上六”已达到最高位，阴盛极，阳必升，因而出现阴、阳相争的局面，有血战一说；阴阳相争，亦即天、地相争，结果是两败俱伤，因为天玄地黄，故又有“玄黄”之辞。

〔义理〕 阴柔走向极端，必然凶险。

用六：利永贞。

〔解读〕 利于永远保持中正。

〔象释〕 坤卦六爻皆阴，透露出始终处于从属于阳刚的地位，因而有“永贞”之辞。

〔义理〕 始终坚持追随正道的宗旨，必然有好的结果。

· 小结 · 从乾、坤两卦中，可以看到传统文化中重阳抑阴的观念，由来已久。处于从属地位的人，应该处处体现纯正宽容、谨慎谦逊的品德，坚贞不渝地追随正道。当然，柔顺也应适度，一旦柔顺走向极端，便会遭至凶险。本卦告诫人们：应该认清主从关系，在坚持纯正的原则下，冷静观察，通权达变，掌握变化的尺度，则柔能克刚，逢凶化吉。

三、积聚力量、以求发展的《屯》

䷂ 屯：元、亨、利、贞，勿用，有攸往，利建侯。

〔解读〕 屯卦也具有创始、亨通、祥和、坚贞四德。初生阶段因为稚嫩而不堪大用，但不断积聚力量，奋发进取，终能建立公侯基业。

〔象释〕 屯卦的下卦“震”，象征雷，意属动；上卦“坎”，象征水、雨、云，意属陷险。全卦象征天地相交发动创造万物时，会遇到艰难险阻。因此，必须积聚实力，坚毅行动，才能有所作为。又，震为雷，坎为雨，雷雨象征春天来临，万物复苏。

〔义理〕 开创事业，有希望也有风险，有作为的人应以天下为己任，努力积聚力量，在艰险之中求发展，做一番轰轰烈烈的伟业。

初九：磐桓，利居贞，利建侯。

〔解读〕 事业初创时，举步维艰，难免徘徊不前，但只要志坚不变，刚正不阿，定能德感人民，建功立业。

〔象释〕 初九爻在众阴爻之下，象征阳刚正气从地下萌生，如同一棵幼芽，正奋力突破地表的种种压抑，因而有“磐桓”之辞。磐，大石；桓，树根。

〔义理〕 事业草创的艰难初期，虽然使人踌躇，但也正是建功立业大有作为的

时期；只要坚持正道，前途自不可限量。

六二：屯如遭(zhān 詹)如，乘马班如；匪寇婚媾，女子贞不字，十年乃字。

〔解读〕 遇事三思而行，如同乘马赶路者徘徊选择方向；又如奋力摆脱强暴，追求婚姻美满的女子，宁可十年不嫁，决不愿眼前苟且。

〔象释〕 “六二”阴爻阴位，又是下卦的中位，因而中正，但是初九强横，胁迫六二下嫁，因而有“女子贞不字”之说，经长期挣脱，终与相应的“九五”结合，故有“十年乃字”之辞。

〔义理〕 在艰难的困境中，必须意志坚定，威武不能屈。

六三：即鹿无虞，惟入于林中，君子几，不如舍，往吝。

〔解读〕 去森林里猎取野鹿，若无熟悉路径的人带路，只能在森林里跟着野鹿乱跑；因而聪明的人在这种情况下便停止追逐野鹿，如果追赶下去，不但徒劳，而且有危险。

〔象释〕 “六三”阴爻阳位，又与“上六”同是阴爻而不相应，因而轻率冒进必陷困境。

〔义理〕 君子应该明辨取舍，不可盲目行动。

六四：乘马班如，求婚媾，往吉，无不利。

〔解读〕 抓住时机，勇往直前，就像乘马去求婚，一路之上不必徘徊，因为在他前面的只有吉祥之事，并无不利的因素。

〔象释〕 “六四”与“初九”相应，然而与“九五”又最接近，因而意志有些动摇，故有“班如”即行动惶惑、举止不定之说。然距“九五”毕竟最近，只要向前追求，必能相合，故又有“往吉”之辞。

〔义理〕 在面临困惑、进退维谷的时候，应当采取积极进取的态度，前途才会光明。

九五：屯其膏，小贞吉，大贞凶。

〔解读〕 积聚钱财，如果是备用于日常生活中的不时之需，就是好事；如果用于发动战争的准备，就是坏事。

〔象释〕 “九五”在最尊贵的“五”位，然而上卦为坎，“九五”处于坎即险陷的中央，稍有不慎，难免凶险，因而有“凶”之征兆。

〔义理〕 积聚力量必须用于正道，否则，积聚的力量愈大，结果便愈凶险。



上六：乘马班如，泣血涟如。

〔解读〕 艰难险阻，进退维谷；忧惧而悲，血泪如注。

〔象释〕 “上六”阴柔，并且到了极点；与下卦的“六三”同阴而无应援，以致进退皆难，穷途末路，故有“乘马班如”之辞。

〔义理〕 积聚力量有一个用途上的选择，一旦选择错误，便会走向反面，以致陷入绝境而不能自拔。

·小结· 屯卦居于乾、坤卦之后，是因为紧接天地创万物之后春雷发动万物萌生之故。喻以时事，则认为事业草创之初危机四伏，宜把握方向，坚定不移于正道；积聚力量以求发展，不可轻举妄动；积聚力量之后，应当积极进取，不可滥施其力以致陷险而难以自拔。

四、有教无类、教亦有方的《蒙》

䷃蒙：亨。匪我求童蒙，童蒙求我。初筮告，再三渎，渎则不告。利贞。

〔解读〕 儿童蒙昧，可以教化使其开通；启蒙教育不是老师求教于儿童，而是儿童求教于老师。所以，启蒙就像占筮，初次诚心请教，老师理应回答；若纠缠不休再三发问同一问题，即可证明儿童思想不专一，求教之心不诚，理当不再回答。这样做，有利于儿童求教之心的规正。

〔象释〕 下卦“坎”，象征水、险；上卦“艮”象征山，亦有正的意思。整个卦形为山下有险，当须谨慎。下卦中爻“九二”与上卦中爻“六五”阴阳相应，故整卦为“亨”，即教育工作畅行无阻。

〔义理〕 教育在于开启人的思想，使之走上正道。因此，这是一项神圣而又需要谨慎处之的工作，需要树立一定的教育原则，如摆正求学者与教育者之间的关系，树立尊师、好学的观念等。（教育人的问题，不仅是学校的事情，也是家庭、社会各个方面都要做的一项重要工作。）

初六：发蒙，利用刑人，用说（与“脱”同）桎梏（gù 固），以往咎。

〔解读〕 启蒙教育的开始阶段应该严厉，不惜使用刑罚使那些不守纪律者走上正道，以根除今后桎梏加诸其身的后果。但是，对童蒙的刑罚不可过分，超出限度，引起反抗情绪就适得其反。

〔象释〕 既是初爻又是阴爻，是最幼稚蒙昧的时期，所以必须“发蒙”，即进行启蒙教育。因阴爻居阳位而不正，故需“利用刑人”加以纠正。

〔义理〕 用“刑”有法，教育童蒙有如“用刑”，刑虽重要，然须有“法”，法当

则刑免，法不当则虽刑亦无用。任何事情皆有度，后人所谓“过犹不及”，亦即此意。

九二：包蒙吉，纳妇吉，子克家。

〔解读〕 能包容资质不一的学生，所以吉祥；有雅量，所以娶妻吉利，生子也能继承父志兴家立业。

〔象释〕 “九二”虽阳爻，然居于下卦的中位（阴位），性格中庸能包容，故“吉”；“九二”又与“六五”阴阳相感，阳为夫阴为妻，故有“纳妇吉”之辞；“九二”为子，“六五”为父，父孺子健，故又有“子克家”之言。

〔义理〕 教育应该有包容精神，不论资质如何都应施教。孔子的“有教无类”，盖源于此。

六三：勿用取女，见金夫，不有躬，无攸利。

〔解读〕 不收录没有信念的学生，就像不娶见异思迁的女人为妻一样，一见到有财势的“金夫”便不顾礼仪失身投靠。收录这种童蒙同样有害无利。

〔象释〕 “六三”阴爻居阳位，不正，虽与“上九”阴阳相应，但离“九二”更近，颇有难舍“九二”又向往“上九”的形势，故以女人比拟。

〔义理〕 接受教育的信念应坚定不移，不可见异思迁。做其他事情也如此，见异思迁者，必然一事无成。

六四：困蒙，吝。

〔解读〕 脱离实际的启蒙教育，是不足取的。

〔象释〕 “六四”夹在阴爻之间，又与初爻同阴，全无阴阳相感的活动气象，犹如困顿独处一样，故有“吝”即不足的结语。

〔义理〕 启蒙教育的内容不能脱离现实，教育方法不能单调呆板；束缚受教育者的思想，便与启蒙之愿背道而驰。

六五：童蒙，吉。

〔解读〕 从儿童开始便进行启蒙教育，结果必然吉祥。

〔象释〕 上卦中位，阴爻阳位，主外柔内刚、禀性中正；又与“九二”阴阳相感，与“上九”阳爻相比，如同从小受到良好教育终于居于高位的人一样，结果必然吉祥。

〔义理〕 一个人的道德修养，应从小抓起。从小接受良好教育的人，成人以后才堪负重任，举重若轻。



上九：击蒙，不利为寇，利御寇。

〔解读〕 杖击蛮横无理的蒙昧之人，使之明白侵犯别人于己也不利，抵御别人的侵犯才于己有利。

〔象释〕 “上九”阳而位高，为过于刚强之象，因而有“击蒙”之辞。“上九”又处于本卦的最外层，所以既有“为寇”之便利，又有“御寇”之责任。

〔义理〕 对于邪恶的蒙昧行为，应采取严厉的手段加以遏止。因为启蒙的责任，不仅使人增加学问，也要使人懂得社会的一般准则，以保持良好的社会秩序，保护人类社会的健康发展。

·小结· 启发民智，是治国平天下的根本性工作。启蒙教育的原则，首先是“春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式的潜移默化，循序渐进。当然也并不排斥必要的强硬措施，而强硬措施的施用，又必须掌握分寸，防止适得其反的效果。《蒙》卦是先民在初期教育实践中摸索出来的经验总结，既涉及教育的目的、原则，又有典型方法的譬喻分析，无疑是我国教育学研究的先声。

五、等待时机、以柔克刚的《需》

䷄ 需：有孚，光亨；贞吉，利涉大川。

〔解读〕 遇到险阻，但有信心，故前途畅通；坚持正道，便能化险为夷，即使像涉渡大河那样的事情也会很顺利。

〔象释〕 本卦下乾上坎，“乾”为天，古字形与“而”同；“坎”为水、为雨，古字形与“水”同，故此卦卦名为“需”。天上有雨，一旦时机成熟便会下降。上卦坎为水，象征前方有涉渡之险；然而下卦为乾，乃刚强有力者，只要耐心等待，有信心，“坎”之险终能克服，故有“利涉大川”之辞。

〔义理〕 克服困难的最好办法，是直面困难，既要有信心，有毅力，还要善于等待，在等待中积聚力量，把握解决困难的良机。

初九：需于郊，利用恒，无咎。

〔解读〕 在郊外等待涉险的时机，因为有耐心，而且能恒守正道，所以不会有过失灾难。

〔象释〕 初九离上卦坎之险陷最远，故有“郊外”之辞；又初九为阳爻，刚毅且富有正气，故有“恒”之说。

〔义理〕 发现危险宜早不宜晚，头脑冷静不急躁。

九二：需于沙，小有言，终吉。

〔解读〕 在沙滩上耐心等待，虽然遭到一些议论，因为面临危险仍能保持清醒的头脑，结局还是吉祥的。

〔象释〕 “九二”离坎渐近，犹如涉水者已经走到了沙滩上，头脑依然很清醒，等待着涉水的最佳时机，故有“需于沙”之辞。

〔义理〕 面临危险往往踌躇，实为慎重的等待，别人难免会疑心是临阵畏惧。在这种情况下，更要保持头脑的冷静，只有在等待中抓住最佳的涉险机会，才能获得理想的结果。

九三：需于泥，致寇至。

〔解读〕 在泥涂中等待，更需谨慎，稍或冒进，便会引祸上身，有如遭强盗袭击那样的不幸发生。

〔象释〕 九三爻更接近上卦“坎”的水，因而将其位置比喻为最靠近水面的泥涂，面临的灾难程度，也相当于面临打家劫舍的盗寇。

〔义理〕 愈处于危险之境，愈须小心谨慎，切不可轻举妄动，以免引祸上身，自取其辱。

六四：需于血，出自穴。

〔解读〕 身陷险境以致受伤出血，顺应变化终能脱险。

〔象释〕 “六四”为坎中之爻，象征已入险境，蒙受创伤；但因为阴爻居阴位（得位），以柔应变，终能脱险，故有出“穴”之辞。

〔义理〕 处在险境之中，难免会受到种种伤害。此时尤应冷静地分析不利的形势，老老实实地等待脱险的时机，切不可忿然冲动。

九五：需于酒食，贞吉。

〔解读〕 美酒佳肴，取之有道，所以吉祥。

〔象释〕 “九五”阳爻阳位，既得中，又居于至尊地位，所以有“酒食”之喻，且作“贞吉”断语。

〔义理〕 即便处在险境中，只要品端行正，措置有度，仍然可以创造一个良好的小环境，而且可以获得很好的结果。

上六：入于穴，有不速之客三人来，敬之，终吉。

〔解读〕 陷入险境，有三位不速之客光临，以恭敬相待，终于逢凶化吉。



〔象释〕“上六”阴爻柔弱，又处于“需”卦的极点，只得冒险而进，不料坠入陷穴之中；“上六”与“九三”相应，“上六”既入穴，等待已久的“九三”遂率领下卦的另两个阳爻勇往直前，故有“不速之客三人”之说。因“九三”本与“上六”阴阳相应，“上六”只要仍保持其柔顺本色，自是阴阳感应，故有“终吉”之断语。

〔义理〕“上六”柔极，然而因对三阳“敬之”而“终吉”，由此揭示了柔能克刚的规律。

· 小结 · 本卦通过“需于郊”、“需于沙”、“需于泥”、“需于血”、“需于酒食”、“入于穴”这六种不同境遇的例举分析，阐明了在事业草创时期虽然危机四伏，险陷重重，然而只要耐心等待时机，把握以柔克刚的法则，善于运用不同的方法应付不同的恶劣环境，最后一定能走出困境迎来似锦的前程。

六、当止则止、虽胜犹败的《讼》

䷅ 讼：有孚，窒惕。中吉，终凶；利见大人，不利涉大川。

〔解读〕诉讼须心持实理，但要去躁抑忿，小心谨慎。适可而止虽能胜诉，但争讼结怨终无善果。倘遇到秉公不阿的法官尚可获胜，然而这样的大人毕竟不多，因而诉讼总是充满危险。

〔象释〕内卦(下卦)“坎”象征阴险，外卦(上卦)“乾”象征刚硬有才干，双方格格不入，必有争讼之事发生；以个体而言，内心阴险而外表刚强，亦容易与人争讼，因而卦名为“讼”。内、外卦的中爻均为阳，缺乏阴阳感应流通，故有窒碍发生；“上九”过于刚强(到了上端极点)，有逞强之象，所以“终凶”；“九五”中正刚健，象征居于领导地位的法官大人，然而刚强中上的上卦之下是充满凶险的“坎”卦，因而又有“不利涉大川”的警示。

〔义理〕处理任何事情，在开始时就应当审慎筹谋，不可轻启事端；争端既已发生，又应当以调解为上，不可逞一时之忿使事态扩大。古人倡导的“和为贵”原则，盖源于此。

初六：不永所事，小有言，终吉。

〔解读〕不要无休止地争讼，即便旁人有些议论，稍稍辨明是非即可见好收场。

〔象释〕“初六”阴爻阳位，不正；又处最下方，柔弱；与相应的“九四”爻虽然阴阳相感，中间却有“九二”阻碍，在排解纠纷时小有磨难(“小有言”)；幸上面的“九四”刚健，有所增援，只要争讼不拖得太久，总会吉祥如意。

〔义理〕诉讼的目的在于辨明是非，因此争讼不宜过久，否则，难免“过犹

不及”。

九二：不克讼，归而逋，其邑人三百户，无眚（音同“沈”）。

〔解读〕 争讼失利，逃避到只有三百来户人家的小村僻壤隐居起来，便无灾殃。

〔象释〕 “九二”居坎险中央，本来就喜欢争讼，又与相应的“九五”无阴阳相感之利，故争讼的结果必然失败，落荒而逃。

〔义理〕 凡事皆不可逞强争胜，发生争执时应退让，多作自我反省，则大事化小，小事化了。先人名言“吾日三省吾身”，其意亦此。

六三：食旧德，贞厉，终吉；或从王事，无成。

〔解读〕 隐居在祖先遗德所及的地方，坚守正道，自励图强，终能转危为安；倘人仕途，必然碰壁。

〔象释〕 “六三”阴柔，无力与人争讼，只得“食旧德”。

〔义理〕 人贵有自知之明，自知不力，与人无争，求安自保；倘若不自量力，勉为其难，必然劳而无功。

九四：不克讼，复即命，渝安，贞吉。

〔解读〕 估计争讼不会获胜，便自动撤诉，改变初衷，安于正道，必然吉祥。

〔象释〕 “九四”阳爻居阴位，有争讼之心而所处地位弱势，有不能获胜之象；由于自知弱势，能改变初衷，退守自保。

〔义理〕 当止则止，吃亏即是便宜，郑板桥所谓“退一步当下心安”，即循此理。

九五：讼，元吉。

〔解读〕 裁决公正，大吉。

〔象释〕 “九五”在至尊的位置，阳刚中正，象征秉公执法的法官，卦辞中的“利见大人”即指此。

〔义理〕 在权大于法的人治社会里，诉讼的成败关键，往往在于法官的能否秉公。从这一爻辞可以看到，先民早已清楚地认识到了法官的权力在诉讼过程中的决定性作用。

上九：或锡（同“赐”）之鞶（pán 盘）带，终朝三褫（音同“齿”）之。

〔解读〕 即便逞强胜诉，甚至会赏赐到“鞶带”（古时候依身份颁赐的腰带一类服饰），但在一天之内被连续剥夺了三次。



〔象释〕 上九阳刚至极，可逞强而获胜诉，但既至极处，不可能持久，故随时有失去所获之象。

〔义理〕 依靠争讼达到目的，不可能维持长久，也不会受到别人的尊敬，虽胜犹耻。

·小结· 本卦阐述了在事业的发展过程中，难免会有争端发生，以致有争讼的出现。在这种情况下，应力持中庸平和的原则，能让则让，能避则避，能止则止，万不可逞一时之忿，使事态扩大。因为争讼是一件两败俱伤的事情，倘若遇到执法公正的法官，尚可一伸正义，然而这样的境遇似乎不多，因而诉讼中充满着风险。即便胜诉，总是结下了冤仇，从大局着眼，仍是有害无益。古人说：“冤家宜解不宜结”，也正是这个道理。

七、纪律严明、统帅老成的《师》

䷆ 师：贞，丈人吉，无咎。

〔解读〕 军队的运用原则是讨伐邪恶，维护正义；统帅由老成持重、经验丰富的将领担任才会吉祥，无差错。

〔象释〕 下卦“坎”象征水、凶险；上卦“坤”，象征地、柔顺。古代兵农合一，和平时耕田，战争时应征参战。农民的性格柔顺，像大地一般寂然不动；但又是战争时的主力军，此卦意味着在农民中间隐藏着兵，柔顺之中隐藏着凶险。此卦只有“九二”为阳爻，在下卦中央，被上下五个阴爻围护，是此卦总的“统帅”，“六五”居至尊之位，与“九二”阴阳相应，象征君臣和洽，君王将一切军权委诸统帅。

〔义理〕 用兵的原则，必须“贞”，即正义；用帅的原则，必须“丈人”，即老成持重。年轻人统帅，好大喜功，难免遭殃。赵括长平战败，数十万人被坑杀，即是明例。

初六：师出以律，否臧凶。

〔解读〕 军队出征时的第一件事情是申明纪律；纪律不好的军队，前途必然凶险（“否”是凶、恶，“臧”是善）。

〔象释〕 “初九”是第一爻，象征军队出发征战的初期阶段。

〔义理〕 战争的初期阶段，以严明纪律为首要。否则，即便侥幸打胜仗，最后仍难逃厄运。

九二：在师中，吉，无咎，王三锡命。

〔解读〕 统帅指挥有度，赏罚公正，所以连连获胜，无差错，屡受君王嘉奖

勉励。

〔象释〕“九二”是本卦中惟一阳爻，得到众多阴爻的信赖，又在下卦的中位，阳爻居阴位，外刚而内柔；为帅如此，必能治军而服众；况与至尊“六五”阴阳相应，深得君王宠信，故有“王三锡命”之荣。

〔义理〕刚毅中庸，不仅是军队统帅的必具素质，也是任何一个决策领导所应具备的素质。惟刚毅，才能抓住战机；惟中庸，方能调适上下级之间的关系。

六三：师或舆尸，凶。

〔解读〕统帅轻举妄动，载尸败阵，其凶无比。

〔象释〕“六三”居阳位不正，象征统帅缺乏御军才能而又刚愎自用，有必败之象。

〔义理〕统帅不中不正，后果必然有凶无吉。

六四：师左次，无咎。

〔解读〕统帅依兵法布阵于高地左前方，便不会出差错。

〔象释〕“六四”阴柔，又不在中位，本无胜算；然阴爻阴位得正，又与“坎”险比邻，因而遇事小心谨慎、循规蹈矩，故有“无咎”之象。

〔义理〕统帅军队务须小心谨慎，以安全为首务，万不可违反常规一意孤行。蜀国大将马谡“失街亭”之误，便是一个惨痛的教训。

六五：田有禽，利执言，无咎。长子帅师，弟子舆尸，贞凶。

〔解读〕如同为了消灭害稼之禽而打猎一样，两军对仗时应先向对方晓以大义，这样既可压抑对方锐气，又可助长己方为正义而战的斗志。军队只能交付一人统帅，全权指挥，如果让一些志大才疏的人分权干扰，必然载尸而归，即使正义之师也难逃厄运。

〔象释〕“六五”是这一卦的主体，阴爻、至尊位，象征君王的中庸、仁慈，不会主动发起侵略战争。只有在不得已情况下才应战，因而是正义之战。因此，这一爻讲的是君王在战争中必须遵循的法则。

〔义理〕这一爻阐述了君王任用统帅的原则，强调统帅必须由老成持重、有一定威信的人担任，必须维护统帅的统一指挥权，保持军队中的“一元化”领导。在我国军事史上，多有违反这一原则而军队败北的教训，尤其北宋时期的所谓“监军”制，造成了军队指挥的混乱、统帅积极性的压抑，以致无法抗拒辽、金的侵略而屡屡败北。



上六：大君有命，开国承家，小人勿用。

〔解读〕 君王论功行赏，有大功者封侯赠地，有小功者封妻荫子世袭官爵；但对于那些居功自傲有才无德的人，只赏赐金帛之物，不封官任用。

〔象释〕 “上六”是本卦的终极，象征着战争的结束，因而本爻所阐述的是君王论功行赏的原则。

〔义理〕 论功行赏也有原则可循，并非仅仅“公正”可以解决问题。对于有功未必有德者，必须谨慎行赏，不可让这一类人拥有政治权力以扰乱国家的安宁。

· 小结 · 本卦阐述了用兵的原则、用帅的原则以及战争结束后论功行赏的原则。战争是政治的特殊形式，关系着人民的生死、国家的存亡，所以用兵必须慎之又慎，不可轻启战火。用兵的原则是纪律严明、布阵有方。任用统帅的原则是老成持重、刚健中正，切忌纸上谈兵、刚愎自用；任而不疑、权力集中。行赏的原则是有功必赏，小人勿用。师卦所阐述的这些军事原则，具有普遍的意义。

八、相亲相助、宽宏无私的《比》

䷇比：吉，原筮，元永贞，无咎。不宁方来，后夫凶。

〔解读〕 相亲相助必然大吉，即便占筮问讯也是大吉大利，不会有灾难。看到别人相亲相助，因而心里过意不去才违心地附上去，其结果必然凶险。

〔象释〕 下卦“坤”为地，上卦“坎”为水，地因水而柔，水因地而流，以两者关系比喻相亲相助。本卦主爻“九五”，阳爻阳位，至尊刚健，五阴爻相随，相亲相助，“比，吉”。

〔义理〕 此卦与“师”相反，阐述人际相亲相助、国与国之间宽容共处的原则。古代明君，均以这一卦的精神建国图强。

初六：有孚比之，无咎。有孚盈缶（音“否”fǒu），终来有它吉。

〔解读〕 建立在诚信基础上的相亲相助，不会有错。诚信的基础如同满罐的酒一样充实，最终会有意料不到的好结果。

〔象释〕 “初六”是本卦的开始，说明人与人的相亲相助应从诚信（“孚”）开始。

〔义理〕 相亲相助的基础，是诚信。基础越充实，亲、助关系也越牢靠。

六二：比之自内，贞吉。

〔解读〕 相亲相助发自内心，动机纯正，吉祥。

〔象释〕 阴爻阴位，居下卦之中，又与“九五”阴阳相应，因而柔顺、中正，象征

相亲相助发自内心而纯正。

〔义理〕 相亲相助是外在的表现，须以发自内心的纯正的动机为其内涵。

六三：比之匪人。

〔解读〕 不能与心怀叵测的人相亲相助。

〔象释〕 “六三”阴柔，不中不正，相应的“上六”亦阴爻，以致格格不合，不是应当相亲相助的人。

〔义理〕 相亲相助的对象，也须有所选择。孔子说：“道不同，不相为谋”，即是。

六四：外比之，贞吉。

〔解读〕 向外亲近比自己贤明高尚的人，只要动机纯正必然吉祥。

〔象释〕 阴爻阴位，得正，且与阳刚、中正的“九五”比邻相亲，故有“外比”之论。

〔义理〕 “六四”从另一方面说明相亲相助对象的选择问题，即应该积极主动地向贤明高尚的人靠拢，与之相亲；当然，这样的“高攀”与趋炎附势截然不同，因为有着纯正的动机。

九五：显比，王用三驱，失前禽。邑人不诫，吉。

〔解读〕 相亲相助的原则是宽宏，就像天子狩猎，网开一面，凡不愿投入网中一味前逃的猎物一概不追。有这样的仁义宽宏，父老乡亲不会产生戒惧惶恐之心，因而吉祥。

〔象释〕 “九五”至尊，故以天子狩猎作比喻。作为本卦中惟一阳爻的“九五”，理应以宽宏的姿态对待追随亲近他的其他五个阴爻。

〔义理〕 人心不可强求，应以自己的宽宏、仁义之心加以感化，令其自动地发乎内心。

上六：比之无首，凶。

〔解读〕 相亲相助，没有好的开端，必然凶险。

〔象释〕 “上六”阴柔到达极点，又无阳爻相应，得不到属下的亲近与相助，故“凶”。

〔义理〕 有始尚且未必有终，何况无始（“无首”）？相亲相助理应有始有终，一本初衷，贯彻到底。

· 小结 · 本卦阐述人与人之间精诚相亲的原则。“物以类聚，人以群分”，人与人之间的相亲相助，是有条件的，作为君子，不能与小人相亲，更不可相助，而应与同类者相亲相助，应积极主动地与贤德高尚之士相亲，以提高自己的道德素质。



人与人之间的相亲相助应该动机纯正，宽宏无私，保持始终。这样，人类社会才会健康地发展。

九、冲破阻碍、积聚力量的《小畜》

䷈ 小畜：亨。密云不雨，自我西郊。

〔解读〕 小有积聚，亨通顺利。天空布满了乌云，却不下雨，云是从城的西郊方向升起来的。

〔象释〕 下卦“乾”是天，上卦“巽”是风，天上生风，表示正处于为普降甘霖的积聚酝酿之中。然而整个卦只有“六四”是阴爻，一阴畜养五阳，力所不逮，在前进过程中，有时不得不稍作停顿，所以用“密云不雨”作为比喻。西为阴，力量还不足以下雨的云从西而来，即象征阴的力量尚不足以随心所欲地施展其抱负。

〔义理〕 在事业的发展过程中，即便是正义、顺遂的事业，有时也难免需要稍事停顿，积聚力量以利再进。

初九：复自道，何其咎？吉。

〔解读〕 返回本来应走的道路上去不是过失，而是吉祥。

〔象释〕 “初九”阳爻阳位，又与“六四”阴阳相应，所以前进的道路上不会发生差错，而吉祥无比。

〔义理〕 出发点正，前进道路上能得到别人的帮助，这是事业发展的必要条件。即使目前尚处于初始阶段，其锦绣前程亦不难预测。

九二：牵复，吉。

〔解读〕 与志同道合者携手并进复归于正道，吉祥。

〔象释〕 “九二”阳爻居阴位，刚中有柔，又处于下卦的中位，谨守中庸原则，因而能团结同志，一起前进。

〔义理〕 团结就是力量，在遇到阻碍的时候，如果能够把握中庸的原则，团结同志，一起去冲破阻碍，便能达到理想的效果。

九三：舆说（与“脱”同）辐，夫妻反目。

〔解读〕 轮轴可以分脱，夫妻亦有反目。

〔象释〕 “九三”阳爻居阳位，刚强过甚；相对应的“上九”亦为阳爻，无阴阳感应之象。虽然与“六四”阴阳相接，然而“九三”志不在“四”之位，因而貌似相近，有如舆与辐、夫与妻之亲近，神则不合，必有“脱”、“反目”之举。

〔义理〕 在前进途中，必然有一些暂时的、貌合神离的所谓“朋友”，然而心志不同，到了一定的时候，必然成为陌路人。

六四：有孚，血去惕出，无咎。

〔解读〕 心怀诚信，便可远离血光之灾和忧患恐惧，平安地生活。

〔象释〕 “六四”处身于阳爻的重重包围之中，似乎很危险；然而阴爻居阴位，怀柔以待人，因而能避免伤害，消除忧患。

〔义理〕 在排除阻碍的前进过程中，只要心怀诚信，以柔顺待人，便能得到别人的谅解援助。

九五：有孚挛（音 luán）如，富以其邻。

〔解读〕 有携手共进的诚信，不但自己富有，还帮助邻居一起富有。挛如，手握拢的意思。

〔象释〕 “九五”至尊中正，有实力，可以帮助相邻的上下两爻。

〔义理〕 本爻说明自助助人不独富的道理。只要摈除私欲，乐于助人，不但能自己富有，也可以使别人富有，从而得到别人的尊敬与协助。

上九：既雨既处，尚德载，妇贞厉，月几望，君子征凶。

〔解读〕 积云终于成雨，阴阳终于和顺；功德圆满，当适可而止；妇人过于贞烈，反而危险；月亮近圆时，正是缺的开始；君子的行动稍有不慎，便会遭至凶险。望，满月。

〔象释〕 “上九”是蓄积的极点，因而充满向反面转化的态势。雨、德、妇贞、月等，都是借物取譬。

〔义理〕 物极则反是事物发展的基本规律。云由雨（水）生，积云又成雨（水）；积德固然是好事，然而一旦过分便成虚伪；妇人的贞操强调过度，也会走向反面。这些物极则反的现象，正如同月亮一旦近圆便是缺的开始。先秦名辩学者有命题如“日方中方睨”等，也同此意。因此，力量的积聚也宜适可而止，否则便会走向反面。积财亦如此，“人穷志短”固然不好，“财大气粗”也同样有害。因此，积聚一旦登峰造极，便会走向险恶。“君子征凶”，无疑是一帖清醒剂。

· 小结 · 本卦阐述了在发展过程中如何冲破阻碍，为下一步的行动积聚力量的种种原则。由于内因而受挫停滞时，应一本初衷，返归正道；以中庸、诚信结交同志携手共进，但不可与志向不同的人谋道；乐于助人，不求独富；积聚力量亦须适可而止，以防满招损引致祸患。



十、以礼而行、无往不利的《履》

䷉履：履虎尾，不咥人，亨。

〔解读〕 踩到了老虎尾巴，也不被咬，安然通行。

〔象释〕 本卦的下卦是“兑”，上卦是“乾”。“兑”象征和悦，“乾”象征刚强，“兑”在“乾”后面，故有“履虎尾”之说；然“兑”之和悦，有礼貌，使刚强的“乾”并未生气，故有“不咥人”之说。又，“兑”为泽，“乾”为天，泽在天下，符合自然法则，即“礼”的规范，故有“履”（礼节）之卦名。《说文》：“礼，履也。”

〔义理〕 践履以礼，无往而不行。例如，古代阶级分有公、卿、大夫、士，均须按功绩才能赐给爵位；农、工、商，按身份限制其财富。惟其如此，人民才会安分守纪，国家才能太平无事。这便是以“礼”而行。

初九：素履，往无咎。

〔解读〕 不为非分之利所诱，我行我素，前进途中才不会有过失。

〔象释〕 “初九”在最下位，象征有才能者甘居底层不为非分之利、非分之位所动。

〔义理〕 实践理想，履行责任，应该从一开始便确立特立独处、不随世俗的心志，这样，可以确保前进时的不迷茫。

九二：履道坦坦，幽人贞吉。

〔解读〕 心胸坦荡，不求闻达，执著于正道，必然吉祥。

〔象释〕 “九二”以阳爻处于下卦之中位，故有“坦坦”之称；然而阳爻刚健，易躁进，故又以“幽人”戒喻之。

〔义理〕 君子坦荡荡，小人常戚戚。同时，君子循礼而行，保持心态的幽静安恬，这样，才会有好的结果。

六三：眇能视，跛能履，履虎尾，咥人，凶；武人为于大君。

〔解读〕 独眼虽能观物，难免偏颇；跛子虽能行走，终不安稳；这就好比踩住虎尾，而被咬伤，又像武夫治政一样不正常。

〔象释〕 阴爻居阳位不正，况又偏离下卦的中位，所以用“眇”、“跛”以及“武人”为君作比喻。

〔义理〕 践履应当以礼为本，否则，就会像眇目视物、跛子走路一样不合正常的行为规范。这样的行为，不可能得到别人的谅解，就像武夫治政一样不合正道，不可能使天下安宁。

九四：履虎尾，愬愬，终吉。

〔解读〕 踩住老虎尾巴时，只要处置谨慎，小心翼翼，终能吉祥。

〔象释〕 “九四”阳爻居阴位，亦不在上卦的中位，不中不正，处境危险，有如踩上了虎尾一般。但它又不同于“六三”的柔弱者逞强，而是刚强者态度柔顺，故能避免凶险，转危为安。

〔义理〕 在处境危险的情况下，以柔制刚符合履礼的原则，是一个可行的脱险方法。

九五：夬(guài 怪)履，贞厉。

〔解读〕 刚愎自用，一意孤行，必有危险。

〔象释〕 “九五”阳爻阳位，又处至尊地位，象征刚强果决；下卦“兑”为和悦顺从，造成“九五”独断专行，故有“夬履”之辞。夬，同“决”，果断，用强之义。

〔义理〕 有才能有地位本为好事，然而在一定的环境下，又往往滋长出恃才傲物、刚愎自用的性格。本卦的辞义，正在于对一意孤行必然危险的告诫。

上九：视履，考祥其旋，元吉。

〔解读〕 行为审慎，思虑成熟圆满，则能大吉。

〔象释〕 “上九”为本卦的最后阶段，是福是祸，须看实践的结果。

〔义理〕 俗话说：“成者为王败则寇”，成败的评价在于实践的结果，因而在实践的过程中，必须检点行为，周密思虑，倘若在实践过程中出现重大失误，则难免前功尽弃。

· 小结 · 本卦通过素履、跛履、夬履、视履等一系列的概念分析，阐述了“礼”的履行原则，尤其以“履虎尾”的比喻，分析了在“礼”的履行过程中的种种危机，告诉人们：应以柔顺和悦中庸的态度，谨慎处世践履；应当坚定平素的志向，不能轻易为世俗所诱惑；以坦荡的胸怀应世而又须保持心态的安恬；践履应量力而行，不可躁急冒进，更不可刚愎自用、一意孤行；应力求尽善尽美，防止功亏一篑。

十一、顺应自然、阴阳和畅的《泰》

䷊泰：小往大来，吉，亨。

〔解读〕 弱者离去，强者到来，顺应了自然规律，所以吉祥、亨通。

〔象释〕 “乾”为天，本应在上，现却在下；“坤”为地，本应在下，现却在上。故“泰”卦之象表示：天因轻而上升，地因重而下沉，于是形成天地密切交合，阴阳沟



通和畅的局面。阴小阳大，地小天大，“坤”跑到了外卦，故曰“小往”；“乾”来到了内卦，故曰“大来”。

〔义理〕 人们应该效法大自然的这一法则。以人事而论，上下级之间应沟通意见，同心协力干事业；以个人的品性而论，应外柔内刚，具有君子风度。

初九：拔茅茹，以其汇，征吉。

〔解读〕 拔起一把茅草，发现它们的根系紧紧缠连在一起，这正是茅草茂盛的原因所在。

〔象释〕 “初九”为地爻的下位，故以茅草的根（“茹”）作比喻。内卦的三个阳爻只有紧密团结在一起，才有力量上升到应去的位置。

〔义理〕 同志之间如果也能像茅草的根系那样紧密团结，事业一定会发达，前途一定会灿烂。

九二：包荒，用冯（píng 凭）河，不遐遗朋；（勿）亡，得尚于中行。

〔解读〕 渡河落水，获一大瓠绑在身上再渡，并冒险携同伴共涸；两人死里逃生，互帮互助一路前行。

〔象释〕 “九二”阳爻居阴位，以处于下卦中位，象征外表刚强，内心柔和，富有正气，所以有与朋共生死的举动，能携带着上、下两阳爻一起上升。

〔义理〕 “同舟共济”是中国人的传统美德；“积善之家必有余庆”，是中国人的传统观念。其实，这些以“因果报缘”为外壳的观念，是人们长期生活实践的总结，是民族兴旺、社会进步的基础。

九三：无平不陂（pí 皮），无往不复，艰贞无咎；勿恤其孚，于食有福。

〔解读〕 没有平地也就无所谓坡，没有往也就无所谓来，这是大自然不变的法则；毋须忧虑而应坚信这一法则，准能过上好日子。

〔象释〕 “九三”是下卦的最上端，象征处于下卦的“乾”，在三阳合力奋斗之下，终究会升上去；而处于上卦的“坤”之三阴爻，很快便要降下来。“无往不复”，正是对卦辞“小往大来”的进一步阐释。

〔义理〕 本爻以平与陂、往与来明白地揭示了对立统一是自然界的普遍规律。任何事物，都是相对立而存在，又通过相互转化而推进事物的发展。

六四：翩翩，不富以其邻，不戒以孚。

〔解读〕 巧言欺人，家财荡尽，原因是邻里也如此，从不告诫以诚实做人的道理。

〔象释〕“六四”为阴爻阴位，过于柔顺反为媚态，因而有“翩翩”之辞；六五、上六均为阴爻，与之共同组成上卦，因而有“其邻”、“不戒”之说。

〔义理〕这是对“无平不陂、无往不复”的深入，柔顺本为好事，但是一旦到了极端，便会走向反面，成为无人信赖的虚伪，令人作呕的媚态。

六五：帝乙归妹，以祉(zhǐ 止)元吉。

〔解读〕帝乙(殷代天子)将妹妹下嫁给贤能之士，这是一件值得庆贺、大吉大利的事情。

〔象释〕“六五”阴爻居至尊位，象征天子之妹；与之相应的“九二”阳爻居阴位，外刚而内柔，又居于下卦中位，是一位贤能正直之士，“六五”与之联姻，必然“元吉”。

〔义理〕在安泰时期，统治者同样要注意与贤德有才能的人保持密切的联系，要真心实意地亲近他们，信赖他们。

上六：城复于隍，勿用师，自邑告命，贞吝。

〔解读〕城墙倾倒在旱池中，百姓向君王请命，不要派兵出征；战争虽属正义，亦恐难免取辱。

〔象释〕“上六”为本卦极处，阴爻阴位，已经弱不禁风，故有墙倒之喻。然而物极则反，上卦三阴爻上升到达极点后必然要“复”归于下，其势必然，故又有“吝”之断语。

〔义理〕盛极而衰，泰极否来，这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即使人们意识到了转化的趋势，亦不可能将其逆转。此时，顺应自然是最聪明的做法。

· 小结 · 本卦阐述了持盈保泰的一般原则。创业难，守业更难。惟有像茅草的根系一样加强团结，遇到患难的时候赤诚相助，牢牢记住物极必反的规律，具有居安思危的意识和警惕，不尚空谈注重务实，激发贤德才士的积极性和向心力，才能守住这来之不易的江山，使国泰民安的社会环境得以延长。一旦到了物极必反的境地，亦宜因势利导，顺应其变。倘若逞一时之气，反而会加速自己的灭亡。

十二、其亡其亡、系于苞桑的《否》

䷋ 否(pǐ)：否之匪人，不利君子贞，大往小来。

〔解读〕贤路闭塞时期，君子的正直行为必然受到打击，于是强者离去，弱者到来。



〔象释〕 此卦与《泰》正相反。“乾”由下卦升到了上卦，“坤”则由上卦来到了下卦，形成上天下地的局面，因而有“大往小来”之说。照理言，天上、地下与自然界相符合。但是从辩证的角度看，天、地各安其位，从此不相交。人们常用“比登天还难”形容困难之大，可见天、地不相交之一斑，所以用此象说明闭塞的程度。

〔义理〕 表面看来合情合理的现象，其实最不合乎自然法则，在阴阳不畅、贤路闭塞的情况下，君子应当收敛自己的才华，以避免小人的陷害；不可追求荣华富贵，以避免小人的嫉妒。

初六：拔茅茹，以其汇，贞吉亨。

〔解读〕 拔起一把茅草，发现它们的根系紧密地缠连在一起，这正是茅草健壮生长、繁茂昌盛的原因。

〔象释〕 上、下卦既隔断，处于最底层的“初六”，自然更是寂然不能动了。幸亏整个下卦都是同类的阴爻，如同茅草根系一样紧密团结在一起，扎根于下盘，只要坚持下去，便能吉祥，有所发展。

〔义理〕 君子在贤路闭塞的情况下，应该相互团结，宜静不宜动。

六二：包承，小人吉，大人否，亨。

〔解读〕 当政者尚能包容有德贤人，屑小之辈很得势，德贤之士须隐忍，学会变通之道。

〔象释〕 “六二”虽极阴柔，但处在下卦的中位，又阴位得正，虽属小人，尚有包容和承受君子的雅量。由于上、下爻均为同类阴爻，因此此时小人势盛。

〔义理〕 在小人当道并且势盛的情况下，君子应该因时度势，灵活机动，学会变通，等待时机，切不可逞一时之气，任意胡为。

六三：包羞。

〔解读〕 包容羞耻。

〔象释〕 “六三”既无“六二”的处“中”，又无“六二”的得位，象征不中不正的小人得势，再无“六二”那种能包容君子的雅量。

〔义理〕 在小人势盛的情况下，不但要懂得变通，还要能够忍受耻辱。越王勾践“卧薪尝胆”，正是“包羞”的典范。

九四：有命，无咎，畴离祉。

〔解读〕 时机成熟，因应而起不会有错；联合同志，更可以一起享福。

〔象释〕“九四”已属上卦，闭塞时期即将结束，虽然处身阴位，缺乏刚毅果断的精神，但只要与“九五”、“上九”同心协力，前途一定光明。

〔义理〕转机来临时，须及时奋起，并注意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只有这样，打破最后的闭塞局面才会万无一失。

九五：休否，大人吉。其亡其亡，系于苞桑。

〔解读〕闭塞的局面终于结束，德才兼备的君子吉祥如意。居安思危，经常说“我将亡，我将亡”，开明的局面才能像根深叶茂的桑树一样坚固。

〔象释〕“九五”阳爻阳位，又处中，象征强健、中正的大人物已经主宰局面；与“六二”阴阳相感，闭塞的局面已经结束。

〔义理〕居安思危，是先人在大量的治、乱实践中总结出来的一条经验教训。古人说：安不忘危，存不忘亡，治不忘乱。有些开明的帝王将诸如“水能载舟，亦能覆舟”一类的警句张贴在宫殿的墙壁、案桌上，时时提醒自己保持清醒的头脑，正是希望能起到“其亡其亡，系于苞桑”的效果。

上九：倾否，先否后喜。

〔解读〕闭塞的局面已经彻底结束，随着否运的消亡，随之而来的是喜庆。

〔象释〕“上九”是本卦的终极，象征否运到了极处，必须要向反面转化。

〔义理〕物极必反，否极必然泰来。

·小结· 本卦阐述了在小人势长当道，君子势消受辱的黑暗时期，有德君子所采取的应变原则：团结同志，含羞忍辱，不争一日之短长，避免不必要之伤害和无谓的牺牲；当小人势力渐退、败象渐露之时，切不可轻举妄动，必须把握最佳时机，谨慎行动，一举成功；在否极泰来的时候，应牢记历史的教训，居安思危，才能保持长治久安。

十三、破闭塞门、通天下志的《同人》

䷌ 同人：于野，亨。利涉大川，利君子贞。

〔解读〕广泛沟通思想，结交志同道合者，遇事总会亨通顺畅，任何艰难险阻都安然度过，对于君子的正义事业有益无害。

〔象释〕本卦的下卦“离”为火，象征光明；上卦“乾”为天。火上升，与天相交，一片光明景象。又象征人的内心光明而外向刚健的性格。“六二”与“九五”阴阳相感，亦具有沟通思想的“同人”形象。

〔义理〕“野”尤远于“郊”，意指范围的广泛。冲破闭塞局面的最好办法是广



泛结交志同道合的朋友。俗话说：“一个篱笆三个桩，一个好汉三个帮”，做任何事情，总是人多力量大。一旦取得了广泛的理解、同情和支持，任何艰难险阻都能克服。当然，犯险而能有利，必须建立在这样一个基础上：必须是正义的、有益于社会的事业。

初九：同人于门，无咎。

〔解读〕 与同门中人交往，没有什么不妥。

〔象释〕 初九是“同人”的开始阶段，阳刚而又处于最下方位置，与“九四”同性不相应，因而只能与同为地爻的六二相交。

〔义理〕 “门”即门户，作“同门”解。作为初期阶段，学识尚浅，与同门中人交流学问是必要的。

六二：同人于宗，吝。

〔解读〕 只局限于宗族之内相互交往的做法，不值得提倡。

〔象释〕 “六二”与“九五”阴阳相应，是为好兆。然而本爻辞却仍局限于同宗之内即与“初九”的交往，显然是错误的。

〔义理〕 随着力量的积累，倘若仍偏于一隅，热衷于宗党门派内的交往，忽视了与门派之外、宗党之外人士的广泛联系和沟通，会使人心胸狭窄，眼光短浅，遇事寡助，其道自是不会宽广。

九三：伏戎于莽，升其高陵，三岁不兴。

〔解读〕 伏兵于草丛中，却又登高观察形势，以致被对方发觉击溃，三年之内不能重振军威。

〔象释〕 “九三”阳爻居阳位，十分刚烈，“上九”亦为阳爻，不能相应，于是只能与相邻的“六二”交往。然而，“六二”与“九五”关系密切，“九三”夺走“六二”，必遭至尊“九五”的攻击，争端不可避免地要发生。“九三”既想与“六二”交往，又害怕“九五”的攻击，不免畏首畏尾，犯了兵家大忌。

〔义理〕 人与人之间的沟通与结交，必须是发自内心的道义的结合，不能有丝毫的勉强或单方面的强行要求。任何勉强与强求，都会使自己遭受道义上的谴责，同时也经不起任何风浪的考验。

九四：乘其墉，弗克攻，吉。

〔解读〕 已经登上敌人城头，忽然省悟到掠人城池的行为不好，便停止攻击，其结果必定吉祥。

〔象释〕“九四”刚强，然而处于阴位而又非中位，故不中不正，有侵人之象；然而“九四”与“九三”不同，因为居于阴位而有悔悟之心，故有“弗克攻”之举。

〔义理〕知过则止，是一种美德；化敌为友，更与“大同”思想一致。

九五：同人，先号咷而后笑，大师克相遇。

〔解读〕志同道合者先是呼号悲哭，后来破涕为笑，因为终于与更多的志同道合者汇聚在一起战胜了敌人。

〔象释〕“九五”与“六二”是同人，但“九三”、“九四”或埋伏，或登城，诸般阻挠，一时之间难以相合，所以有“号咷”之状；然而阴阳相感乃天地之正道，以道义为基础的結合，最后总是能够如愿的。由于“九五”以其刚强有力的至尊威势的攻击，终于与“六二”相遇。

〔义理〕人与人之间思想上的沟通，也会遇到种种外界邪恶势力的干扰和破坏。为了排除实现“大同”的障碍，必要时不惜采取强硬手段，这并不违反“同人于野”的根本原则。

上九：同人于郊，无悔。

〔解读〕与郊外的人沟通思想成为同人，不会后悔。

〔象释〕“上九”在本卦的最外面，又与对应的“九三”同阳而不相应，所以只好谋求对应以外的和同对象；但又未达到卦辞所言“于野”的大同境界，因而不能获吉而只能无悔。

〔义理〕“郊”窄于“野”而胜于“宗”、“门”，尚能破除门户之见而与较多的人士沟通思想结为同人，这样的胸怀，还是值得赞扬而毋须后悔的。

·小结· 本卦主要阐述个人与全社会关系的问题，通过同人于宗、同人于门、同人于郊、同人于野的评析，反映了先人对保守门户之见和社会封闭性的批判，对破除闭塞，广泛沟通思想，建立大同理想社会的赞赏。“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四海之内皆兄弟”，不仅是先人的理想，也是今人的追求。

十四、无所不有、满而不溢的《大有》

䷍大有：元亨。

〔解读〕大有收获，无往不利。

〔象释〕本卦唯有至尊位的六五是阴爻，余皆阳爻，表明一阴拥有五阳，因名“大有”。又，下卦“乾”为天，上卦“离”为火、为日，天上有日有光明，亦即阳光普照



之象；一阴在尊位，与下卦“天”的“九二”相应，象征应天命，得人心。

〔义理〕 得人心者得天下，无可以转化为有，乃至大有；反之，失人心者失天下，即便拥有了天下，也会失去，乃至失去一切。

初九：无交害，匪咎，艰则无咎。

〔解读〕 人与人之间不彼此侵害，就不会有什么祸患；即便身处艰难，也能相安无事。

〔象释〕 初九虽为阳爻，然而处在最下位又与“九四”不相应，缺少有力者援引，一时之间还不能出人头地而处于“艰”的困境中。因为阳爻居阳位，有才华而处世方正，所以也不会有祸患及身。

〔义理〕 害人者必害己。不侵害别人，是得人心的最基本要求。因此，将“无交害”列为“大有”的第一要诀。

九二：大车以载，有攸往，无咎。

〔解读〕 载物于大车之中，即使走远路，也不会有散失。

〔象释〕 “九二”阳爻处中，刚健、中正，如同将东西装载于大车上一样令人放心；又与“六五”阴阳相应，向前与“六五”相合顺乎自然，因而“无咎”。

〔义理〕 在人民的心目中树立起信任感，就像将东西放在大车上载运一样，使人有所依靠。

九三：公用亨于天下，小人勿克。

〔解读〕 贤德的公侯享受着天子所赐予的厚禄，屑小之徒则得不到任何赏赐。亨，与享通用。

〔象释〕 “九三”阳爻阳位因而得正，且居于人爻之位，有公侯之象；至尊位的“六五”柔和谦虚，对竭诚报效的“九三”礼遇优渥。

〔义理〕 得到上级尤其最高统治者的赞赏和保护，是事业成功的又一要素。那些始终处于下层毫无发展的人，就是因为得不到上级的宠信。

九四：匪其彭，无咎。

〔解读〕 位高不凌人，灾祸不及身。彭，盛大的意思。

〔象释〕 “九四”为“人爻”上部，其位近于至尊，又是阳爻，刚强有力之象；然而处于阴位，为谦逊之象，有自我抑制的能力。

〔义理〕 社会地位愈高，愈要谦逊待人。对上级，不可居功傲视，给人以“功高盖主”或“尾大不掉”的感觉；对下级，不可盛气凌人，嚣张跋扈，以致丧失人心。收

敛锐气，自我抑制，才能完成伟大的事业，拥有一切。

六五：厥孚交如，威如，吉。

〔解读〕 以诚信待人，因而也能得到臣民的诚信回报，建立在这种基础上的威信，才是吉祥的。

〔象释〕 “六五”阴爻，柔顺谦虚，处中位，中正不偏激；又处至尊的君位，与“九二”阴阳相应，象征上位以谦虚诚信待人，下位以恭敬诚信回报。

〔义理〕 只有上下齐心，才能成就大业。居于君位者礼贤下士，臣民必然涌泉相报。当然，君王也要保持一定的威仪，否则纪律散乱也会危及事业。

上九：自天祐之，吉无不利。

〔解读〕 得到天的保佑，吉祥而无不顺利。

〔象释〕 “六五”是大有的主爻，而“上九”是大有的最终结果，象征居最高之位而尚能知道自我抑制、谦虚待人，因此得到天的保佑。

〔义理〕 物极必反是通例，然而只要有自知之明，能顺应自然，做到满而不溢，则“大有”的态势必能保持长久。

· 小结 · 本卦从各个角度阐述了如何获得、获得之后如何保持的原则：互不侵害是获得的基本前提；取得人民的信任和倚重，是获得以后向纵深发展的必需；取得领导的宠信，是巩固获得的必要条件；拥有相当权势和地位之后，不可恃才、恃权自傲，踌躇满志、得意忘形；应该礼贤下士，谦虚谨慎，自我抑制，以诚信沟通上下，树立威信维护秩序，做到满而不溢，人人心悦诚服。如此，则“大有”常驻，诚如老子所言：“大盈若冲，其用无穷。”

十五、裒(póu 抔)多益寡、称物平施的《谦》

䷎谦：亨，君子有终。

〔解读〕 谦虚可以百事顺利；只有君子，才能将谦虚的美德保持始终。

〔象释〕 内卦“艮”象征山、止，外卦“坤”象征地、顺。内心知道抑制，外表柔顺，这是谦虚的态度；山高地低，本卦却是山将自己贬低到地的下面，象征卑下中包含着高贵，这也是谦虚的态度。

〔义理〕 君子不但要以谦虚自处终身不易，而且要以效法“谦”这种将高山藏于低地的精神治理国家，“裒多益寡，称物平施”，亦即一方面损有余益不足，另一方面又要使远近亲疏小大长短各当其分。



初六：谦谦君子，用涉大川，吉。

〔解读〕 谦而又谦的君子，若用同样的态度去涉大川之险，也会吉祥如意。

〔象释〕 “初六”柔顺，甘于最下位，象征谦而又谦的精神。

〔义理〕 真正的谦虚只有君子才能做到，凡事“过犹不及”，只有谦虚不存在这个问题，越谦越好。同时，谦虚是一种美德，甘居人后而不争先，但它不是消极的退让，而是积极的有所作为，任何艰难险阻在它面前都将被克服。

六二：鸣谦，贞吉。

〔解读〕 有名望而仍谦虚，是一种发自内心的谦虚，因而吉祥。

〔象释〕 “六二”阴爻阴位，又处下卦之中位，象征柔顺中正，谦虚发乎内心。

〔义理〕 有名望便得意忘形，是一种常见病；因此，有名望的人仍保持谦虚，便难能可贵。当然，这种谦虚必须发乎内心，否则便是装腔作势，为人们所厌恶。

九三：劳谦，君子有终，吉。

〔解读〕 有功劳而仍谦虚的人，只有君子才能保持始终，很吉祥。

〔象释〕 “九三”处于“人爻”阶段，相当于具有较高社会地位的人；是本卦中唯一的阳爻，又阳爻阳位得正，为其他五个阴爻所信任和倚重，因而多有建功立业的机会。

〔义理〕 居功自傲，亦是人的一种通病。有大功劳而不自满，值得骄傲而不骄傲，依然保持谦逊的态度，这是难能可贵的；这种君子风范，勉强一时，或许不难，而能保持始终，则只有真正的君子才能做到。这种境界，也正是中国人长期以来所追求的一种理想人格。

六四：无不利，撝(huī)谦。

〔解读〕 做事情无不利的人，是因为他懂得怎样把握谦让的分寸。

〔象释〕 “六四”阴爻居阴位，象征谦卑。为什么说要把把握谦让的分寸呢？因为与“六四”临近的上爻是至尊之位，下爻是本卦唯一的阳刚之爻，处身其间，只有“撝谦”才能无往不利。

〔义理〕 本爻阐述了谦虚的效用，在于做事情可以无往不利。“吃小亏占大便宜”，与这一爻所阐述的内容颇为符合。

六五：不富以其邻，利用侵伐，无不利。

〔解读〕 本国不富裕，罪在邻国的侵略干扰；出兵讨伐侵略成性的邻国，不会

不顺利。

〔象释〕“六五”阴爻，柔顺谦逊，处至尊位，象征以德服人。

〔义理〕本爻辞是例说，旨在说明谦虚也有原则。谦虚是一种美德，其本质是以德服人，但也有刚毅的一面，当受到非正义势力的侵害时，若再讲谦虚便是一种投降主义，此时应该奋起反击，以正压邪，必能得到人民的支持拥护，绝不会影响其谦逊的美好形象。

上六：鸣谦，利用行师，征邑国。

〔解读〕君王谦让之名远播，有利于用兵征战，尤其是征伐本国属地的叛乱者。

〔象释〕“上六”是谦卦的极点，表示谦虚之名已经远播四方；然而阳爻阴位，且久居高位柔弱无力，因而在本国属地有分裂、叛乱之象。不过，“上六”与“九三”阴阳相应，所以不会出现凶象。

〔义理〕谦的另一效用，是在战争中的战略运用，《老子》第六十一章所言“大邦以下小邦，则取小邦；小邦以下大邦，则取于大邦”。尤其关于“大者宜为下”的分析，似乎是对《谦》上六爻辞的最佳注释。

· 小结 · 本卦通过谦谦、鸣谦、劳谦、撝谦等一系列概念的分析，阐述了谦虚的各个种类，不同的效用。在《易经》六十四卦中，只有本卦六爻占断均为吉利，可见先人对于谦虚美德的赞赏推崇。谦虚的本质不是退让而是进取，核心则在于“裒多益少，称物平施”，惟有平等，才有真正的和平环境，才能将谦虚这一美德发扬光大。谦虚必须出乎内心，以事实为基础，并且具有一定的原则性，否则，便是虚伪，是权术、政治的附庸。

十六、居安思危、乐极生悲的《豫》

䷏豫：利建侯行师。

〔解读〕人心和乐，有利于建侯立业，行军征战。

〔象释〕下卦“坤”是顺，上卦“震”是动，卦象为下位者柔顺地追随上位者行动，故命名为“豫”，即和乐。又：下卦“坤”是大地，上卦“震”是雷，雷在地上爆发，使大地振奋，这是阴阳最和乐的现象，故名为“豫”。

〔义理〕中国有一句名言：“和气生财”，这是就家庭而言。对于一个国家，只有上、下呼应，人心和顺，人民心甘情愿地追随领袖，才能繁荣昌盛，建立一番轰轰烈烈的伟业。



初六：鸣豫，凶。

〔解读〕 自鸣得意，快乐忘形，则有凶险。

〔象释〕 “初六”阴爻居阳位，不中不正且阴柔，为小人，与“九四”阴阳相应，其象为受到上峰的支持宠爱，于是便得意忘形。

〔义理〕 快乐应以众乐为乐，不能以独乐为乐。倘若只顾自己一个人快乐，则必无好下场。这与西方流行的“快乐原则”截然相反。

六二：介于石，不终日，贞吉。

〔解读〕 处在普遍沉溺于欢乐环境之中而仍能洁身自好，意志如石之坚，并能见机而作，适应环境，这种执著于正道的人必然吉祥。

〔象释〕 “六二”处于下卦之中，象征柔顺而又不失中正。在整个卦中，只有此爻卓然于众阴之中而无耽恋欢乐之态。

〔义理〕 在普遍的欢乐之中，应保持居安思危的清醒头脑，切不可众乐亦乐、随波逐流。

六三：盱(xū 需)豫，悔；迟，有悔。

〔解读〕 靠阿谀奉承获得欢乐的人，必有悔事滋生；执迷不悟，悔事还会时有发生。盱，仰视。

〔象释〕 “六三”阴爻阳位，又不居中，象征不中不正的小人，接近本卦主体“九四”，有仰视“九四”脸色，迎合其意之象。

〔义理〕 人的欢乐应来自于正当，而不能依靠迎合权贵取得。靠不正当手段获得的欢乐，不会持久，而且即使处在欢乐之中，内心也会受到良心的谴责而难以真正的开心。

九四：由豫，大有得；勿疑，朋盍(hé 合)簪(zān)。

〔解读〕 和乐的重任系于一身；本诚信，勿猜疑，朋友才会聚合拢来协力帮助。簪，束发之具，引申为聚集。

〔象释〕 “九四”是本卦唯一阳爻，又处于“人爻”上即“大臣”位，不仅与上、下各阴爻呼应，更得到“六五”君王的信任，因而成为和乐的中心人物而“大有得”；“六五”柔弱，和乐局面系于重臣“九四”一身，君王应以诚信待之，“九四”更不可猜疑他人，众阴爻才会始终追随于他。

〔义理〕 君臣之间，上下级之间相互信赖，互不猜疑，和乐的局面才能持久。

六五：贞疾，恒不死。

〔解读〕 诊断为有疾病，但尚可支持下去，一时之间不会致死。

〔象释〕 “六五”阴爻居阳位，位尊而性柔弱，又处于逸豫的环境，必然骄奢恣欲，政权不保，然而“九四”正直而有力，在下竭诚辅弼，使其不敢沉溺于逸豫，所以政权还会维持相当一段时间。

〔义理〕 在逸豫的环境中，不可乐而忘忧，而应该自我克制，才能使和乐的局面长期保持下去。

上六：冥豫，成有渝，无咎。

〔解读〕 沉溺在昏天黑地的欢乐中，只要幡然悔改，仍可避免灾祸。冥是黑暗，渝是变。

〔象释〕 “上六”阴爻居上，不中不正，已达到安乐的极点，乐极生悲，似已不可救药。然而上卦为“震”，象征着动，动则有变，因而“有渝”，为“无咎”。

〔义理〕 物极则反，欢乐到了极点，便生悲，悲又使人警觉，萌生悔悟的念头，于是经过一番昏天黑地的狂欢之后，又重新回复到正常的秩序。

· 小结 · 现代西方某一哲学流派新创了一条快乐原则，其核心是以自我为中心，一任个体“天性”的自由发展，以获得个人的满足。本卦则通过鸣豫、盱豫、由豫、冥豫等一系列概念，阐述了与西方某一哲学流派截然相反的中国人的快乐原则：真正的快乐是众乐，而非独乐。快乐容易丧志沉溺，必须高瞻远瞩，居安思危，不可在快乐中迷途，否则便将乐极生悲，陷于万劫难复之境。

十七、舍弃己见、择善而从的《随》

䷐ 随：元、亨、利、贞，无咎。

〔解读〕 “随”具有博大、亨通、利人、诚信的特点，因而不会有失误。

〔象释〕 下卦“震”是动，上卦“兑”是悦，此动彼悦，便产生“随”的意义。

〔义理〕 舍弃己见，虚心地随和他人，这是一种美德。但是，随和必须以坚持正道为原则，才会亨通，利益众人，而不会失误。

初九：官有渝，贞吉；出门交，有功。

〔解读〕 官职有变动，仍然要坚持正道，才会吉祥；广交朋友，事业一定成功。

〔象释〕 凡一阳二阴的卦，阳为主体，凡二阳一阴的卦，阴为主体。“初九”是下卦“震”的主体，“震”是动，初九便是动的开始，所以才有“有渝”即有变的说法；



“初九”阳爻居阳位，位正故有“贞”之辞。

〔义理〕 本爻阐述了“随”的两条原则：一是人事的变动不能影响对正道的追求；二是追随交往必须破除门户之见，广泛结交朋友，以众人的意见为准则，以众人的利益为依归。

六二：系小人，失丈夫。

〔解读〕 由于与年轻才浅的人为伴，失去了追随强者的机会。

〔象释〕 “六二”阴爻阴位，与“九五”阴阳相应。由于“六二”处于下卦之中，与下之“初九”相邻，依其至柔性格，便与相邻之爻为伴，不再追随上卦中的“九五”。“小人”即“初九”，“丈夫”即“九五”。

〔义理〕 追随别人，必须审慎地选择，不能随遇而安，因小失大，更不可贪图近利，丧失本分。

六三：系丈夫，失小人，随有求得，利居贞。

〔解读〕 追随刚强有力的朋友，失去柔弱的朋友；追随强者必有所得，只要动机纯正，便能如愿。

〔象释〕 “六三”与“上六”相应，而与“九四”相邻。由于“上六”为阴爻阴位，很柔弱，而“九四”处权贵之位，又阳刚有力，故宁愿舍“上六”而随“九四”，于是不免有意图不良的嫌疑。

〔义理〕 追随强者，才会有所收获，但是往往有趋炎附势之嫌。俗话说：身正不怕影子歪，只要追随强者的动机纯正，即便有人闲言碎语，也不必介意，更不必畏首畏尾，坐失良机。

九四：随有获，贞凶；有孚在道，以明何咎。

〔解读〕 追随别人，为自己捞好处，必有灾祸临头；诚信地走正道，便可以明白所犯何错。

〔象释〕 “九四”临近“九五”至尊，是一位取宠“九五”之尊的权臣，追随的目的不正当，因而“凶”；然而“九五”处中，精明强干，“九四”的谋私难以如愿，只能走正道。

〔义理〕 追随别人的目的未必纯正，而被追随的人亦未必不明察。本爻告诫追随者的目的必须纯正。只有诚信地走正道，才符合“随”的本意。

九五：孚于嘉，吉。

〔解读〕 本着诚信之心，择善而从，必然吉祥。

〔象释〕“九五”阳爻象征善，阳爻阳位得正，在上卦的中位，又与下卦的“六二”阴阳相应，而且“六二”也是阴爻阴位得正，处中，中正与中正相应，亦即善与善随和相从。

〔义理〕择善而从，不仅是下位对上位的追随，也包括上位对下位的选择与吸收。上位以至诚感天下人，天下人也会以至诚追随上位。同时，择善而从应以适中为宜，不能太过。

上六：拘系之，乃从维之，王用亨于西山。

〔解读〕处于囚禁之地，仍有人苦苦追随，其追随之心，就如君王祭祀西山之神一般真诚。亨，同享，祭祀的意思。

〔象释〕“上六”是“随”的最高境界，象征即使处于逆境之中，也会有人苦苦追随。

〔义理〕追随之心必须真诚。当事业顺利的时候，有人追随不足为奇；当事业遭受挫折，乃至身陷囹圄，仍有人不舍地追随，就难能可贵，足见其追随之心的赤诚了，这也是“随”的最高境界。

· 小结 · 本卦阐述了追随的原则：在人际追随交往中必须破除门户之见，唯善是从；追随他人的动机必须纯正，应以大众的利益为依归，不能贪图个人近利；对正道的追求必须至诚、执著，不能朝秦暮楚。只有上下一心，精诚团结，社会的安乐才有保障，社会的进步才有希望。

十八、革除腐败、任用贤能的《蛊》

䷑ 蛊：元亨，利涉大川；先甲三日，后甲三日。

〔解读〕腐败本身包含有元始与亨通，此时有冒涉大川那样的风险并一定有利。不仅要考虑事前三天，还要考虑事后三天。蛊，皿中之食生虫，象征腐败。

〔象释〕下卦“巽”为柔顺，上卦“艮”为刚健，柔下降而刚上升，上下不相交而疏远隔阂；下卑顺而上刚愎，必然会腐败，所以命名为“蛊”。又，下卦“巽”为风，上卦“艮”为山，风吹山，草木凋谢，果实散乱，即腐败之象。

〔义理〕祸福相倚，是先人早已发现的规律。腐败中蕴含着新生，因为腐败激起了人们的改革之心，正是才德之士有所作为的时候。当然，革除腐败的过程中也有很大的风险，因此，每一举措，都要在事先有周密的布置，并且估计到事后的可能结局。只有这样，革除腐败才能成功，太平盛世才会到来。

初六：干父之蛊，有子，考无咎，厉，终吉。

〔解读〕清除父亲身边的奸巧小人以挽救腐败的局面，有子如此，父辈的灾祸



便可以清除,虽然十分艰难,最终一定吉祥。

〔象释〕“初六”是蛊的开始,腐败不严重,及时挽救还可幸免于难。

〔义理〕挽救垂败的事业,必然困难,须经新生力量的艰苦奋斗,方能转危为安。

九二：干母之蛊，不可贞。

〔解读〕清除母亲身边的宠男，恐家丑外扬，不可认真查办。

〔象释〕“九二”阳刚，处中位，象征儿子外刚内柔，中正有力。“九二”又与“六五”阴阳相应，以“六五”比喻母亲，此爻象征儿子替母亲善后，要以中庸的原则来处置。

〔义理〕“干父之蛊”宜刚毅有力，“干母之蛊”宜中庸缓和。可见，具体情况不同，清除腐败的方法也应不同。除蛊应以不伤害亲情为原则，坚持正义固然是好的，但是过多地谴责过去，可能会事与愿违，只有以中庸为原则，劝恶向善，致力于将来，才能从根本上清除腐败，开创新生面。

九三：干父小有晦，无大咎。

〔解读〕在收拾父亲的败政时，难免会有一些偏差，但并无大错。

〔象释〕“九三”阳爻阳位，过于刚强，又不在中位，难免偏颇；但“九三”毕竟在下卦“巽”之中，因而有顺从的美德，且阳爻阳位得正，所以不会有大过发生。

〔义理〕挽救腐败的局面，如果刚强过度难免会发生一些差错。但是整治腐败的动机是好的，虽有小错亦不会影响大局。

六四：裕父之蛊，往见咎。

〔解读〕宽容父亲身边的腐败势力，发展下去必然不妙。

〔象释〕“六四”阴爻阴位，过于柔弱，因而有“裕”之举，在清除腐败方面过于宽大，不能刨根究底，彻底整顿，最终一无所获。

〔义理〕既想挽救败局，却又不能彻底追究腐败根源，不能严肃整治其腐败现象，其结果，只能自取其辱。

六五：干父之蛊，用誉。

〔解读〕清除父亲身边的蠹虫，任用有声誉的贤能之士。

〔象释〕“六五”阴爻阳位，在上卦的中位，外柔内刚且中正；且“九二”与之阴阳相应，象征还有刚毅的儿子为后盾，父业后继有人。

〔义理〕清除腐败，挽救败坏的事业，必须任用贤能之士；未有不任用贤能而

政治能够清明者。

上九：不事王侯，高尚其事。

〔解读〕 名士不愿涉足世事为重整朝纲尽力，君王也应该推崇他们的道德学问。

〔象释〕 “上九”阳爻阴位，且在高高的上位，即本卦的最外围，象征刚毅之士以隐逸自处，置身于世事之外，以孤高淡泊的姿态拒绝王侯的礼聘。

〔义理〕 隐士的可贵在于其精神，即高尚的气节和不为高官厚禄所动的原则。这是数千年来隐士之所以一直受到人们尊重的主要原因。清除腐败，也应尊重并效法隐士的高尚之志与坚定不移的原则性。

·小结· 本卦阐述了整治腐败的原则和方法。面对乱世，才德之士不可坐以待亡，而应该及时奋起，有所作为，施展其抱负。但每一行动，都应该有周密的安排，先计而后行，作好艰苦奋斗的思想准备。不要过多地谴责过去，而应该致力于未来的规划。革除腐败既不能姑息养奸，也不能过于刚烈，应不拘一格任贤用能，也应尊重那些不愿涉足世事的高士才子，推崇他们的不世之学。只有这样，才能扶大厦于既倒，重新开创新的太平世界。

十九、以仁为本、恩威并重的《临》

䷒临：元、亨、利、贞，至于八月有凶。

〔解读〕 君子临政，有宽容、豁达、利人、中正的美德；但是到了八月，会有凶险。

〔象释〕 “临”本意是由上往下看，下卦为“兑”是泽，上卦为“坤”是地，地在泽的上面，故有“临”，但也有进逼的意思。本卦初、二爻为阳，三至六爻为阴，象征阳刚之气正在渐渐上升，逼退阴柔之气，故名为“临”。又，下卦为“兑”是悦，上卦为“坤”是顺，愉悦而顺从，是亨通；“九二”阳爻居中，与“六五”阴阳感应，前进无滞，因而“元、亨、利、贞”四德俱有。

〔义理〕 君子面临天下，四德俱备，但是四德往往又难以保持始终，随着世事的兴盛，骄傲之心便会滋生，遂以八月骄阳容易伤人为喻，示以光而不妖、临政以仁不以暴之理。

初九：咸临，贞吉。

〔解读〕 以诚信的品德感召人民，所以吉祥。“咸”，感。

〔象释〕 此爻处于阳逼阴之时。“初九”与“六四”阴阳相应，阳爻阳位为正，不

是以威势逼迫，而是以谦卑至诚的人格感召“六四”。

〔义理〕 感召他人，本身必须具有意志行为纯正的品德。

九二：咸临，吉无不利。

〔解读〕 以刚毅中庸的政策治民，吉祥而顺利。

〔象释〕 “九二”与“六五”阴阳相应，而且居下卦的中位，因而有刚毅中庸之象。“九二”前临四个集结的阴爻，虽有“六五”相应，然非刚毅不能进逼，无中庸不能感召。

〔义理〕 君临天下虽然以仁为本，刚毅也是十分必要的；只有恩威并重，才能四海臣服，令出而必行。

六三：甘临，无攸利；既忧之，无咎。

〔解读〕 甜言蜜语哄骗百姓，不会有好处；一旦感觉到这种做法的危险性，立即加以改正，便不会有灾祸发生。

〔象释〕 “六三”阴爻阳位，不中不正，又是下卦“兑”的主爻，“兑”为悦，故有“甘临”之象，与“上六”同阴不相应，故“无攸利”。

〔义理〕 领导艺术是必需的，但使用哄骗的手段，时间一长必然会引起民众的厌恶。

六四：至临，无咎。

〔解读〕 亲自理政，不会有灾祸滋生。

〔象释〕 “六四”阴爻居阴位，下与“初九”阴阳相应，得正，而且上下呼应；又，“六四”为上卦“坤”之下爻，与下卦“兑”最贴近，有亲近下民之象，故称“至临”。

〔义理〕 与最底层的民众共呼吸，这是最好的治国方针；有了广泛的社会基础，就不会发生任何灾难。

六五：知临，大君之宜，吉。

〔解读〕 选用有大智慧的人料理政务，这是伟大的明君最适宜的治国方针，其结果一定吉祥。知，即智。

〔象释〕 “六五”处中且至尊，与“九二”阴阳相应，象征本身不必行动，而将政务委诸于刚健中正的贤能之士。这是明君的最佳统治方法。

〔义理〕 优秀的领导者，不是事无巨细揽于一身，而是调动属下贤能之士的积极性，发挥集体的功能作用，如同军队中“统帅”与“领兵”者之区别。汉初韩信谓刘邦“陛下不能将兵，而善将将”，便是同一意思。

上六：敦临，吉无咎。

〔解读〕 敦厚宽仁地施政，必然吉祥无灾祸。

〔象释〕 “上六”为居高临下的极点，由于阴爻居阴位，十分柔顺，对由下上升的二阳爻能宽厚相待，故“吉”。

〔义理〕 居于领导地位尤其久居高位的人，应该以仁为本，敦厚待人，不可刻薄。

· 小结 · 本卦通过咸临、甘临、至临、知临、敦临等五个概念，系统地阐述了领导的原则：作为领导者，应以高尚的人格感召他人；以刚毅中正、恩威并重的方法领导他人；不可以用诱骗作为统治他人的手段；以亲身践履的态度与人民共呼吸；注意选拔贤能之士，奉行以仁为本的施政方针。如此，则天下咸宁，人民悦服，斯为长治久安之道。

二十、考察民情、完善政治的《观》

䷓ 观：盥(guàn 灌)而不荐，有孚颙(yóng 庸)若。

〔解读〕 观瞻应该诚敬，就像祭祀之前洗手时，虽然尚未向神灵奉献祭品，其态度却像奉献祭品时一样的虔诚恭敬。

〔象释〕 下卦“坤”是地，上卦“巽”是风，风吹大地，遍及万物，有周观之象；二阳爻在上，四阴爻在下，形成柔顺的众阴爻瞻仰刚毅有力的二阳爻之象。尤其“九五”处尊，象征以中正的德性展示于天下，为众人所敬仰。此亦为“观”之蕴意。

〔义理〕 卦辞以譬喻的方式，揭示了“观”必须虔诚恭敬这一本质，同时也蕴含着：居于领导地位的人，首先必须以自己的高尚品德感化他人，才能获得别人的由衷敬仰。

初六：童观，小人无咎，君子吝。

〔解读〕 幼稚、浅显地观察事物，对于庶民来说并无危害，对于君子来说，会招致羞辱。

〔象释〕 “初六”柔顺，处在卦的最下位，仰观本卦主爻“九五”，距离最远，力所不及，象征地位卑微的人，难以高瞻远瞩，见识不免幼稚浅陋。

〔义理〕 平民的头脑要简单，领导者的观察要高瞻远瞩。庶民目光短浅，头脑简单，这不仅无害，而且还应提倡，这是中国统治者的一贯思想。老子的“虚其心，实其腹，使民无知无欲”，孔子的“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与本爻辞之意同源。在肯定“愚民”思想的同时，本爻还指出了有一定社会地位和社会影响、尤其负有教



化之责的人，如果也与小民一样，头脑简单幼稚，则是一种耻辱。

六二：阙(kuī 亏)观，利女贞。

〔解读〕 从门缝里观察外面的世界，有利于妇女的节操。

〔象释〕 “六二”阴爻阴位，处于内卦之中位，而与外卦“九五”相应，象征处于暗室之中的柔弱女子从门缝里偷观外面的伟伟男子。

〔义理〕 与“初六”爻一样，本爻也以譬喻的方式，阐述了“小人”与“君子”在观察事物方面的不同原则。“小人”与“女子”为同类，孔子有“唯小人与女子难养”之辞。对于足不出户的女子而言，褊狭地看待事物，是顺理成章情有可原的，但是对于男子而言就是不能容忍的，这就好比堂堂男子汉却从门缝里偷看闺房女子一样，有欠光明磊落而显得丑陋。

六三：观我生，进退。

〔解读〕 根据本地区的民情，制订施政方案，合适的付诸实行，不合适的马上废除。

〔象释〕 “六三”以阴爻处阳位，又是下卦的最上一爻，邻近上卦，处于上、下之间，能度量自我，可进则进，不可进则退，因而不失进退之道。

〔义理〕 居于较高地位的领导者，制订具体的地方管理条例时，应该从该地区的实际情况出发，不可盲目施政，更不可趋炎附势，祸国殃民。

六四：观国之光，利用宾于王。

〔解读〕 考察国家的风俗民情，了解人民的疾苦，以便更好地辅佐君王。

〔象释〕 “六四”最近“九五”，而且阴爻阴位，性格柔顺，适合于辅佐君王。

〔义理〕 辅佐君王的人，必须考察民情，而考察民情又必须中正。又一说：知识分子通过对一个国家的风俗民情的考察，可以知道该君王是否尊重贤士，决定是否去辅佐该国君王。

九五：观我生，君子无咎。

〔解读〕 经常考察民情，作为检验自己政绩的根据，这是君子不会有灾祸临身的重要原因。

〔象释〕 “九五”是卦的主爻，象征刚毅中正的君王，百姓的教化如何，是其影响的结果，亦是检验其政德的标尺。“九五”阳爻阳位，又居于上卦之中，因而能自我反省，德威臣民。

〔义理〕 居于统治地位的人，应该经常观察检点自己的行为，就像孟子所说的

“吾日三省吾身”，这样就不致积重难返、灾祸及身。

上九：观其生，君子无咎。

〔解读〕 经常观察别人所辖之地的民情，这是君子不会有灾祸降临的重要原因。

〔象释〕 “上九”处于“九五”君位之外，亦讲观生之君道，因为它所观察的是“九五”的养民治民之道。

〔义理〕 注意吸取他人的政治经验和教训以改善自己的政治，这是使自己少走弯路少出差错的有效办法。《诗经》中的“它山之石，可以攻玉”，与本爻的思想属于同类。

·小结· 本卦通过“童观”、“阙观”、“观我生”、“观国之光”、“观其生”的系统分析，阐述了观察的原则和应有的作用，认为对于观察的要求及其方式因人而异；在上者的一举一动，都是在下者所注意的焦点，因而不可以轻举妄动，必须以道义展示于天下，才能获得人民的信仰与敬重；同时，在上者也要观察民情，不仅要观察自己领地的民情，也要观察他人领地的民情，在不断地自我反省和对他人的借鉴中逐渐地完善其政治。

二十一、排除障碍、明察秋毫的《噬嗑》

䷔ 噬嗑(hé 盒)：亨，利用狱。

〔解读〕 上下颚咬合将食物无情地嚼碎，肠胃便亨通，这种方法有利于治狱。

〔象释〕 卦形似张大的口，“初九”、“上九”形似上、下颚，而“九四”则如口中一物，成为咬合咀嚼的形象，因而命名为“噬嗑”。又，下卦“震”是雷，上卦“离”是火，象征刑罚的威赫与断狱的明察；而六爻中三阴三阳，各占一半，又象征治狱亦须刚柔相济的准则。

〔义理〕 将口中的梗塞之物咀嚼掉，肠胃才能正常消化吸收；排除前进中的障碍，道路才能畅通；对不良分子施以刑罚，社会才能进步。

初九：履(jù 具)校灭趾，无咎。

〔解读〕 罚带脚镣，还把脚趾割掉，从此不再犯罪。“履”即履；“校”是枷。

〔象释〕 古代的刑罚原则是“刑不上大夫”，受刑者都是庶民百姓。“初九”为地位卑下的庶民，又象征刑罚的开始，罪比较轻微，所以只判带脚镣，伤及脚趾。

〔义理〕 恶行宜于及早制止，这样，可以因为小的惩治而使人戒惧，不犯大恶。



六二：噬肤灭鼻，无咎。

〔解读〕 因为偷吃肉而被罚割掉鼻子，从此不再犯罪。

〔象释〕 “六二”亦属平民，其罪已经大于“初九”，因而由断趾上升为割鼻。“六二”又处于下卦之中位，其量刑也是恰当的，因而使得受刑者心服，从此不再作恶。

〔义理〕 重罚可以使人戒惧，量刑的恰当更可以使人心服，从而达到惩戒禁恶的目的。

六三：噬腊肉遇毒，小吝，无咎。

〔解读〕 咬食变质的肉干时不幸中毒，经过一番小小的磨难，总算没有酿成灾祸。

〔象释〕 “六三”阴爻阳位，不中不正，象征治狱者优柔寡断，其量刑裁判亦不公正合理。

〔义理〕 在治狱过程中，难免会有治罪不公或量刑不当的情况发生，排除掉这些障碍，治狱才会不再发生差错。

九四：噬干肺(zǐ 子)，得金矢，利艰贞，吉。

〔解读〕 啃食带骨的兽肉时，发现肉中不仅有骨头，还有折断的铜箭头。艰难复杂的治狱经历，对于坚持履行正道的人总是有利、吉祥的。肺，有骨头的肉。

〔象释〕 “九四”是位于本卦中间象征梗塞之物的惟一阳爻，惟有将其咀嚼，狱事方能顺畅，因而有“干肺”、“金矢”之喻。但“九四”又最邻近君位，是一个外刚内柔、心地光明的大臣，能肩负重任。

〔义理〕 本爻极言听讼之难。在听讼中，不仅有“硬骨头”须要去啃，甚至还有比硬骨头更为艰难复杂的案件须要裁判。面对这些复杂、棘手的案件，刚毅、无私的法官，不仅要有“光明正大”之心，还要有冷静果断的头脑。

六五：噬干肉，得黄金，贞厉，无咎。

〔解读〕 吃干肉时发现肉中嵌有细粒黄金，稍不小心咽下去便有生命之危。秉公断狱时同样要保持惕怵之心，方可避免错误。

〔象释〕 “六五”阴爻阳位，居于至尊之位。处于上卦之中，象征主持狱事者位高而中正，柔顺其外而刚毅其内，能刚柔相济，秉公断狱。

〔义理〕 本爻极言断狱之心情。断狱如破阵，务必小心谨慎。一是因为狱事中往往伏有圈套，稍一不慎便有落入其间之危；二是大案要案往往牵涉权贵要人，

秉公办案总需树敌于人，朱熹分析说：“大抵才是治人，彼必为敌，不是易事。”又一说：“得金矢”、“得黄金”为古代词讼时令其交纳的钱帛，教他无切要之事不随便兴讼。这一做法的用意，如清代的诉讼者须通过“滚钉板”一关相似，亦与今人之交纳诉讼费一般。

上九：何校灭耳，凶。

〔解读〕 罪大恶极的囚犯，肩荷枷锁，耳朵被割去，结局凶险。

〔象释〕 “上九”为本卦最上一爻，象征其罪极大，达到了刑罚的极限。

〔义理〕 对罪犯而言，小恶不止，大恶必至。一旦到了恶贯满盈的时候，悔之已晚，等待他的必然是重罚。对听讼者言，刚愎自用，听不聪而遭割耳之罚。

·小结· 本卦阐述了刑罚的原则，以及听讼、断狱的艰难。刑罚是确保政治安定、社会进步的必需手段，罪恶必须及早惩治，并不惜采取重罚主义，才能达到小惩大戒的目的，有效制止罪恶的蔓延。刑法既定，量刑必须恰当，因此，听讼必须仔细，断狱必须公正。治狱者须有刚正不阿、不惧权贵的铁骨，同时也要注意把握刚柔相济的原则。总之，威是治狱的基本手段，明是治狱的基本要求。

二十二、注重实质、返璞归真的《贲》

䷖ 贲(bì 闭)：亨，小利有攸往。

〔解读〕 礼仪修饰具有亨通的作用，对促进事物的健康发展小有利益。“贲”，贝壳的光泽，引申为装饰。

〔象释〕 内卦“离”是火，其意为文明；外卦“艮”是山，其意为止，引申为名分。以文明使人处于应在的位置，这是人类社会集体生活所必须有的礼仪修饰，所以命名为“贲”。

〔义理〕 礼仪修饰，是人类社会进步的标志，也是人类社会集体生活的美化，但它毕竟不能替代实质本身，而只是实质的附属。注重修饰，但不宜寄于太大的期望。

初九：贲其趾，舍车而徒。

〔解读〕 穿着漂亮的鞋子，不乘车却徒步而行。

〔象释〕 “初九”为本爻最底部，故有“趾”之比喻；下卦“离”是明，阳爻阳位是刚毅，贤明刚毅而居最下位，故有“舍车而徒”之誉。

〔义理〕 本爻辞亦属譬喻，礼仪修饰是有等级规范的，乘坐华丽的马车固然是一种修饰，但是社会地位低下的人坐在上面，反而给人以不伦不类的感觉。因此，洁身自好的人，即使送给他华丽的马车，也不会坐，宁愿舍车步行，保持其应有的礼仪修饰。



六二：贲其须。

〔解读〕 胡须修饰得很漂亮。

〔象释〕 本卦第三爻以上的结构为“䷋”，形同《颐》卦的口，“六二”紧邻其下，故有胡须的比喻。“六二”、“九三”分别与“六五”、“上九”不相应，双方则以阴、阳比邻，关系密切；“六二”中正柔顺，须自修饰追随“九三”。

〔义理〕 胡须修饰得再漂亮，倘无脸面便无所着落，即所谓“皮之不存，毛将焉附”。但是，胡须的修饰本来就是要使脸面美观，既然长了胡须，就应该按一定的仪表规范修饰以尽其功能，这也算是“物尽其用”。

九三：贲如濡如，永贞吉。

〔解读〕 修饰得光泽柔润令人陶醉，只要能始终坚持正道便会吉祥。

〔象释〕 “九三”处于“六二”、“六四”两阴柔的上、下合围之中，很容易被其修饰所惑，故有“永贞”之诫。

〔义理〕 修饰只是一种皮相，在精巧的修饰面前应该保持清醒的头脑，不致迷失正道。这大概与今人所谓的透过现象看本质的说法有相似之处。

六四：贲如皤(pó 婆)如，白马翰如，匪寇，婚媾。

〔解读〕 一群服饰简朴的男子汉，鞭策白马奔如飞，观其外貌好像一群打家劫舍的强盗，其实是一支娶亲的队伍。

〔象释〕 “六四”与“初九”阴阳相应，且阴爻阴位得正，故跃过邻近的“九三”之纠葛而与“初九”相聚，于是有“白马翰如”的行动。又，“六四”处在上卦“艮”即山的最下方，象征修饰之本应为返璞归真，重质而不重饰，因而有“贲如皤如”亦即不必修饰回归自然本色的崇质返素思想。

〔义理〕 修饰是非本质的东西，并不影响实质，就像服饰简朴并不改变其娶亲队伍的本质。本爻辞反映了先人的崇质返素思想。

六五：贲于丘园，束帛戔戔，吝，终吉。

〔解读〕 女家张灯结彩，装饰丘园，迎接娶亲队伍，男方送上的礼品却很少，显得很吝啬，然而新娘跟着这种俭朴的男子，结果一准吉祥。

〔象释〕 “六五”为《贲》之主爻，居于上卦之中，象征重视内在实质而不注重外在的礼仪装饰，因而有“吝”之象。

〔义理〕 繁文缛礼，是一种虚荣的表现。《红楼梦》中的荣、宁两府，便因为讲排场、过分注重装饰礼仪而一败涂地，终凶。从这一爻辞的内容来看，早在几千年

前先人就已经有了俭朴吉而奢华凶的认识。

上九：白贲，无咎。

〔解读〕 朴实无华，没有什么坏处。

〔象释〕 “上九”是本卦的极点，崇本返质自然也较“六四”、“六五”更进一步。

〔义理〕 一切修饰，都是空虚，惟有本质，才最真实，因而，返璞归真是一切修饰所追求的最高境界。

· 小结 · 本卦阐述的是礼仪修饰的原则。制订文明的礼仪，规范个人的行为，这是社会安宁和谐的需要。然而，礼仪和修饰都应该恰如其分，适可而止，实质与外在形式之间，实质是第一位的。不可沉湎于外在形式的过分修饰，更不可因虚荣而铺张浪费以致创伤实质。应该懂得一切修饰都服务于实质，惟有内涵丰富的实质，才是礼仪修饰所追求的理想境界。

二十三、顺应时势、屈身避害的《剥》

䷖ 剥：不利有攸往。

〔解读〕 剥落时期，不利于君子的任何行动。

〔象释〕 此卦阴由下往上伸长，一连五爻均阴，仅一阳居上，亦已至尽头，其阴盛阳衰之势十分显然，象征小人得势、君子困顿。下卦“坤”为顺从，上卦“艮”为停止，所寓之意亦为：当此之时惟有顺从，不可有任何行动。又下卦“坤”为地、上卦“艮”为山，象征山剥落成为泥。

〔义理〕 任何事物，都有一个阴阳消长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道理，当阴长阳消的时候，阳宜静不宜动，不可妄自进取以致自取其辱。古人所谓“识时务者为俊杰”，便是由此而言。

初六：剥床以足，蔑贞凶。

〔解读〕 床脚已经剥落，若持漠视态度，必然凶险。

〔象释〕 物体的剥落，一般都是由下而上；“初六”为“剥”卦之底，所以有“床足”之喻。

〔义理〕 剥落是一个渐进的过程，倘若对初期的剥落不予重视，必然出现不可收拾的局面，古人说：“防微杜渐”，即是此意。

六二：剥床以辨，蔑贞凶。

〔解读〕 床辨剥落，若仍持漠视态度，必然更凶险。辨，读“偏”，为床足之上床



板之下部位。

〔象释〕“六二”的剥落程度，较“初六”更甚，因而有“床辨”之喻。

〔义理〕邪恶势力渐盛，倘若再不加以警惕，必有危险。

六三：剥之，无咎。

〔解读〕床虽然剥落，还可以支撑一时。

〔象释〕“六三”虽然是五阴爻之一，但惟有它与“上九”阳爻相应，因而不会与上、下各阴爻同流合污。

〔义理〕世界上任何事物的发展都不是绝对的，在普遍剥落的环境中，也有不甘同流合污者。“出污泥而不染”，大致与此爻之意相似。

六四：剥床以肤，凶。

〔解读〕床的表面也已经剥落，十分凶险。

〔象释〕“六四”已经到了外卦，象征剥落已经渐进到了床的表面，故有“肤”之喻。

〔义理〕腐败一旦达到了彻里彻外的程度，有德君子若不审时度势，不知进退，必有大祸临头。

六五：贯鱼，以宫入宠，无不利。

〔解读〕如同贯穿在一起鱼，后妃依次入宫侍寝，当然不会不利。

〔象释〕“六五”与前面阴爻不同，它居于至尊位，象征皇后，以下诸阴爻，当然便属嫔妃了。“六五”居中，且承“上九”，本来就有中正之心，更何况想剥刚阳的“上九”也自忖无此能力，便转而采取率领众阴一起奉承“上九”的态度。

〔义理〕即使处在剥落的时期，也总有小人改过自新的情况存在。只要循规蹈矩地改过向善，其发展趋势总是有利的。

上九：硕果不食；君子得舆，小人剥庐。

〔解读〕硕果仅存，没有被吃掉；君子当政则出门有车坐，小人得势则连起码的茅庐也将失去。

〔象释〕本卦只有“上九”为阳爻。卦形像车，“上九”像车盖；又像屋，“上九”则像屋顶。所以，有“舆”、“庐”之辞。

〔义理〕政治极端腐败之时，惟有全力支持有德者居于领导地位，才能重新过上居有屋出有车的小康日子；倘若小人继续得势，则恐怕连起码的茅庐也将失去。

· 小结 · 本卦阐述了处身腐败时期的应世原则。一味追求虚荣的礼仪修

饰，必然导致腐败的产生。这一物极则反的规律，是人力所不能逆转的。《红楼梦》中的王熙凤、探春，都意识到了这一点，并且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采取了一些措施，依然无济于事。历史上许多曾经显赫一时的帝国，亦莫能逃出这一规律。处在小人势盛，君子才歇的腐败时期，君子只有顺应时势，谨慎应付，谋求自保，以等待恶势力的自行消解，或者等待有才德的领袖人物出现，以结束这一腐败黑暗的时期。

二十四、闻过则改、进取有道的《复》

䷗复：亨，出入无疾，朋来无咎，反复其道，七日来复，利有攸往。

〔解读〕 阳刚之气去而复返，亨通顺利，自下而上的行进不会遭到任何阻碍，朋友前来也不会有什么危害，因为阴阳的去而复返遵循每七天便来回一次的规律，有利于事物的生长不息。

〔象释〕 本卦是一消息卦，代表十一月。《剥》卦的“上九”剥落，便成为全阴的《坤》卦，代表十月，随后，阳气又在下方酝酿，到了十一月，一个阳爻在初位出现，这就是《复》卦；继此之后，是代表十二月的䷒（临）、代表一月的䷊（泰），依次而推，阳气愈来愈盛，直至六阳的乾卦，然后又是阴气渐生的䷫（姤）。由于阴阳的消长，才有万物的生生不息，因而有“亨”；从初阴生长至初阳生长，历经七个卦（或七个月），因而有“反复其道，七日来复”之言。又，内卦“震”是动，外卦“坤”是顺，阳在下方活动、上升，上方则柔顺处之，所以有“出入无疾，朋来无咎”之语。

〔义理〕 阴极而阳，这是自然的法则，阴阳循环，因而万物亨通，生生不息；阴消阳长，安泰无恙；事物转化，有规律可循；在正义力量崭露头角的时候，应该抓住时机，积极进取。

初九：不远复，无祇(qí 奇)悔，元吉。

〔解读〕 不要走远就返回，即使有过失也不会严重，因而无后悔，这样一定会很吉利。

〔象释〕 “初九”是本卦的主爻，在卦的初位，象征腐败之后刚刚恢复元气，不可有大的动作。

〔义理〕 恢复正气必须及时，纠正错误必须趁早；但步伐不宜过大，百废待兴，尚须积聚一定的力量。

六二：休复，吉。

〔解读〕 向善的回归，乃是吉庆之事。“休”，是美、善、喜、庆的意思。

〔象释〕 “六二”柔顺中正，靠近“初九”，象征其对美、善的亲近和顺从。



〔义理〕 崇尚和追求完美，是恢复正道所必不可少的基本素质。

六三：频复，厉，无咎。

〔解读〕 频繁地失误，又能屡屡回复正道，这样虽然有危险，因为每次都能改正过错，不会有灾祸。

〔象释〕 “六三”阴爻阳位，不中不正，又是下卦“震”即动的极点，所以有频频妄动之象。

〔义理〕 任何行动都应该深思熟虑；轻率的行动，往往会造成过失，即便能及时纠正不致酿成灾祸，总不如先计后行少犯错误为好。

六四：中行独复。

〔解读〕 在行进的中途，独自返回到正道。

〔象释〕 “六四”处于五个阴爻的中间，故有“中行”之辞；只有它与“初九”阴阳相应，故又有“独复”之辞。“六四”阴爻阴位，十分柔弱，虽然能与“初九”阳爻相应，但“初九”处在阳气甚微之时，不可能给“六四”以足够的援助，所以爻辞既无“吉”亦无“凶”。

〔义理〕 在正义得到恢复而又力量不足的时期，吉凶未定，应坚持原则，为所当为；道不同不与谋，宁可独善其身回归正道，也不能随波逐流。

六五：敦复，无悔。

〔解读〕 真心实意地返回正道，没有懊悔。

〔象释〕 上卦“坤”是顺，“六五”处顺之中，有中庸柔顺的德性，因而“敦复”。

〔义理〕 处于尊位的人，在返归正道的时期，尤其需要具有真诚敦厚的品德，起到表率的作用。

上六：迷复，凶，有灾眚；用行师，终有大败，以其国君凶，至于十年不克征。

〔解读〕 迷途不知返，必生凶险，甚至酿成大灾难；在这种情况下领兵打仗，结果必是大败，甚至国君遭难，十年之内不能重振军威。

〔象释〕 以阴爻居“复”之终，有迷途不知返之象。

〔义理〕 恢复正道已经成为大势所趋，倘若仍然执迷不悟，不知返归正道，则任何举动都会凶险无比。

·小结· 本卦通过“不远复”、“休复”、“频复”、“独复”、“敦复”、“迷复”等的系统分析，阐述了剥落腐败之后如何恢复元气走上正道的原则。认为要恢复元气，必须根绝以往的错误；恢复元气的工作应遵循由缓到快、由小渐大的原则；恢复中

难免要犯错误,但必须及时改正并谨防一犯再犯;恢复时期往往吉凶难以意料,志士仁人应该坚定信念,为所当为,以迎接元气得以恢复的局面早日到来;至于那些执迷不悟逆潮流而动的人,决不会有好下场。

二十五、崇尚真实、反对虚伪的《无妄》

䷘ 无妄：元、亨、利、贞；其匪正有眚，不利有攸往。

〔解读〕 不虚伪的行动，必然大亨通，有益而合乎正道。倘若不正，必生灾祸，去做任何事情都不会成功。

〔象释〕 下卦“震”是雷是动，上卦“乾”是天是健；天的下面有雷在动，其象刚健中正，故具有创生万物、通行无滞、利益众生和无所不正的属性。

〔义理〕 在天道亦即自然规律面前，只要崇尚真实，不搞虚伪，就能无往而不利。背离自然规律的任何行动，都必然会遭到无情的惩罚。

初九：无妄，往吉。

〔解读〕 不虚伪，前途吉祥。

〔象释〕 “初九”阳爻阳位，因顺自然；又为内卦主爻，刚毅有力，利于发展。

〔义理〕 “无妄”以心言，“往吉”以事言；崇尚真实，做任何事情都会前途光明。

六二：不耕获，不菑(zī 资)畲(yú 余)，则利有攸往？

〔解读〕 不耕耘播种就想收获，不开垦荒地就想得到熟地，这种期望过分的空想发展下去能有什么好处呢？“菑”，开垦一年之后的荒地；“畲”，开垦两年之后的熟地。

〔象释〕 “六二”阴爻阴位，处于下卦之中，有柔顺中正无非分空想之象。

〔义理〕 本爻辞以类比、反问的方式叙说了不应该存有非分欲念，虚妄的想法不会有好结果。

六三：无妄之灾，或系之牛，行人之得，邑人之灾。

〔解读〕 有时候无妄也会有灾，例如一头牛拴在路旁树桩上，被过路的人顺手牵走，住在周围的人都被怀疑，遭受不白之冤。

〔象释〕 “六三”阴居阳位，不中不正，故有无妄之灾。

〔义理〕 诚实并不一定都能得到善报；不虚伪的人，有时候也难免会蒙受不白之冤。古人说：“德修而谤兴”，即与此辞之意同。此爻辞之用意，在对世事的感叹。



九四：可贞，无咎。

〔解读〕 坚持不虚伪的正道，不会有什么灾祸。

〔象释〕 “九四”阳刚，为上卦“乾”即健的一部分，故有刚健之象；与“初九”同阳不应，象征没有私下结交。处在“九四”之境有此品德可保无咎。

〔义理〕 不仅刚健有力，而且不搞任何私交，这是处于高位尤其邻近至尊的人所应遵守的原则。

九五：无妄之疾，勿药有喜。

〔解读〕 偶尔得病，不胡思乱想，不吃药也能恢复健康。

〔象释〕 “九五”尊位处中得正，又与“六二”阴阳相应，乃本卦中最好的一爻，无妄已经到了十分完美的程度，其象如同偶然有了疾病也能不治而愈一样。

〔义理〕 对自己要有信心，不要自惑自疑，如同相信自己的身体非常健康，偶尔染恙也能依靠自我调理便可痊愈一样。这种以不治而治之的方法，也就是排除自扰、以不变应万变的方法。

上九：无妄行，有眚，无攸利。

〔解读〕 极端的无妄行为，会产生灾难，做任何事情都会遇到障碍。

〔象释〕 “上九”是不虚伪的终点，虽与“六三”有阴阳相应之利，却因为物极必反的规律又一次在这里起着支配的作用，极端的无妄之行，反而产生了有害的结果。

〔义理〕 任何好的事情，都不能走向极端；一入极端，便会向着反面转化。无妄的极端之所以会产生有害的结果，原因在于固执己见不知变通。

· 小结 · 本卦阐述的是不虚伪谬乱的道理，为人做事讲求真实，不虚伪谬乱，对于事业的成功是有利的，但是它并不确保在所有的场合都能一帆风顺，有时也会有意料之外的灾难光临；不虚伪、不谬乱是天地间、人世间的正理，为人处世，都应该刚健无私，讲究真实，不存非分的奢望，但也不能一味坚持己见而不知变；无妄走到了极端，同样寸步难行。

二十六、刚健笃实、厚积薄发的《大畜》

䷙ 大畜：利贞，不家食吉，利涉大川。

〔解读〕 大的积聚，有益于坚守正道；贤者不在家里吃自己耕种收获的粮食，这是好事，有利于涉渡大河。

〔象释〕 下卦“乾”为天，象征朝廷；上卦“艮”为山，象征才德高大的贤能之士。贤能之士在朝廷之上，象征国君能够养贤蓄德，故名“大畜”。“六五”与“九二”阴阳相应，亦象征君王中庸，崇尚贤能，使得贤能之士不远避山林之间躬耕自食，而能出仕朝廷接受俸禄。

〔义理〕 积蓄之大，莫过于积聚贤德；倘若一个人能够蓄正守贤，一点一滴地致力于知识的积累、道德的修养，则必成大器，必能一展其抱负；倘若一个政府能够将养贤蓄德放在首位，使得贤能之士尽为政府所用，则国家必然兴旺发达，即使偶有涉大河一样的风险，也能安然度过。

初九：有厉，利已。

〔解读〕 前进有危险，停止才会有利。

〔象释〕 下卦“乾”三个阳爻都有勇往直前之象，却被上卦“艮”即山所阻挡。“初九”与“六四”相应，在本卦中却成了阻挡“初九”前进的障碍。

〔义理〕 血气方刚，容易贸然行动。事实上，任何行动都不可能一帆风顺，当前头遇到障碍时，不应该再铤而走险，而应该适时停顿下来。

九二：舆说（同“脱”）辐（fù 复）。

〔解读〕 车子脱去辐，自动停了下来。

〔象释〕 “九二”阳爻居阴位，不正，但处于下卦之中，外刚内柔，有中庸之象，与“初九”阳爻阳位刚健过甚而不中有所区别。因此，“九二”虽然被“六五”所阻，由于不偏激，能见机行事，就像脱去革绳，主动让车子停止不前。

〔义理〕 有时候，停止也是一种力量的积聚；停止的目的，是为了积聚力量冲破障碍，有利于继续前进。因此，凡事都要见机而作，当进则进，当止则止；而且不待受阻而止，应该见机而止，自止可以更好地把握前进的主动权。

九三：良马逐，利艰贞；日闲舆卫，利有攸往。

〔解读〕 仕途就像良马竞逐场，只有利于那些艰辛的正规训练者；又像操练舆卫的军卒，每日苦练，才能无往而不利。

〔象释〕 “九三”阳爻居阳位，乃纯阳之象，故以“马”喻之，又与“上九”同阳不相应，不但不受阻，而且与其合志，如同良马驰逐一般上进，故有“良马逐”之语。

〔义理〕 即使有前进机遇，或者说是前进的环境条件，也必须自身有力量的积聚，才能成功。否则，恐怕难免要有“学到用时方恨少”的遗憾。古人所谓“厚积薄发”，其意与此爻辞同。



六四：童牛之牯(gù 固)，元吉。

〔解读〕 给尚未长角的牛犊安装上防止触人的横木，这是大吉大利的措施。

〔象释〕 “六四”阻止“初九”，而“初九”在本卦最下方，力量很弱，如同未长角的牛犊，又给它装上了防止触人的横木。

〔义理〕 防患于未然，止恶于未形。当恶行尚未形成气势之时，便采取有效的措施，将其潜消默化掉，这样，不仅挽救了可能的受害者，也挽救了作恶者，使得免受刑戮之苦。这种止恶于未形的措施，实在是大善而吉祥。

六五：豮(fén 坟)豕(shǐ 史)之牙，吉。

〔解读〕 被阉割的猪虽有牙齿不再伤人，这是吉祥的措施。

〔象释〕 “六五”阻止“九二”，但“九二”的力量较“初九”为强，不易阻止。然而“六五”处中位，性中庸，并不从正面加以阻止，而是从根本上改变“九二”的刚暴之性，使之柔顺。

〔义理〕 止恶的有效办法是釜底抽薪，这是从根本上解决问题的最可靠的方法。

上九：何天之衢(qú 渠)，亨。

〔解读〕 背负青天鹏程万里，前途畅通无阻。

〔象释〕 “上九”是蓄积的极点，正是厚积薄发一展宏图的时刻，所以有“何(荷)天”之象以及“亨”的属性。

〔义理〕 学有所成方能堪以大任，厚积薄发才能一鸣惊人，一飞冲天，建立丰功伟业。

· 小结 · 本卦阐述了蓄积的原则。最大的蓄积是蓄德积善，一个国家有了这种蓄积，则国运兴旺，社稷长存；一个人有了这种蓄积，则万事都能亨通，抱负得以施展。蓄积不仅有当进则进的一面，也有当止则止的另一面，只有准确地把握进与止，才是真正的蓄积。蓄德积善与防患止恶相辅相成；防患须于未然，止恶须于未形。不时正本清源，注重于对邪恶采取釜底抽薪的措施，才能确保仁、德之政的秩序。倘若对蓄德积善作教条化的理解，疏于隐患的防范，以致隐患爆发罪恶泛滥，则虽有蓄德积善之仁政，亦属枉然。迨至不得不大事杀戮，则已失仁、德之本意了。

二十七、自力更生、取之有道的《颐》

䷚ 颐：贞吉。观颐，自求口食。

〔解读〕 颐养必须坚持正道，才会吉祥；观人美餐，不如自去寻食。

〔象释〕 本卦形同张开的嘴，“初九”、“上九”形如相对的两排上、下牙，食物由中间进入，具有“养”的意思。又，上卦“艮”是山为止；下卦“震”是雷为动，与吃东西时上颚不动下颚动相类，故又有“口”的意思。

〔义理〕 俗语有“祸从口出”之说，因口而祸并非仅仅言故，还有食故，即为了满足“口食”，常常因为取之失道而致祸，如“吃人嘴软”即是一例，也有因“口食”之需而不惜走上种种犯罪道路者。因此，走正道满足“口食”之需，乃是人生的一项重要课题。另一解释：观察一个人平生养育的是些什么人物，以及观察他如何养活自己，就可以知道，只有走正当的取食之道，才能吉祥。

初九：舍尔灵龟，观我朵颐，凶。

〔解读〕 放弃你自己的美味龟肉不吃，却羡慕我口中之食，这种行为很凶险。

〔象释〕 “尔”为“初九”，“我”为“六四”。初九阳爻阳位，在最底层，与“六四”阴阳相应，以致有舍去自己手里的美味却呆呆地观望他人人口中之食的形象。

〔义理〕 不知自爱，一味贪得无厌、羡慕别人的富贵，这不是正当的颐养之道。《红楼梦》中贾母批评贾琏辈是“吃着碗里，望着桌上”的“馋嘴猫儿”，其形象与此爻辞所指责的对象类同。此类人物，如同贾琏一样必然没有好结果。

六二：颠颐，拂经；于丘颐，征凶。

〔解读〕 违反自力更生的求食常理，或依赖于下属的奉养，或寄希望于位高势重者的施舍，其前景必然凶险。

〔象释〕 “六二”阴柔软弱，象征女人不能独立生活，须依附于强健的男人，于是便求养于“初九”，因此颠倒了颐养之常理；又想高攀“上九”，然而“上九”与“六二”不存在相应关系，因而无此义务；“六二”倘作“单相思”径自往前，必然碰壁，徒劳无益。

〔义理〕 养己必须遵循自力更生的原则，违背了这一原则而作不切实际之想，不会有好结果。

六三：拂颐征凶，十年勿用，无攸利。

〔解读〕 违反颐养之道的行为充满着危险，始终都不要去做，因为这种行为不会得到什么好处。“十”为数之终，引申为“始终”。

〔象释〕 “六三”阴居阳，不中不正，且处于下卦“震”即动的最高位，象征不正当的行动已经到了极点。

〔义理〕 求食应循正道，采取正当的手段。如果采取不正当手段谋取食禄，则必然招致凶险。孔子说：“饭疏食饮水，曲肱而枕之，乐亦在其中矣。不义而富且



贵，于我如浮云。”其意与此爻辞同。

六四：颠颐，吉；虎视眈眈，其欲逐逐，无咎。

〔解读〕 藏富于民而又养贤于民，一定吉祥，即便像老虎扑食那样其视眈眈，其欲难遂，也没有什么过错。

〔象释〕 “六四”阴爻居阴位，位高而柔弱，自养不足，只得求食于相应的“初九”，初九阳爻居阳位，强健有力，足以承担这一应尽的义务。

〔义理〕 平时藏富于民，关键时刻又取之于民，以资颐养贤士，振兴国家，在君王看来，这是合乎情理之事。当然，站在不同的立场，或者“取民”政策过头，又会走向反面。古人有“苛政猛于虎”之叹，将官府取食于民的行为与猛虎并论，或者也由此爻辞引申演绎而出。

六五：拂经，居贞吉，不可涉大川。

〔解读〕 不得以违反常理求助于人，如果动机纯正便能吉祥，但是不可以去做冒险的事情。

〔象释〕 “六五”位居至尊，其下均为阴爻，象征朝中均为柔弱之辈，与之相应的“六二”亦无阴阳相应之象。在这种虽处君位却不能养天下的情况下，只好求助于阳刚的“上九”。

〔义理〕 在动机纯正的情况下，不妨权宜变通，仰仗他人的供养以渡过难关，甚至不惜寄人篱下，如三国时刘备寄食于曹操，在蔬园灌菜，在凉亭煮酒。又如国家的募捐赈灾行为，皆属此类。

上九：由颐，厉吉，利涉大川。

〔解读〕 百姓依靠他的颐养而生存，所以能够逢凶化吉，遇难呈祥，如同顺利地渡过大河一样。

〔象释〕 “上九”因援助“六五”而使天下万民安居乐业，但因此亦会招忌，有危险，但他的济世行为深得万民爱戴，即便有危险之事也会顺利解决。

〔义理〕 舍身济世、颐养人民是一件最大的喜事，既值得冒险，又必然能够排除万难获得成功。

·小结· 本卦阐述了养育的原则。养育应靠自己，坚持“自力更生”，不应羡慕他人，更不可依赖他人，而应该运用自己的智慧和能力，不仅自养，还可以养人。养生应循常理，采取正当的手段；事非得已，亦可变通，求养于人，然须动机纯正。养育他人是一件值得称颂的善事，即便有危险，也应不遗余力坚持做下去。

二十八、危机四伏、独立不惧的《大过》

䷛大过：栋桡(náo 挠)，利有攸往，亨。

〔解读〕 大的过度，就像栋梁受重压向下弯曲，即使充满危机，仍然有利于进步，并且一路亨通。

〔象释〕 本卦阳多阴少，有阳盛过度之象；其中初、上两爻为阴，形如木材之中间坚实而两端软弱，以此作栋梁，则有“栋桡”之虑。又，上卦“兑”是泽，下卦“巽”是木，水应浮木，然本卦却呈木沉于水下之形，亦有“大过”之象。

〔义理〕 就像栋梁的受重压弯曲变形很容易被人发现一样，大的过度引起的危险也很容易被人们察觉，这是好事，可以及时得到纠正，使事情能够顺利发展。此卦象又寓有另一意思：人的地位虽然高且显赫，如同栋梁一般，然而不胜重任；也有以木被水所淹之象，寓意君子应效法栋梁的特立独行、无所畏惧的精神，即或不得已时隐名遁世，也不自寻烦恼。

初六：藉用白茅，无咎。

〔解读〕 祭祀时在供品下面铺上一层洁白的茅草，如此恭敬不会有过错。

〔象释〕 下卦“巽”为顺，“初六”处于下卦的最下位，故以“藉用白茅”喻其处于下位而极端的恭敬柔顺。

〔义理〕 做事情必须小心谨慎，尤其是做大事情，更要敬而慎之，如同祭祀时的恭敬心态一样。今人所言“安全第一”，“万无一失”，是对古人这一思想更明白的表述。

九二：枯杨生稊(tí 题)，老夫得其女妻，无不利。

〔解读〕 枯杨树生幼芽，老汉娶得女娇娃，没有什么不利。

〔象释〕 “九二”为阳刚过度的起点，在上与“九五”不相应，只得与下面的“初六”亲近，象征枯树由下方吸得阴气而生出新芽，老汉娶得少女为妻而生育子女。

〔义理〕 在阳刚过度的非常时期，应该不拘常规，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求得生存与发展。

九三：栋桡，凶。

〔解读〕 栋梁受压向下弯曲，势属凶险。

〔象释〕 “九三”位于本卦中部，如栋之中段；阳爻居阳位，过于刚强，所以一旦受压，向下弯曲就很危险；由于过分刚强自信，虽有“上六”相应，也难以帮上忙。

〔义理〕 处“大过”时势，做大事业者必须有人支持、辅佐；倘若刚愎自用，一意



孤行，一旦肩负重任，必有危险降临。

九四：栋隆，吉，由它吝。

〔解读〕 栋梁隆起，能负重荷，所以吉祥；然而其他栋梁不胜负荷，所以牵连危险。

〔象释〕 “九四”阳居阴位，刚柔兼备，故有能负重荷之象；然而“九四”与“初六”相应，“初六”过于柔弱，牵累“九四”，故又有“它吝”之象。

〔义理〕 担负重要职位的贤德之士，虽有独立不惧的刚强个性，然而事业的成功还需借助于周围力量的配合。倘若环境条件十分不利，也会影响到事业的成败。俗云“时势造英雄”，或由此爻辞引申而来。

九五：枯杨生华，老妇得其士夫，无咎无誉。

〔解读〕 枯杨树开花朵，老太婆嫁给少年哥，既不会有祸害，也不值得称道。

〔象释〕 “九五”处于四个阳爻的最上方，阳刚过度达到极点，在下又不与“九二”相应，只得与上方的“上六”亲近；“上六”是本卦的终极，已经十分衰弱，有如“老妇”。过度阳刚的“九五”与已经衰老的“上六”结合，就像枯萎的杨树开花，衰老的妇女嫁人。

〔义理〕 在危机四伏的社会态势下，切不可去做那些华而不实的表面文章，损伤已经衰弱的元气。本爻辞是以比喻的形式，揭示了华而不实的表面文章之不可取：枯杨本来就无多少生机，即使重新开花，也不会结果，反而损伤元气加速死亡；老妇即使嫁给了健壮的汉子，也不会再生儿育女。因此，华而不实的事情，表面看上去很好，其实并非美事，也不值得称道。

上六：过涉灭顶，凶，无咎。

〔解读〕 涉渡过深之水，以致淹没了头顶，虽然其象凶险，但不至于失误。

〔象释〕 “上六”以柔弱之态处于最高位，如能有自悔的意识，量力而行，就不至于出现错误。

〔义理〕 在危急之秋，不以才弱自诿，明知不可为而不得不有所为，这种奋不顾身铤而犯险的精神，十分可嘉；但一定要保持清醒的头脑，尽可能不犯错误，将事业进行到底。

·小结· 本卦阐述了在蓄积、壮大力量之后，为实现理想而以求一逞的行动原则。大的过度，必然充满着危机，但是只要敬而慎之，便不会发生灾难；在过度时期，应该不拘常规，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寻求发展；倘若刚愎自用，孤家寡人，必然危险万分。应该注意周围环境的分析，不去做那些华而不实的表面文章。在

不得不为的情况之下，明知力有不逮，也要尽量去做；只要保持头脑清醒，充满信心，总是可以逢凶化吉，遇难呈祥的。

二十九、化险为夷、勇往直前的《坎》

䷜ 习坎：有孚维心，亨，行有尚。

〔解读〕 面对重重陷险，仍然能够意志坚定，勇往直前，这种行为是高尚的。

〔象释〕 本卦的上、下卦都是“坎”即陷阱，象征其险无比。“坎”经卦的上、下爻均为阴虚而中爻为阳实，象征心中实在，故有“维心”之辞；“坎”形与古字“水”相似，当水流动时，前有凹陷，必注满之后溢出才继续前行，无论前方有多少凹陷，水决不违背这一原则，故有“有孚”即有诚信之辞。

〔义理〕 沧海横流，方显出英雄本色。无论面前有多少客观的以及人为的艰难险阻，都不能动摇其信念，反而能磨炼其意志，锻炼其情操。孟子说：人的德行、智慧、学术、知识，经常是存在于患难中。

初六：习坎，入于坎窞(dàn 旦)，凶。

〔解读〕 陷险重重，竟掉入陷坑最深处，十分凶险。

〔象释〕 初六处于重叠之“坎”的最底层，因而有“坎窞”之言。

〔义理〕 陷于重险之境，必是因迷失正道之故；既入重陷深处，便不能再指望侥幸，否则愈陷愈深不能自拔。

九二：坎有险，求小得。

〔解读〕 坑中处境仍然险恶，只求小有改善。

〔象释〕 “九二”阳刚得中，虽不能完全摆脱困境，但以其刚健中正的品德，处境会有所改善。

〔义理〕 身处险难之中，不可操之太急，而宜小心翼翼设法改善，逐步脱离困境。

六三：来之坎，坎险且枕，入于坎窞，勿用。

〔解读〕 来到坑边，坑非常危险且一个紧挨一个，一不小心便会掉进坑的深处，因此切勿轻举妄动。

〔象释〕 “六三”处于下“坎”的最上层而与上“坎”紧挨，所以有坑边的以及坑的“险且枕”的比喻。



〔义理〕 处在重重的险难之中时，不可轻举妄动，应该尽量先求自保，以静待变。

六四：樽酒，簋(guǐ 轨)贰，有缶(fǒu 否)，纳约自牖(yǒu 友)，终无咎。

〔解读〕 一杯酒，两碗饭，用瓦器盛着，悄悄地从窗口递进去，结果没有发生不幸。

〔象释〕 “六四”已从下“坎”升入上“坎”，险情有所好转，如同入监的人犯可以由亲人暗递酒食了。

〔义理〕 在尚未脱离陷险之时，即使险情有所减轻，仍须保持高度警惕，一举一动都要谨慎，有如给囚禁者递送酒食一样，只能悄悄地从旁窗侧翼处递入，以免功亏一篑，前功尽弃。

九五：坎不盈，祗既平，无咎。

〔解读〕 取小丘之土填凹陷之坑，虽然坑未填满，小丘却已被铲平，没有什么不好。

〔象释〕 “九五”阳刚中正，其德性与地位，都以拯救天下为己任，犹如小丘之土，可资填“坎”。

〔义理〕 国家处在艰难时期，领袖人物有责任帮助人民及早脱离困境，即使力量还嫌不足，但只要尽其所能，人民也会同心协力，前途必然是光明的。

上六：系用徽纆(mò 默)，寘(zhì 置)于丛荆，三岁不得，凶。

〔解读〕 被绳索绑住手脚扔在荆棘丛生的地方，三年都逃不出来，凶险啊。

〔象释〕 “上六”以阴柔居于陷险的极点，因此其险境已非一般之坑而是“丛荆”，且有“三年不得”的厄运。

〔义理〕 在险难时期，切勿轻举妄动。黎明前的黑暗，更须提高警惕，小心谨慎，切忌妄动，以免前功尽弃。

· 小结 · 本卦阐述了身处陷险之境如何冲破艰险的原则。艰难陷险时期，也正是体现人性光辉的时候，临危不惧意志坚定，对光明依然执著追求，这是崇高的行为。陷险绝非好事，因而尽量不要陷入；若已经陷入，则不可操之太急，而应稳步涉险，徐图解脱。陷入既深，更不可轻举妄动，而应寻求自保之策，静以待变。居于领导地位的人，应发挥自己的才能，以求化险为夷，帮助人民一起脱离险境；事关全局，更宜小心谨慎，稍有不慎，便将愈陷愈深，最终不能自拔。

三十、火要空心、人要真心的《离》

☲离：利贞，亨；畜牝牛，吉。

〔解读〕 追随利益众生的正义事业，则亨通；畜养安稳老实不使性子的母牛，则吉祥。

〔象释〕 本卦上、下经卦都是“离”为火，火为光明，火的重叠则愈见其光明。又“离”经卦外实内虚，与火的非虚心不燃之性相符；“六二”、“六五”以阴爻居中位，故有“畜牝牛”之喻，又处于火之虚心处，故两爻断语均“吉”。

〔义理〕 人应该效法“离”的精神，以光明磊落的姿态处世，以虚心柔顺的态度待人。

初九：履错然，敬之无咎。

〔解读〕 深夜传来一阵错杂的脚步声，连忙戒备，总算无事。

〔象释〕 “初九”处于本卦的最底层，所以有“履”之喻；因其位卑，所以有“敬”的表现。

〔义理〕 光明必然会遭到黑暗的妒忌，尤其在光明的初期，必有人要加以暗算，因此务必提高警惕。

六二：黄离，元吉。

〔解读〕 用黄鹌占卜，得大吉之兆。

〔象释〕 “六二”处下卦之中，按五色方位，中为黄色，故有“黄离”之喻；“六二”居中，乃光明的核心处，故有“元吉”之语。古人用黄鹌占卜，沿袭至近现代，即为衔牌算命的“小嘴子金”。

〔义理〕 光明磊落的姿态，若以柔顺中正相辅，便能起到最佳的效果。

九三：日昃(zè 仄)之离，不鼓缶而歌，则大耋(dié 叠)之嗟，凶。

〔解读〕 日暮时分，敌人又来骚扰，男女老少一起动员起来，妇幼呐喊助威，七八十岁的老人在一旁叹息，形势凶险。

〔象释〕 “九三”为下卦的最上一爻，象征太阳快要堕落，故有“日昃”之喻；“九三”阳爻阳位，过于刚健自信、放松警惕，故有岌岌易折之象。

〔义理〕 俗话说，害人之心不可有，防人之心不可无。凡事不可过于自信而放松警戒之心，为人所乘；而对来犯之敌，只有舍命拼搏，才能再现光明。

九四：突如其来如，焚如，死如，弃如。

〔解读〕 敌人来势凶猛，一下子攻了进来，见房子就烧，见人就杀，见孩子



就摔。

〔象释〕“九四”为上火的下端，因而有“来如”之辞；又临于下火之上，有被焚之象，因而有“焚如”之辞；“九四”又处于君位之下，其性烈如火，必有“死如，弃如”之危。

〔义理〕“九三”、“九四”为《离》卦的中央之爻，《离》为光明，然而光明的内部核心处，却往往最黑暗、凶险，“九三”、“九四”均作不吉断语而又以“九四”为甚，这一规律，正与台风中心最平静的现象相类，体现了事物的辩证本质：任何事物内部都包含着矛盾对立的双方，既无绝对之明，亦无绝对之动；明中蕴藏着暗，动中包含着静。

六五：出涕沱若，戚嗟若，吉。

〔解读〕劫后余生，泪流如雨，悲声叹气，因此吸取教训，怀有雪耻之心，这是好的。

〔象释〕“六五”以阴居中，且与“六二”不相应，有柔弱之象，但所居阳位，有柔中寓刚之象；又，“六五”以虚形处于上“离”之中，合乎“火要空心”之理，有诚信之象，故断语为“吉”。

〔义理〕“塞翁失马，焉知非福”，坏事在一定条件下可以引出好的结果来，这是本爻辞借譬所喻的一般道理。

上九：王用出征，有嘉；折首，获匪其丑，无咎。

〔解读〕君王亲自率领精锐之师出征，取得胜利，斩决侵略成性的敌人首领，对胁从者宽大处理。丑，类的意思。

〔象释〕“上九”是光明的极点，于高处而能洞明一切；其阳刚果断，亦有利于用兵。

〔义理〕只有铲除邪恶，才能换得光明；然而在邪恶势力之中，还有首恶与胁从的区别；倘若一味滥杀，便失光明。今人所谓“首恶必办，胁从不问”，其源盖出于此爻辞。

· 小结 · 本卦通过一个比较完整的寓言故事，阐述了追求光明的原则。光明是人类所追求的理想目标，但也受到与之相对应的黑暗的妒忌和干扰；所谓皎皎者易污，光明磊落也需要柔顺中正的品性相辅，才能为世人所接受；在光明磊落的行为受到侵扰时，必然会引起人们的同情与支持；但是，有时在光明磊落的背后却隐藏着黑暗和阴险，稍有不慎便会被其表面现象所迷惑而发生凶险。当然，即使发生这种过错也不要紧，只要吸取教训，使自己的认识深化，便不仅能防患于未然，还能铲除隐藏在光明背后的黑暗与邪恶，获得真正的光明。

下 经

三十一、男女相感、循序渐进的《咸》

䷞咸：亨，利贞；取女，吉。

〔解读〕 人与人相感则亨通，但必须入于正道才有利；例如，少男娶少女，便吉祥如意。

〔象释〕 本卦六个爻，均阴阳相应，故为“咸”，即完全感应。下卦“艮”是少男，上卦“兑”是少女，象征少男谦居于下追求少女。

〔义理〕 上经以创始万物的天地开始，下经以人伦发端的男女开始。“艮”是山，其义“止”；“兑”是泽，其义“悦”。表示爱情的追求应该坚定不移。男女以自然的真情相感应而伉俪情深；君子以至诚感应人民而使天下和平。从这一普遍法则中，可以发现世间真情的伟大力量。

初六：咸其拇。

〔解读〕 感应发生在脚的大拇指上。

〔象释〕 初六爻在咸卦的最下方，如同人体的脚趾；与九四爻阴阳相应，为人與人相感应的最初阶段。

〔义理〕 人与人的相感有一个谨慎渐进的过程，犹如抬腿迈步之初先动其脚拇指一样。

六二：咸其腓(féi 肥)，凶；居吉。

〔解读〕 感应发生在小腿肚上，凶险；安稳守序则吉祥。

〔象释〕 六二爻高于初六爻之“拇”而有“腓”即小腿之喻。与“九五”至尊相应，倘若妄动则遭凶险；然而“六二”阴爻居阴位，且又处中，故有不妄动之象，其结果乃吉。

〔义理〕 不合时宜的行动，犹如未动脚拇指却先抬起小腿，虽存在感应，但结果仍不会讨好。做任何事情，都不可操之过急，更不可一味强求。

九三：咸其股，执其随，往吝。

〔解读〕 即便感应发生在大腿上，如果不把握分寸一味追求对方，发展下去难免会遭羞辱。

〔象释〕 九三爻位于“六二”之“腓”的上方，故作“股”喻。九三爻为下卦的顶



点,应与上六爻相应;如果跟随初六、六二爻一味妄动,难免会遭羞辱。

〔义理〕 男女相感不仅要循序渐进,而且在方法上要把握分寸;人与人之间的感情交流亦如此,在交往过程中要把握分寸,有自己的主见,不盲目跟从。

九四:贞吉,悔亡;憧憧往来,朋从尔思。

〔解读〕 心地纯正便吉祥,灾害也不会光临;感情出乎自然,少女便会主动前来,伴随左右以遂少男久思之念。

〔象释〕 九四爻处于三个阳爻的中间,为本卦的主爻,象征男子发乎自然的求爱之心;与初六爻相应,故有男女相思依归之象。

〔义理〕 只要保持着一颗自然纯净之心,便不难与人感应沟通,得到人们的信赖和追随。

九五:咸其脢(méi 眉),无悔。

〔解读〕 感应上升到了喉间,倾吐着无悔的山盟海誓。(一般都释“脢”为背肉,似不妥。)

〔象释〕 九五爻在九四的心之上、上六的额、颊、舌之下,象征蠕动的喉结。中正的九五爻与同样中正的六二爻相应,故有“无悔”的盟誓之辞。

〔义理〕 感动他人,必须持中正的态度;尤其身居尊位的领导者,更应该保持中正的态度,才能换取人民对他的中正之心,确保其长治久安。

上九:咸其辅、颊、舌。

〔解读〕 少男少女情深意浓,贴腮哺舌,亲昵无比。

〔象释〕 上六爻在九五的喉之上方,是情感交流的最高位置,因而有额、颊、舌之喻;因上六爻为上卦“兑”即悦之极端,故有贴腮哺舌之举。

〔义理〕 由于循序渐进、至诚相感,所以人际关系必然会健康发展,不断升华,如同男女相悦而形诸于声色。

· 小结 · 本卦通过咸其拇、咸其腓、咸其股、往来朋从、咸其脢、咸其辅颊舌等一系列关于男女情感发展的描述,阐述了人与人之间相互感应的原则。人与人之间的相感应该自然而然地发生,不可牵强造作;它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不能妄动,更不可强求;人与人相互感应时,要保持独立人格,有主见、有原则,不可盲从;心地必须纯正,感情出乎自然,人们便会主动接近你、追随你;处于高位时仍应保持中正待人之心,与民众保持广泛的联系和沟通;只要坚持不懈地遵循这些原则,人与人之间的思想情感便一定能沟通,人与人之间就能建立起和衷共济、亲密无间的友好关系。

三十二、顺应自然、天长地久的《恒》

䷟恒：亨，无咎，利贞，利有攸往。

〔解读〕 循守常道，就能亨通，不会有灾难，但必须以坚持纯正为前提，才有利于事业的发展。

〔象释〕 本卦卦体与《咸》卦互为颠倒，其下卦“巽”是长女，上卦“震”是长男；长女处下，长男居上，男尊女卑乃夫妇常理，其关系能持久，故取名“恒”。又，下卦“巽”为顺，上卦“震”为动，下依随上而动，如夫妇之间的夫唱妇随；下卦“巽”为风，上卦“震”为雷，雷因风而远传，风因雷而气盛，雷风相长，亦为恒久之理。

〔义理〕 从本卦中，可溯男尊女卑、夫唱妇随这一家庭伦理观念之源头；从中也可进一步体味夫妇关系贵在长久，以天长地久、白头偕老为夫妇之理想观念，亦源于此。推而广之于一般人事，君子亦当效法这一守永恒久的精神，是故历来有以“守常”、“知常”、“保恒”等命名者。

初六：浚(jùn 峻)恒，贞凶，无攸利。

〔解读〕 恒守常道必须出乎自愿。倘若强求，即便动机纯正难免凶险，发展下去有害无益。

〔象释〕 初六爻为恒守正道之初，与九四爻阴阳相应；但是九四爻乃上卦中的惟一阳爻，一心争上游，对初六爻之追求不予理会。在这种情况下，“初六”倘若一味强求，难免遭受凶险。且“初六”上追“九四”，中间有“九二”、“九三”阻挡，因而又有“无攸利”之辞。

〔义理〕 持守常道是一个日积月累的过程，不能一开始便求之过深。勉强行事，往往“欲速则不达”，甚至好心办坏事。俗话“一口咬个饼，一锹掘个井”，讲的就是这个意思。

九二：悔亡。

〔解读〕 灾悔自行消除。

〔象释〕 “九二”阳爻居阴位，由于位不正而有灾悔，但由于它是处于下卦之中位，又与处于上卦中位的六五爻相应，足以消灾去悔。

〔义理〕 只要坚持不偏不倚的中庸原则，便能恒久地相依相助而问心无愧。

九三：不恒其德，或承之羞，贞吝。

〔解读〕 不能坚持常道，有如妇女品行不端遭夫休弃；若与这样的女人继续保持夫妇关系，必有灾祸。



〔象释〕“九三”阳爻阳位，刚强过甚；为下卦之上位，与上卦最邻近，诱发攀龙附凤之心，不愿甘居于下卦，所以有虽正不恒之象。

〔义理〕有德还须保德。如果遇事辄变，反复无常，则不仅为人所鄙弃，即自己内心也会感到不安；一经丧德，追悔莫及。

九四：田无禽。

〔解读〕田间狩猎，结果一无所获。

〔象释〕“九四”阳爻居阴位，不中也不正，即便能守恒持久，也不会有收获。

〔义理〕一个人能否成功，不仅与有无守恒持久之心相关，也与其地位是否恰当有关。地位不当，往往是事业无成的重要因素，所以孔子说：“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还告诫人们：“不在其位，不谋其政。”

六五：恒其德，贞妇人吉，夫子凶。

〔解读〕循守常道因人而异，例如妻子从丈夫则吉祥，丈夫从妻子则凶险。

〔象释〕“六五”以阴爻处上卦之中位，又与下卦居中的九二爻相应，象征中庸柔顺的德性，恒久不变。

〔义理〕同样的一种德性，所引出的结果往往有吉有凶。在持有男尊女卑观念的人看来，柔顺服从对于女人来说是美德，如果男人具有这一种德性则不妙。因此，所居立场不同，所持德性也应不同。

上六：振恒，凶。

〔解读〕循守常道之心摇摆不定，必生凶险。

〔象释〕上六爻为恒卦的极端。恒极而动，故有“振恒”之辞；阴爻阴位，阴柔之至，亦为难以持久之象。

〔义理〕物极则反的规律，在恒久的问题上同样起作用，当恒久发展到了极端，便会向它的反面动摇转化。在一般情况下，这种转化顺应了自然规律，不会有凶险发生。但是，对于夫妇之间的关系来说，天长地久才是吉祥的；一旦出现“合久必分”的局面，必然有凶无吉。

· 小结 · 本卦以夫妇关系为隐喻，阐述了恒守常道（自然规律）的原则。认为恒守应以纯正的动机为前提，以顺乎自然、出乎自愿为原则；奉行中庸之道，就能团结同人，相依相助；遵守常道必须持之以恒，不可半途而废；一个人、一个家庭、一种事业的成功，不仅与有无守恒之心相关，也与所处地位是否恰当有关；常道既有多样性，又有质的规定性，不同的立场所恒守的常道便不一样；对应该坚持的常道，应坚持到底不动摇。这些原则，不仅是夫妇之道，也是普通的为人处世之道。从本

卦的象辞中,也可以看到我国以男尊女卑为大前提、以“天长地久”为楷模的夫妻关系方面的传统伦理观念之源远流长。

三十三、屈中有伸、退亦有道的《遯》

䷠ 遯：亨，小利贞。

〔解读〕 隐退是为了事业的顺利进行，这对执于正道小有好处。

〔象释〕 阴爻由下生长，阳爻渐退，象征小人势力渐渐伸长，君子因此退避，故卦名为“遯”，取其逃亡、退避之意。又：下卦“艮”为山，上卦“乾”为天；山高而天退，亦为“遯”即遁之义。下卦的中位六二爻与上卦的中位九五爻阴阳相应，故又有“小利贞”。

〔义理〕 君子在必须退避的时候便应该退避，因为退避从表面上看为消极，其实也有以退为进，亦即退的目的是为了更好地进，古人说“大丈夫能屈能伸”，亦此类。在我国，历来便对隐退之士给以很高的评价，尤其持有老庄哲学思想的人，更将隐退一途推崇备至。因此，君子应效法《遯》卦所展示的这种精神，远避小人，目的是洁身自好，不与之同流合污。

初六：遯尾，厉，勿用有攸往。

〔解读〕 成了隐退的尾巴，情况很危险，此时务必不要再有举动。

〔象释〕 初六爻是本卦的末尾，先逃的已经避之上方，迟疑的才落伍为尾，与小人共处。

〔义理〕 应该引退时不可迟疑不决；当已经失去隐退的机会时，又应静以观变，不可再作积极的退避行动，以免为小人所怨恨而遭不测。

六二：执之用黄牛之革，莫之胜说。

〔解读〕 用黄牛皮做的绳子捆绑，谁也不能解脱。

〔象释〕 “六二”阴爻阴位且处中，与九五爻阴阳相应，因而能柔顺地追随“九五”；“黄”是中色，有中庸之义，牛的性情柔顺，故以“黄牛”喻六二爻的阴爻阴位和处中之象。

〔义理〕 追随正道的意志，应该像黄牛皮绳捆绑一样坚韧，不可动摇。

九三：系遯，有疾厉，畜臣妾吉。

〔解读〕 因受束缚而不能隐退，危险很快就会降临；以畜养臣妾之心处世，也会吉祥。



〔象释〕“九三”阳爻阳位，刚强过甚，与上九爻不应，反被下卦中的二阴爻所牵累束缚。

〔义理〕 隐退时不可瞻前顾后，患得患失，一旦受牵累而难以隐退，亦应收敛壮心，以“惟小人与女子为难养”的心态谨慎涉世。

九四：好遯，君子吉，小人否。

〔解读〕 摒除所好一意隐退，君子才能做到这一点，所以吉祥；小人是不可能做到的。

〔象释〕 九四爻与初六爻相应，但“九四”具有刚强之性，在隐退时能不为“初六”所好，毅然而去。

〔义理〕 在恰当之时以恰当的方式隐退，不是人人都能做到的；在隐退之际能自我克制所好，更不是一般人所能达到的境界。

九五：嘉遯，贞吉。

〔解读〕 隐退之举值得赞美，坚守正道必然吉祥。

〔象释〕 九五爻处中得位，与之相应的六二爻也居中得位，不会成为“九五”的累赘，故有既“嘉”且“贞”之辞。

〔义理〕 身居至尊之位而仍能进退自如，退让时达到无牵无挂、从容舒畅的境界，那就更非一般隐退可比了。我国历史上一些君王，因此被后人尊为“圣”者，如尧、舜等，他们的“遯”，亦称“禅让”。

上九：肥遯，无不利。

〔解读〕 摆脱一切世俗的隐退，没有任何不利之处。

〔象释〕 上九爻为“遯”的极端处，因而寓有物极必反的含义，故有“无不利”之辞。

〔义理〕 遯为退让，本是一种消极的行为。然而当它被运用到最佳状态时，却又极具进取的威力，达到比“进”更为有效的结果。老子的“无为而无不为”，就是“肥遯”的哲学概括。

· 小结 · 本卦通过遯尾、系遯、好遯、嘉遯、肥遯等概念，系统地阐述了退避（或曰隐退）的原则。认为应当隐退的时候不可迟疑；当已经失去退隐机会时不可躁急盲动；退隐的主意既定，就不宜再有动摇；退隐时不可瞻前顾后，应该退隐又一时难以退隐时更要谨慎涉世；退隐时倘能自我克制摒除所好，是一件一般人难以做到的事情；倘若身居尊位仍能从容退让超然归隐，则更加难能可贵；退让并非绝对消极，运用得当便能退中有进，而且能收到无处不能进的效果。

三十四、克制自己、无往不利的《大壮》

䷗大壮：利贞。

〔解读〕 十分强盛，有利于正义事业的完成。

〔象释〕 本卦的初至四爻均为阳，象征阳刚之气勃然兴起，其势壮大，阴柔之气已被逼退至末路，故名《大壮》。又，上卦“震”是雷，下卦“乾”是天，天上雷声轰鸣，声势壮大，名为“大壮”。

〔义理〕 君子应效法本卦的刚健而有所作为的精神，轰轰烈烈地从事一番事业；而君子的坚强有力，不在于胜过他人，而在于克制自己，只去做合乎正道的事，不被邪恶诱惑去做不合乎正道的事。老子说：“自胜者强”，孔子说“非礼勿动”，当是本卦的引申。

初九：壮于趾，征凶，有孚。

〔解读〕 脚趾强壮，必有凶险，这是无疑的。

〔象释〕 初九爻为本卦底爻，如人之足，因而有“趾”之喻，其阳爻阳位，过于刚强而有容易履险之象，故为“凶”兆。

〔义理〕 以脚趾之壮隐喻旺盛的前进意图；而轻易地冒进，必然蹈险。因此，一个人即便有所壮健，仍须量力而行，不可轻举妄动。

九二：贞吉。

〔解读〕 坚持正道，则吉祥。

〔象释〕 “九二”阳爻阴位而不正，但是处在下卦的中位，故有“贞”之德性；与“六五”相应，故有“吉”之结果。

〔义理〕 当自身力量壮大的时候，亦须培养中庸的德性，遇事深浅适度，善于反省自己，及时补救使之持中不偏。如此，则可保所行之道的壮威之态势。

九三：小人用壮，君子用罔(wǎng)，贞厉，羝(dī低)羊触藩，羸(léi雷)其角。

〔解读〕 庶民持武力反抗统治者，统治者以法律制裁之，这样处理虽然合乎常规，但是很危险，就像公羊持角撞篱，结果篱破角损。

〔象释〕 “九三”阳爻阳位得正，故有“贞”象；但是阳刚过甚又离开了中位，若为庶民则有反抗之象，若为君王官吏则有镇压之象。

〔义理〕 无论是庶民还是君子，都不可持壮轻举。庶民持壮即为无礼之勇；君子持壮凌民，不仅不能达到目的，反而会“官逼民反”，自取其祸。



九四：贞吉，悔亡，藩决不羸，壮于大舆之輹。

〔解读〕 伸张正义的用强只有吉利，没有悔恨，就像公羊持角撞篱，结果篱破而角不伤，又像重车车轴所裹的皮革一样牢不可破。

〔象释〕 九四爻处于四阳前哨，亦有躁动之象，然而阳爻阴位，并非极端刚强，又因为前方两爻均阴而柔弱，构不成“九四”前进的障碍，故有篱破角存、皮革坚固之言。

〔义理〕 同是战争，有正义与非正义之区别；同为用强，亦有正与邪之分；驱邪而用强，乃不得不为之举，有进无退之势。在商场上亦如此，只要“取之有道”，便应理直气壮地进取。

六五：丧羊于易，无悔。

〔解读〕 羊决篱脱逃，在于一时疏忽，不必懊恼。

〔象释〕 六五爻处尊居中位，性柔中庸，已失去壮大性格，故有“丧羊”之辞；然而它与九二爻相应，以柔克刚，能阻挡四阳爻的并驾齐驱，故又有“无悔”的结语。

〔义理〕 物极必反的规律，在这里再次出现。任何事物壮大到极处，便会向衰退转化；开始衰退之时，如能持守中庸，柔顺待人，便不会有什么不利之事发生。

上六：羝羊触藩，不能退，不能遂，无攸利，艰则吉。

〔解读〕 公羊触篱，角被卡住，既不能退，又不能进，一时之间没有什么进退，但只要继续艰苦奋斗，总能破篱而出。

〔象释〕 上六爻是《大壮》的终点，既无可进之处，又无可退之地，正是无所作为之时；幸而“上六”阴柔，不会像“九三”那样，持刚躁进以致有险。

〔义理〕 人处于壮极之地而言退，是一件难能之事，往往有进退维谷之感，此时如能及时认识到自己的艰难处境，利用既有的壮大之势审慎行事，必能成功。

· 小结 · 本卦阐述了壮大的运用原则。壮大是衰退的反面，本属好事，然而因为壮大，往往滋生自负横暴、冒失躁进思想和行动，所以当壮大之时更须克制自己，培养中庸德性，及时补救过失使之中正。无论统治者还是平民百姓，都不能挟壮自持，否则便会走向反面。当然，有大抱负者，仍须及时进取；在必要之时，亦须用强。在壮极而衰之时，一方面要审慎行动，另一方面也要善于利用既有的壮势完成自己的业绩。

三十五、自昭明德、积极上进的《晋》

䷢ 晋：康侯用锡马蕃庶，昼日三接。

〔解读〕 晋是晋升提拔，例如对待那些康民治国的公侯，天子不仅赏赐给他们许多马匹，还在一天之内三次接见他们。

〔象释〕 上卦“离”是太阳，下卦“坤”是大地。本卦象征光明的太阳升到了地面之上，普照万物。又，上卦“离”是依附，下卦“坤”是柔顺，象征诸侯恭顺天子。

〔义理〕 柔顺、依附，构成“晋”即晋升，颇有意思。长期以来，中国的官吏无不以柔顺、依附为晋升的必要条件，恭顺和人身依附成为升官图中必不可少的两大要素。这种封建残余观念，至今仍未完全消失。又，君子应当效法东升之日光照万物的精神，发掘自己的光明德性，利益万民。

初六：晋如摧如，贞吉；罔孚，裕无咎。

〔解读〕 无论进、退，均能安于正道，则吉祥；即便一时之间不能取信于人，只要宽裕自处，便不会有灾难。

〔象释〕 初六阴爻力弱，虽与九四爻相应，然而九四爻阳居阴位而不正，一时间难以援手，携“初六”前进。

〔义理〕 刚开始前进时难免会有险阻，尤其是一时不能取得上下的理解和信任，应雍容宽裕，坦然于进退。如此，则前进仍然是光明的。

六二：晋如愁如，贞吉；受兹介福，于其王母。

〔解读〕 上进的同时又充满着忧虑，但是只要上进之心一如既往，便能吉祥；能够获得极大的恩惠和福泽，这一切都来自于王母的赐予。

〔象释〕 本卦惟六二爻与六五爻同阴不相应，六二爻以阴居阴，柔顺之德显著；居中得正，无强自进取之象，故进取中常有忧虑相伴，但是其心中正，终能吉祥。“六五”以阴爻处尊位，故又有“王母”之称；以阴应阴，而有母妇之象。

〔义理〕 在前进途中，即便没有应援，自进也有困难，但是只要坚守柔顺中正的德性，俟以时日总会被人们所理解，出现晋升的机会，尤其是能得到同道同德者的支持和帮助，成功之日必将来临。

六三：众允，悔亡。

〔解读〕 获得上下众人的信任，努力进取，悔意消失。

〔象释〕 “六三”阴爻居阳位，既不中也不正，本应有悔，然而六三爻与上九爻相应，有进取之志；且为下卦“坤”之上位，最是柔顺，而初六爻、六二爻也都想上进，



与“六三”志同道合，所以“六三”有上下同允之象而“悔亡”。

〔义理〕 前进应以获得众人的拥护为前提。只有其志见谅于众，才能其心同而形成众志成城之势，使前进成为现实。

九四：晋如鼫(shí 石)鼠，贞厉。

〔解读〕 晋升到高位又像野鼠一样无能而又贪婪成性的人，即便行为正当也很危险。

〔象释〕 “九四”阳爻阴位，不中不正，却居于君王之侧，因而有“厉”之象。

〔义理〕 无德无才而居于高位，难免患得患失，贪而畏人，其状如硕鼠；这类人虽能固一时之宠，终因德才不胜其位而遭灾。

六五：悔亡，失得勿恤，往吉，无不利。

〔解读〕 消除后悔，不要患得患失忧虑重重，只要勇往直前，就会吉祥、顺利。

〔象释〕 “六五”阴爻居阳位而不正，本当有“悔”；然而它是上卦“离”即光明的主爻，下卦“坤”又是顺从，因而其相为光明磊落之君主，又得臣民之顺从，故“悔亡”，且有“吉”、“利”之遇。

〔义理〕 居于高位的君王，即便本人柔弱，只要有识人之眼光，有推诚用贤之心怀，处事时光明磊落，便是人民之幸，国家之福。

上九：晋其角，维用伐邑，厉吉，无咎，贞吝。

〔解读〕 就像兽以其锐利之角抵触来犯者一样，君王拨精锐之师讨伐叛乱的城堡，终于逢凶化吉，天下又复太平，然而讨伐虽属正义，有人叛乱毕竟脸上无光。

〔象释〕 上九爻为晋升之极点，犹如到达兽之顶角；阳爻阴位，不正，故有“吝”之论。

〔义理〕 前进须有妥善的策划，谨慎的措置；倘若事到临头才仓促应付，有了偏差再思纠正，即便挽救于垂败，终非美事。

·小结· 本卦阐述了进取的原则。晋卦所讲的进取，与《升》、《渐》所讲的进取，意义不一。《晋》之进乃日之东升，明德自昭，为万民谋福之义，较《升》、《渐》之义更优。本卦认为，积极进取以求发展，须动机纯正，即便失败也问心无愧；不能忧虑于一时的得失，而宜把握中正的原则；求上进，须以得到群众拥护为前提；前进时不可贪得无厌，不可存侥幸心理，而应谨慎从事，不能在发生偏差之后再去纠正。《晋》卦的这一思想，对我国“先谋而后行”的传统观念产生了深远影响。这对前些年流行的“跟着感觉走”的思想方法，显然是一种否定。

三十六、韬光养晦、待机而动的《明夷》

䷣明夷：利艰贞。

〔解读〕 光明受到伤害，宜于韬光养晦，苦守正道。

〔象释〕 上卦“坤”是大地，下卦“离”是太阳、光明。“离”在“坤”之下，象征太阳沉入地下，光明受到创伤。又，内卦“离”是明，外卦“坤”是柔顺，其象为内明而外柔。

〔义理〕 本卦有两义：一是当贤者的明德一时受创，境遇艰难时，应刻苦忍耐，韬光养晦先求自保，然后再徐图进取。二是当光明过甚，例如阳光过于强烈，反而会导致万物逃避；当事物处于无遮无避之境时，容易导致伤害，因而明德君子应从中领悟其精义，面临民众时隐藏智慧，平易方能近人，真正了解民情。古人说“君子以莅众，用晦而明”，即是以表面的“昏暗”洞明一切。老子也说：“其政察，其民缺”，即是将这一思想引入了政治。古代君王之冠，前有遮目珠帘，旁有棉球塞耳，亦即取此卦之母须明察秋毫以防扰民之意。后人郑板桥之名言“难得糊涂”，与此卦亦有渊源。

初九：明夷于飞，垂其翼。君子于行，三日不食。有攸往，主人有言。

〔解读〕 受伤的鸣鸟飞翔，累得垂下了双翅；君子被逐，三天无食可吃；继续前行，又遭旅店主人的恶语欺凌。

〔象释〕 “初九”阳爻阳位，刚强有力，且处于受伤之初，如鸟之负伤而尚能鼓翼飞翔；与“六四”阴阳相应，其间为三，故有“三日”之言。

〔义理〕 本爻以飞鸟之伤喻正义之受残害。正义力量在初遭伤害之时，便应舍去一切迅速退避，以免重创；即便因此遭人物议，亦应以大局为重，不可逞一时之气。这种见机而作韬光养晦以保元气的行为是十分明智的。

六二：明夷，夷于左股，用拯马壮，吉。

〔解读〕 君子受伤在大腿，如有健壮的马代足，仍可脱险而吉祥。

〔象释〕 六二爻比初九爻进了一步，所受之伤亦较“初九”为重，因而初九仍可“飞”，而“六二”即便步行亦有困难，只能借助于“马”。其所以“吉”，是因为阴爻阴位且处中，柔顺中正而能遵循自然法则。

〔义理〕 当邪恶势力的残害愈益逼近时，应想方设法，不惜借助于周围的力量和一切可能条件，尽快脱离险境。

九三：明夷于南狩，得其大首，不可疾贞。

〔解读〕 君子被贬于南方担任牧守，受到当地人民的拥戴，但是恢复正义之事



仍不可操之过急。

〔象释〕“九三”阳爻阳位，象征刚健，又是下卦“离”之上爻，象征最明智。然而又最贴近于阴暗的“坤”之下方，与“九三”相应的“上六”又最昏暗，因而有被贬之象。按古人“上南下北”的方位观念，“九三”上行，故有“南狩”之辞。

〔义理〕有德明智之士，在黑暗笼罩的情况下，既应团结民众，开创光明，又要小心谨慎，不宜操之过急。

六四：入于左腹，获明夷之心，于出门庭。

〔解读〕进入左方腹部，获得光明被创的内情，及时出门躲避。

〔象释〕六四爻已进入上卦，“坤”为暗之体，象征已入阴暗的内部，故又有获“心”（亦即“左腹”）之喻。

〔义理〕当正义受到伤害时，君子应该知己知彼，有意识地接近卑鄙小人，深究其心理，获悉其残害明德的缘由，以便及时作出躲避灾难的计划。

六五：箕子之明夷，利贞。

〔解读〕采取箕子那种自掩其聪明才智的做法，以利于坚守正道。

〔象释〕上卦“坤”是黑暗，六五爻处“坤”的中位，象征黑暗的中心。但六五爻居中，故又不失其坚贞。

〔义理〕商纣王暴虐，箕子劝谏不听，有人劝其逃跑，箕子坚执不肯，遂装疯沦为奴隶，故意自伤明德以避祸。本爻辞借喻为：世道黑暗，仍应坚持正义，明辨是非，不与黑暗势力同流合污。

上六：不明晦，初登于天，后入于地。

〔解读〕昏暗不明的君王，如果不能审时度势贪恋高位不知进退，即便开始时还能高高在上如登天堂，最后难免堕入地狱。

〔象释〕上六爻是纯阴上卦的最高一爻，象征居高位达极顶的平庸者，虽有高达“天位”的一时际遇，却难保长久，最终落个爬得越高跌得越重的结局。

〔义理〕为权势名利所蔽者即便能够一时拥有至高的权力，但是，由于目光短浅、不知趋利避害，最后必然会走向反面，自取灭亡。

· 小结 · 本卦阐述了正义受到挫折时如何韬光养晦的原则。在邪恶逼害正义、光明受到创伤的时候，如果抗拒只能加重伤亡以致覆灭，惟有韬光养晦，收敛锋芒，艰苦隐忍，及时脱离险境以求自保；在隐忍自保的同时，蓄养力量，待机而动，最艰苦困难的环境，也正是锻炼意志奋发有为的契机。邪恶不会长久，正义必然伸张，因为任何违背正义的势力，最后终将灭亡。《水浒传》中宋江的反诗“潜伏爪牙

忍受”，便是这一法则的具体运用。

三十七、男人主外、女人主内的《家人》

䷤家人：利女贞。

〔解读〕 在家庭中，如果主妇守本尽职，则家道正、家人受益。

〔象释〕 本卦六二爻、九五爻分别处于内、外卦之中位，不仅都是阴阳得位，而且二、五阴阳相应，象征女主乎内，男主乎外，男女和睦相处互敬互爱。又，内卦“离”是火，外卦“巽”是风，火热气上升而成为风，有发乎内而成乎外之象。

〔义理〕 在一个家庭中，每个成员都应尽各自的本分，这样，家庭伦理也便纳入了正规；家庭是社会的细胞，家庭入正规，社会就安定，因而古人有“齐家、治国、平天下”之说。同时，君子应懂得本卦所示生乎内而成乎外的道理，以内在为根本，由此延伸再求外在的发展。或谓“攘外必先安内”，即是此理。

初九：闲有家，悔亡。

〔解读〕 严格正规的家庭教育，防患于未然，就不会有后悔之事发生。

〔象释〕 “初九”为始爻，阳爻阳位，刚而且正，象征严厉而正规的家教。

〔义理〕 在一个大家庭中，当家人还没有发生矛盾纠纷之前，即须进行严格的家庭教育，这种防患于未然的措施，对于保持家庭成员之间的和睦是十分必要的。正如《颜氏家训》中说：教导媳妇，应当在刚来的时候；教导儿女，应当由婴儿开始。

六二：无攸遂，在中馈(kuì 愧)，贞吉。

〔解读〕 遇事不自作主张，在家庭中料理烹饪供应食物很尽职，合乎妇道因而吉祥。

〔象释〕 “六二”阴爻阴位得正，又处内卦中位，象征主妇应有的柔顺中正的德性；与“九五”阴阳相应，故“吉”。

〔义理〕 柔顺谦逊、默默无声地操持家庭内务，这是中国妇女的传统美德；究其源，盖出于本爻辞。

九三：家人嗃嗃(hè 鹤)，悔厉，吉；妇子嘻嘻，终吝。

〔解读〕 家人苦于家法之严，整天战战兢兢惟恐有失，结果吉祥；妻子儿女整天嘻嘻嬉笑无所忌畏，结果难免会有羞辱。又一说：贫困人家因为妻子愁叹、孩子嗷嗷待哺而发奋图强，终于日渐富裕；富贵人家因为妻室儿女骄奢淫逸、挥霍无度而最终陷入贫困。



〔象释〕 九三爻为下卦的上位爻，象征一家之长；阳爻阳位，虽得正却不处中，因而有刚烈过甚之象。

〔义理〕 治家过严过宽均不是良方，而应以适中为佳。但是，若仅在严与宽这两者之间选择，则宁严勿宽；过严虽有失误却不失其本，过宽却会造成不知礼节而酿出有辱家门的灾祸。

六四：富家，大吉。

〔解读〕 理家有道而致富，非常吉祥。

〔象释〕 六四爻在它卦为权臣，在本卦为主妇，六四爻在“巽”位，主顺；阴爻居阴，得位。故其既能安排家中的各项生计，又能协调内外之情不致招怨。

〔义理〕 俗语：“和气生财。”一个家庭的贫富，与家人和睦有着十分密切的关系；而夫妻之间的和睦尤为重要。主妇理财的同时也要理顺家庭成员之间的关系。否则，在聚敛财富的同时，往往开罪家人以致怨声载道。《红楼梦》中的王熙凤可谓理财能手，然而却不注意理顺家人关系，以致上怨下怒，终无善果。古人说：“国乱思良相，家贫思贤妻。”可见主妇的能否理财，在家庭经济中占据何等重要的位置。

九五：王假有家，勿恤，吉。

〔解读〕 无论王室还是平民家庭，家人之间如能和睦相处，无忧无虑，就会吉祥如意。

〔象释〕 “九五”阳爻阳位，且处上卦的中位，象征君王刚健、中正；与六二爻相应，象征“九五”至尊与“六二”主妇相亲相爱，和睦相处。

〔义理〕 无论贵族还是平民，家人之间都应相亲相爱，和睦相处。在我国历史上，多有家人之间相争斗甚至杀戮的悲剧，尤其王室内部，父杀子、子杀父、夫杀妻妾、妻妾杀夫的事情层出不穷，这显然有违于先人在本爻所提倡的家人之间互亲互爱的原则。

上九：有孚威如，终吉。

〔解读〕 以诚信和威严治家，终究会吉祥。

〔象释〕 “上九”阳爻居于本卦最上位，象征以威严治众的一家之长。

〔义理〕 古人在《大学》中说“修身齐家”，一家之长以身教为首务，惟严于律己，以身作则，方能用威而服众，否则家人必生怨而心不服。孟子说，自己做不到的，就不能要求妻子；诚实的反省，是最大的快乐。这一治家原则，也适用于治天下。孔子说：“政者，正也；子帅以正，孰敢不正？”孔子的这一思想，可以看作是对本爻辞义理的一种延伸。

· 小结 · 本卦以家庭伦理为主题，阐述了治家的一般原则，因而在六爻中只有男女之别而无君子小人之分。在本卦中，男人是主体，丈夫是一家之长，而女人是相夫富家的帮手，除了料理饮食之类的家务，还负有协调家庭成员之间关系的责任。作为一家之长的男人，不仅要严于治家，不可放纵家人嬉笑散漫，而且也要严于律己，以身作则。从本卦中，我们既可以明显地看到男尊女卑、男主女从的思想贯穿于始终，也可以看到古人对家庭成员之间尤其夫妇之间应该相亲相爱、和睦相处的要求同样贯穿于全卦的始终。正是由于这种家庭伦理观念，使得我们这个民族将维护家庭的稳定作为一种至高的传统观念，从而也确保了数千年封建社会的相对稳定。

三十八、异中求同、委曲求全的《睽》

䷥睽：小事吉。

〔解读〕 睽是目不相视、相互背离、大事不济、小事吉利。

〔象释〕 上卦“离”是火，下卦“兑”是泽；火焰在上而上升，泽水处下而下流，两者方向相反，为相违之象。又，上卦“离”为中女，下卦“兑”为少女，两女虽同居一处，终究要嫁出去，各自东西，亦有相违之象。

〔义理〕 相反者相成。火、泽性相反而处于同一整体中；两女同居一室而相异。由此推论开去，任何事物都由相反的两个部分组成，不同的事物，构成一个类，因而异中有同；另一方面，同一类事物，包含着不同的个性，因而同中也有异。我们应从中得到启示，在社会群体中，既要顺应大势所趋，不应孤芳自赏，孑然独处，又要保持和坚持自己的独立人格与处世原则，不应一味随大流。

初九：悔亡，丧马勿逐，自复；见恶人，无咎。

〔解读〕 后悔应该清除。坐骑跑掉不必去追，因为马是家养既久的，一定会自己回来；遇见一个面目狰狞的人，结果平安无事。

〔象释〕 初九爻与九四爻同阳不应，所以本来是有悔，但在本卦中相反者相成，反而相应，因此“悔亡”；马跑掉又自动回转，亦为“初九”与“九四”本不应而应之喻；“见恶人”亦同此，为“恶中有善”之具体例说。

〔义理〕 在相违未深之时，宜以静观动，不应急于求同或轻率相抗。这一以静观动、异中求同的法则，即使在善恶邪正之间亦同样适用。

九二：遇主于巷，无咎。

〔解读〕 在小巷中遇见主人，并无过失。

〔象释〕 九二爻与六五爻相应，“九二”所遇之主人即“六五”；“九二”求见“六



五”不在堂而在巷，有悖理之咎；然而在本卦中，因阴阳相应而无咎。

〔义理〕 对于异中求同、求同存异的行为，积极主动寻求应援的态度值得肯定，不应视为献媚、卑鄙。

六三：见于曳(yè 夜)，其牛掣(chè 彻)，其人天且劓(yì 艺)，无初有终。

〔解读〕 看见一辆车缓缓而行，拉车的是一头牛，赶车的是一位烙了额、割了鼻的奴隶。开始时牛车前进很艰难，后来道路渐渐平坦，终于顺利前行。

〔象释〕 “六三”与“上九”阴阳相应，因而有上升与之相合之志，但是它的前进受到了后面“九二”的牵曳和前面“九四”的阻止。“六三”处于阳刚之位，前进之心甚坚，其强行突破不免遭受烙额、割鼻那样的磨难。然阴阳相应毕竟大势所趋，最后终能如愿以偿与“上九”相合。

〔义理〕 乖离不会持久，异中亦有同，合就是必然的法则。懂得这一道理，便不必因暂时的背离、阻隔而苦恼，只要坚持不懈地努力，一定能被朋友所理解和接纳。

九四：睽孤，元夫，交孚，厉，无咎。

〔解读〕 充满对立，孤独无援，幸遇刚健之人以诚相交，才得以转危为安。

〔象释〕 九四阳爻处于六三、六五两阴爻之间，因而有孤、危之感；但它与初九爻即“元夫”同德相亲，能够以诚相交，因而又可转危为安。

〔义理〕 相互信任是异中求同的根本。在背离孤立、充满危机的时代，应该努力从相异之中寻找同德之人，求同存异赤诚相待，这样才能通过患难与共、互相帮助走出低谷。

六五：悔亡。厥宗噬肤，往何咎？

〔解读〕 悔意消除。遇见一位宗族中人坐在路旁吞噬着鲜嫩的肉，因此知道前途无忧。

〔象释〕 “六五”柔弱之才不足以济睽，本应有悔，然而有“九二”相应，所以“悔亡”；“九二”前面虽有“六三”相阻，然而阴柔不正，极易被“九二”突破，如同“噬肤”。“六五”得“九二”相助，前进无忧。

〔义理〕 异中求同，旨在强大自己的力量。尤其身居高位者，更应降尊下士，亲近忠臣，不可满足于称孤道寡，忘乎所以。

上九：睽孤，见豕负涂载鬼一车，先张之弧，后说之弧，匪寇，婚媾，往遇雨则吉。

〔解读〕 孤单的行走，忽见前面有一群沾满了泥巴的猪，还有一辆大车，满载

着一群形同鬼魅的人，先是向他拉弓搭箭，后来又放下了弓箭，原来是跟他开玩笑，他们不是拦路抢劫的强盗，而是一支娶亲队伍。再往前走，天降喜雨，很吉祥。

〔象释〕 上九爻以阳刚居于睽之极处，因而乖戾暴躁。又，上卦“离”为明，上九爻为明之极，因而多疑。本与六三爻阴阳相应，“上九”却因乖戾、暴躁、多疑而将“六三”视为污泥中的猪、面目狰狞的鬼，产生种种错觉。但是，物极必反，“上九”居于睽极处，必然会向睽的反面转化，最终会与“六三”应合，因而有阴阳相合成“雨”且“吉”之语。

〔义理〕 本爻辞以路遇娶亲队伍作为比喻，说明了疑心生暗鬼、无端乖离孤单、视亲为敌的一般道理，同时也揭示了睽极必合这一物极必反的普遍规律。

· 小结 · 本卦阐述了离与合、异与同的一般法则。离久则合、异中求同，这是客观规律。有作为的人，有时固然因为时势的考虑、坚持原则的需要，虽同而存异，随合而有别，但是在一般情况下，应以积极主动的姿态，努力从异中求同，结合力量有所作为。异中求同需要有宽宏的胸襟，能包容常人所不能容者。异中求同是顺应时势所要求的权变，它是一种并不违背原则的委曲求全。在异中求同过程中，会有种种障碍，但是只要持之以恒必能如愿。从主观方面分析，异中求同必须真诚，只有相互信任，求同才能成为可能；猜疑则是求同的大碍，如果心中存疑，即便同也会变成异，合变为离。本卦还通过睽久必合的分析再次展示了物极必反这一条普遍规律。

三十九、前进不便、反身修德的《蹇》

䷦ 蹇：利西南，不利东北；利见大人，贞吉。

〔解读〕 处身于困境，利于向西南行动，不利于向东北行动；摆脱困境，需要伟大人物的帮助，始终如一的坚持正道，才能出现吉祥。

〔象释〕 下卦“艮”是山，为“止”义；上卦“坎”是水，为“险”义。山高水深，遇险而止，所以卦名为“蹇”；蹇原意是跛，不良于行。又，“坤”是地主西南；“艮”是山主东北；平地易走而山路难行，故有“西南”利而“东北”不利之喻；据文王方位图，西南乃阴卦所居处，东北乃阳卦所居处，因而往西南可得同类，往东北便失去同类而处于异类之间，故西南主“利”而东北主“不利”。

〔义理〕 遇到困难或危险时，应该立即停止行动，这是明智的表现。同时，应积极想办法结交同类朋友，取得及时必要的援助，不应不自量力地单独冒进履险。不仅如此，还应该积极寻找德才兼备的领袖人物，一心一意地追随其后，才能走出险境，换来光明前程。在我国历史上，良才择明主而事且终生不渝的思想，成为有识之士的一种传统观念。



初六：往蹇，来誉。

〔解读〕 勉强前进必有陷险之危，积累力量待时而起才会赢得荣誉。

〔象释〕 初六阴爻阳位，柔弱而不正；与“六四”同阴不应，勉强前进，必然陷于上卦“坎”的危险中。幸而“初六”为“止”之初，远离“坎”险，不会作冒险之举。

〔义理〕 条件不成熟，力量不足，时机未到，不可轻率冒进；审时度势，能屈方能伸。

六二：王臣蹇蹇，匪躬之故。

〔解读〕 君臣一起陷入险境，其臣奋不顾身营救君王，乃出自忠心。

〔象释〕 “六二”阴爻阴位得正，又处下卦之中位，与九五爻阴阳相应，因而当“九五”君王处身于“坎”险之中时，“六二”便不顾自身的阴柔力弱，奋身前进营救“九五”，以致同陷其险而有王、臣皆“蹇”之境。

〔义理〕 为了维护大局，匡扶正义，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这种以蹇治蹇、大义凛然的行为，是值得称道的。后世将“匪躬”当作忠臣报国的同义词，盖源于此。

九三：往蹇，来反。

〔解读〕 前进必然蹈险，此时宜返回原处静以观变。

〔象释〕 “九三”是下卦惟一的阳爻，为初六、六三爻的依靠；但是，九三阳爻阳位，与“上六”阴阳相应，有一心上进的趋势。而“上六”阴柔力弱，并不能给“九三”以援助。当此之时，“九三”理应返回本卦，这样，不仅初六、六二两女有所依靠，即“九三”本身亦能安全。

〔义理〕 当进则进，当退则退。“六二”出于君臣之义，以蹇治蹇奋勇蹈险，值得提倡与推崇；“九三”审时度势退居安全之地，不作倖进以求自保，同样可嘉。

六四：往蹇，来连。

〔解读〕 身处险境，进退两难；联合同伴，共谋脱险。

〔象释〕 六四爻为上卦“坎”的底爻，表明已入险境；它以阴居阴，虽柔弱却位正，能真心联合与之相邻相亲、同样位正的“九三”。又因初六、六二两爻亦阴，与“六四”同类，且依靠于“九三”，故“六四”联合“九三”，亦即联合下卦三爻。

〔义理〕 当陷入险境时，应联合同道，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以充实自己，救己救人。

九五：大蹇，朋来。

〔解读〕 大难临头，幸有朋友前来营救。

〔象释〕 九五爻处于“坎”之中央，象征蹇之最严重处；且“九五”尊位，其蹇关系到宗社存亡，非常蹇可比。幸而“九五”刚毅中正，其德足以感召天下，尤其相应的忠臣“六二”舍身相援，其蹇可济。

〔义理〕 凡是节操中正的有德之君，即便处于极度险境之中，也会有志士仁人共赴其蹇，匡扶正义。中国古语“得道多助”，与此爻有渊源关系。

上六：往蹇，来硕，吉，利见大人。

〔解读〕 只有众志成城，才能形成一股巨大力量；逢凶化吉的主要原因，还在于有一位德才兼备的大人物。

〔象释〕 上六爻已是“坎”的上限，即将脱离险境；但是，上六爻以阴居阴，自身力量十分柔弱，必将借助相应的“九三”，以及相邻的“九五”两个阳刚之爻，尤其是处于尊位的“九五”，刚毅中正之德，正是冲破险境的强大支柱。

〔义理〕 克服困境，需要与贤良之士结合，尤其是需要追随德才兼备的领袖人物。

· 小结 · 本卦阐述了处在困境时的一般原则。遇到困难和危险时，应停止行动先求自保，若冒险前进则有陷险之危。一旦陷入险境，应奋不顾身相互援助，审时度势，联合同志共渡难关。正义的事业、有德的君子，即使陷入最危险的境地，也会得到志士仁人的援助而化险为夷。即将脱离险境时，更应该注意与贤能之士的结合，紧紧地追随刚毅中正的领袖，以免功败垂成。

四十、春雷发动、万物复苏的《解》

䷧解：利西南，无所往，其来复，吉；有攸往，夙吉。

〔解读〕 解除困难，是因为得到了同道者的援助；困难解除之后不应再有任何激烈行动，而应恢复原有的社会秩序，才会吉祥。解除困难、恢复原有秩序的工作应当迅速，才会吉祥。

〔象释〕 内卦“坎”是险，外卦“震”是动；从困境中走出来，行动自由，表明困难已经解除，故卦名“解”。又，上卦“震”是雷，下卦“坎”是雨，象征春雷发动，春雨沛然，冻结闭塞顿时瓦解，万物开始复苏。“西南”乃“坤”卦所居之处，“坤”象征柔与众；往西南则用柔得众可解困。

〔义理〕 “解”与“蹇”是一对互相转化的矛盾，困难达到极端，便要谋求解除，



一旦解除了困境，又耽于安乐，产生新的困难，如此循环，难与解相反相成。解除困难需要众人的力量，齐心协力，善于以柔克刚；而在困难解除之后，更应注意以柔治世，保持社会秩序的安宁。我国传统的怀柔政治，大概就是受到了本卦“利西南”思想的影响。

初六：无咎。

〔解读〕 困难开始缓解，不会发生什么过失。

〔象释〕 “初六”以柔处下，足以自保；且与“九四”刚柔相济，虽无大吉，亦无灾难。

〔义理〕 在患难始解的时候，处理问题应该刚柔相宜。

九二：田获三狐，得黄矢，贞吉。

〔解读〕 在田野里猎得三只野狐，得力于黄铜箭头；伸张正义，坚守正道，所以吉祥。

〔象释〕 本卦除君位的“六五”外，还有三个阴爻，故以“三狐”喻之；“九二”以刚居柔，处内卦的中位，因而以中色“黄”和特点为直的“矢”作比喻。“九二”与“六五”相应，负有匡扶君主、驱除小人之责。

〔义理〕 国家的患难，由奸巧小人而起。要解除困难，最适当的方法，就是如同用箭猎狐一样以直取胜。

六三：负且乘，致寇至，贞吝。

〔解读〕 身上背着东西乘在华丽的马车上招摇过闹市，招致盗寇劫夺。这样，即便所怀之财取之有道，也难以免羞。

〔象释〕 “六三”阴爻阳位，象征卑微之人却居于下卦的最高位，实际身份与所居之地位不相称，难免受辱。

〔义理〕 在解除困难时，务必正确认识自己，行为做事名实相符，不说不合身份的话，不做不合身份的事。先秦名家尹文说“名定则物不竞，分明则私不行”。作为国家或政府，如果将权力地位授予不该受的人，乱了应有的名分，便会引发人们对不该得到的权力地位的觊觎之心，造成政治秩序的混乱。

九四：解而拇，朋至斯孚。

〔解读〕 解脱手铐，恢复昔日的雄姿，朋友们便会聚拢在你的周围，竭诚相助。

〔象释〕 “九四”为君子之位，与之相应的“初六”以阴柔居下；“九四”一旦从困境中解脱，恢复昔日雄风，“初六”立即前来相助；“朋至”即指“初六”。

〔义理〕 挣脱枷锁之后的君子，居位虽高，仍须争取下层民众的全力支持和真诚相助。

六五：君子维有解，吉，有孚于小人。

〔解读〕 君子摆脱困境恢复安生养息的社会秩序，因而吉祥如意，以致那些小人也相信只有改邪归正才有前途。

〔象释〕 六五爻以阴居中正的尊位，象征君主柔中有刚而且中正，且有“九二”忠臣匡扶正义，协助君主教化小人，建立正常安定的社会秩序。

〔义理〕 君子势长，小人必然收敛其势，乃至改邪归正。

上六：公用射隼(sǔn 损)于高墉之上，获之无不利。

〔解读〕 身居高位的公爵藏箭于身边，站在城墙高处随时准备射落那些盘旋飞来的恶鸟，不会有不利。

〔象释〕 “上六”是本卦的最高位，但不是君位，故称“公”；“高墉”亦指“上六”的位置。“隼”为凶残之鸟，像“六三”小人；“六三”卑而贪位，一心往上爬，以阴居阳而得位的“上六”不容其贪婪，故有“射”之行动。

〔义理〕 当卑鄙小人覬覦高位企图作乱时，身居高位者有责任对这类邪恶势力采取断然措施。

· 小结 · 本卦阐述了解除困难的一般原则。有了困难，就应该设法解除；在排除困难的初期，一方面要采用柔和的方法，另一方面要抓住时机迅速解除。在解除困难时，应坚持正直的原则，即以正驱邪；为建立新秩序而任用人才时，应注意名实相符，尤其不可将高位授予小人。对邪恶势力的清理，务须彻底，并不惜采用断然的手段，以防姑息养奸。只有君子势长、小人势消，才能得到正义力量的广泛支持和帮助，完全摆脱困境，建立万象更新的社会秩序。

四十一、损有余、益不足的《损》

䷨ 损：有孚，元吉，无咎，可贞，利有攸往。曷之用？二簋可用享。

〔解读〕 当有所减损时，只要有诚意，仍会大吉，不会招来祸患，可守正道，利于行事。以祭祀为例，只要心诚，即便减损到只用两竹盘的非薄祭品，也会被神灵所接受，得到保佑。

〔象释〕 下卦本为纯阳之乾、上卦本为纯阴之坤，乾的第三爻与坤的第三爻互换，即成为《损》卦，寓有损阳刚之余补阴柔不足之义。又，下卦“兑”是泽，上卦“艮”是山，减损泽中之土增益山，便成为山高泽低之象。



〔义理〕 损失在一般情况下并非好事，尤其是损下以益上。以政治而言，老百姓的血汗被剥损以肥统治者，下边的百姓当然受损，上边的统治者似益实损，因为百姓离心，统治的根基亦同遭损。但是，如果损百姓之余的出发点是为了全局利益，也就是时下说的取之于民、用之于民，被人民所理解、信任、接受，那么这种损也就是益。总之，对于损的处置，应本着诚信的态度，当损则损，以最小的损失求得最大的效益。

初九：已事遄往，无咎，酌损之。

〔解读〕 毫不犹豫地停下自己的事情去援助别人，不会有灾难；援助别人时，应斟酌量力减损自己。

〔象释〕 初九爻与六四爻阴阳相应，初九刚健有余，六四阴柔不足，于是，初九舍己助六四；然而初九毕竟位置低下，损有余时应该量力而行。

〔义理〕 对于志同道合者，当损则损，然须量力适度。

九二：利贞，征凶；弗损益之。

〔解读〕 利于坚持正道，如果轻举妄动就会遭至凶险，有时不减损自己也能助益别人。

〔象释〕 九二阳爻刚毅，居于下卦的中央，有中庸不妄动之象；与“六五”阴阳相应，本应减损自己助益“六五”，但考虑到倘若自己减损，于“六五”亦无益，因而自守不妄进，以固本益上处之。

〔义理〕 损己益人固然应该提倡，但是，如果不损而益就更好。因此，对损益的原则，应该根据实际情况灵活运用。当损则损，能不损己而益人，则更可以使对方有益。历史上有许多愚忠、愚义之人，往往拘泥于损益原则，白白舍掉自己的性命，而于大局未必有益。

六三：三人行，则损一人；一人行，则得其友。

〔解读〕 三人同行，因为主张不合而使其中一人离去；一人独行，因为孤单寂寞而寻找朋友结伴而行。

〔象释〕 下卦本为乾，三阳去其一以益上卦，此即“损一人”所指；六三爻在下卦中虽是惟一阴爻，然而与“上九”阴阳相应，且因为损益关系而结交，故又为“一人行，则得其友”之象。

〔义理〕 本爻辞最明显地说出了天地间的损有余以益不足的原则。天地万物，都是二，而天地是最大的二，男女则是最明显的二；天地万物，又无不是合二而生一。三则余一，故损之；一则不足，必又得一而益为二。

六四：损其疾，使遄有喜，无咎。

〔解读〕 减损疾病，必须及时迅速，才会有可喜的结果，不会有灾难。

〔象释〕 “六四”阴爻阴位，象征柔弱多病，需要由刚健的初九给予助益。

〔义理〕 以损增益，行动务须迅速。就好比一个人生了病，应尽快治疗；一个人有缺点，应尽快纠正。治疗越早越快，治愈的可能性便越大；积恶未深，纠正的可能性也越大。

六五：或益之，十朋之龟，弗克违，元吉。

〔解读〕 人们都愿意减损自己以增益君主，用价值十朋的大龟占卜，结论也是大吉。

〔象释〕 “六五”阴爻居上卦中央，象征君主柔顺中正；“九二”与之阴阳相应，象征君主会得到臣民的助益。

〔义理〕 柔顺、中正、谦逊的人，必定会得到众人的支持；当其居于高位时，同样能得到天下人以损增益的赤诚拥护。

上九：弗损益之，无咎，贞吉，利有攸往，得臣无家。

〔解读〕 自身充实，不仅毋须别人受损，而且使人受益，太平无事，吉祥如意，既有利于事业的发展，亦使人臣服，一心为国，以致忘了自己的家。

〔象释〕 上九爻是损卦的最终一爻，正值损极而益的时刻；本卦总趋势是损下益上，而“上九”以阳刚之爻居于最上位，本身十分充实，不仅不需要下面受损以助益它，反而会以自己的充实使下面受益，是故上九爻与九二爻虽同有“弗损益之”，然九二爻是勿损自己以益别人，上九爻是勿损别人以益自己。

〔义理〕 社会地位很高的人，不应做损人利己之事，而应竭尽自己的力量帮助别人，才能取信于人，使天下大众都能公而忘私。

· 小结 · 本卦阐述了损有余以益不足的原则。指出如何运用损的手段为自己开辟前进道路的一般途径，认为损己益人，应以诚信为基础，由此取得别人的信任与支持。对于志同道合者的助益，当损则损，但是也要量力而行，不可拘泥程式，尽量谋求不损己也能益人的途径；损有余以益不足是天地之间的一条普遍法则，因而以损增益的行动务须不失时机，使损失减少到最低限度，使增益得到最大的效果；柔顺、中正、谦和的人，即使有所不足也必然会得到众人的助益，全力支持其抱负的施展；处在领导地位的人，当自己得到充实之后，也应不忘其本，取之于民，用之于民，务须懂得损己亦即益己，助人实为自己的快乐。



四十二、损上益下、民悦无疆的《益》

䷩益：利有攸往，利涉大川。

〔解读〕 象征增益，有利于发展事业，有利于涉渡大川。

〔象释〕 下卦本为坤，上卦本为乾，乾的第一爻与坤的第一爻互易位置，即成为《益》卦，因而有减损上方增益下方之象。民为国之本，“益”民实质益己，因而卦名《益》。又，上卦“巽”是风，下卦“震”是雷；风愈强雷愈响，风助雷威；雷愈响风愈急，雷助风势；风与雷相互助长，气势增益。下卦“震”是动，上卦“巽”是木是风，卦象又为木船为风所漂动，故有“利涉大川”之喻。

〔义理〕 君子应效法《益》象所示的精神，在见到别人比自己更优秀的品德时，就要像风一样毫不犹豫地去追随学习；对于自己的过失，就要像雷一样毫不忌憚，果断改正。这是使自己获益的最好办法。作为一个国家，统治者应通过减损自己的财富让人民增益，使人民欢悦，江山稳固。

初九：利用为大作，元吉，无咎。

〔解读〕 有利于从事伟大的事业，能获得大吉而不发生过失。

〔象释〕 初九爻处在最下位，本来不能担当大事，但本卦为上损下益，“初九”以阳居阳，又得到相应的“六四”的助益，故能担当重任。

〔义理〕 位微才足，能担当重任，干一番事业，如西汉之韩信；志大才疏，难负重任，如战国之赵括。

六二：或益之，十朋之龟弗克违，永贞吉；王用享于帝，吉。

〔解读〕 能得到许多人的助益，即使用价值十朋的大龟占问，结论始终一致，因为循于正道的人总是吉祥如意；就像君王用祭品祭祀天帝，天帝只保佑循于正道的君王吉祥如意。

〔象释〕 “六二”以阴居阴，处于下卦的中位，象征柔顺、虚心、中正，因而任何人都给予助益，尤其与之相应的“九五”，更会不遗余力给予援助。其爻辞与“损”卦六五爻相同，前者是以上位受人民助益，后者即本爻是处在下位受到上级关怀援助。

〔义理〕 柔顺、虚心、中正的贤德君子，即便自身力量柔弱，也一定会得到众人的帮助，甚至不惜损己相助；如果这类贤德君子能将自己的美德保持始终，那么他也一定能始终得到众人的助益。

六三：益之用凶事，无咎；有孚中行，告公用圭。

〔解读〕 发生不测大祸而请求别人的助益，没有什么过错；但是必须本着诚信

之心并且用于正道，在恳求别人时必须手持瑞玉，以天地的名义起誓。

〔象释〕“六三”是下卦，“震”即动的最上一爻，有主动向“六四”请求助益之象，且“六四”是大臣位，因而有“告公”之辞。

〔义理〕在发生意外变故时，以诚敬之心向他人请求援助，并不违背做人的准则；而上层人士对于下属的助益，也符合取之于民、用之于民的原则。

六四：中行，告公从，利用为依迁国。

〔解读〕用于正道，有求必应；为了相互依靠，甚至可以迁移国都。

〔象释〕“六四”亦即“公”；“告公”者为“六三”。“六三”向“六四”求援，“六四”应允。上卦原为三阳之乾，因下益而不惜损去与之最临近的下位阳爻，与初爻互换，由此变纯阳之乾为巽，故有“迁国”之喻。

〔义理〕世间最大的益是益民。因此，有政治头脑的王公大臣，最乐于做的事情是不惜损己以益民；益民即益己，政治秩序的稳定，社稷的长存，皆赖于益民这一举措。

九五：有孚惠心，勿问元吉，有孚惠我德。

〔解读〕有施予别人恩惠的诚意，不用占问就知道这是非常吉祥的事情，因为别人也会诚意给予回报。

〔象释〕九五爻在上卦中央，君位，阳爻阳位，为刚毅中正之象；又有六二爻阴阳相应。所以，“九五”有力量有诚意布施恩德于下属，而下属尤其“六二”亦柔顺、诚挚地予以回报。

〔义理〕施即授。布施恩泽于人民，人民亦必涌泉相报，这样的领袖，便一定能施展抱负。

上九：莫益之，或击之，立心勿恒，凶。

〔解读〕没有人来助益他，反而有人来攻击他，内心拿定了主意又不能持之以恒，必有凶险降临。

〔象释〕“上九”阳刚，以至“益”的极限，本应益下，但它却以刚居极，象征求益过甚，以致走向了反面。

〔义理〕处于高位的人，如果不思益人，反而贪得无厌地要求他人的奉献，以致由益下转变为损下，最终必然是自己遭受损失。引申到政治上，统治者一味取之于民而不用之于民，时间一久，必然引起民愤，甚至导致反抗。

· 小结 · 本卦阐述了损己益人、损上益下的原则。损己益人，必然使人悦服；施即是授，诚心诚意助益他人，必然能得到他人的诚心诚意的回报。统治者如



能明白此理，持之以恒地助益他人，必能团结大众，冒险犯难，大展宏图，成就伟业。当然，益人者的动机须纯正，目的须正当；而受益者亦须柔顺、中正、谦恭，他人才会乐善好施；受益者倘若贪得无厌，不仅得不到他人的助益，还会遭到他人的攻击，导致求益反损的结果。

四十三、发动民众、消除邪恶的《夬》

䷪夬：扬于王庭，孚号；有厉，告自邑，不利即戎，利有攸往。

〔解读〕 清除奸巧小人，应在朝廷上公开宣布其罪恶，然后以诚心号召众人一起行动；小人垂死挣扎，危险仍然存在，因此还要告喻自己领地的人民，倘有不利便动用武力，除奸行动一定能顺利进行。

〔象释〕 本卦阳爻有五，象征君子势盛：“上六”阴爻阴位，象征小人奸巧位居众君子之上，然毕竟势单，很快便将为盛阳所清除掉。君子、小人，水火不容，必须果断决裂，因而卦名《夬》即取“决断”之义。按：夬是拉弓时戴在大拇指上的护套，弦由此弹离。

〔义理〕 阴险小人身居高位，本身便是一种罪恶。清除处在高位的小人，最好的办法是发动民众，让他们认清其真面目，认识小人身处高位的危险性，这样，君子除奸的目的和行动才能得到发扬光大。清除小人，是君子应尽之责，不可因此居功自得。

初九：壮于前趾，往不胜为咎。

〔解读〕 壮胆举步前行，却力不从心，以致自取其辱。

〔象释〕 初九爻是下卦“乾”的一部分，刚健有余，进取之心很盛，然而所居之处为最下位，力不从心，因而不仅无实力驱逐居于高位的邪恶小人，反而遭其所辱。

〔义理〕 与小人决断，将其驱除，不仅要积聚力量，还须策划周详；轻举妄动、孤军深入，不仅不能清除奸巧，而且会给自身带来灾祸。

九二：惕号，莫夜有戎，勿恤。

〔解读〕 大声疾呼，警惕敌人来犯，所以即便夜间有敌偷袭，也不必担心失利。

〔象释〕 九二爻以阳刚居阴柔，象征刚柔相济，不会冲动冒进，与初九爻以刚居刚、少年冲动喜事好胜不同。又，“九二”居于下卦的中位，虽不正却得中，能够把握中庸之道，故在《夬》卦中为最佳之爻。

〔义理〕 君子与小人决断，应时刻不忘危惧，警惕小人的阴谋，防范其随时可能发生的反击。倘能处无事若有事，便能处有事若无事，虽夜半遭袭亦处之泰然。

九三：壮于頄，有凶；君子夬夬，独行遇雨，若濡有愠，无咎。

〔解读〕 怒形于色，便会招致小人的憎恨、暗算；虚与委蛇，又会被刚毅的君子误解与小人妥协，心中不免懊恼，有如单独行路遇到大雨，外面的衣服被淋湿，内心则窝着一团火，这并没有什么关系，因为误解总会消除。

〔象释〕 “九三”以刚居刚，刚强过度，溢于言表，以致小人怀恨；在本卦中，“九三”与“上六”又是惟一阴阳相应的爻，而“上六”以阴居阴，是阴柔小人，“九三”虽有与小人决断之心，却不免被众阳所疑。“九三”与“上六”阴阳调和，因而又有“遇雨”之说，令“九三”百口难辩。但是，刚毅的“九三”毕竟与阴柔的“上六”非同道，总有真相大白的时候。

〔义理〕 与小人决断，宜于隐忍，不动声色，悄然进行。

九四：臀无肤，其行次且；牵羊悔亡，闻言不信。

〔解读〕 屁股上脱掉了皮，走路趑趄艰难；羊牵在手里还怕它逃走，别人的忠告充耳不闻。

〔象释〕 “九四”阳爻阴位，又不在上卦的中央，象征坐立不安，心中有疑，忠言不听，以致迟滞不前。上卦“兑”是羊，故有“牵羊”之辞。

〔义理〕 清除奸巧小人，既不可躁急冲动，也不可迟疑不决。

九五：苋陆夬夬，中行无咎。

〔解读〕 虽有清除小人之心，但态度又很暧昧，有如割苋陆草一样不干脆；但是毕竟还有刚毅中正之心，清除小人之事不至于有何过失。

〔象释〕 “九五”处于五阳爻的最上方，位居至尊是清除奸巧的主脑；“九五”毕竟又与“上六”最接近，态度不免暧昧。然而，“九五”以阳居阳，处于上卦中央，既有与奸小决断的决心，又在清除邪恶时不失中庸原则。

〔义理〕 作为最高统治者，清除奸巧小人的最好办法不是用暴力手段去消灭他们，而是通过感化的方式使他们改邪归正。

上六：无号，终有凶。

〔解读〕 已经走投无路，哭喊求饶亦无济于事，最终难逃厄运。

〔象释〕 “上六”阴爻阴位，象征阴险奸巧的小人，是众阳所要驱除的对象。上六爻处于本卦的极端处，进退无路，已成必然消亡之势。

〔义理〕 无论小人所居的地位有多高，迟早总要被清除；当然，清除小人是指清除掉小人之道，以及小人赖以生存的环境，而不必清除掉这些人。



·小结· 本卦阐述了清除邪恶小人的原则。小人阴险奸巧，诡计多端，在清除邪恶小人时不能不小心谨慎，戒骄戒躁，应先谋而后动，刚柔相济；对付阴险小人，亦应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不妨悄然进行，不露声色，把握时机，一举歼灭。清除工作不可迟疑，也不可冲动冒进；处置小人，应持不偏不激的态度，尽可能采用怀柔感化的方式，使其改邪归正。小人久居高位，毕竟是众矢之的，迟早会被清除。

四十四、防范邪恶、恶行善用的《姤》

䷫ 姤：女壮，勿用取女。

〔解读〕 邂逅的女子特别健壮，不可以娶她为妻。

〔象释〕 本卦为一阴与五阳相遇，象征一个女人周旋于五个男人中间，健壮而不贞。又，上卦“乾”是天，下卦“巽”是风，当天上有风吹起时，可遍及一切，与任何东西都能相遇，故取名《姤》而取其“遇”义。

〔义理〕 本卦辞明显反映了男尊女卑、崇阳抑阴的思想：女壮男必弱，因而女壮不是好事而是坏事，应尽量避免任何助长阴柔势力的做法，否则便会发生如同《姤》卦之象所示的那种阴渐壮大而阳渐削弱的情况。然而，据儒家的分析，又认为《姤》卦所示的阴、阳相遇之象是符合自然法则的好事：阴遇阳，天地交感则衍生万物；应用到政治上，好比君王的命令一出，即如风一般遍及天下的所有角落，所有的人都遵照执行。因此，《姤》的意义有好有坏，应视具体情况而判断和把握。

初六：系于金柅(nǐ 你)，贞吉；有攸往，见凶，羸豕孚蹢躅。

〔解读〕 绑上坚实的车闸，及时制动才会吉利；否则听凭发展必有凶险，小猪虽然羸弱也在蠢蠢欲动。

〔象释〕 初六爻是五阳之下开始生长的一个阴，它虽然处在微弱之时，但有渐长的趋势，倘若及早设法将之阻止，则“吉”；倘若任其发展，则“见凶”。“初六”如同一只“羸猪”，怀有蠢蠢欲动之心：“孚蹢躅。”

〔义理〕 见微应知著，防患于未然。对小人要戒备，在其未形成势力之前，就积极采取措施予以阻止，才能确保君子之道的吉祥；然而，人们往往忽视那些力量微弱、处在最底层的小人，以致任其发展，结果遗患无穷。

九二：包有鱼，无咎，不利宾。

〔解读〕 厨中有鱼，无忧无虑，但不利于招待宾客。

〔象释〕 九二爻以阳居阴，位在下卦的中央，自身有力量，性又中庸和顺。因而就其本身而言，有安乐之象；但它与全卦中的惟一阴爻比邻而居，即与初六有亲

比关系，不免有以中庸之道接纳“初六”，以致削弱自身力量之象。

〔义理〕 对于处境卑微、力量微弱的小人，不可有同情怜悯之心，否则，不仅自己的小康平静的生活会受到影响，甚至会发生更大的祸患。我国古代寓言《东郭先生和狼》、《农人和蛇》一类故事，所讲的也是与此近似的道理。

九三：臀无肤，其行次且，厉，无大咎。

〔解读〕 臀部瘦得皮包骨头，走路也很困难，其状虽危，但还不是致命之病。

〔象释〕 “九三”阳爻阳位，刚强过甚，又离开了下卦的中位，以致不能自我节制，一味追求异性，然而“上九”亦阳，不与它相应；惟一的“初六”，又被“九二”所阻不能上行与其相遇，因而坐立不安，有日益消瘦之势。因为终究未受到“初六”的蛊惑引诱，所以并无大碍。

〔义理〕 即便处在孤独之境，也不可与人结伴为伍。

九四：庖无鱼，起凶。

〔解读〕 庖中无鱼，灾难开始降临。

〔象释〕 “九四”本是高位权臣，生活宽裕，由于它是惟一与“初六”阴阳相应之爻，受“初六”的蛊惑引诱，终于陷入庖中无鱼的困境，渐渐走向灾难的深渊。

〔义理〕 阴阳相应，本属好事，然而在本卦之中，惟一的相应之爻却为凶，原因即在相应者乃“女壮”，因其诱惑而使身处高位的君子陷入困境。由此可见，无论何人何时，对于相遇的对象都应该有所鉴别和选择，否则，难免一失足成千古恨。

九五：以杞包瓜，含章，有陨自天。

〔解读〕 用杞柳将甜瓜包裹起来，不露声色，静以待变，总有一天会像陨星从天坠落一样自己消亡。

〔象释〕 “九五”阳刚，有如杞柳一样能有力地制住“初六”之阴；它又处在上卦中央，坚持中庸的原则，因而制止“初六”时并不锋芒毕露，而是采取含蓄不露的方式。“初六”在“九五”的制约之下，只能像甜瓜一样，时间一久自行腐烂消亡，在强大的“九五”面前，“初六”的消亡有如陨星一样顺应了自然规律。

〔义理〕 君子对于小人的防范与制裁，既要有万无一失的措施，又要有坚持中正的原则，不能以恶制恶，而应含蓄不露，耐心等待时机，令其随着自然法则的作用而自行消亡。

上九：姤其角，吝，无咎。

〔解读〕 有如《姤》卦的头角，虽遭受羞辱，然无过失。



〔象释〕“上九”居于本卦最高之位，如同长在动物头上的角，既高又刚硬，自视清高，与“初六”保持的距离最远，不免有褊狭之嫌，然其远离小人，也不能说是什么过失。

〔义理〕君子对小人的态度，不应采取远远躲避的方法，而应接近他，然后设法感化他，或者阻止他。在我国历史上，对于那些愤世嫉俗，不愿与小人为伍而远离尘世的逸民、高士，一直存在着两种不同的看法。一种持赞美的看法，认为这种人不与小人同流合污，值得推崇；另一种持批判的态度，用现代语言说，这种人太重视和珍惜自己的物质生命，因而对人类全体的生活漠不关心，丝毫没有服务的观念。本爻辞中的“吝”，即是对这种遁世高人的批评。不管怎样，这也算是正人君子防范邪恶的一种办法。当然，这是一种消极的办法。

· 小结 · 本卦阐述了防范邪恶的原则。对于邪恶势力的防范，宜早不宜迟；当它发生之初，就应采取积极有效的办法，及时阻止其发展；对于尚处于卑微状态的邪恶势力的处置，固然应遵循中正的原则，但不能有丝毫的同情与怜悯；那些因为性格刚硬容易得罪别人而处境不佳的人，也不能因为自己的孤独而与小人结伴；无论何时何地，都应谨慎择友，以免引狼入室，养奸成患；对邪恶小人，既要有万无一失的防范措施，又要坚持中正处置的原则，相信善有善报，恶有恶报，时候一到，一切都报，自然法则是不抗拒的；对于邪恶小人，采取远远躲避的态度，虽然是一种消极的防范，但不与小人同流合污的做法，亦不失为一种洁身自好的君子作风。

四十五、聚集力量、开创光明的《萃》

䷬萃：亨，王假有庙，利见大人，亨，利贞；用大牲吉，利有攸往。

〔解读〕人才荟萃，万事亨通；君王宗庙祭祀，伟大人物普济万民，不仅亨通，而且对有德君子十分有利；因为用大牲口作为祭品，所以吉祥，并且有利于事业的发展。

〔象释〕上卦“兑”是悦，下卦“坤”是顺，喜悦而顺从，象征欢聚；上卦“兑”是泽，下卦“坤”是地，象征水在地上聚而成泽。又，本卦“九五”刚毅中正，“六二”柔顺中正，以中正为前提而上下呼应，相得益彰，象征人才荟萃，故名“萃”。

〔义理〕聚集是一件好事，人才聚集，可以从事伟大的事业；财富聚集，也会愈聚愈多，同样有利于伟大事业的健康顺利发展。但是，聚集应以中正为前提，如果动机不纯正，人的聚集会闹事，制造祸乱；财富的聚集会导致人的腐化堕落。在这种情况下，聚集愈多，愈容易发生灾祸。

初六：有孚不终，乃乱乃萃；若号，一握为笑；勿恤，往无咎。

〔解读〕志同道合之心不能贯彻始终，就会扰乱正常的聚集；倘若及时求得对

方的谅解，仍可握手言欢；不要因此忧虑，大胆前往相聚不会有错。

〔象释〕 初六爻以阴居最底之阳位，不中不正；本与“九四”相应，然而因为不中不正，又想与本卦另一阳爻亦即位居至尊的“九五”相聚，而使得正常的聚集受到干扰。“九五”乃刚毅中正之爻，自有柔顺中正的“六二”与之相应，所以“初六”又号咷着祈求“九四”的谅解，重新恢复正常会聚的秩序。

〔义理〕 正当的会聚，不可三心二意，见异思迁，而应该建立在道义的基础上，执著如一，携手共进。

六二：引吉，无咎；孚乃利用禴(yuè 跃)。

〔解读〕 由援引而会聚必然吉祥，没有灾殃；只要心诚，薄祭也能得到神的赐恩。

〔象释〕 “六二”以阴居阳，又处下卦中央，象征柔顺、中正，与“九五”相应，必然诚信和顺从。然而“九五”乃至尊，“六二”为忠臣，倘若“六二”主动向“九五”靠拢，难免有趋炎附势之嫌，必以有力者推荐乃至“九五”降尊援引，“六二”与“九五”的会聚才更有利。本爻之“孚”，由于处下卦中位的缘故。

〔义理〕 即便是同道，相互的聚合也必须诚信，诚心诚意地对待对方，尤其是处在下属地位的贤士，对于所追随的对象的诚意，应该有所鉴别；没有诚信的聚合，也就失去了聚合的意义。流传千年的“三顾茅庐”等故事，便是“引吉”的具体例子。

六三：萃如嗟如，无攸利；往无咎，小吝。

〔解读〕 相聚在一起，一味地叹息，并无益处；振奋前进无灾难，至多有点儿小失误。

〔象释〕 “六三”以阴居阳，不中不正；与之同处下卦的初一、六二两爻，各有九四、九五两爻相应，惟“六三”与“上六”同阴不应，因而虽处“萃”中而有“嗟”象。然而，上卦“兑”毕竟有愉悦之象，“六三”与“上六”荟萃，虽然不尽人意，毕竟无甚灾难。

〔义理〕 人群聚会之中，不可能十全十美，人人都能遇到理想的伙伴。处于这种情况下，不可悲观丧气，而应随遇而安，振奋精神，继续前进。

九四：大吉，无咎。

〔解读〕 位高德浅，本来大吉之事，结果仅无过失。

〔象释〕 “九四”阳爻阴位，地位不正当，又处在刚毅中正的“九五”君王之下，稍一不慎，便会致祸；幸而“九四”治下的都是阴爻，是一群顺民，又与“初六”相应，所以结果会是“大吉”，不会有过失发生。



〔义理〕 聚集的愿望是否出于真诚,实践是检验的标准;因此,参与聚集者,务必要使聚集的结果尽可能地完美。

九五:萃有位,无咎,匪孚;元永贞,悔亡。

〔解读〕 在万众之中获得至高的地位,并不困难,但并不意味着取得了民众的信任;只有以至善的行为和永远坚守正道,民众的疑虑才会消除。

〔象释〕 九五爻阳刚中正,已经有了至尊的地位,而且有“六二”相应,有地位,有追随者,是本卦的主爻,体现了荟萃的精神。

〔义理〕 处于领导乃至领袖地位的人,凭藉地位权力,一呼百应并不困难,难的是使他们从心底里信服。因此,居于高位的人,应注重于以德服人,不是以自己的地位,而是以自己的德行号召民众,惟其如此,民众才会真正聚集在自己的周围,合力开创伟大的事业。

上六:赍(qí 齐)咨涕洟,无咎。

〔解读〕 嗟叹涕泣,不会有过失。

〔象释〕 “上六”是萃卦的终极,正当萃极欲散之际;以阴居阴,柔弱无力,欲找同志聚合,却下与“六三”同阴不应,欲萃而不得,不免孤独嗟叹。“上六”虽然孤独难萃,然而它求萃不得而沮丧的心情,又何咎之有?

〔义理〕 在遭到民众的遗弃时,应该深自反省,“吾日三省吾身”,须及时找出原因,究竟为什么自己会处于孤独之境,及时补过,求得同人的谅解,汇聚到济济人众中去。

· 小结 · 本卦阐述了人类群体集合的原则。人类只有聚合起来,才有力量,才能轰轰烈烈地干一番事业。聚集的目的应正当,聚集的人都应一心一意,始终如一;聚集在一起的人们,应该互相信任,竭诚地对待同道,尤其身居高位的人应尊重自己的追随者;人们相聚在一起时,应互相激励,不宜互相挑剔抱怨;前来聚集的愿望真诚与否,须经实践检验;处于领袖地位的人,应该注重以自己的德行感化和号召民众,将民众紧紧团结在自己的周围;在群体中,不可孤高自傲,脱离民众;发现自己的缺点,便应及时反省纠正,将自己的力量,汇聚到集体的事业中去。

四十六、积极有为、诚信柔进的《升》

䷭ 升: 元亨,用见大人,勿恤,南征吉。

〔解读〕 前进会非常亨通,能得到慧眼的赏识,不必忧虑;向上攀登,一定吉祥。

〔象释〕 上卦“坤”是地，下卦“巽”是木，木从地下生出来，茁壮升高，因而卦名为《升》。上卦“坤”与下卦“巽”都是顺，上下通顺，故为“大亨”。“九二”居下卦之中，与“六五”相应，下位刚毅中正之士，必能得到上位中正人物的器重和提拔，在传统图式中，上为南方，故本卦辞中又有“南征吉”之言。

〔义理〕 有抱负的君子，应从小处着手，不断增进自己的德性，藉助于伟大人物的援手，积极奋斗，有所作为。

初六：允升，大吉。

〔解读〕 宜于上升，必然吉祥。

〔象释〕 “初六”以柔顺居于最下位，是下卦“巽”即顺的主爻。在上升时，“初六”如果依靠、追随九二、九三两阳爻，就能获得吉祥。

〔义理〕 在前进、上升过程中，如果自身力量柔弱，就应该紧紧追随志同道合的前辈。

九二：孚乃利用禴，无咎。

〔解读〕 只要心诚，简单的祭祀也能获得神的赐恩，无灾无难。

〔象释〕 “九二”刚毅中正，与“六五”相应，“九二”之忠诚，能获得中庸之“六五”的信任。

〔义理〕 在上升进程中，重要的是诚信，而不是形式。在政治舞台上，刚毅之臣事中正之君而获得欣赏升擢的，不是虚文修饰，而是一颗赤胆忠诚之心。

九三：升虚邑。

〔解读〕 勇往直前，如入无人之境。

〔象释〕 “九三”以阳居阳，临近上卦“坤”；“坤”均为阴爻，有中空“虚邑”之象。“九三”临近“虚邑”，正是乘虚大进之际。

〔义理〕 当进则进，时不可再；升进虽然以柔为要，然亦不能一概而论。

六四：王用亨于岐山，吉无咎。

〔解读〕 君王到岐山祭祀神灵，吉祥无灾难。

〔象释〕 “六四”以阴居阴，近“六五”；象征近君侧的柔顺之臣；上能顺从君王升进，下能为民众开辟进取之道，而自己则安于现状。“六四”对“六五”的态度，就像君王在岐山祭祀神灵时那样虔诚恭敬。

〔义理〕 谋求升进的途径须正当；谋求升进的态度须诚恳；应懂得欲将取之必先予之的道理，有时候止也是进，止中含蕴着更大的进。



六五：贞吉，升阶。

〔解读〕 坚持正道，才会吉祥，并能拾级而上，顺利前进。

〔象释〕 “六五”以阴居阳，且处上卦中位，象征刚柔相济，中正有道：“六五”与“九二”相应，对于刚毅中正的“九二”，“六五”信而不疑，故能居于尊位而一展鸿图。

〔义理〕 对贤能之士信而用之，而且始终不疑，才能得到贤能之士的尽心辅助，不仅尊位可保，且可以继续升进，发展事业。反之，如果用而疑之，就不可能有“士为知己者死”的有力辅助；既有的王业，亦将举步维艰。

上六：冥升，利于不息之贞。

〔解读〕 不知不觉已经升进到了极顶，此时仍应保持不断进取的精神状态。

〔象释〕 “上六”以阴居阴，已是升进的极限。本身柔弱无力，幸有“九三”刚强的接应。处在这个升进的极端，不进则退，只有继续坚持升进中以柔克刚的原则和藉助“九三”之力奋发进取的精神，才能维持既有的高位而不致倒退。

〔义理〕 柔弱无力却身居高位，是最危险的事情。身在此境中，应善于运用柔顺之道，如大地之负万物；倘若不自量力，以其高位而傲睨万物，便会走向升进的反面，此时的升进就是倒退的开始。

· 小结 · 本卦阐述了升进的原则。与《晋》、《渐》卦类同，而小有差别，本卦的特点是柔进。在升进中，如果自身力量较弱，就应追随志同道合者中的长而有力者，以他们的成功的经验作为自己的借鉴；升进固然靠实力，但心地的纯正、待人的诚信更重要。当然，也不可拘泥于用柔，依赖于他人。审时度势，当时机来临时，务必紧紧抓住，当进则进，勇往直前；越是升进到了高位，越要注意诚信待人的作用，在升进途中，诚信能化险为夷；身居至尊者，同样应该守诚守信，才能获得贤士民众的真诚辅助，不断开拓基业；升进也有极限，到了无可再进的极限，更须注意运用柔顺之道，与刚健的同人继续保持同心同德，以取得其支助，保持自己既有的地位。

四十七、身陷困境、徐图解脱的《困》

䷮ 困：亨，贞，大人贞，无咎；有言不信。

〔解读〕 身处困境，仍然豁达开朗，执于正道，这样的有德君子一定吉祥无灾难；此时说话，别人不会相信。

〔象释〕 下卦“坎”是阳卦，上卦“兑”是阴卦；阴上阳下，象征阳被阴所掩蔽。从上、下卦的阴阳爻而言，“九二”阳爻被“初六”、“六三”阴爻所掩蔽，“九四”、“九五”被“上六”所掩蔽。因此，本卦象征君子被小人所困，因而卦名曰“困”。又，上卦

“兑”是泽，下卦“坎”是水，象征泽漏水于下而致干涸，因而穷困。但“九二”、“九五”均以阳刚居中，象征君子虽处困境，依然能坚持正道。

〔义理〕 困境可以磨砺人的意志，通过出困求通的奋斗，体现君子的伟大人格；摆脱困境的最好办法，是实实在在的行动，不是口辩。因为，在困境时，即便说得再好，也不会有人相信；如果一味相信言说能解决问题，脱出困境，则必将走入死胡同。

初六：臀困于株木，入于幽谷，三岁不覿(dí 敌)。

〔解读〕 困坐在树桩上，深入幽谷，三年不见天日。

〔象释〕 初六爻处在下卦“坎”的最底层，环境的黑暗，自身的柔弱，实难走出困境，亟须“九四”前来援助；然而“九四”以阳居阴，不中不正，且自身亦受到“上六”阴爻的压抑，急切之间难以相济，所以“初六”之脱困，亦需俟以时日。

〔义理〕 在极端困境之中，应尽可能地蓄养精力，隐忍待机，切忌心浮急躁。

九二：困于酒食，朱紱(fú 服)方来，利用享祀，征凶，无咎。

〔解读〕 因为酒菜过于丰盛而坐立不安，却又添上了华贵的蔽膝朱紱，这样的待遇只配用于祭祀神灵，平时享受难免招致凶险，马上改过可保无咎。

〔象释〕 “九二”困于“初六”、“六三”两阴之中，阴柔之爻如同酒食，多则困阳，难免有险；但“九二”阳刚中正，有及时反省的头脑，有自我脱险的力量，因而虽险无咎。

〔义理〕 生活富裕、地位显贵，有时也会造成困扰，处在这种困境之下，务必头脑清醒，不可得意忘形。

六三：困于石，据于蒺藜；入于其宫，不见其妻，凶。

〔解读〕 迷困于乱石之中，攀撑于蒺藜丛中，好不容易脱身回家，已经不见了妻子，多么凶险。

〔象释〕 “六三”阴居阳位，不中不正；前面有“九四”巨石一般挡住进路，后面有“九二”像蒺藜一般挡住去路；想与“上六”结伴，又同阴不应。

〔义理〕 小人侥幸妄进，难免要陷于丧身亡家的极端困境。

九四：来徐徐，困于金车，吝，有终。

〔解读〕 姗姗来迟，因为途中被坚固的金车所困，虽然遇到了一些麻烦，最后终于脱身。

〔象释〕 “九四”与“初六”相应，有援救“初六”摆脱“幽谷”之困的义务，但是自



身以阳居阴，上有“上六”之压抑，下有“九二”阳刚之阻拦，对“初六”的援救只得徐徐进行。不过，“九四”与“初六”既有相应关系，援救迟早总会成功。

〔义理〕 在自身亦处困境之际，对于同道的援救更应该量力而行，不能操之过急。

九五：剿刖(yì 艺 yuè 月)，困于赤绂，乃徐有说，利用祭祀。

〔解读〕 削鼻砍脚，为权贵所困扰，但是，慢慢地总可以得到援助，摆脱困境，只要具有像祭祀神灵时那样坚定的信念。

〔象释〕 “九五”至尊，却被居于高位的“上六”及“六三”两阴爻所围困；由于“九五”刚毅中正，又处于上卦“兑”即悦的中心，最后总能以其诚信感召“九二”一起摆脱困境而有“悦”的来临。

〔义理〕 处于尊位者往往容易被身居高位的群小所包围，欲罢不能。在这种特殊的困境中，同样要有沉着坚定的意志，徐徐图谋脱困之路。

上六：困于葛藟(lěi 垒)，于臲旼(niè 覈 wù 务)，曰动悔，有悔，征吉。

〔解读〕 被关押在有葛藟、木桩围住的监狱里，开始对自己的过失有所悔悟；能及时反省，便会有吉祥降临。

〔象释〕 “上六”虽然处于困境的极点，却以阴居阴而当位，能检点自己，谨慎行动，成为本卦中惟一以“吉”告终的爻。

〔义理〕 人往往处在极端困境中时，才会深自反省，从自己的经历中总结失败致困的原因和寻找走向成功之路的法门。这就是物极则反的规律。

· 小结 · 本卦通过困于株木、困于酒食、困于石、困于金车、困于朱紱、困于葛藟等一系列形象的比喻，阐释了应付困境的原则。由于力量微弱而处于深深的困境时，必须隐忍待机，切忌浮躁；由于大富大贵而陷入困扰时，必须头脑清醒，不可得意忘形；因为侥幸妄进而陷入困境时，务必要有应付最坏局面的思想准备；当自身也处于困境而又必须援救处境更坏的同道时，务必量力而行，不可操之太急，以免雪上加霜；处于至尊之位时，最大的困扰是来自身边的奸佞，对来自位高权重者的困扰，尤须谨慎排除，同样不可操之太急；处于极端困境中时，应该冷静反省被困的原因，然后付诸行动，以求解脱。

四十八、任用贤能、利国利民的《井》

䷯井：改邑不改井，无丧无得，往来井井，汔至，亦未繙井，羸其瓶，凶。

〔解读〕 村落可以迁移，井却依然在原处，既不减损也不增多，来往行人可以

汲水解渴，因为井水取之不竭；人们用绳子将瓦罐子往下垂吊，如果未及水面便在井壁上碰碎，那就太不幸了。

〔象释〕 上卦“坎”是水，下卦“巽”是木，木桶入水，井水上升，所以说是“井”。九二、九五均以阳刚居中，象征井的功用可以恒久，取之不尽，用之不竭。但是，如果井水上升的途径被毁，井里的水再多也无济于事了。

〔义理〕 本卦以井水养人隐喻任用贤能的道理；国家有兴衰，政权有更迭，但用贤的道理永远不会变更。选贤用贤的渠道，必须畅通；造福于人民的工具，不可废弃。用贤须谨慎小心，对贤能的使用须贯彻始终，防止功亏一篑。

初六：井泥不食，旧井无禽。

〔解读〕 井水混浊便不能食用，年久失修的破败不堪的旧井连鸟雀也不会光临。

〔象释〕 “初六”阴爻居于最底层，相当于井中最底部的泥水；与“六四”同阴不应，“初六”无上引之象。积之既久，便成为废井，人禽共弃。

〔义理〕 混浊的井水不能食用，昏聩的小人不能任用。时过境迁，旧井总有被淘汰废弃的时候；虽然用贤之道不变，具体用人却非一成不变，不合时宜者理应被淘汰。

九二：井谷射鲋，瓮敝漏。

〔解读〕 井底漏水，注入溪流，只能供养小鱼；犹如破旧的瓦罐，失去了本有的作用。

〔象释〕 “九二”刚毅中正，如同喷涌的井水，可是与“九五”不相应，难以上升，于是只能与“初六”为邻。

〔义理〕 一些贤能之士，因为缺少上层人物的有力援引，始终混迹于平民之间，失去了本可以养人济物的应有作用。

九三：井渫不食，为我心恻；可用汲，王明，并受其福。

〔解读〕 井底的泥沙已经淘净，井水十分清澈，不食用未免可惜；可以赶快汲上来享用，君王圣明，是大家的福气。

〔象释〕 “九三”阳爻阳位得正，在下卦的最上位，又与“上六”阴阳相应，犹如清洁的井水且有上引的趋势。

〔义理〕 有些贤士，尽管血气方刚，充满活力，一心想有所作为，替国家人民出力，但未必能及时被发掘使用。这类贤士若能被及时发现、重用，实在是国家之幸、人民之福。



六四：井甃(zhòu 咒)，无咎。

〔解读〕 用砖石砌井壁，不会有灾祸。

〔象释〕 “六四”以阴居阴，位得正；但是以柔居柔，性偏弱。“六四”以其性弱而处于井之中部，惟不断自修，充实力量，方可免咎。

〔义理〕 有济世之志的贤士，务须注意不断进修充实自身力量，等待时机，厚积薄发。

九五：井冽，寒泉食。

〔解读〕 井水甘洁、清凉，可以饮食。

〔象释〕 “九五”以阳刚居于上卦之中位，刚毅中正，如井水甘洁清凉，尽善尽美，提供人们饮用。

〔义理〕 贤明君子居于至尊地位，正是造福于人民之时。

上六：井收勿幕，有孚元吉。

〔解读〕 汲毕井水，将吊绳与罐子收拾好，但不要锁住井盖，以便他人前来汲水，存此诚信利人之心，必有大吉。

〔象释〕 “上六”是本卦最上位，象征井水已被提汲上来，大功告成了，所以“元吉”。因为井水以出井利用为最终目的，所以，在六十四卦中，惟有此卦与《鼎》卦一样上爻象征功成业就。

〔义理〕 贤能之士处于最高位时，应当始终如一，继续诚心实意地为民服务。

· 小结 · 本卦以井水养人为喻，阐释了用贤的道理。认为政权虽有更迭，用贤的道理始终不变，但是在具体的用人过程中，却又灵活多变，对于一些本来可用之才，因为时间的推移而变得不合时宜时，理应淘汰；贤士往往因为人事渠道的阻塞而被埋没在民间不能致仕任用，这是人才的莫大浪费；领导者应该重视人才的发掘；贤士也应该不断自我完善，等待时机，造福于人民；贤士被任用而且居于高位时，应始终如一，为国为民。

四十九、顺乎天时、应乎民心的《革》

䷰ 革：己日乃孚，元亨，利贞，悔亡。

〔解读〕 变革在“己日”发动，才能获得民众的拥护，并且非常顺利，朝着有利于正义的方向发展，使人悔恨的事情不会再发生。

（“己日”，在十干中已越过中央，是盛极而衰必须变革的时刻，故“己日”寓有变

革之日的含义。)

〔象释〕 上卦“兑”是泽，下卦“离”是火，兽皮在水中浸、火上烤，制成皮革；又，下卦形似灶，上卦形似被烘烤的皮，其中两阳爻是坚实部分，一阴爻是要除去的毛及松软部分。经过加工，皮革面目一新，但实质未变。又，上卦“兑”是泽，有水；下卦“离”是火。水浇火，水盛则火灭；火烧水，火盛则水干。水、火不相容，相克相生，产生变革之象。

〔义理〕 变革必须适时；变革的方式，必须正当，依循自然法则进行。天地由变革而形成四季变化，生育万物；历来的社会变革，如殷汤王、周武王的变革，顺乎天时，应乎民心，推动了社会的发展。因此，变革的时间性十分重要，不到革时不能革，到了革时不能不革。

初九：巩，用黄牛之革。

〔解读〕 如同用黄牛皮制成的革绳绑住手脚一样，控制住刚烈急躁之性。

〔象释〕 “初九”虽在变革的卦体中，但居于革卦之初，与“九四”同阳不应，变革的时机尚未成熟；“初九”的位置最低，其地位尚不足以掀动变革之风；以阳居阳，其性刚烈易于躁动，故有“用黄牛之革”的告诫。

〔义理〕 变革是一件掀天揭地的大事，在酝酿变革的时候，务必谨慎，蓄积力量，巩固自己，不可轻启变革之端。

六二：己日乃革之，征吉，无咎。

〔解读〕 在己日进行变革，前进必然吉利，不会有灾祸。

〔象释〕 “六二”以阴居阴，具有文明中正的德性；处在下卦“离”即文明的中部，象征改革的主体；且与“九五”阴阳相应，正是发动改革的最佳时刻。

〔义理〕 一旦条件成熟，就应该抓住时机，果断地采取变革的行动。

九三：征凶，贞厉；革言三就，有孚。

〔解读〕 急躁冒进会有凶险，即使行动正当亦难免危险；关于变革的言辞务须深思熟虑，再三讨论，意见一致，才能付诸行动。

〔象释〕 “九三”阳爻阳位，过于刚强，又离开中位，到达了下卦的最上位，故有躁急过甚之象；其位属上下卦分离之处，正是变革行动之际。不革不行，非革不可，于是便有“凶”、“厉”之告诫。幸而“九三”与“上六”阴阳相应，故有“三就”、“有孚”之语。

〔义理〕 变革即使势在必行，也应深思熟虑，慎之又慎；采取任何行动，都应得到群众的充分理解、信任和支持。



九四：悔亡，有孚改命，吉。

〔解读〕 悔恨消除，然而仍需得到民众的信任、支持，才能吉祥。

〔象释〕 “九四”以阳居阴，其位不正，故有悔象；然而毕竟已经进入上卦，变革已经过半，进入逆转的边缘；且“九四”阳居阴，刚柔兼具，既不畏怯也不妄进，颇有改革家的风度，因而有悔变无悔。

〔义理〕 改革能否成功，不仅需要改革者具有不畏怯的心理、不妄进的性格和准确把握时机的能力，更需要赢得广大民众的普遍信赖。

九五：大人虎变，未占，有孚。

〔解读〕 领袖人物像斑斓的猛虎一般发动变革，即使未占问前途如何，民众仍然相信变革能够成功。

〔象释〕 “九五”阳爻阳位居中，是“大人”变革的主体；与“六二”阴阳相应，象征“大人”刚健中正的变革能得到民众的响应与追随。

〔义理〕 领导变革的伟大人物，在变革之先必须自己先行变革，然后才可能变革周围的人和环境；变革必须彻底，给人以面目一新的感觉，并且将变革之理昭示天下，使民众看得清楚，感到改革的顺天应人、至公至正。凡是取得民众信任的变革，都一定能够顺利进行、获得成功。

上六：君子豹变，小人革面，征凶，居贞吉。

〔解读〕 君子像豹子的斑纹一样进行变革，庶民也应旧貌换新颜；继续前进有凶险，安静无为才合乎正道而吉祥。

〔象释〕 “上六”是本卦的终点，象征变革已经完成，进入守成之时。“上六”与“九三”阴阳相应，皆有“征凶”之辞，但“九三”又曰“贞厉”，至“上六”则曰“贞吉”，是因为“九三”处在变革前，“上六”处在变革后，“九三”忌妄动，“上六”忌再动。

〔义理〕 变革既已成功，君子应当随着时代的进步，继续革新自己，跟上时代的步伐；而庶民百姓，也应革除邪恶，顺应时势，追随领袖，享受改革之后的成果。在变革之后，不可再采取激烈的行动，而应与民休息，保持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

· 小结 · 本卦阐释了变革的原则。任何政治，都有一个盛极而衰的过程，当败象显露时，即须采取变革的行动，以适应时势民心的需要。变革是一件牵动全局的大事。在条件尚未成熟的时候，应慎审时势，积聚力量，巩固自己，不可轻举妄动；一旦条件成熟，就应抓住时机，果断行动；变革即使势在必行，也应首先取得民众的信任和支持，能否取得变革的成功，不仅变革者要具有不畏怯、不妄动的性格，而且变革者要赢得广大民众的信赖，只有在变革之先自己进行变革，才可能变革周

国的人和环境；变革决非修饰，变革必须彻底；当变革成功之后，上下洗心革面，休养生息，保持安定团结，开始新的生活。

五十、供养贤士、破旧立新的《鼎》

䷱ 鼎：元吉，亨。

〔解读〕 革故鼎新，十分吉祥、亨通。

〔象释〕 鼎卦的形象似鼎：初六爻为鼎足，六五爻为鼎耳；下卦“巽”是木，上卦“离”是火，象征燃木煮物，有革新之意，故称之为“鼎”。又：六五爻与九二爻相应，象征“九二”贤士被“六五”君王所赏识。鼎有镇邪、颁布法律等作用。

〔义理〕 与“革”卦的改革旧政权不同，“鼎”卦侧重于巩固新政权；巩固新政权，莫过于养贤。古代任一新朝创立，首先铸鼎、书以律令，由此宣告新时代的开始；鼎所象征的，不仅仅是端正、凝重的历史使命，更有供养圣贤之士的意义。

初六：鼎颠趾，利出否，得妾以其子，无咎。

〔解读〕 鼎颠倒其足，能消除掉鼎中秽物因而有利；就像讨妾是为了生育儿子，并无过错。

〔象释〕 初六爻在鼎卦的最下位，故有“趾”之喻。初六爻又与九四爻相应，以致足朝上而呈“颠”状，使鼎为之倾倒。

〔义理〕 本文以颠倒鼎为喻，说明布新必先除旧的道理；只有清除陈旧、腐败，才能储备人才，开创新的事业。清除腐败，必然要打破旧的秩序，往往会遭到非议，但毕竟合乎社会发展规律，应该理直气壮。

九二：鼎有实，我仇有疾，不我能即，吉。

〔解读〕 鼎中装满实物，心中充满仇恨，不为恶所诱惑，吉祥。

〔象释〕 九二阳爻为实，居下卦中位，如在鼎中，象征鼎中充满实物；因初六爻以阴居阳不正，如患有疾病，致“九二”怕受传染而生仇恨之心，且“九二”刚毅处中，亦不屑与“初六”小人接近，而与上位的“六五”相应。

〔义理〕 即使本身有才气、有能力，对于前进的方向仍应谨慎地把握；养贤的一个重要方面，是对小人的拒斥。

九三：鼎耳革，其行塞，雉膏不食；方雨亏悔，终吉。

〔解读〕 鼎没有了耳，移动起来就有困难，即使鼎内有美味的鸡肉，也难以享



受；下雨总有天晴时，最终会吉祥。

〔象释〕“九三”为鼎之腹，阳爻而充实，如同鼎中装满佳肴；阳爻阳位，过于刚强而易折，因而有“鼎耳革”之警。然而因其得位，有坚守正道之象，故“终吉”。

〔义理〕贤路阻塞，人才虽然一时未能被重用，但总有云开雾散的时候，贤能只要坚守正道，总有被赏识、重用的机会，有施展抱负的一天。

九四：鼎折足，覆公餗，其形渥，凶。

〔解读〕鼎足折断，打翻了王公的美食，溅得一身淋漓，凶险。

〔象释〕居于高位的“九四”与象征鼎足的“初六”相应，然而“初六”成事不足，连累“九四”，其源盖出于“九四”位不正。

〔义理〕任用人才，须量才录用，此所谓知人善任。如果任人惟亲，让才疏学浅者来担当重任，必然力不能支，其结果，不仅害了他本人，也势必连累自己。

六五：鼎黄耳金铉，利贞。

〔解读〕黄色的鼎耳，坚固的耳环（提鼎器具），则革新能够顺利进行。

〔象释〕“六五”象征鼎耳，处在上卦的中位，因而说鼎耳为黄色，与《坤》卦六五爻辞的“黄裳”相类；“六五”有“九二”相应相助，“九二”刚毅处中，因而以“金铉”为喻。

〔义理〕为君者明智公正，为臣者刚毅忠勇，这样的君、臣倘若通力合作，便能相得益彰，革新事业必能顺利进行，取得成功。

上九：鼎玉铉，大吉，无不利。

〔解读〕鼎的耳环是玉料所镂，则鼎新大吉，无所不利。

〔象释〕鼎之用于食烹而出鼎，故“上九”为最佳。上九以阳居阴，体刚而履柔，如温玉之性，故有“玉铉”之喻。

〔义理〕鼎新之举，在于刚柔兼备，就像坚硬而又温暖的玉，刚毅而又不失温情。这样，鼎新既势不可挡，又给人以如沐春风的感觉。

·小结· 本卦通过鼎的足（趾）、实（腹）、耳、铉等形象譬喻，阐述了养贤用贤的道理。认为巩固新政权，莫过于养贤亦即储备人才；养贤用贤，则意味着对陈旧腐败的消除；选拔人才，必须量才，做到知人善任；倘若任人惟亲，用人不当，必然招致祸患；贤能之士一时未被重用，亦不必灰心丧气，只要坚守正道，总有施展抱负的机会；明君贤士，相辅相成，才能相得益彰；贤能致仕，宜如温玉一般，刚柔相济，才会无往而不利。

五十一、戒慎恐惧、进修德业的《震》

䷲震：亨。震来虩虩(xì 细)，笑言哑哑；震惊百里，不丧匕鬯(chàng 畅)。

〔解读〕 震动，具有亨通的性质。当惊雷滚滚而来，君子能处惊不变，依然谈笑风生；即使震惊百里，也不会失落手中的勺子与酒食。

〔象释〕 上下卦均为“震”即雷，双雷重叠，其声必烈；震䷲由坤䷁爻变而来，象征地下阳气滋生，因而大地震动；又象征纯阴之母与纯阳之父首次交合得子，故“震”又象征家庭中的长子。

〔义理〕 迅雷烈风，能使人变色。但是，如果平时能戒慎恐惧，当震惊突然来临时，便不会惊慌失措，而能镇定自若；担当国家重任者，都应该具备这样的心理素质。如果灾难来临时惊恐万状，灾难一过又全然忘记不知警惕，那么，下一次灾难再来临时，仍会惊慌失措。

初九：震来虩虩，后笑言哑哑，吉。

〔解读〕 当惊雷初次滚滚而来时，必然惊惧；以后惊雷再来时倘能谈笑自若，则吉祥。

〔象释〕 “初九”以阳居阳，是下卦的主爻，也是整个卦的初始，象征着雷的首次发动。

〔义理〕 能惧然后能不惧。有的人所以具有处惊不乱的素质，是因为在初次遇惊之后能够吸取教训，时时以恐惧修身，以致在危难尚未来临之际，便已有了充分的心理准备。人有了这种涵养，方能够化险为夷、转危为安，在危难之中始终保持“泰山压顶不弯腰”的大无畏精神。

六二：震来厉，亿丧贝，跻于九陵，勿逐，七日得。

〔解读〕 巨盗临门，十分凶恶，劫夺钱财，往深山峻岭中流窜；丧失的钱财不必去追夺，七天之后自然会失而复得。

〔象释〕 “六二”阴爻阴位，很柔弱，因而有被夺之象；况且“六二”邻近“初九”，突发事件中一定首当其冲。然而，“六二”处下卦的中位，有中正之德，故而又失而复得之象。

〔义理〕 在大的危难来临时，应该审时度势，不可作无谓的抗争。必须失掉的，就让它失去；不应失去的，即便失去还会重新获得。有了这样的心态，方能处惊而不易色。

六三：震苏苏，震行无眚。

〔解读〕 惊雷骤起不免筋酥骨软，一旦听惯了响雷，也就不会再惊惶失措了。



〔象释〕“六三”阴爻阳位，与“上六”又不相应，势单力薄，不中不正，以致惊雷一起，便会恐惧不安。

〔义理〕古人说：“白天不做亏心事，夜半敲门心不惊。”心地不正的阴险小人，往往会产生“草木皆兵”的感觉，在震惊之事发生时，心理承受能力显得特别薄弱；即便如此，当震惊接踵而至，习以为常之后，“草木皆兵”之辈也能镇定下来。由此可见平时的戒惧是多么重要。

九四：震遂泥。

〔解读〕惊雷滚动地而来。

〔象释〕“九四”是第二个雷即上卦的主干，其声之烈，尤甚于下卦之雷；与“初九”同为阳爻，不应而应，故有“遂泥”之势。

〔义理〕君子处在双重的震惊事件之中时，不可被其势所欺而丧志，而应该发挥自己的刚毅之性，才能经受住高度的震慑和冲击。

六五：震往来，厉；亿无丧有事。

〔解读〕惊雷往来不息，其势危险，不免令人忧虑是否会丧失什么东西，或者有什么不测之事发生。

〔象释〕“六五”阴爻阳位，不正；它的上位是震惊的极点，它的下位是重叠之雷的主爻，故有往来皆厉之象。然而，“六五”处中，具有不偏不激的中庸德性，或可免遭雷击之灾。

〔义理〕处在震惊的中心时，如能持守正义，坚持不偏不激的中庸原则，便可有惊而无险，将损害降低到最小限度。

上六：震索索，视矍矍(jué 决)，征凶。震不于其躬，于其邻，无咎，婚媾有言。

〔解读〕灾难如同惊雷一样突然而至，不免心惊肉跳，左右惶顾，惟恐凶险临身。结果灾难未曾加诸其身，而是降临到了亲邻头上，自己则安然无事。于是，连儿女亲家也怨声顿起。

〔象释〕“上六”以阴居阴，不中不正，又在震惊的极点，因此所遇震惊最迅烈。然而，其阴柔无比，警觉甚敏，而为有惊无险之象。

〔义理〕经验有直接与间接两种，当别人遭受灾难时，自己应迅速作出由彼及此的反应，及时警觉，防患于未然。

· 小结 · 本卦阐释了在震惊之事猝然来临时的应变法则。在发展前进的道路上，必然会遇到种种突然发生的灾难，有的灾难大得令人震惊。当首次遭遇震惊

事件时，难免会惊慌失措，但是只要深刻地记住这一次的教训，时时保持戒慎恐惧的心态，当下次再发生震惊事件时，便能控制自己的紧张情绪，冷静地审时度势。必须失掉的，就毫不留恋地让它失去；不应该失去的，即便一时失去也会重新获得；心地不正的小人，因为做了亏心事而往往草木皆兵，在震惊之事发生时心理承受能力显得特别薄弱；正人君子即便在双重的震惊事件发生时，也能不被其势所欺而丧志；处在震惊事件的中心时，如能持守正道，即便损失不可避免，也能降到最低限度；当然，最好的办法是能够从别人的患难经历中吸取经验，以避免自己直接身受。

五十二、动静相宜、适可而止的《艮》

䷳ 艮：艮其背，不获其身；行其庭，不见其人，无咎。

〔解读〕 人的背部静止，整个身体也便难以移动；内心安静，即便进入有人的庭院也视若无睹。稳且静，人就不会有过失。

〔象释〕 “艮”是山，寓安重坚实之意；本卦上下均“艮”，象征两山重叠，极其稳固，岿然不动。又，经卦“艮”一阳在上、二阴在下；二阴不动，一阳已升至极点，亦须停止，故“艮”有“止”义。上、下卦相同，对应的阴阳爻相同而不相应，故有“不见其人”，亦即视而不见之辞。

〔义理〕 形体保持稳定状态的关键在于背部，行动保持稳定状态的关键在于内心。内心宁静，不受外界环境所影响，就不会妄动；即便有所行动，也会谨守本分，冷静思考，应止则止。此卦寓有道家（老庄）逃避世事的思想，其中“行其庭，不见其人”的喻言，对于庄子追求物我两忘境界具有直接的影响作用。宋代崇尚禁欲的儒家，更推崇备至，周敦颐说：“法华经全卷，可由这一艮卦代替。”

初六：艮其趾，无咎，利永贞。

〔解读〕 首先要控制住脚趾上的动作，脚趾稳定则不失足，其益在于有始有终。

〔象释〕 “初六”处在最下位，故以“趾”为喻。人有行动，必先动趾；若使趾的行动受到控制，则不会发生超越规矩的行为，然则“初六”阴爻居阳位，不中不正，故有“永贞”之戒。

〔义理〕 当行则行，当止则止。什么事不应该做，这从事情一开始就应把握和控制。否则，差以毫厘，失之千里。如果自始至终都能够把握住当止则止的尺度，不半途而废，那么必然获益。

六二：艮其腓，不拯其随，其心不快。

〔解读〕 腿停止不动，却不能阻止其上位者的冒进而只得勉强相随，因而心中



不会愉快。

〔象释〕“六二”属于下卦的中位，相当于人的腿部，因而有“腓”即腿肚之喻。“六二”阴爻阴位，居中得正，懂得当止则止的道理，但它的行动却受制于“九三”；“九三”刚愎自用，不会听从“六二”关于当止则止的劝告，因而“六二”只能违心相随。

〔义理〕由于缺少主动权，明知应止却不能止。如果违心地追随别人继续冒进，其心情必然抑郁不舒畅。无论在政治还是经济领域中，这类情况屡见不鲜。

九三：艮其限，列其夤(yín 寅)，厉薰心。

〔解读〕抑止腰部的活动，两肋的肌肉便像被分裂开来一样，不能活动，其难受犹如烟火薰心肺。

〔象释〕“九三”在上、下卦分界处，相当于人的腰部；爻阳位，又离开了中位，有刚强过甚而偏激之象。“九三”上下两个阴爻，被“九三”从中分裂开来，象征“九三”与上下、左右的人不能和睦相处，因而危机重重。

〔义理〕当止则止。然而，任何停止都是相对的，停止是暂时的，停止中寓有行动。如果将停止绝对化，认为讲停止就是绝对的止，那么动、止便会失当，以致造成众叛亲离的局面。

六四：艮其身，无咎。

〔解读〕能够自我控制其身体，便不会有过失。

〔象释〕“六四”已进入上卦，故以“身”比喻；阴爻阴位，得正，故有守静不躁动之性。

〔义理〕停止有一个时间与空间的问题。什么时候应该停止，停止在什么样的场所，只有做到心中有数，才能自我约束，“止”得恰到好处。

六五：艮其辅，言有序，悔亡。

〔解读〕说话谨慎，条理清晰，后悔之事便不会发生。

〔象释〕“六五”处于卦的上方，故以“辅”即颞关节比喻。其阴爻居阳位，不正，应有后悔之事，然而又处中，言辞中肯在理，所以后悔之事又消除。

〔义理〕俗话说：“病从口入，祸从口出。”言语能表达思想，却又能致祸，因而说话务须小心谨慎，也有一个当止则止的问题。只有适可而止，才能避免“祸从口出”。

上九：敦艮，吉。

〔解读〕以谨慎敦厚为归宿，吉祥。

〔象释〕“上九”以阴爻居于艮卦即止的极处，其笃于止的心情，达到了极点。别的卦至于极点的都要朝着反面转化，而本卦“上九”却不仅不转化为动，反而表现出了对于“止”的敦厚笃实，其源盖由于《艮》为兼山之卦，“上九”为稳之又稳的众山之巔。

〔义理〕凡事贵在坚持，愈近终点愈是坚定于既定的宗旨，才能功德圆满。然而世人往往很难做到这一点。例如，学业快要结束时，便会放松自己；人一生谨慎，到了晚年却容易堕落。如果到了晚年仍能努力克制和严格约束自己，也就真正实现了善始善终。

· 小结 · 本卦通过“艮其趾”、“艮其腓”、“艮其限”、“艮其身”、“艮其辅”的一系列譬喻，系统地阐释了适可而止的原则。有动便有止，该动则动，当止则止。什么事情应该做，什么事情不应该做，从一开始就要把握好它的尺度；在实际生活中，往往由于缺少主动权，明知应止却不能止，而且违心地跟着别人继续冒进，以致“不得开心颜”；止并不是绝对的，它受到时间和空间的规定，一般来说，止是暂时的，而动才是永恒的；如果将止绝对化、孤立化，动、止便会失当。因此，何时该止，止于何处，要做到心中有数，如此才能自我约束，止于恰到好处。所谓“止”，不仅包括人的行为，还包括人的言语；如果说话不加节制，同样会招祸；惟其动静相宜、适可而止，才能避免“祸从口出”。总之，当止则止是一种自我约束，贵在自觉，功在坚持。

五十三、量力而行、循序渐进的《渐》

䷴ 渐：女归吉，利贞。

〔解读〕女子出嫁，按照婚嫁的礼节循序渐进，就能吉祥，其利在于这些礼节合乎正道。

〔象释〕下卦“艮”是山，上卦“巽”是木，山木为“止”义，但是山上有木，木渐渐成长，于是山也随着渐渐增高，所以卦名取“渐”。又，自“六二”至“九五”，其四爻各得其位，象征嫁女过程中合乎正道、循序渐进的一系列礼仪。

〔义理〕渐进的重点在“渐”，渐是进取时的一种表现形式。任何事物都有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我国传统婚姻关系的建立，经历了媒介、纳采、问名、纳吉、纳征、请期、亲迎等一系列有序的渐进形式。推而广之，有为之士若欲事业有成，也须渐渐地蓄贤积德，依序而进，不可操之过急。我国前些年在选拔任用干部问题和围绕“台阶论”所展开的争议，其实也有一个是否应该循序渐进的问题。

初六：鸿渐于干，小子厉，有言，无咎。

〔解读〕幼小的鸿雁停留在水涯边上活动，像小孩子蹒跚学步那样有一种恐



惧感，于是便有嘲笑它胆小的言语出现，其实鸿雁这种不急于上岸高飞的做法并不错。

〔象释〕“初六”是渐进之始，阴爻柔弱，尚无能力一下子登岸，更无能力振翅飞翔，只能量力而行在水边磨砺自己；“六四”与“初六”同阴，相互拒斥，既无力应援“初六”，又因“初六”力弱，跟随不上其步伐而怨声不已。

〔义理〕凡事都应该量力而行，不可勉强；即便力量还很薄弱，只要循序渐进，就不会发生什么失误。

六二：鸿渐于磐，饮食衎衎(kàn 看)，吉。

〔解读〕鸿雁渐渐长成，便爬到岸边的大石板上栖息，在石缝之间欢乐地寻觅食物，吉祥。

〔象释〕“六二”的位置比“初六”高了一层，且“六二”柔顺中正，又与“九五”相应，其处境如磐石一般稳定，其心情亦很和乐。

〔义理〕在成长过程中，要脚踏实地，依靠自己的力量循序渐进，但并不排斥通过正常途径争取外界的应援。

九三：鸿渐于陆，夫征不复，妇孕不育，凶，利御寇。

〔解读〕鸿雁渐渐地走上陆地，此时就像丈夫出征不还家，妇女怀孕流了产，十分危险，但是居高望远，有利于防御猎人袭击。

〔象释〕“九三”以阳居阳，虽正而过刚，有宁折不弯之象，故尔有“征不复”之辞；又与“上九”同阳而不应，只得与“六四”相比相求，这种相亲相求不合正道，因而又有孕而不育之象。然而“九三”毕竟是得位之爻，其阳刚之性尚能用于正道。

〔义理〕当自身力量还不足以一展宏图时，切不可躁急冒进，而应该寻找一个比较平安的环境，渐渐地壮大自己，耐心地等待瓜熟蒂落这一时刻的到来。

六四：鸿渐于木，或得其桷，无咎。

〔解读〕鸿雁渐渐飞上了高树，有的还用树枝构筑窝巢，平安地栖息。

〔象释〕上卦“巽”为木，“六四”由于处在上卦的下位，与下卦相邻，因而以树为喻；其阴爻阴位，柔弱温顺，因与两个阳爻比邻而有依靠之象。

〔义理〕处于位高而力弱的不安稳之境，惶恐之心在所难免，但只要柔顺灵活地处世，必能得到强者的援助，渐渐地丰满自己。

九五：鸿渐于陵，妇三岁不孕，终莫之胜，吉。

〔解读〕鸿雁飞上高陵，犹如三年不怀孕的妇女，从未受到过丈夫的责难欺

凌，终必吉祥。

〔象释〕“九五”阴阳相应，因而以“陵”为喻；刚健而中正，又与“六二”阴阳相应，其象甚佳；虽然两爻之间有“九三”、“六四”阻隔，但“九五”与“六二”心心相印，执信如一，所以有“吉”兆。

〔义理〕事物的发展壮大，不可能一帆风顺，即便成功的事业，其间也有诸多曲折，犹如姻缘美满有时却不能生育子女一般，认识到发展中有曲折、美满中有不足也是一种客观规律，就不至于自寻烦恼。

上九：鸿渐于逵，其羽可用为仪，吉。

〔解读〕鸿雁在天空中飞翔，羽毛漂亮得可以做装饰品，吉祥。

〔象释〕“上九”处在本卦最上位，象征循序渐进终于实现了最高目标。“上九”处极位而刚健，象征宏图之志的施展，前程似锦，故又有“仪”之一辞。

〔义理〕经历漫长的渐进，终于羽毛丰满，可以一遂凌云之志了。有的人到了这个境地便会生出高处不胜寒之感，惟有循序渐进者，具有雄厚的实力和足以眩人耳目的魅力，他的前程仍然未可限量。

·小结· 本卦通过鸿雁在成长过程中“渐于干”、“渐于磐”、“渐于陆”、“渐于木”、“渐于陵”、“渐于逵”的一系列譬喻，阐述了事物发展过程中的渐进规律。循序渐进是事物发展的一个普遍规律；力量薄弱不要紧，只要循序而进，可以避免失误；循序渐进应该建立在自力更生的基础之上，但是并不排斥正当的外力援助；当力量尚嫌不足时，应尽快寻找一个比较平安的环境，渐渐壮大自己，再徐图进取；所处环境不安稳时，要善于应变，运用柔顺的方法争取强者的援助；渐进的道路也有曲折，也有种种阻碍，应该认识到这种复杂性；尽管道路曲折，前途却是光明的；渐进的长处是基础坚固，实力充沛，君不见循序渐进的鸿雁，年年都作万里行。

五十四、推崇妇德、夫唱妇随的《归妹》

䷵归妹：征凶，无攸利。

〔解读〕少女嫁长男，有悖常理因而凶险，发展下去无益处。

〔象释〕下卦“兑”是少女，上卦“震”是长男，卦象为少女嫁给长男，所以卦名“归妹”。少女与少男结合方称般配，而今少女与长男结合，显然不般配；且下卦“兑”是悦，上卦“震”是动，为少女主动取悦长男使之心动之象，与夫唱妇随的常理不合，因此这类婚嫁包含着凶险。

〔义理〕男大当婚、女大当嫁是天地之间的第一正事，因而不可违逆常理；人们应该通过违理现象看未来的结果，尽可能避害趋利，防患于未然，使得正事正办，



以维护正常的夫唱妇随的家庭秩序。

初九：归妹以娣，跛能履，征吉。

〔解读〕 少女出嫁做偏房，就像跛足者勉力行走，仍能获得吉祥。

〔象释〕 “初九”在本卦最下方，象征该女子地位低贱，因而有“娣”（妾）之谓；与“九四”同阳不应，只能靠自己的力量奋斗，因而有跛子行路之艰；地位虽低贱，却因为阳爻阳位，而有一股刚烈之性，能坚守正道。

〔义理〕 不计较名誉和地位，顺其自然，忠于职守，并且坚持始终，这样的人虽然一时位卑身贱，终将会有好的结局。

九二：眇能视，利幽人之贞。

〔解读〕 双目一瞎一明，仍能看清东西；幽居之人，利于守正。

〔象释〕 “九二”处中，有坚定的贞操和良好的妇德；与“六五”阴阳相应，然而“六五”阴居阳位，其性阴柔而其位不正，“九二”有遇非其人之象，因而有一目失明和幽居不得意之象。

〔义理〕 人无完人，有贤德可是有生理缺陷。然而有失必有得，娶这样的妻子，往往更勤于料理家务、更体贴照顾丈夫；由于不能抛头露面，少与外界接触，就更有利于贞操的持守和妇德的完美。在我国历史上，多有宁娶贤德而不顾貌丑之女做妻子的故事，如三国时的诸葛亮等。或许，这些古人也是受了本爻思想的影响所致。

六三：归妹以须，反归于娣。

〔解读〕 少女冒充其姊出嫁作正室，事发后仍以妹妹的身份从姊陪嫁作妾。

〔象释〕 “六三”以阴居阳，有不甘人下的倔强之性；其位不正，因而有“以须”即冒充其姊的不正当之举，然而邪不胜正，最后还是重归“娣”即偏室的位置。

〔义理〕 才德不足以重任，但应安守本分，位其所位，实其所实；否则，难免要露出原形，被人所弃，落得一个自取其辱的结果。

九四：归妹愆期，迟归有时。

〔解读〕 出嫁超过了一般年龄；迟迟不嫁，是为了等待更好的机遇。

〔象释〕 “九四”与“初九”同阳不应，尚无配偶之象；以阳居阴，内柔而外刚，节操坚强，不肯轻易许嫁，以致延误了婚期。不嫁的原因在于“九四”本身的意愿，与“六三”之被退返全然不同。

〔义理〕 有才德者才有择人而配的主动权，正如同惟宝器才有待价而沽的余

地，贤士才有择明主而仕的资格。当然，所择必须适度；只有适度，方能“有时”。

六五：帝乙归妹，其君之袂不如其娣之袂良；月几望，吉。

〔解读〕 帝乙将女儿出嫁，大女儿的衣着不如从嫁的妹妹的衣着那样华丽，这是因为她脸如满月，长得十分丰满姣好，穿上什么样的衣服都会吉祥如意。

〔象释〕 “六五”阴爻君位，相当于君王之女；与“九二”相应，象征下嫁给臣子；阴爻处中，又在高位，象征该女子具有中庸的德性和高贵的气质。

〔义理〕 俗语“佛靠金装，人靠衣装”，此言有谬；衣装若与人的品德相比，后者更重要；尤其是妇德，更为人们所看重。自爱的女子，与其华服装饰，莫如潜心修身。

上六：女承筐，无实；士刲(kuī 亏)羊，无血。无攸利。

〔解读〕 新娘子托着盛放礼品的篮子拜见公婆，篮内却没有什干果；新郎举行割羊仪式，羊却流不出血；一切都是那样的不顺利。

〔象释〕 “上六”以阴居阴，柔极而无坚定的德性；与“六三”同阴而不应，象征婚姻不会成功，因而以女“无实”、士“无血”隐喻婚姻不顺利的因素来自男女双方。

〔义理〕 婚姻关系应该建立在男女相爱的基础之上，如果男、女双方都缺少诚意，即使订了婚，也难以成亲；即便勉强结了婚，也不会有美满的夫妻生活，甚至最终还是要分离。

· 小结 · 本卦阐释了婚嫁的原则。认为男女婚嫁是天经地义的正事，因此不可违逆常规过度强求，而应当顺乎自然，遵守正常的秩序。女子嫁入夫家，应随遇而安，不计名义和地位，恪守妇道，“三十年媳妇熬成婆”，总会有出头的一天。男子娶妻，不应求全责备，须知有得便有失，有失必有得，在形貌与妇德不可兼得的情况下，宁取德而勿取色；待嫁女子，须有自知之明，才德不足者不要勉强，更不可过分奢求，做出非分之事，自招其辱；才德兼具者，不必急于求成，应该谨慎选择佳配；女子的高贵与低贱，在于她的内在气质和外在容颜，不在于她有无华丽的服饰；婚姻成败的关键，在于男女之间是否相爱，倘若男女双方均无诚意，即使举行婚礼，也不会有美好的结局。

五十五、月盈则虚、盛衰无常的《丰》

䷶ 丰：亨，王假之，勿忧，宜日中。

〔解读〕 盛大意味着亨通；君王值此盛极之时，不应该整天担忧盛极而衰，而应该积极设法使盛大的事业如日中天一般继续保持下去。



〔象释〕 下卦“离”是明，上卦“震”是动，光明而活跃，乃盛大之象征；下卦“离”是电闪，上卦“震”是雷，电闪雷鸣，气势盛大，故卦名为“丰”。丰，高杯盛物，盛大之义。

〔义理〕 盛大的东西既有喜的一面，也有忧的一面。忧的原因，在于盛大至极点必然要向反面即衰落转化。然而，忧是消极的态度；尽管由盛而衰是必然规律，我们仍应兢兢业业，竭尽全力使盛势延长，即所谓的“经久不衰”。

初九：遇其配主，虽旬无咎，往有尚。

〔解读〕 只要能够遇见与自己相般配的主人，即使延迟一些时间也无妨，前往会受到赏识器重。

〔象释〕 “初”与“四”对应，“初”称“四”为“配主”；“初九”与“九四”同阳不应，但是在下卦“离”是电闪、上卦“震”是雷的情况下，“初九”与“九四”如同雷电一样紧密合作，且有电闪愈明雷声愈大的相若般配关系。

〔义理〕 对盛大的追求应积极主动，且需要有耐心。根据自己的潜力把握盛大的极限；但也不能过分，谨防所谓的“过犹不及”。

六二：丰其蔀，日中见斗；往得疑疾，有孚发若，吉。

〔解读〕 太阳被巨大的帘子遮住，以致中午也能看见北斗星；追随昏君，将会受其怀疑猜忌。但是，待之以诚信，启发其良知，仍可吉祥。

〔象释〕 “六二”以阴居阴，处下卦“离”之中，为日中之象；与“六五”同阴不应，“六五”以阴柔居至尊位，象征昏庸的君王，中正的“六二”倘若追随“六五”，必遭猜忌；但“六二”毕竟是“离”即明的主脑，能以中正之心感化昏庸的“六五”，所以结语为“吉”。

〔义理〕 盛大中包含着衰败，为维护盛大之不衰，惟有深入到盛大的内部，以光明正大驱除昏暗不明。我国历史上有为的君主每每以“放郑声，远佞人”自诫，或鼓励谏言直谏，便是持盈保泰的具体体现。

九三：丰其沛，日中见沬，折其右肱，无咎。

〔解读〕 太阳被巨大的幔幕遮蔽，以至中午时也能看见天上的那些小星星；处在暗无天日的时期，即便有济世之心，也只得像折断了右臂一样无所作为，以避免灾祸。

〔象释〕 “九三”以阳居阳，又处在下卦“离”即明的最上方，本身是光明正大的；但是，它所遇到亦即与之相应的“上六”却阴柔不明，又处在上位的“震”之极端，刚毅中正的“九三”只得以无所作为自保无咎。

〔义理〕 当政治出现极端的昏暗时，贤德之士不应该强自出头，而应该忍辱负重，保存实力，以待明时的到来。这是保持盛大之势的一种特殊手段。我国历来有“识时务者为俊杰”，即指此类的“折臂”养晦方法。

九四：丰其蔀，日中见斗；遇其夷主，吉。

〔解读〕 太阳被巨大的帘子遮蔽，以致中午也能看见北斗星；志同道合者，吉祥。

〔象释〕 “九四”以阳居阴，不中不正，有处身于昏暗不明环境之象；与“初九”同阳，虽无感应，却是同道，既为上卦“震”即动之主爻，便有主动与“初九”相济的姿态。

〔义理〕 在政治昏暗时期，身居高位的有志之人，应该目光向下，主动接近下层的志同道合者，相扶相济，为突破黑暗、挽救危局、恢复盛势而协力行动。

六五：来章，有庆誉，吉。

〔解读〕 招揽贤能人士，会得到喜庆和美誉，因而吉祥。

〔象释〕 “六五”阴爻而君位，象征昏昧的君王，本身无庆誉可言；然而与之对应的“六二”是柔顺中正之士，“六五”有柔顺中正之德，因而能主动亲近、招揽“六二”，能在追求盛大中赢得一些庆誉。

〔义理〕 居于领导地位的人，本身缺少智慧，见事不明，但是，只要有不耻下问的虚心，有招揽容纳能人的胸襟，同样可以借助于贤能之士的才干，使得所领导的事业兴盛起来。

上六：丰其屋，蔀其家，窥（kuī 亏）其户，阒（qù 去）其无人，三岁不覿，凶。

〔解读〕 房屋高大，窗户都用帘子遮蔽着，从门缝中往里窥视，静悄悄地没有人影。一连三年，不见有人出入，必有凶险。

〔象释〕 “上六”以阴居阴，又处丰之极，象征阴柔而自大；与下卦“离”最为疏远，为远离光明之象；“上六”孤高自负，长期不与明德君子“九三”交往，其蔽之甚，不可自拔。

〔义理〕 小人得志，其事业也能够盛极一时，却不免飞扬跋扈，目中只有自己没有别人；由于长期不结交明德之士，以致自己孤立自己、蒙蔽自己，其盛大之业亦将被自己所毁。

· 小结 · 本卦阐述了盛衰无常、因而如何持盈保泰的道理。卦名为“丰”即盛大，各爻却均处在暗无天日的氛围中，由此警示人们应该怎样持盈保泰、力挽大



厦于将倾。盛大的东西既包含着喜也隐伏着忧，因为盛极而护其既盛。对盛大的追求，既要有积极的态度，又要有切合实际的目标；为了维护久盛不衰的局面，应该深入到盛大的内部，以光明驱除昏暗；处在昏暗时期，贤者应注意保存实力，等待明时的到来；居于高位的贤才，则应该主动联合下层的志士仁人，同舟共济，冲破黑暗迎接光明；居于领袖地位的人，如果自身少智短见，则应该不耻下问，招揽贤士，同样可以使得事业盛大起来；倘若自高自大，目中无人，长期不与贤能之士结交往来，即便事业既成，也将毁于一旦；盛衰无常，人们务须乾乾夕惕。

五十六、流离颠沛、寻求安定的《旅》

䷷旅：小亨，旅贞吉。

〔解读〕 旅行之事，小有亨通；出门在外，只有心地纯正，才会吉祥。

〔象释〕 下卦“艮”是山，上卦“离”是火，山上有火，不停地蔓延如同旅行，因而卦名“旅”。“六五”阴爻处上卦之中，柔顺中正，兼具刚毅之性，然与下卦之中“六二”同阴不应，所以只能有小的亨通。

〔义理〕 古人之旅行与今人之旅游不同。古人之旅行，原因多为失业、犯罪、迁徙或其他不得意之事，是一种生活不安定的行动。当人处在这种情况下颠沛流离，举目无亲，惟有持纯正的态度，诚恳地待人，才能逢凶化吉，遇难呈祥。遇事处理得当，或可因此转机，兴旺发达；遇事处理不当，往往客死他乡，成为游魂野鬼。

初六：旅琐琐，斯其所取灾。

〔解读〕 在旅途开始时便猥琐吝啬，这是招来灾祸的原因。

〔象释〕 “初六”以阴爻居本卦之初，象征猥琐鄙陋之人。

〔义理〕 俗话说，“人穷志短”；人无远虑，必有近忧，尤其处在不安定的环境中，不可斤斤计较于眼前利益，而应从大处着想，识大体，顾大局，于屈中求伸。

六二：旅即次，怀其资，得童仆贞。

〔解读〕 旅途中最舒适的是投宿在旅店中，最心安的是怀有充足的费用，最可靠的是有忠实的童仆。

〔象释〕 “六二”以阴居阴，处于下卦之中，有柔和中正之德，因而有即次、怀资、童仆贞之遇；“初六”比于“六二”，是其“童仆”。

〔义理〕 在不安定的环境中，寻找一个住处，身上带点儿钱，都是容易办到的事情，难的是能得到童仆的忠诚照顾。所谓“患难见真情”，人间的真情，可遇而不可求。

九三：旅焚其次，丧其童仆，贞厉。

〔解读〕 投宿的旅店失火，跟随的童仆丧失，旅人即使心地纯正，也充满着危险。

〔象释〕 “九三”以阳居阳，位正，故有“贞”之断语。然而以阳居阳，刚直过甚；又偏离了下卦的中位，不仅有失中庸之道，而且过于高傲，以致失去了安定的住所，童仆亦不辞而去。

〔义理〕 处在不安定的环境中，不能过于刚直任性，更不可倨傲待人，而应以谦虚的态度，争取周围人们的帮助，才能在不安定中求得安定，在危机四伏的环境下求得生存和发展。

九四：旅于处，得其资斧，我心不快。

〔解读〕 旅途中虽然有栖身之处，并且得到了生活所必需的钱财和斧头等工具，但是我的心情并不愉快。

〔象释〕 “九四”阳爻阴位，刚柔兼具，又处在上卦“离”即明的下位，头脑比较清醒，因此在旅途中能筹措到足够的旅费和生活必需品；然而毕竟阳爻居阴，位不正，象征不能一遂志愿而有抑郁之感。

〔义理〕 在不安定的生活中，要用柔能下，顺应环境，创造尽可能好的生活条件；同时，不能满足于眼前的小利而改变自己的志向，要做到贫、富皆不丧志。

六五：射雉，一矢亡，终以誉命。

〔解读〕 射猎时，一支箭被负伤而去的山鸡带走，但他终于博得了善射的美名。

〔象释〕 “六五”是上卦“离”即明的主爻，因而以羽毛光彩鲜丽的山鸡为喻；阴柔处中，有柔顺中庸之德；虽与“六二”同阴不应，但同德，所以都有所收获。

〔义理〕 柔顺中庸，是旅人应该具备的品格；具有了这一品格，不仅可以自保，亦因此可以兴旺发达。如同射猎一样，失却虽小而所获甚大，不仅有利而且有誉。

上九：鸟焚其巢；旅人先笑后号咷；丧牛于易，凶。

〔解读〕 鸟的巢穴被火烧掉；旅行中的人先是欢颜喜悦，后来却号咷痛哭；农人在田畔丢失了牛，十分凶险。

〔象释〕 “上九”处在最高位，所以用飞得高高的鸟作喻。上卦“离”是火，所以有“焚”之喻。阳刚而处在最高位，象征高傲自负，失去了柔顺之德，因而又以“丧牛”为喻。



〔义理〕 倨傲自负，是旅人最忌的态度。倔强傲睨，就会遭到别人的厌恶，这对于一个处在漂泊不安宁环境中的旅人来说，实在太危险了。即便一时发迹，占据了高位，也因为缺少群众基础，很快从天上跌入泥淖，乐极生悲，以致连暂时的栖身之地也难再得。

· 小结 · 本卦阐释了在不安定状态下如何求安定的原则。人一旦处在不安定的环境中，万不可斤斤计较于眼前小利，而应顾大局、识大体，委曲求全。在这种情况下，安定的住所、囊中丰裕固然重要，但忠诚可靠、患难与共的追随者，更使人心安。处身在不安定之境，不可过于刚直任性，而应以谦和的态度待人，取得别人的帮助，努力在危机四伏的生存环境中求得发展；要顺应环境，创造尽可能好的生活条件，但不可以因为一时的满足而改变自己的志向。柔和中正正是应具的品格，可以因此而吃小亏占大便宜，乃至名利双收。倨傲自负则是最忌的态度，往往因此失去已经拥有的名誉和利益。

五十七、择善而从、如沐春风的《巽》

䷸ 巽：小亨，利有攸往，利见大人。

〔解读〕 顺从他人，只能小有亨通，有利于所要做的事情，但是顺从的对象应是有德有才的领袖人物。

〔象释〕 上、下卦都是巽，都是一阴爻附伏在二阳爻之下，象征阴顺从阳，符合自然之理；“巽”是风，上、下卦都是风，风随着风，无孔不入，象征国家法令的贯彻，君子德行的深入人心。

〔义理〕 顺从是谦逊的一种表现；具有谦逊的品德，就容易被人所接纳，有利于事业的发展。但是，顺从、谦逊也要注意对象，有所选择，不能盲目。

初六：进退，利武人之贞。

〔解读〕 在进退两难的时候，应当效法勇武之人，坚决果断，才会有利。

〔象释〕 “初六”即阴柔又在下位，有过度谦逊柔顺之象，又与“六四”同阴无应援，因而进退犹豫，举足不定。

〔义理〕 柔顺不等于优柔寡断，柔顺应与坚强的意志相结合。

九二：巽在床下，用史巫纷若，吉，无咎。

〔解读〕 匍匐在君主的卧榻旁，就像史官、巫士跪在神台前一样的恭顺谦卑，吉祥无灾。

〔象释〕 “九二”阳爻阴位，有自卑之象；处下卦之中，其谦卑恭顺出自内心。

〔义理〕 谦卑柔顺，如果仅在于口舌之间，在于表面文章，便是献媚邀宠、阿谀奉承；谦卑柔顺应该出自内心，态度真诚。

九三：频巽，吝。

〔解读〕 频频地表示出谦卑顺从，会招致祸患。

〔象释〕 “九三”阳爻阳位，本性刚强有余；又离开了下卦的中位，位正而不中，因而有言不由衷之象。

〔义理〕 过分的恭顺是虚伪，虚伪的人不会受到别人的信任。

六四：悔亡，田获三品。

〔解读〕 悔恨消失了，外出打猎获得了很多野兽。

〔象释〕 “六四”阴爻夹于阳爻之间。下与“初六”同阴无援，本应有悔，然而阴爻阴位得正，又接近“九五”之尊，有顺乎阳刚、持守正道之象，因而不仅“悔亡”，且多有收获。

〔义理〕 谦卑合乎常情，所用又在正道，就会收到良好效果，有利于建功立业。

九五：贞吉，悔亡，无不利，无初有终；先庚三日，后庚三日，吉。

〔解读〕 因刚健中正而吉祥，悔意消失，事无不利，开始时不顺利，但终究会顺利。法令实施之前要晓谕群众，法令实施之后要检查执行情况，才能使群众心服口服，取得吉祥的效果。

〔象释〕 “九五”以刚居刚，这种刚健之性本不适宜于柔顺之卦意，但是“九五”虽刚而中正，其刚健之性有如法令，终究会被人们理解和接受。

〔义理〕 谦逊柔顺不是无原则的。处于领袖地位的人，不能因为谦逊而不去制定和颁发政策法规。只要所制定的政策法规合乎正道，制定时考虑周详，制定后向人民解释清楚，颁布后公正地执行，同样会受到人们的尊重、出自内心的顺从。

上九：巽在床下，丧其资斧，贞凶。

〔解读〕 匍匐在床下，任凭强盗将钱财都抢走，其心地虽正也难免凶险。

〔象释〕 “上九”阳爻居阴位，谦恭到了极点，以致过分而沦为自卑自贱。

〔义理〕 谦逊柔顺应当恰如其分，一旦过了度便是自卑自贱，不仅无所收获，而且会失去一切，包括失去自己的人格和尊严。

· 小结 · 本卦阐释了柔顺谦逊的原则。认为谦逊应与坚强的意志相结合，它不能停留在口舌表面，而应发自内心深处；虚伪只能招致祸患，只有真诚的谦逊，才会获得好的效果，帮助你事业成功，理想实现；谦逊与政策法规的制定和执行并



不矛盾,符合民众心愿和利益的法令,以及公正不阿地执行,都会得到民众的尊重和服从;谦逊也有限度,一旦谦逊过度,便沦为自卑自贱,失去人的尊严。

五十八、愉悦为先、和而不同的《兑》

䷹ 兑：亨，利贞。

〔解读〕 愉悦，通畅；执于正道而使人愉悦，才会有利。

〔象释〕 上、下卦都是“兑”即泽，两个泽连在一起，泽水相连流通，滋润万物，所以其象为“亨”。

〔义理〕 凡事以使人愉悦为先；领袖恩泽于民众，民众的心情愉悦，就会不辞劳苦、追随领袖。治政如此，治军亦然。我国历史上有许多名将，爱兵如子，甚至有替士兵吮吸伤口蛆脓者，使得士兵平时心情舒畅愉悦，打仗时舍生忘死。但是，这种使人愉悦的做法必须出于真诚，而不是装模作样以欺骗民众，更不能是为了达到某种个人私利或罪恶目的。如果是后者，总有被民众识破的时候，“水能载舟”便会转化成“水能覆舟”。

初九：和兑，吉。

〔解读〕 和谐相处，使人喜悦，吉利。

〔象释〕 “初九”阳爻阳位，位虽低下而其性刚毅，与“九四”同阳不应，有光明正大、随遇而安、与人和谐相处之象。

〔义理〕 即使地位低下，也不应向别人奉承谄媚，妄求进取；恬淡清静，与周围的人和谐相处，融融乐乐。但是，不能因为保持和谐的关系而与他人同流合污。

九二：孚兑，吉，悔亡。

〔解读〕 以诚信赢得别人的喜悦，吉利，即使有悔事也会消除。

〔象释〕 “九二”阳爻居阴位，又与“六三”阴柔相比邻，因而有“悔”。但是，“九二”处在下卦的中位，内心诚信，故其“悔”消亡。

〔义理〕 我以诚信待人，人亦以诚信待我，由这种关系产生的喜悦，能经受考验；即使遇到阴险小人，也应该坚持以诚信待之，以此感化对方。

六三：来兑，凶。

〔解读〕 故意讨人欢心，必然凶险。

〔象释〕 “六三”阴爻阳位，不中不正，与初九、九二同处下卦，因为上无应援，只好向下取悦于两阳，有专事媚悦之象。

〔义理〕 怀着不正当的用心，不择手段地讨属下的欢悦，有害无益，实不可取。

九四：商兑，未宁，介疾有喜。

〔解读〕 与人相悦时，务须保持警惕；一旦发现不可相悦，便迅即分离，也是值得庆幸的事情。

〔象释〕 “九四”阳爻居阴位，位不正，又比于阴柔的“六三”，不免与之相悦；“九四”又有阳刚的一面，当发现“六三”之悦不可靠时，即弃之而与刚毅中正的“九五”相悦。

〔义理〕 俗话说：物以类聚，人以群分。当发现悦非其人时，便应断然分离，另觅同道之人相悦。

九五：孚于剥，有厉。

〔解读〕 对阴邪小人的巧言令色信以为真，必有危险。

〔象释〕 “九五”以阳居阳，处上卦之中，刚毅而中正，因在君位，有被亲近的“上六”蛊惑之险。

〔义理〕 处在领袖地位时，即便刚毅中正，也难免有被阴邪小人包围，以谄媚取悦的手段所迷惑的危险；久而久之，刚毅一旦转化为刚愎，其危更甚，政权倾覆、国家破碎的危厉局面，也会旋踵即至。

上六：引兑。

〔解读〕 引诱别人愉悦。

〔象释〕 “上六”以阴居阴，处兑卦之极，象征以十分隐蔽的手段取悦于人，最大目标当然是诱惑“九五”。

〔义理〕 阴邪小人最为诡秘的手段，莫过于巧妙地施展其取悦之能，致使他人在不知不觉之间对自己产生亲昵之感，由于巧言令色达到了阗然无迹的地步，因而对于这种不择手段取悦于人的危险，必须时刻警惕戒惧，尤其身居高位、大权在握之人，更须提高警惕。

· 小结 · 本卦通过和兑、孚兑、来兑、商兑、引兑等概念，系统阐述了愉悦的原则。认为使人愉悦自己也会得到愉悦，这样，人际关系便会保持和谐，人民群众便会更加勤劳勇敢；但是，使人愉悦不等于奉承讨好他人，不能为了保持人际的和谐而去同流合污；使人愉悦应该出自真诚，由此产生的彼我之愉悦才算是真正的愉悦；如果怀着不正当的用心去讨取别人的欢心，一定有害无益；与人相悦也须保持一定的警惕性，当发现和悦的对象不可靠时，应该断然分道扬镳；处在领袖地位的



人,更须提高警惕,防备巧言令色的奸恶之徒包围腐化自己;这些奸恶之徒的巧言令色已经达到了不留痕迹的地步,能使人在不知不觉中受到蛊惑,对其产生亲昵之感;正人君子务必意志坚定,谨防堕入这种令人“愉悦”的陷阱。

五十九、抑私为公、拯救涣散的《涣》

䷺ 涣：亨，王假有庙，利涉大川，利贞。

〔解读〕 人心涣散时，也有亨通，因为君王到宗庙去祈祷，既使民众看到君王希望上下团结的诚意，又获得了祖宗神灵的保佑；利于去冒涉大川那样的险，但必须坚守正道。

〔象释〕 下卦“坎”是水，上卦“巽”是风、是木。风吹水面而使之破裂、水波离散，因而卦名为“涣”；水上有木，象征有利于渡河。

〔义理〕 涣散是一种运动，运动意味着不僵化。在人心涣散时，领导者有责任将民众的离乱思想加以稳定和引导，使之形成一股向心力、凝聚力；有了凝聚力，正义的事业也就能够成功。

初六：用拯马壮，吉。

〔解读〕 骑上健壮的马去追亡，就能失而复得，吉祥。

〔象释〕 “初六”以阴居阳，其位不正，是涣的开始；而且“初六”柔弱，与“六四”又同阴不应，无力拯救涣散的局面，幸而与“九二”相邻相亲，“九二”有能力拯救“初六”。

〔义理〕 在涣散刚开始的时候，就应该积极采取措施，用大力挽救。

九二：涣奔其机，悔亡。

〔解读〕 涣散之际，倘能争得一个安全场所，悔恨也就消除了。

〔象释〕 “九二”以阳居阴，其位不正，又处在下卦“坎”即险的中间，本来应有悔恨之事，但是“九二”与“初六”阴阳亲比，相依相济，“九二”有此社会基础，稍有安全之感。

〔义理〕 当涣散的局面来临时，最好的办法是迅速寻找一个安全的去处，先求安定，藉以自保。

六三：涣其躬，无悔。

〔解读〕 清除私欲，如同清洗掉身上的污垢一样，不会有什么后悔。

〔象释〕 “六三”以阴居阳，不中不正，有自私之心；但是，“六三”所居阳位，且

在“坎”之上部，与“上九”相应，因而又有涣散私心救济时弊的志向。

〔义理〕 挽救涣散的局面，必须去掉自身的私欲，所谓救人先救己。

六四：涣其群，元吉。涣有丘，匪夷所思。

〔解读〕 解散私党，这是非常好的事情；解散私党便能促成如同山丘那样为常人难以想象的大团结。

〔象释〕 “六四”阴爻阴位得正，上与“九五”接近，象征君王身边担当拯救涣散的重任之人；下与“初六”同阴不应，象征下无私党。

〔义理〕 挽救涣散，必须解散掉那些因私利而结成团伙的派系，结束割据的局面，将小团体聚成为大群体，将割据分治的局面归于一统。

九五：涣汗其大号，涣王居，无咎。

〔解读〕 君王发出的命令要像人出汗那样不可收回；君王积聚的财富，要及时散发给人民，这样做不会有什么祸患。

〔象释〕 “九五”以阳居阳，处上卦的中位，象征君王刚毅中正，在非常时期有挽救危局的雄才大略。

〔义理〕 在人心涣散的情况下，政府颁布的法令要有权威性，不能朝令夕改；应该将富室、尤其王室平时聚敛的财富散发给贫困的民众，尽可能多地为公众造福，以收拢人心。

上九：涣其血，去逖出，无咎。

〔解读〕 由于人心涣散而发生流血事件时，只要远远地避开，就不会有什么危难。

〔象释〕 “上九”已是涣散的极点，因而有流血的可能；但是，“上九”距离下卦“坎”即险最远，因而又有可以避免灾害之象。

〔义理〕 当涣散已经到达顶巅，外在势力对自己的伤害随时都可能发生时，应迅速采取措施，远离危险之地。

· 小结 · 本卦通过“用拯马壮”、“涣奔其机”、“涣其躬”、“涣其群”、“涣汗其大号”、“涣王居”、“涣其血，去逖出”等一系列分析，阐述了挽救涣散的原则。认为涣散初起时就应该用大力挽救；当涣散不可避免地来临时，应以保持社会的安定为首务；挽救涣散的局面，不仅要去掉自私自利之心，还要解散那些因私利而结成的党派，乃至不惜牺牲自己所拥有的财富，尽可能多地为民众造福；当涣散引起的伤害即将降临时，应避免不必要的牺牲。



六十、节制有度、过犹不及的《节》

䷻ 节：亨。苦节不可贞。

〔解读〕 节制可以亨通。过分的节制不可作为常规。

〔象释〕 下卦“兑”是泽，上卦“坎”是水；水往泽中流，必须有所节制，不加节制会泛滥成灾，过分节制又会造成泽的干涸，因上、下卦之间的关系含有节制之义，故卦名为“节”。本卦包含有三阳三阴，上、下卦都是以阳居中，象征节制适度而能亨通。

〔义理〕 节制是人们对自我行为的控制。节制得当，不仅可以确保社会秩序的安定，也可以使自己诸事顺遂。但是，与任何事情一样，节制也有一个度的问题，超过了度，便会向反面转化，节制成为人们的负担和痛苦。在先秦时期，出现过纵欲、节欲、无欲三种观点，杨朱主张放纵人欲，以快乐原则为上；儒家如荀子主张适当节制人欲；道家如老子等主张取消人欲；荀子的节欲主张，与本卦的精神一致。

初九：不出户庭，无咎。

〔解读〕 不走出庭院，不会有灾难。

〔象释〕 “初九”阳爻阳位，与“六四”阴阳相应，有走出下卦“兑”而与上卦“六四”相应的能力和意愿。然而，“初九”为得位的节制之始，知道上升的时机尚未来临，因而自我节制，安然若素。

〔义理〕 自我节制，首先是对前进道路通塞与否的认识，然后才是当节则节的把握。

九二：不出门庭，凶。

〔解读〕 过分节制而不敢迈出房门，凶险。

〔象释〕 “九二”阳刚居中，可以外出，却因为阳爻居阴位，与“九五”同阳不应而仍自我节制，以致丧失时机。

〔义理〕 自我节制包含通则行的一面，倘若前途通畅却自我节制，以致丧失前进发展的的大好机会，这种违反节制之道的过分节制，有害无益。

六三：不节若，则嗟若，无咎。

〔解读〕 不能把握节制尺度，而能嗟叹自悔，就不会再发生过失。

〔象释〕 “六三”以阴居阳，不中不正，不能自我节制；但是“六三”柔顺而处于“兑”即悦之上位，尚有自我懊悔之心。

〔义理〕 应当节制而不能节制，必然造成不良后果；但是，只要有自知之明，有

悔过之心，则“沉舟侧畔千帆过，病树前头万木春”。

六四：安节，亨。

〔解读〕 安然地节制自己，遇事亨通。

〔象释〕 “六四”以阴居阳，能合乎正道地顺从“九五”至尊；“六四”又居于上卦“坎”即水的下部，有向下流淌顺乎自然之象。

〔义理〕 依从上级的意图或思想，节制自己的行为，就不会有什么障碍或麻烦。这在人身依附为主要特征的我国漫长的封建社会里，是一种普遍的现象，一条普遍的规律。

九五：甘节，吉，往有尚。

〔解读〕 心甘情愿地节制，一定吉祥，能创建受人敬重的业绩。

〔象释〕 “九五”阳爻居于君位，象征以刚毅中正君临天下，所以举国上下都能心甘情愿受其节制。

〔义理〕 居于最高地位的人，如果能以持中履正的德行节制自己，那么，上下都会心悦诚服地受其节制，以苦为乐。万众一心，何事不成？

上六：苦节，贞凶，悔亡。

〔解读〕 过分的节制会给自己带来痛苦，坚持下去还会有凶险；及时觉悟，则能避免凶险。

〔象释〕 “上六”是节制的极端，因而有“苦节”之语；然苦极则思悔，“上六”以阴居阴，位正，故又有“悔亡”之象。

〔义理〕 过度地节制自己，久则生悔。在我国历史上，所谓的“苦行僧主义”即是如此。先秦时期的墨家亦提倡“苦节”，一时成为“显学”，但时间一长便四分五裂，最后成为“绝学”。

· 小结 · 本卦通过“不出户庭”、“不出门庭”、“不节”、“安节”、“甘节”、“苦节”的系统分析，阐释了人们应该怎样节制自己的原则。认为节制是人们对行为的自觉控制，有一个得当与否的问题；当应该节制的时候能够把握自己、节制自己，就不会有灾难发生；如果过分地节制自己，则因处处束缚自己的手脚而失去好的时机；对于自己能不能把握节制的尺度，要有清醒的认识，自知之明能弥补这一不足；节制自己，要顺乎自然；居于领导地位的人，只有善于节制自己，才能节制别人；长时间地过分节制自己，不仅会造成痛苦，而且会使自己走向绝路，走向节制的反面。



六十一、沟通意志、信而不疑的《中孚》

䷼中孚：豚鱼吉，利涉大川，利贞。

〔解读〕 心中诚信可感鬼神，即使食有毒的河豚鱼也会吉祥无事，涉大川时也会风平浪静，因为纯正总会使人受益。孚，本义“孵”，孵卵不能延期，寓“信”义。

〔象释〕 本卦上下各有两阳，中间则为两阴，为中心空虚亦即虚心之象。上下两卦分而视之，“九二”、“九五”均为阳爻居中，为中心充实之相。上卦“巽”是风是木，下挂“兑”是泽是悦；木浮泽上，故有利涉大川之言；和风吹着静止的湖面，因而又寓有感动之义。

〔义理〕 诚信能够感动一切。诚信之人，无论做什么事情，都能如愿以偿，无论遇到什么困难都能克服。平时的为人处世，要有诚信；在上层的政治生活中，也要以诚信为本。诚信不仅能使自己心安，也能感动他人；即使在审判狱讼活动中，倘若能在判决之前进行充分的调查论证，查明一切可疑之处并加以肯定或否定，尽量在犯人必死的罪行中找出可以不死或缓刑的因素，则不但执法者心安，即犯人亦将为之感动，虽死无憾。

初九：虞吉，有它不燕。

〔解读〕 初交朋友，不轻信则吉；一旦深交就不应再有疑虑，以免自己不得安宁。

〔象释〕 “初九”为诚信之初，它所考虑的是对方能否信赖；对方“六四”既与之阴阳相应，就不可迟疑，疑则“不燕”。

〔义理〕 诚信不等于轻信，尤其对于初次交往的人，必须慎重地加以揣度、观察，这是信而不疑的基础；一旦相信，就应当坚信而不可再存疑虑。

九二：鸣鹤在阴，其子和之；我有好爵，吾与尔靡之。

〔解读〕 鸣叫的鹤儿在树荫下，它的对偶应声和鸣；我有一杯美酒，愿与你一起畅饮。

〔象释〕 “九二”与“九五”在内外卦得中，均为阳刚充实，虽然分别处在内外卦中，仍能互相呼应。“九二”所居之位低于“九五”，且在“六三”、“六四”覆盖之下，故谓“在阴”；下卦之中，故“有好爵”。

〔义理〕 至诚相交，便能同气相应，同类相召，互相感应。先秦名家邓析说：“抱薪加火，烁者必先燃；平地注水，湿者必先濡”；汉代儒家董仲舒说：“气同则会，声比则应”等，均是这一思想的延伸。

六三：得敌，或鼓或罢，或泣或歌。

〔解读〕 战胜了敌寇，有的人击鼓庆贺，有的人倒地休息，有的人悲泣，有的人高歌。

〔象释〕 “六三”以阴居阳，位不当，虽然与“上九”阴阳相应，却举止失措，难以和谐协调。

〔义理〕 诚信必须出自内心，坚定纯正，否则不仅难以取信于人，而且会乱了自己的方寸，一旦遇到重大的事情，就会不知所措。

六四：月几望，马匹亡，无咎。

〔解读〕 月儿即将圆满，良马失去原配，没有任何失误。

〔象释〕 “六四”阴爻阴位，得正，是最接近君位的忠良大臣，故以“月几望”为喻；本来遇“初九”相应，如同两匹马匹配，然而“六四”在“初九”与“九五”的选择中，做出了取上绝下的抉择。

〔义理〕 诚信亦须选择对象，应该与平庸无能的旧伴断绝关系，而追随于伟大人物的左右。这不是什么势利的选择，而是对事业对大局赤胆忠心的表现。

九五：有孚挛如，无咎。

〔解读〕 彼此诚信，成为携手并肩的朋友，没有任何失误。

〔象释〕 “九五”以阳居阳，处上卦之中位，刚毅中正，与“九二”同气相应，遥相应和；“九五”不仅是上卦的主爻，也是整个卦的主爻，象征君王以诚信感召天下至诚君子。

〔义理〕 处在领袖地位的人，更应该懂得诚信的功能，惟其诚信方能感召天下贤能之士，同济危难，共创伟业。

上九：翰音登于天，贞凶。

〔解读〕 像雄鸡司晨那样，身在地上而声音高亢入于天际，即使诚信也难免凶险。

〔象释〕 “上九”是诚信的极端，不免自信过度；而阳居于阴位，又象征处于极端的诚信已经不纯正了，如雄鸡一般，声虽高登于天而实体仍在地面，以致司晨有信却名实不相符。

〔义理〕 诚信须来自本心，不可对诚信过于自信，更不可孤高自赏。过于自信，便会名实相怨；孤高自赏，就会失去同人。这样，也就失去了诚信的一切功能。

· 小结 · 本卦阐释了诚信的原则。认为诚信有助于沟通意志，缩短人与人



之间的距离,有利于事业的开展;但是,诚信不等于轻信,人与人交往之初,应当慎重观察,深入了解;一经相信,就应该始终坚信不可再有疑虑;诚信之交,能相互感应,有福共享;诚信的对象应有所选择,告别平庸无能的旧伴,而结交比自己更精明强干的君子,这不是势利而是对事业的忠诚;领袖人物更应该懂得诚信的功能,只有诚信才能感召天下贤士;不能因为自己有诚信而对自己的能力过于自信,更不能因此而孤高自赏,脱离群众,走向和谐与团结的反面。

六十二、飞鸟遗音、矫枉过正的《小过》

䷛ 小过：亨，利贞，可小事，不可大事。飞鸟遗之音，不宜上，宜下。大吉。

〔解读〕 小的过度，可以亨通，有利于正道；但是，小事可以有小的过度，大事不可以有小的过度。例如，当听到飞鸟的叫声时，它飞去并不远；当然，这种情况不适宜于鸟在高空飞的时候，而适宜于鸟在低飞的状态。所以说，小的过度用在小事会非常吉利的。

〔象释〕 下卦“艮”是山，上卦“震”是雷，山上响雷，威而不猛，故谓“小过”。二阳爻处在四阴爻中间，阴爻须通过二阳爻才能会合；因为上、下卦均有阴爻处中，而二阳爻“九三”不中，“九四”不正，所以有小事可通而大事不可通之论。又，二阳爻处在中间，上、下各有二阴爻，其形如飞鸟，所以又有飞鸟遗音之喻。

〔义理〕 小的过度能够亨通而利于正，这是后人所谓“矫枉必须过正”思想的最早源头了。适用于小事，如态度稍过于恭敬，服丧稍过于哀伤，家用稍过于俭约，均可获得良好的效果；至于国家大事，则容易差以毫厘而失之千里，切不可稍有过度。

初六：飞鸟以凶。

〔解读〕 鸟往往因为飞翔时好高骛远而遭到凶险。

〔象释〕 “初六”在下卦“艮”即止的下部，应当栖息之时；且其形处在翅的末梢，柔弱无力，却因为与“九四”相应而一意上攀，有好高骛远却力不从心之象。

〔义理〕 凡事皆宜量力而行，应该收敛时须收敛，好高骛远、一意孤行，难免遇厄致险，出现鸟以高飞者凶、人以善泳者死的悲剧。

六二：过其祖，遇其妣；不及其君，遇其臣，无咎。

〔解读〕 超越祖父，与祖母团聚；不追赶君王，甘与其臣为伍，则没有灾祸。

〔象释〕 “六二”遇“六五”同阴，“六五”为阴而有遇妣之喻；“六二”阴爻阴位，

又处于下卦的中位，具柔顺中正之德，因而不与“六五”君王攀比，宁与“九三”、“九四”之臣为伍。

〔义理〕 应该过度的时候须过度，应该收敛的时候须收敛；只要切合时宜，运用得当，无论“过”还是“不及”，皆中规矩准绳。

九三：弗过防之，从或戕之，凶。

〔解读〕 不加强防范，就有可能被别人杀害。

〔象释〕 “九三”以阳居阳，有刚直之象；与之相应的“上六”以阴居阴，有阴柔之象；“九三”刚直而不加意防范，难免要被阴柔的“上六”所害。

〔义理〕 与阴险之徒相处，必须加倍警惕防范，虽过而无妨；尤其与善于玩弄权术的位高之人相处，更须谨慎，在防范方面宁可过而勿不及，自古便有“伴君如伴虎”，即事君不宜轻信的诫言，这是无数惨痛教训的总结。

九四：无咎，弗过遇之；往厉必戒，勿用永贞。

〔解读〕 没有过失，是因为在尚未过度时便加以遏阻。如果不加遏阻继续前进便有危险，所以必须戒惧，不可再进，要永远保持自己的操守。

〔象释〕 “九四”以刚居柔，刚柔相济，无呈强过甚之象；紧靠君位，倘若再进便有犯上之嫌。

〔义理〕 不应“过”的时候，一点儿也不可以“过”；此时倘若稍有过分之举，便难免厄运光临，在政治舞台上，这样的事情屡见不鲜。例如，明初首富沈万山，捐巨资帮助明太祖朱元璋“高筑墙”，获朱欢心；不料沈又发奇想要出资犒赏军队，被抓入大牢发配充军。我国素有“不在其位，不谋其政”之论，即是小过亦不宜的具体说明。

六五：密云不雨，自我西郊；公弋取彼在穴。

〔解读〕 天上布满乌云却不下雨，因为这些云飘自西郊；君王动用武器，将他从洞穴中抓来。

〔象释〕 “六五”在君位而不正，阴而力弱，如同“密云不雨”一样难以成就大事；与之对应的“六二”有中正之德又不愿出仕，“六五”只得用强逼迫。

〔义理〕 凡事不可过于勉强。乡野有隐士，往往是因为朝政不明；过分地强求出仕，也未必能心甘情愿竭诚辅佐。

上六：弗遇过之，飞鸟离之，凶，是谓灾眚。

〔解读〕 来不及遏阻便已经过了度，就像不自量力的飞鸟已经离地太高险象环生，这是人为的灾祸。



〔象释〕“上六”以阴居阴，阴弱至极，却处于君位之上；其形为飞鸟的翅膀，不宜高飞却高飞，其险无比。

〔义理〕不自量力，一意孤行往上攀，而且过度到了极点，这种自找绝境，是谁也不会去拯救，谁也拯救不了的。

·小结· 本卦以飞鸟为喻，阐述了过度与收敛的一般道理。认为小有过度，能致亨通，但是在小事方面可以这样做，在大事方面不可以如此做；小的过度，适宜于下层而不适宜于上层。允许有小过，并不是说毋须量力而行，而是应收敛时仍需收敛；“过”与“不及”有时能够起到适中的效果，在于适合时宜；刚直之性固然可爱，但对于玩弄权势的阴险政客的提防，却应宁可过而勿不及；对于“过”的把握，还需注意程度的界限和方式的灵活性，否则难免事与愿违；凡事不可勉强，过分强求，不可能有预期的效果；不自量力的过分高攀冒进，更会使自己身陷绝境。

六十三、创业不易、守成更难《既济》

䷾ 既济：亨，小利贞，初吉终乱。

〔解读〕成功，意味着无论巨细，一切亨通，有利于正义事业。成功的初期虽然吉祥，发展到后来难免又会陷入混乱。

〔象释〕本卦中的阳爻都在奇数位，阴爻都在偶数位，是六十四卦中惟一六爻皆正的卦象，因而象征成功，故名为“既济”。然而，阳、阴爻各安其位，又背离变化法则，走向了保守与衰败。又：上卦“坎”是水，下卦“离”是火，水在火上，象征烹任，成功之后的享受；但是，水克火，水倘若倾倒，火就会熄灭，就会享受不成。

〔义理〕在事业成功的时候，不可沉溺在胜利的欢悦之中忘却物极则反的规律，应保持清醒的头脑，考虑伴随成功接踵而来的种种弊端，做好防患未然的思想准备和物力准备。

初九：曳其轮，濡其尾，无咎。

〔解读〕拉住车轮节制进程，沾湿狐尾不能快行，这样就不会发生灾祸。

〔象释〕“初九”以阳居阳，又为“离”即火之初，其上进之意甚切，所以有止进的“曳”与“濡”。

〔义理〕成功之后，更须多思慎行，考虑周详，切不可持胜躁进，使既有的成果得而复失。

六二：妇丧其茀，勿逐，七日得。

〔解读〕妇女丢失了首饰，不必急于寻找，七天之后即可复得。

〔象释〕“六二”以柔居柔，故有“妇”之喻；“六二”居中得正，与“九五”君王相应，本可顺而得志，无奈“既济”之君王已非往昔，无意再重用中正的贤能之士，因而“六二”不必急于闻达，宜待时而动。

〔义理〕当事业既成，君王乐于享受而无意作为时，贤能之士亦宜淡泊宁静，守中待时，不必急于求进。

九三：高宗伐鬼方，三年克之，小人勿用。

〔解读〕殷高宗讨伐鬼方，经过三年苦战取得胜利，但是并不重用那些有战功的武夫。

〔象释〕“九三”以阳居阳，刚毅而又合于正道，故以商代的英明君主高宗伐鬼方作比喻；“九三”又是本卦的第三爻，故以“三年克之”比喻“既济”来之不易。

〔义理〕创业不易，守成更难；在战场上逞勇立功的一介武夫，更不是守成治国的良才。所以，只可赏以财帛，不可委以重任，更不可让这类人物在政治上形成势力。如果不明此理，武夫治政，则既济又将很快转化为不济。

六四：繻有衣袽，终日戒。

〔解读〕渡河时，船漏湿了衣絮，整天战战兢兢。

〔象释〕“六四”以阴居阴，有遇事细心、思虑周详的特点；邻近“九五”君王，身在是非之地，更须谨慎戒惧。

〔义理〕功成名就，更须思患防患。如果时时刻刻都处于戒惧状态，则既济向不济的转化过程自会减缓。

九五：东邻杀牛，不如西邻之禴祭，实受其福。

〔解读〕东边邻居杀牛进行祭祀，还不如西边邻居的心诚薄祭，更能得到神的福佑。

〔象释〕“九五”阳爻阳位，居上卦之中，又是君位，本应刚毅中正，然而处在“既济”的顶巅时期，功成名就之际，只知讲究排场而不想继续努力，因而有“杀牛”盛祭之喻；“西邻”指与“九五”相应的“六二”，“六二”为“既济”之基础，因而有奋发精神，“六二”阴爻阴位，阴主西方，故有“西邻”之喻。

〔义理〕功成名就，天下太平，则骄奢之心易萌而诚敬之心易失；当此之时，切莫以为天下已在掌握之中而可以傲睨万物乃至暴殄天物。在我国历史上，有多少帝王因此而丧失既得的天下。清乾隆帝对明朝消亡的评价是：“明之亡非亡于流寇，而亡于神宗之荒唐。”



上六：濡其首，厉。

〔解读〕 渡河时，水深浸顶，十分危险。

〔象释〕 “上六”在本卦最上位，相当于人的头部；上卦“坎”最险，而且是水造成的险，因而有水浸及头部之象。

〔义理〕 不可长久地沉溺在成功的欢乐之中；成功后的欢乐是好事，但也有丧志等弊端，其险如同沉溺于河水中一般，稍有不慎，便会招致灭顶之灾。

· 小结 · 本卦阐释了在事业成功之后应该怎样防微杜渐、保持久盛不衰的原则。成功，给人带来欢乐，然而物极则反的自然法则又令人不安；创业不易，守成更难。因此，成功之后更须多思慎行，切忌持胜躁动，得而复失。对于那些在动乱时代隐逸的贤士，应量才录用，发挥其治国才能；对于那些在战场上恃勇建功却无治国才能的武夫，只能给予财物方面的奖赏，不可委以行政职务；应懂水能载舟亦能覆舟的道理，时时戒惧，发现漏洞、弊病及时弥补，不能姑息养奸任其发展；时时警惕因为安乐而滋生的骄奢之心，切莫以为天下已经在握而掉以轻心，要始终保持乾乾夕惕的心态，敬待人，不可一味沉溺在成功的欢乐中不知没顶之灾的将至。

六十四、成即未成、生生不已的《未济》

䷿未济：亨，小狐汔济，濡其尾，无攸利。

〔解读〕 未成意味着发展，因而亨通；小狐狸渡河接近对岸时，尾巴不慎浸湿，它的前途不会顺利。

〔象释〕 本卦六爻都不正：阴爻居阳位，阳爻居阴位。然而，正由于阴阳爻都不在其位，蕴含着回归正位的要求，使得未来充满着变化的可能和希望；由于各爻都能阴阳相应，又使得本卦充满着活力。其中，上卦“离”是火，下卦“坎”是水，火往上蹿，水往下流，上、下卦背道而驰，象征事业未成；但是，火与水各循自己的本性而动，象征本卦所蕴含的变化符合自然发展规律。

〔义理〕 成即未成，一个事业的完成意味着另一事业的开始。当旧事业完成、新事业开始的时候，虽然前途充满着新的希望，但是必须记住前进道路上仍然充满着种种的风险，不仅需要谨慎选择前进的方向，而且每前进一步都需要小心留神。先秦名辩之士的许多命题，如“日方中方睨，物方生方死”等，与本卦的成即未成之义颇为相似。

初六：濡其尾，吝。

〔解读〕 弱小的狐狸渡河时浸湿了尾巴，自取其辱。

〔象释〕“初六”以阴居阳，在卦的最下方，相当于弱小的狐狸；与“九四”阴阳相应，有必欲上行之象，然而“九四”不中不正，不会应援“初六”。于是，处于“坎”即险之下部的“初六”，便难免遭到濡尾之险。

〔义理〕当力量尚不足以成就事业时，如果不自量力莽撞地行动，难免会陷险。俗话“欲速则不达”，就是本爻所言的情况。

九二：曳其轮，贞吉。

〔解读〕拉住车轮，使之不离正道而致吉祥。

〔象释〕“九二”以刚居柔，处于下卦中位，刚柔相济，有中庸之德，且与“六五”阴阳相应，所以虽处“坎”险之中而仍能获“吉”。

〔义理〕创业是艰苦的，时时会有险阻。但是，只要处处小心谨慎，不轻举妄动，始终保持对上恭顺、对下中庸的态度，坚执于正道，一定能吉祥如意。

六三：未济，征凶，利涉大川。

〔解读〕事业尚未成功，发展下去还有很多凶险，有了这样的认识，即便涉大川也会顺利。

〔象释〕“六三”阴居阳位，不中不正，因而有“凶”之象；但“六三”已处下卦“坎”的上方，有即将脱险之象，且与“上九”阴阳相应，能得到“上九”援助，因而宜于积极谋求脱离险境。

〔义理〕在即将脱险的时刻，既要充分估计面临的种种不利因素，做好涉险的思想准备，同时又要考虑到种种有利条件，以增强战胜险阻的信心和勇气。

九四：贞吉，悔亡，震用伐鬼方，三年有赏于大国。

〔解读〕坚持不懈则吉祥，后悔也能消除，就像振奋军威讨伐鬼方，坚持了三年终于取得胜利，为世人所颂扬。

〔象释〕“九四”以阳居阴，不中不正，本应有“悔”，然而其位已在“坎”之上，君位之下，未济刚刚过去，既济即将来临，“九四”阳爻应发挥其刚毅之性。

〔义理〕成功在于坚持之中，在希望与成功之间，有一个坚持不懈、努力争取的奋发阶段。成功的光荣，只属于那些在崎岖山道上不畏艰险不懈攀登的人。我国先人如《周易》作者如是说，近人马克思也如是说。

六五：贞吉，无悔，君子之光，有孚，吉。

〔解读〕坚持不懈则吉祥，不会发生后悔之事；君子的光辉德性，如能保持始终产生信誉，就能获得吉祥。



〔象释〕“六五”阴居阳位，居于上卦的中位，故似有“悔”而实无“悔”；上卦“巽”是火为光明，居于君位的“六五”为上卦的主爻，故有“君子之光”一语：与“九二”阴阳相应，象征君王能以明德感召贤士，故又有“有孚”之论。

〔义理〕在由大乱到大治的关键时刻，作为领袖更应注重以谦虚、诚信等高尚的道德精神感化民众，将贤能之士团结在自己的周围，以确保未济向既济转化的顺利进行。

上六：有孚于饮酒，无咎，濡其首，有孚失是。

〔解读〕满怀信心去饮酒，不会有失误；但是，不加节制，饮酒过度，呕吐出来的酒水便会弄湿头部，纵然信心十足也无济于事。

〔象释〕“上九”阳爻居阴位，未济的极点，大乱必将达到大治，因而有“有孚”之辞；但是，“上九”上位无位，有失控的可能，因而又有“濡其首”的警语。

〔义理〕有信心，是事业得以成功的重要因素；但是，仅有信心还不够，还需有自知、自控能力。信心必须建立在有实力的基础上，不能光凭信心就去做力所不逮的事情。

· 小结 · 本卦以小狐涉渡等譬喻，叙述了在对理想彼岸亦即事业成功的渴望和追求时的一般道理。当自身力量还不足以成就事业时，须养精蓄锐，不可急于求成；在前进途中，须处处谨慎，执于正道；对于前进途中可能遇到的艰难险阻，要有充分的思想准备，同时又要看到种种有利条件，以增强自己的信心和勇气；要具有坚持不懈的毅力，事业成功总是属于那些不畏艰险、努力奋斗的人；在即将成功的关键时刻，领袖更应该注意以自己的高尚品德影响民众，感召志士，将他们紧紧团结在自己的周围。事业的成功，既要靠坚定的信心，更要靠实力和自控。

参 考 书 目

1. 唐兰：《古文字学导论》（齐鲁书社出版）
2. 胡朴安：《中国文字学史》（上、下册）（上海书店影印本）
3. 列·谢·瓦西里耶夫：《中国文明的起源问题》（文物出版社出版）
4. 杨树达：《中国文字学概要》（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
5. 夏鼐：《中国文明的起源》（文物出版社出版）
6. 尹达：《中国新石器时代》（三联书店出版）
7. 陈梦家：《殷墟卜辞综述》（中华书局出版）
8. 胡厚宣：《甲骨文与殷商史》（第一、二、三辑）（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
9. 《殷墟博物院》（创刊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
10. 唐兰：《殷墟文字记》（中华书局出版）
11. 丁山：《甲骨文所见民族及其制度》
12. 张政烺：《试释周初青铜器铭文中的易卦》（《考古学报》一九八〇年第四期）
13. 张政烺：《帛书〈六十四卦〉跋》（《文物》一九八四年第三期）
14. 马王堆汉墓帛书整理小组：《马王堆帛书〈六十四卦〉释文》（《文物》一九八四年第三期）
15. 于豪亮：《帛书〈周易〉》（《文物》一九八四年第三期）
16. 《玉函山房辑佚书》（一一十）（光绪甲申春日楚南湘远堂刊本）
17. 胡厚宣：《甲骨探史录》（三联书店出版）
18. 袁梅：《诗经译注》（齐鲁书社出版）
19. 《十三经注疏》（中华书局影印）
20. 郭沫若：《郭沫若全集·历史编》（第1卷）（人民出版社出版）
21. 冯友兰：《中国哲学史新编》（人民出版社出版）
22. 蔡尚思：《十家论易》（岳麓书社出版）
23. 金景芳、吕绍纲：《周易全解》（吉林大学出版社出版）
24. 吕绍纲：《周易阐微》（吉林大学出版社出版）



25. 刘大钧：《周易概论》（齐鲁书社出版）
26. 刘大钧、林忠军：《周易传文白话解》（齐鲁书社出版）
27. 《周易研究》（杂志合订本一一十期）
28. 孙振声：《白话易经》（星光出版社）
29. 高亨：《周易杂论》（齐鲁书社出版）
30. 高亨：《周易大传今注》（齐鲁书社出版）
31. 朱伯崑：《易学哲学史》（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
32. 廖名春、康学伟、梁韦弦：《周易研究史》（湖南出版社出版）
33. 张松如：《老子说解》（齐鲁书社出版）
34. 王充：《论衡》（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
35. 朱熹：《四书章句集成》（中华书局出版）
36. 朱熹：《周易本义》（怡府藏版，天津市古籍书店出版）
37. 洪守美：《易说醒》（清·同治重刊本）
38. 《搜神经阳宅心传秘法》（清·手抄本）
39. 《霍氏家藏堪舆撮精》（清·手抄本）
40. 蔡运章：《论河洛八卦对中国古代都城制度的影响》（首届海峡两岸周易学术讨论会论文）
41. 俞晓群：《古数钩沉》（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
42. 俞晓群：《数术探秘》（三联书店出版）
43. 周山：《中国逻辑史论》（辽宁教育出版社出版）
44. 周山：《易经新论》（辽宁教育出版社出版）
45. 韩仲民：《帛易说略》（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
46. 洪丕谟、姜玉珍：《中国古代算命术》（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
47. 何晓昕：《风水探源》（东南大学出版社出版）
48. 王玉德：《古代风水术注评》（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
49. 北京大学古代文明研究中心：《古代文明研究通讯》（总第六期）

后 记

本书稿原名《周易文化论》，1994 年上海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发行。2002 年，上海书店出版社根据社会需要，改名《解读周易》出版，三年之内印刷三次。

在此期间，我为上海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研究生、华东师范大学哲学系研究生讲授《周易》，均将此书充作教材之用。目前有许多高校都开设“周易”一门课，但迄今尚无一本周易教材。我以自己写的这本书充数为教材，也是因为别无选择。《周易》是一部常读常新的经典，每读一遍，总会有新的启示、新的收获，何况面对众多弟子穷追不舍的教学相长？多年的讲授，不断修正完善我对《周易》古经的理解。

感谢上海辞书出版社的张良一先生对本书稿的厚爱，多次相商再版此书。借此机会，我便根据多年以来教学实践中积累的新感受、新解读，对本书稿作了一次总修订，祈望对《周易》的理解尽可能更完善一些。

周 山

2011/1/16